

# 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---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 
eBook

T02n0100

## 別譯雜阿含經

失譯

# 目次

- [編輯說明](#)
- [章節目次](#)
  - [1 初誦](#)
    - 1.
    - 2.
    - 3.
    - 4.
    - 5.
    - 6.
    - 7.
    - 8.
    - 9.
    - 10.
    - 11.
    - 12.
    - 13.
    - 14.
    - 15.
    - 16.
    - 17.
    - 18.
    - 19.
    - 20.
    - 21.
    - 22.
  - [2 初誦](#)
    - 23.
    - 24.
    - 25.
    - 26.
    - 27.
    - 28.
    - 29.
    - 30.

- 31.
- 32.
- 33.
- 34.
- 35.
- 36.
- 37.
- 38.
- 39.
- 40.
- 41.
- 42.
- 3 初誦
  - 43.
  - 44.
  - 45.
  - 46.
  - 47.
  - 48.
  - 49.
  - 50.
  - 51.
  - 52.
  - 53.
  - 54.
  - 55.
  - 56.
  - 57.
  - 58.
  - 59.
  - 60.
  - 61.
  - 62.
- 4 初誦
  - 63.
  - 64.
  - 65.
  - 66.

- 67.
- 68.
- 69.
- 70.
- 71.
- 72.
- 73.
- 74.
- 75.
- 76.
- 77.
- 78.
- 79.
- 80.
- 81.
- 82.
- 83.
- 5 初誦
  - 84.
  - 85.
  - 86.
  - 87.
  - 88.
  - 89.
  - 90.
  - 91.
  - 92.
  - 93.
  - 94.
  - 95.
  - 96.
  - 97.
  - 98.
  - 99.
  - 100.
  - 101.
  - 102.
  - 103.

- 104.
- 105.
- 106.
- 107.
- 108.
- 109.
- 110.
- 1 二誦
  - 111.
  - 112.
  - 113.
  - 114.
  - 115.
  - 116.
  - 117.
  - 118.
  - 119.
  - 120.
  - 121.
- 2 二誦
  - 122.
  - 123.
  - 124.
  - 125.
  - 126.
  - 127.
  - 128.
  - 129.
  - 130.
  - 131.
  - 132.
  - 133.
  - 134.
  - 135.
  - 136.
  - 137.
  - 138.
  - 139.

- [140.](#)
- [141.](#)
- [142.](#)
- [143.](#)
- [144.](#)
- [145.](#)
- [146.](#)
- [147.](#)
- [148.](#)
- [149.](#)
- [150.](#)
- [151.](#)
- [152.](#)
- [153.](#)
- [154.](#)
- [155.](#)
- [156.](#)
- [157.](#)
- [158.](#)
- [159.](#)
- [160.](#)
- [161.](#)
- [162.](#)
- [163.](#)
- [164.](#)
- [165.](#)
- [166.](#)
- [167.](#)
- [168.](#)
- [169.](#)
- [170.](#)
- [171.](#)
- [172.](#)
- [173.](#)
- [174.](#)
- [175.](#)
- [176.](#)
- [177.](#)

- 178.
- 179.
- 180.
- 181.
- 182.
- 183.
- 184.
- 185.
- 186.
- 187.
- 188.
- 189.
- 190.
- 191.
- 192.
- 193.
- 194.
- 195.
- 196.
- 197.
- 198.
- 199.
- 200.
- 201.
- 202.
- 203.
- 204.
- 205.
- 206.
- 207.
- 208.
- 209.
- 210.
- 211.
- 212.
- 213.
- 214.
- 215.

- [216.](#)
- [217.](#)
- [218.](#)
- [219.](#)
- [220.](#)
- [221.](#)
- [222.](#)
- [223.](#)
- [224.](#)
- [225.](#)
- [226.](#)
- [227.](#)
- [228.](#)
- [229.](#)
- [230.](#)
- [231.](#)
- [232.](#)
- [233.](#)
- [234.](#)
- [235.](#)
- [236.](#)
- [237.](#)
- [238.](#)
- [239.](#)
- [240.](#)
- [241.](#)
- [242.](#)
- [243.](#)
- [244.](#)
- [245.](#)
- [246.](#)
- [247.](#)
- [248.](#)
- [249.](#)
- [250.](#)
- [251.](#)
- [252.](#)
- [253.](#)



- 254.
- 255.
- 256.
- 257.
- 258.
- 259.
- 260.
- 261.
- 262.
- 263.
- 264.
- 265.
- 266.
- 267.
- 268.
- 269.
- 270.
- 271.
- 272.
- 273.
- 274.
- 275.
- 276.
- 277.
- 278.
- 279.
- 280.
- 281.
- 282.
- 283.
- 284.
- 285.
- 286.
- 287.
- 288.
- 289.
- 290.
- 291.

- 292
- 293
- 294
- 295
- 296
- 297
- 298
- 299
- 300
- 301
- 302
- 303
- 304
- 305
- 306
- 307
- 308
- 309
- 310
- 311
- 312
- 313
- 314
- 315
- 316
- 317
- 318
- 319
- 320
- 321
- 322
- 323
- 324
- 325
- 326
- 327
- 328
- 329

- [330.](#)
- [331.](#)
- [332.](#)
- [333.](#)
- [334.](#)
- [335.](#)
- [336.](#)
- [337.](#)
- [338.](#)
- [339.](#)
- [340.](#)
- [341.](#)
- [342.](#)
- [343.](#)
- [344.](#)
- [345.](#)
- [346.](#)
- [347.](#)
- [348.](#)
- [349.](#)
- [350.](#)
- [351.](#)
- [352.](#)
- [353.](#)
- [354.](#)
- [355.](#)
- [356.](#)
- [357.](#)
- [358.](#)
- [359.](#)
- [360.](#)
- [361.](#)
- [362.](#)
- [363.](#)
- [364.](#)
- [卷目次](#)
  - [001.](#)
  - [002.](#)

- [003.](#)
- [004.](#)
- [005.](#)
- [006.](#)
- [007.](#)
- [008.](#)
- [009.](#)
- [010.](#)
- [011.](#)
- [012.](#)
- [013.](#)
- [014.](#)
- [015.](#)
- [016.](#)
- [贊助資訊](#)

## 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. Q4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[service@cbeta.org](mailto:service@cbeta.org)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## 初誦第一

### (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彌締羅國菴婆羅園。爾時，尊者善生初始出家，剃除鬚髮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此族姓子善生，有二種端嚴：一容貌瓊偉，天姿挺特。二能剃除鬚髮，身服法衣，深信家法會歸無常，出家學道，盡諸煩惱，具足無漏心得解脫，慧得解脫，身證無為，生死永盡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後有。」佛說是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比丘常寂定， 除欲離生死，  
住最後邊身， 能破於魔軍，  
修心斷諸結， 端正無等倫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遶說法。當于爾時，有一比丘，容色憔悴，無有威德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叉手合掌，向諸比丘，在一面坐。時，諸比丘皆作是念：「今此比丘，何故如是顏容毀悴，無有威德？」世尊爾時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即告之言：「汝諸比丘，見彼比丘禮我已不？」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然已見。」佛復告言：「汝等今者勿於彼所生下劣想。何以故？彼比丘者，所作已辦，獲阿羅漢，捨於重擔，盡諸有結，得正解脫。而今汝等，不應於彼生輕賤想。汝等若當知見如我，然後乃可籌量於彼。若妄稱量，則為自損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孔雀雖以色嚴身， 不如鴻鵠能高飛，

外形雖有美儀容， 未若斷漏功德尊。  
今此比丘猶良馬， 能善調伏其心行，  
斷欲滅結離生死， 受後邊身壞魔軍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等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提婆達多獲得四禪，而作是念：「此摩竭提國誰為最勝？」覆自思惟：「今日太子阿闍世者，當紹王位，我今若得調伏彼者，則能控御一國人民。」時，提婆達多作是念已，即往詣阿闍世所，化作象寶，從門而入，非門而出。又化作馬寶，亦復如是。又復化作沙門，從門而入，飛虛而出。又化作小兒，眾寶瓔珞，莊嚴其身，在阿闍世膝上。時，阿闍世抱取嗚啞，唾其口中。提婆達多貪利養故，即嚙其唾。提婆達多變小兒形，還伏本身。時，阿闍世見是事已，即生邪見，謂提婆達多神通變化，踰於世尊。時，阿闍世於提婆達多所，深生敬信，日送五百車食而以與之。提婆達多與其徒眾五百人，俱共受其供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，著衣持鉢入城乞食。飲食已訖，往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向以時到，入城乞食，見提婆達多招集遠近，大獲供養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不應於提婆達多所，生願羨心。所以者何？此提婆達多必為利養之所傷害。譬如芭蕉生實則死，蘆竹駮驢，驟懷妊等，亦復如是。提婆達多得於利養，如彼無異。提婆達多愚癡無智，不識義理，長夜受苦。是故汝等，若見於彼提婆達多為於利養之所危害，宜應捨棄貪求之事，審諦觀察，當作是解，莫貪利養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芭蕉生實死， 蘆竹葦亦然，  
貪利者如是， 必能自傷損。  
而此利養者， 當為衰損減，  
癡愚為利養， 能害於淨善。  
譬如多羅樹， 斬則更不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眾多比丘，食時已到，著衣持鉢入城乞食。時，諸比丘聞釋子象首比丘在於城內遇病命終，食訖迴還，往至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聞象首比丘其命已終，唯願世尊為我解說象首比丘為生何處？受何果報？」佛告諸比丘：「夫能增長三非法者，身壞命終，必墮地獄。云何名為三種非法？所謂增長慳貪、愚癡、瞋恚。今此比丘犯三非法，比丘當知，墮於地獄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生不善心， 成就貪瞋癡，  
此身自作惡， 還復害於己，  
如芭蕉生實， 自害於其身。  
若無貪瞋癡， 是名為智慧，  
不害於己身， 是名勝丈夫。  
是以應除斷， 貪瞋癡大患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長老難陀著鮮淨衣，執持好鉢，意氣驕慢，陵蔑餘人，自貢高言：「我是佛弟姨母之子。」爾時眾多比丘往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難陀比丘著鮮潔衣，手持淨鉢，稱是佛弟，云是姨子，內自驕慢，陵蔑餘人。」佛聞語已，遣一比丘往召難陀。時，一比丘受佛勅已，往至其所，語難陀言：「世尊喚汝。」難陀聞已，即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

佛告難陀：「汝實著鮮潔衣，手持好鉢，稱是佛弟姨母之子，驕慢於人，有是事不？」難陀答言：「實爾，世尊。」

佛告難陀：「汝今不應作如是事，汝今應當樂阿練若，處塚間樹下，納衣乞食。若是我弟姨母所生，應當修行如是等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我當云何見？ 難陀樂苦行，  
如彼阿練若， 塚間坐乞食，



山林閑靜處，捨欲而入定。」

佛說是偈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難陀往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說法中，難陀比丘最為第一。容儀端正，豪姓之子，難陀比丘最為第一。能捨盛欲，難陀比丘最為第一。收攝諸根，飲食知量，於初後夜精勤修道，修念覺意，常現在前，難陀比丘最為第一。云何名難陀比丘能攝諸根？不著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難陀能攝諸根。云何名難陀比丘飲食知量？食以止飢，不為色力，為修梵行，裁自取足，如似脂車。又如治癰，不為色力，肥鮮端正，是名難陀飲食知量。云何名難陀比丘於初後夜精勤修道？晝則經行，夜則坐禪，除陰蓋心。於其初夜，洗足已訖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，入于禪定，訖於初夜。又於中夜，右脇著地，足足相累，繫心在明，修念覺意。於後夜初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而此難陀於初後夜專心行道，等無有異。族姓子，難陀得最上念覺，難陀比丘檢心不散，正觀東方，南西北方，亦復如是。檢心觀察，不令錯亂。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，悉知緣起，知此諸受起滅久近。亦知諸想起滅因緣，亦知諸覺當住起滅因緣。令諸比丘當作是學，守攝諸根，飲食知量，初中後夜，精勤修習，修最上念覺，當如難陀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教汝學難陀比丘所修之行，設有比丘所修之行，猶如難陀，我今亦當教汝等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能善攝諸根者，亦能繫念節飲食，  
是則名為有智人。善知心起之體相，  
難陀如是我所歎，汝等應當如是學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比丘名曰窣師，是佛姑子。恃佛故，恒懷憍慢，不敬長老有德比丘，無有慚愧，每常多言。若諸比丘少有所說，便生瞋恚。時，諸比丘見其如是，往詣佛所，合掌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窣師比丘常生憍慢，自說我是佛姑之子，輕慢諸餘長老比丘，恒多言說。若諸比丘少有所說，便生瞋忿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今者可往喚彼窣師比丘。」諸比丘等受佛教已，往喚窣師。窣師受勅，即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立。如來爾時告窣師言：「汝見諸長宿比丘無恭敬心，無慚無愧，自多言說。若諸比丘少有所說，便生瞋忿。為實爾不？」窣師白言：「實爾，世尊。」

佛告窣師：「汝今若是我姑之子，應於宿德長老諸比丘深生恭敬，有慚有愧，應自少語。聞他所說，宜應忍受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恒應修善莫生瞋， 若生瞋恚名不善。  
窣師汝今於我所， 宜應斷瞋及憍慢，  
習行諸善修梵行， 若如是者我慶悅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毘舍佉沙門般闍羅子於講堂上，集諸比丘而為說法，言辭圓滿，所說無滯，能令大眾聞者悅豫，聽之無厭，即得悟解。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踊躍歡喜，至心聽受，供養恭敬，檢心專意，聽其說法，不為利養及與名稱，應義才辯，無有窮盡，能令聞者憶持不忘，時，會大眾皆如是聽。有諸比丘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毘舍佉比丘般闍羅子在講堂上為眾說法，不為利養、名稱、讚嘆，應義辯才，無有窮盡，能令聞者憶持不忘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可往喚彼毘舍佉般闍羅子。」時，諸比丘受教，往喚毘舍佉。既受勅已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佛問毘舍佉言：「汝實集諸比丘為其說法，乃至令諸比丘至心聽受。有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」

佛讚之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毘舍佉！汝集諸比丘在講堂上為其說法，又復不為利養名稱，言辭圓滿，聞者歡喜，至心信受。汝自今

已後，常應如是說法饒益。汝諸比丘，若多若少，應行二事：一者、應說法要。二者、若無所說，應當默然，不得論說諸餘俗事。汝等今者，莫輕默然。而默然者，有大利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諸大眾中， 愚智共聚集，  
若未有所說， 人則不別知；  
若有所顯說， 然後乃別知。  
是故汝今者， 常應說法要，  
熾然於法炬， 豎立仙聖幢。  
諸阿羅漢等， 咸妙法為幢；  
諸仙勝人等， 以善語為幢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等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當于爾時，有眾多比丘集講堂中，各作衣服。時，有一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新受具戒，在僧中坐，不作僧衣。時，諸比丘作衣已訖，往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比丘在講堂中裁作衣服，此年少比丘在僧中坐，不為眾僧造作衣服。」

佛告年少比丘言：「汝實不佐眾僧而作衣耶？」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隨力所能，亦為僧作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勿嫌年少比丘無所作也，彼比丘者，所作已辦，得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捨於重擔，獲於正智，心得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我涅槃法， 終不為彼， 懈怠無智，  
之所獲得。 猶如良馬， 上大丈夫，  
斷除愛結， 盡諸煩惱。 除祛四取，  
獲于寂滅， 能壞魔軍， 住最後身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〇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比丘名曰長老，獨止一房，讚嘆獨住。時，諸比丘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長老比丘讚嘆獨住、獨行、獨坐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可喚彼長老比丘。」時，一比丘往至其所，語長老言：「世尊喚汝。」長老比丘受教勅已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

佛告長老：「汝實獨住，讚嘆獨坐行法耶？」長老白佛言：「實爾，世尊。」佛復告言：「汝今云何樂於獨住，讚嘆獨住？」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實獨入聚落，獨出獨坐。」佛復告言：「更有獨住，勝汝獨住。何等是耶？欲本乾竭，來欲不起，現欲不生，是名婆羅門。無我、我所，斷於疑結，遠離諸入，滅於煩惱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一切世間， 我悉知之。 捨棄一切，  
盡諸愛結。 如此勝法， 名為獨住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長老僧鉗從驕薩羅國遊行至舍衛國，到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本二知僧鉗來至舍衛國，著衣服瓔珞，種種莊嚴，携將其子至僧鉗房。時，尊者僧鉗露地經行。到尊者所而語之言：「我子稚小，不能自活，故來相見尊者。」雖與相見，不共其語。第二第三，亦作是說。尊者僧鉗雖復相對，了不顧視，亦不與語。本二即言：「我來見爾，不共我語，此是爾子，爾自養活。」著經行道頭，棄之而去，遠住遙看。爾時，尊者亦復不共子語。本二復自思念：「今此沙門善得解脫，能斷愛結。彼仙所斷，盡以獲得。」不滿所願，還來取兒，負還向家。

爾時，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，具聞僧鉗、本二所說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見來亦不喜， 見去亦不憂，  
捨除愛欲者， 最上婆羅門。  
來時既不喜， 去時亦不憂，  
離垢清淨行， 名智婆羅門。」

說是偈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善生及惡色 提婆并象首  
二難陀、室師 般闍羅、少年  
長老并僧鉗

(一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仙人山中。時，尊者阿難處於閑靜，默自思惟：「世尊昔來說三種香，所謂根、莖、華香，一切諸香，不出此三。然三種香，順風則聞，逆風不聞。」尊者阿難思惟是已，即從坐起，往至佛所，禮佛足畢，在一面立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向者，獨處閑靜，默自思惟：『世尊所說根、莖、華等三種之香，眾香中上。然其香氣，順風則聞，逆則不聞。』世尊！頗復有香，逆風順風皆能聞不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如是。世有好香，順逆皆聞。何者是耶？若聚落城邑，若男若女，修治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若諸天及得天眼者，盡皆稱嘆。彼城邑聚落，若男若女持五戒者，如是戒香，順逆皆聞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梅檀沈水， 根莖及花葉，  
此香順風聞， 逆風無聞者。  
持戒香丈夫， 芳馨遍世界，  
名聞滿十方， 逆順悉聞之。  
梅檀及沈水， 優鉢羅拔師，  
如此香微劣， 不如持戒香。  
如是種種香， 所聞處不遠，  
戒香聞十方， 殊勝諸天香。  
如此清淨戒， 不放逸為本，  
安住無漏法， 正智得解脫。  
眾魔雖欲求， 莫知其方所，  
是名安隱道。 此道最清淨，  
永離於諸向， 捨棄於眾趣。」

說是偈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

(一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摩竭提國，與千比丘俱。先是婆羅門耆舊有德，獲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盡諸有結，所作已辦，捨於重擔，逮得己利。如來往至善住天寺祠祀林中，頻婆娑羅王聞佛到彼祠祀林間，時，頻婆娑羅王即將騎隊，有萬八千輦輿，車乘萬有二千，婆羅門居士數千億萬，前後圍遶，往詣佛所。至佛所已，捨象馬車，釋其容飾，往至佛所，長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是摩竭提王頻婆娑羅。」三自稱說。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摩竭提王頻婆娑羅。」時，頻婆娑羅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摩竭提國諸婆羅門，及以長者，禮佛足已，各前就坐。時，此坐中，或有舉手，或默然坐。

爾時，優樓頻螺迦葉坐於佛所，摩竭提人咸生疑惑，而作是念：「為佛是師，為優樓迦葉是師耶？」爾時，世尊知摩竭提人深心所念，即以偈問迦葉曰：

「汝於優樓所， 久修事火法，  
今以何因緣， 卒得離斯業？」

優樓頻螺迦葉以偈答曰：

「我先事火時， 貪嗜於美味，  
及以五欲色， 此皆是垢穢，  
以是故棄捨， 事火祠火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我知汝不樂， 五欲及色味，  
汝今所信樂， 當為人天說。」

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復說偈言：

「我先甚愚癡， 不識至真法，  
祠祀火苦行， 謂為解脫因。  
譬如生盲者， 不見解脫道，  
今遇大人龍， 示我正見法。  
今日始覩見， 無為正真迹，  
利益於一切， 調御令解脫。」

佛出現於世， 開示於真諦，  
令諸含生類， 咸得覩慧光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汝今為善來， 所求事已得，  
汝有善思力， 能別最勝法。  
汝今應觀察， 大眾之深心，  
為其現神變， 使彼生敬信。」

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即時入定，起諸神通，身昇虛空，坐臥經行，即於東方，行住坐臥，現四威儀。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。身下出水，身上出火。入火光三昧，出種種色光，於其東方，現其神變，南西北方，亦復如是。現神足已，在佛前住，頂禮佛足，合掌而言：「大聖世尊是我之師，我於今者是佛之子。」佛言：「如是如是。汝從我學，是我弟子。」佛復命言：「還就汝坐。」時，摩竭提頻婆娑羅王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有陀驃比丘，力士之子。世尊于時勅陀驃比丘料理僧事，陀驃比丘奉命典知。後於一時，有一比丘名彌多求，於眾僧次，應當受請。陀驃爾時即依僧次，遣彌多求比丘應請詣彼。值彼設供，飲食麁澁。如是再三，私自惆悵，生大苦惱，向其姊妹彌多羅比丘尼說：「陀驃所差因緣，每得麁澁，苦惱於我。」即語彌多羅比丘尼言：「姊妹！陀驃比丘三以惡食，苦惱於我。而汝今者，寧不為我設諸方便，報彼怨耶？」彌多羅比丘尼言：「我當云何能得相佐？」彌多求比丘言：「為汝計者，汝往佛所言：陀驃比丘先於我所，作非梵行。」我當證言：「實爾實爾。」彌多羅比丘尼言：「我當云何於淨戒人而作毀謗？」彌多求言：「姊妹，汝若不能為我作此事者，我自今後，更復不能與汝言語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汝意必爾，我當從汝。」彌多求比丘言：「姊妹，我今先去，汝可後來。」彌多比丘往至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彌多羅比丘尼復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立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陀驃力士子，乃於我所作非梵行？」彌多求比丘言：「實爾，世尊。」時，陀驃比丘在大眾中。佛告陀驃比丘言：「聞是語不？」爾時，陀驃比丘白

佛言：「世尊！佛自知我。」佛告陀驪：「汝今不應作如是語，若作是事，汝當言憶；若不作者，當言不憶。」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實不憶有如此事。」時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陀驪比丘共彌多羅比丘尼作非梵行。」彌多求比丘證言：「我見陀驪比丘於彌多羅比丘尼所作非梵行，陀驪比丘欲何所道？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若彼彌多羅比丘尼誣謗於汝言：『羅睺羅今於我所作非梵行。』彌多求比丘亦復證言：『我實見羅睺羅於彼彌多羅比丘尼所作非梵行。』汝何所道？」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若被誣，唯言婆伽婆自證知我。」佛告羅睺羅：「汝尚知爾，況彼清淨無有所犯，而當不知作如是語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可為陀驪比丘作憶念羯磨；彌多羅比丘尼以自言故，為作滅擯。」爾時，諸比丘受佛勅已，於彌多求比丘苦切檢校，語彌多求比丘言：「陀驪比丘共彌多羅比丘尼作非梵行，為何處見？為獨見耶？為共人見？」如是責問，彌多求比丘不能得對，方言誣謗陀驪比丘，先於僧次，差我受請，三得鹿食。「我今實以貪瞋癡故，而生此謗。」

爾時，世尊出於靜室，在眾僧前敷座而坐。諸比丘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已為陀驪比丘作憶念羯磨，復為彌多羅比丘尼作滅擯竟，已為問彌多求，知其虛謗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成就一切， 所謂虛妄語，  
則為棄後世， 無惡而不造。  
寧當以此身， 吞食熱鐵丸，  
不以破戒身， 而受淨信施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陀驪比丘往詣佛所，於大眾中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今者，欲入涅槃，唯願世尊聽我滅度。」如是三請。佛告陀驪：「汝入涅槃，我不遮汝。」時，陀驪比丘於如來前，作十八種變，踊身虛空。即於東方，現四威儀，青黃赤白，種種色像，或現為水，或現火聚。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。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。或現大身，滿虛空中，或復現小。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。南西北方，亦復如是。作是事已，即於空



中，入火光三昧，火炎熾然，如大火聚，即入涅槃，無有遺燼，猶如酥油一時融盡。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熱鐵， 椎打星流。 散已尋滅，  
莫知所至。 得正解脫， 亦復如是。  
已出煩惱， 諸欲淤泥。 莫能知彼，  
所趣方所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化摩竭陀國桃河樹林。見放牧人，稱此林中有鴛掘魔羅賊，或傷害人。佛告牧人言：「彼賊或能不見傷害。」即便前進。復見牧人，亦作是語，佛如前答，至於再三。佛故答言：「彼惡人者，或不見害。」

佛到林中，鴛掘魔羅遙見佛來，左手持鞘，右手拔刀，騰躍而來，彼雖奔走，如來徐步，不能得及。鴛掘魔羅極走力盡，而語佛言：「住！住！沙門。」佛語之言：「我今常住，汝自不住。」鴛掘魔羅即說偈言：

「沙門行不止， 自言我常住。  
我今實自住， 今言我不住。  
云何爾言住， 道我行不住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我於諸眾生， 久捨刀杖害，  
汝惱亂眾生， 不捨是惡業，  
是故我言住， 汝名為不住。  
我於有形類， 捨諸毒惡害，  
汝不止惡業， 常作不善業，  
是故我言住， 汝名為不住。  
我於諸有命， 捨除眾惱害，  
汝害有生命， 未除黑闇業，  
以是我言住， 汝名為不住。」

我樂於己法，攝心不放逸，  
汝不見四部，一切所不住，  
是名我實住，汝名為不住。」

鴛掘魔羅復說偈言：

「我久處曠野，未見如此人，  
婆伽婆來此，示我以善法。  
我久修惡業，今日悉捨離，  
我今聽汝說，順法斷諸惡。」  
以刀內鞘中，投棄於深坑，  
即便稽首禮，歸命於世尊，  
信心甚猛利，發意求出家。  
佛起大悲心，饒益諸世間，  
尋言汝善來，便得成沙門。

爾時，鴛掘魔羅族姓子，鬚髮自落，被服法衣，已得出家，處於空靜，心無放逸，專精行道，勤修精進。以能專精，攝心正念，修無上梵行，盡諸苦際，於現法中，自身取證明知，己法自知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

爾時，尊者無害已成羅漢，得解脫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字無害，後為大殘害，  
我今名有實，真實是無害。  
我今身離害，口意亦復然，  
終不害於他，是真名無害。  
我本血塗身，故名鴛掘摩，  
為大駛流灑，是故歸依佛。  
歸依得具戒，即逮得三明，  
具知佛教法，遵奉而修行。  
世間調御者，治以刀杖捶，  
鐵鉤及鞭轡，種種諸楚撻。  
世尊大調御，捨離諸惡法，  
去離刀杖捶，真是正調御。  
渡水須橋船，直箭須用火，  
匠由斤斧正，智以慧自調。  
若人先造惡，後止不復作，  
是照於世間，如月雲翳消。

若人先放逸， 後止不放逸，  
正念離棘毒， 專心度彼岸。  
作惡業已訖， 必應墮惡趣，  
蒙佛除我罪， 得免於惡業。  
諸人得我說， 皆除怨結心，  
當以忍淨眼， 佛說無諍勝。」

### (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。爾時，有一比丘，天未明曉，往趣河邊，褰疊衣服，安著一處，入河洗浴，露形出水，於河岸上，晞乾其身。有天放光，照彼河岸，語比丘言：「汝出家未久，盛壯好髮，何不受五欲樂，非時出家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今出家，正是其時，獲於非時。」天語沙門：「云何出家是時，獲於非時。」沙門答言：「佛世尊說五欲是時，佛法是非時。五欲之樂，受味甚少，其患滋多，憂惱所集。我佛法中，現身受證，無諸熱惱。諸有所作，不觀時日。種少微緣，獲大果報。」

天復問言：「佛云何說五欲是時？云何佛法名為非時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既年稚，出家未久，學日又淺，豈曰能宣如來至真廣大深義。婆伽婆今者，在近迦蘭陀竹林，爾可自往，問其疑惑。」天答之言：「今佛侍從大威德天，盈集左右，如我弱劣，不能得見。汝今為我往白世尊，如來慈矜，若垂聽許，我當詣彼，諮啟所疑。」比丘答言：「汝若能往，我當為汝啟白世尊。」天復答言：「我隨汝往詣世尊所。」

爾時比丘往詣佛所。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，具以天問而白世尊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名色中生相， 謂為真實有，  
當知如斯人， 是名屬死徑。  
若識於名色， 本空無有性，  
是名尊敬佛， 永離於諸趣。」

佛問天曰：「汝解已未？」天即答言：「未解。世尊！」佛復說偈言：

「勝慢及等慢， 并及不如慢，

有此三慢者， 是可有諍論；  
滅除此三慢， 是名不動想。」

佛告天曰：「汝解已未？」天答佛言：「未解。世尊！」佛復說偈言：

「斷愛及名色， 滅除三種慢；  
不觸於諸欲， 滅除於瞋恚；  
拔除諸毒根， 諸想願欲盡。  
若能如是者， 得度生死海。」

天白佛言：「我今已解。」  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有一比丘，於清晨朝往趣河邊，脫衣洗浴，還出岸上，晞乾其身。有天放光，照于河岸，問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此是巢窟，夜則烟出，晝則火燃。有婆羅門見是事已，破彼巢窟，并掘其地。時有智人語婆羅門言：『以刀掘地。』見有一龜，婆羅門言：『取是龜來。』復語掘地，見一蝮蛇，語令捉取。復語掘地，見一肉段，語令挽取。復語掘地，見一刀舍，婆羅門言：『此是刀舍。』語令掘取。復語掘地，見楞祇芒毒蟲，語令掘取。復語掘地，見有二道，復語掘出。語更掘地，見有石聚，語令出石。復語掘地，見有一龍，婆羅門言：『莫惱於龍。』即跪彼龍。」

天語比丘言：「莫忘我語，可以問佛。佛有所說，至心憶持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有能分別者，除佛及以聲聞弟子比丘，無能得解如是問者。」

爾時比丘往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所聞天語，具向佛說：「世尊！云何巢窟夜則烟出，晝則火然？誰是婆羅門？誰是智人？云何是刀？云何是掘？云何為龜？云何蝮蛇？云何肉段？云何刀舍？云何楞祇芒毒蟲？云何二道？云何石聚？云何名龍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當為汝說。巢窟者，所謂是身。受於父母精氣，四大和合，衣食長養，乃得成身。而此身者，會至散敗，臃脹蟲爛，乃至碎壞。夜烟出者，種種覺觀。晝火然者，從身、口業，廣有所作。婆羅門者，即是如來。有智人者，即諸聲聞。刀喻

智慧。掘地者，喻於精進。龜者，喻於五蓋。蝮蛇者，喻瞋、惱害。肉段者，喻慳貪、嫉妬。刀舍者，喻五欲。楞祇芒毒蟲，喻如愚癡。二道者，喻於疑。諸石聚者，喻於我慢。龍者，喻於羅漢，盡諸有結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巢窟名為身， 覺觀如彼烟，  
造作如火然。 婆羅門如佛，  
智人是聲聞， 刀即是智慧，  
掘地喻精進。 五蓋猶如龜，  
瞋恚如蝮蛇， 貪嫉如肉段，  
五欲如刀舍。 愚癡如楞祇，  
疑者如二道， 我見如石聚。  
汝今莫惱龍！ 龍是真羅漢。  
善答問難者， 唯有佛世尊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波羅奈國仙人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入波羅奈城，見一比丘，身意不定，諸根散亂。時，彼比丘遙見佛已，低頭慚愧。佛乞食已，洗足入僧坊中，出於靜室，坐僧眾中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我於今朝，見一比丘不攝諸根，時，彼比丘遙見我已，有慚愧色，低頭撿情，為是誰耶？」時，彼比丘即於坐起，以鬘多羅僧著右肩上，叉手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心意不定，諸根散者，即我身是也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比丘！見我乃能撿情攝意，見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亦當如是，撿情攝意，如似見我。汝能如是，於長夜中安樂利益。」

有一比丘即於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乞食入聚落， 心意縱亂不暫定，  
見佛精進攝諸根， 是故佛稱為善哉。」

### (二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波羅奈國古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時到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有一比丘在天祠邊，心念惡覺，嗜欲在心。時，佛世尊語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比丘！汝種苦子，極為鄙穢，諸根惡漏，有漏汁處，必有蠅集。」爾時，比丘聞佛所說，知佛世尊識其心念，生大怖畏，身毛皆豎，疾疾而去。

佛乞食還，食已洗足，還僧坊中，入靜房坐。從靜房出，在眾僧前敷座而坐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我今入城乞食，見一比丘在天祠邊，心念惡覺。嗜欲在心。我即語言：『比丘！比丘！汝種苦子，極為鄙穢，諸根惡漏，有漏汁處，必有蠅集。』是時，比丘聞佛所說，生大驚怖，身毛皆豎，疾疾而去。」

佛說是已，有一比丘從坐而起，叉手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種苦子？云何名為鄙穢？云何名為惡漏？云何名為蠅集？」

佛言：「諦聽！諦聽！當為汝說。瞋恚嫌害，名種苦子。縱心五欲，名為鄙穢。由六觸入，不攝戒行，名為惡漏。煩惱止住，能起無明、憍慢、無慚、無愧，起諸結使，所謂蠅集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有不攝諸根者， 增長欲愛種苦子，  
作諸鄙穢常流出， 親近欲覺惱害覺，  
若在聚落空閑處， 心終無有暫樂時。  
若於己身修正定， 修集諸通得三明，  
彼得快樂安隱眠， 能滅覺蠅使無餘，  
能修得行住健處， 履行聖迹到善方，  
得正智迹終不還， 入於涅槃寂滅樂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已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。食已，迴還洗足，攝持坐具，入得眼林中，在一樹下，敷草而坐，起惡覺觀，貪嗜五欲。得眼林神知比丘念，念於不淨，在此林中，不應嗜惡，作如是念：「我當[寤-吾+告]寤。」即作是言：「比丘！比丘！何故作瘡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當覆之。」林神復語：「汝瘡如[土\*瓦]，以何覆之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以念覺，用



覆此瘡。」林神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今此比丘善知覆瘡，真實覆瘡。」

佛以清淨天耳聞彼林神共比丘語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嗜欲， 邪意所作。 瘡疣已生，  
眾蠅啖食。 嗜欲即瘡， 覺觀即蠅。  
我慢依貪， 鑽丈夫心。 貪利名稱，  
疑惑所著。 不知出要， 內心修定。  
具學諸通， 此不作瘡。 安隱見佛，  
能得涅槃。」

說此偈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二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眾多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。爾時，有一年少新學比丘，不以時節入於聚落。時，諸比丘處處見彼新學比丘，而語之言：「汝今新學，未知對治法門，云何處處經歷諸家？」新學比丘白諸比丘言：「大德諸長老等皆往諸家，云何遮我不至諸家？」

時，諸比丘乞食食已，收攝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諸比丘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入城乞食，見一少年新學比丘，不以時節，往至諸家。我等語言：『汝是新學，未知對治，何緣非時往至他家？』答我等言：『諸老比丘亦到諸家，何故獨自而遮我耶？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大曠野中有一大池，有諸大象入彼池中，以鼻拔取池中藕根，淨抖擻已，用水洗之，然後乃食，身體肥盛，極得氣力。諸小象等亦復食藕，不知抖擻并及水洗，合溼出食，後轉羸瘦，無有氣力，若死若近死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大象入池時， 以鼻拔藕根，  
抖擻洗去泥， 然後方食之。  
若有諸比丘， 具修清白法，  
若受於利養， 無過能染著，  
是名修行者， 猶如彼大象。  
不善解方便， 後受於過患，

後受其苦惱， 如彼小象等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阿難與結髮 及以二陀驪

賊并散倒吒 拔彌、慚愧根

苦子并覆瘡 小大食藕根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一



初誦第二

(二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，住寒林中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人生壽淺，會必歸終，應勤行道，淨修梵行，是故汝等不應懈怠，應修善行，修於法義，及以真行。」

爾時，魔王聞是說已，即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在王舍城，住寒林中，為諸聲聞而說法要，我當至彼而作壞亂。」爾時魔王作是念已，化為摩納，往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人生壽長， 無諸憍惱， 常得安隱，  
無有死徑。」

佛作是念：「魔王波旬來作憍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人命短促， 多諸憍害， 宜急修善，  
如救頭燃。 當知波旬， 欲來惱觸。」

爾時，魔王聞說偈已，即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知我心念。」愁憂苦惱，深生悔恨，便即隱形，還于天宮。

(二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寒林之中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諸行無常，迅速不停，無可恃怙，是敗壞法，應當速離，趣解脫道。」

爾時，魔王波旬復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在寒林中，為諸聲聞說如是法，我當往彼而為壞亂。」爾時魔王作是念已，化為摩納，往至佛所，在一面立，而說偈言：

「晝夜恒在， 命常迴來， 如輪軸轉，  
周迴無已。」

佛知魔王來作擾亂，即說偈言：

「命欲日夜盡， 壽者多患難，  
猶如陷下河， 速盡無遺餘，  
是故汝波旬， 不應作壞亂。」

魔作是念：「佛知我心。」愁憂苦惱，極生悔恨，隱形而去，還于天宮。

### (二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世尊於夜後分，經行林中。於其晨朝，洗足已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爾時，魔王作是念言：「沙門瞿曇在王舍城，於夜後分，林中經行。於其晨朝，洗足已，入於靜室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我今當往，而作擾亂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化為摩納之形，在佛前立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心能化作， 羅網遍虛空，  
沙門於我所， 終不得解脫。」

佛作是念：「魔來擾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有五欲， 愚者為所縛，  
能斷此諸欲， 永盡一切苦。  
我已斷諸欲， 意亦不染著，  
波旬應當知， 我久壞欲網。」

爾時，魔王聞說偈已，不果所願，憂愁苦惱，隱形而去，還于天宮。

### (二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世尊於初夜後分，坐臥經行。於其晨朝，洗足入房，右脇著地，足足相累，繫心在明，修於念覺，而生起想。爾時，魔王波旬即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在王舍城

迦蘭陀竹林中，經行坐臥。於其晨朝，洗足入房，右脇著地，足足相累，繫心在明，修於念覺，作於起想。我當至彼，而作擾亂。」作是念已，化為摩納，在佛前住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以睡眠？ 何以睡眠？ 云何睡眠，  
如入涅槃？ 如所作辦， 而自安眠，  
乃至日出， 故復眠也。」

佛知天魔來作擾亂，即說偈言：

「愛網著諸有， 遍覆一切處，  
我今破斯網， 諸愛永已斷。  
一切有生盡， 安隱涅槃樂，  
波旬汝今者， 於我復何為？」

爾時，魔王聞說偈已，憂愁苦惱，即便隱形，還于天宮。

### （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值天雲霧，降少微雨，電光暉赫，處處晃耀。爾時，世尊即於其夜露地經行。魔王波旬而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在王舍城耆闍崛山，值天雲霧，降少微雨，電光暉赫，處處光耀，於其夜中露地經行。我當往彼，而作壞亂。」爾時，魔王作是念已，在其山上，推大石下，欲到佛所。時，彼大石，自然碎壞。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汝壞靈鷲山， 令如粉微塵，  
巨海及大地， 悉皆分碎裂。  
欲使正解脫， 生於怖畏相，  
欲令毛髮豎， 終無有是處。」

爾時，魔王作是念言：「沙門瞿曇知我所念。」憂愁苦惱，即便隱身，還于天宮。

### （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。爾時，世尊於其中夜露地經行，洗足已，入靜房中，整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魔王波旬作是念言：「瞿曇沙門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露地經行。我當往彼，而作擾亂。」爾時，魔王即自變形作蟒蛇身，其形長大，猶如大船。雙目晃朗，如僑薩羅鉢。吐舌炎炎，又如掣電。出入息聲，如大雷震。住於佛前，以身遶佛，引頸舉頭，當佛頂上。爾時，世尊知魔擾亂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處于閑寂， 繫心正解脫，  
安禪修其身， 如昔諸佛法。  
毒蛇極猛暴， 狀貌甚可畏，  
蚊虻及蚤蟲， 種種諸惱觸，  
不動我一毛， 況能令我畏？  
假使虛空裂， 大地皆振動，  
一切諸眾生， 皆生大驚懼，  
欲令我怖畏， 終無有是處。  
設復有毒箭， 中于我心者，  
當于被箭時， 終不求救護，  
然復此毒箭， 亦不能中我。」

爾時，魔王聞佛說偈，而作是念：「瞿曇沙門已知我心。」生大怖畏，憂愁悔恨，即變形去，還于天宮。

## （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曼直林中。佛於初夜坐禪經行。初夜以訖，洗足入室，右脇著地，足足相累，繫心在明，作於起想。魔王波旬知佛心已，而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在王舍城曼直林中，於其初夜，坐禪經行。至中夜前，洗足入房，右脇著地，足足相累，繫心在明，作於起想。我今當往，而作壞亂。」爾時，魔王化作摩納，在如來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無事務， 而作於睡眠？  
安寢不[寤-吾+告]寤， 如似醉人眠。  
人無財業者， 乃可自恣睡，  
大有諸財業， 歡樂快睡眠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魔來擾亂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非無作睡， 亦非醉而眠。  
我無世財故， 是以今睡眠，  
我多得法財， 是以安睡眠。  
我於睡眠中， 乃至出入息，  
皆能有利益， 未嘗有損減。  
寤則無疑慮， 睡眠無所畏。  
譬如有毒箭， 人射中其心，  
數數受苦痛， 猶尚能得睡。  
我毒箭已拔， 何故而不睡？」

魔聞是偈，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心懷憂惱，於即還宮。

### （三〇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毘婆波世山七葉窟中。爾時，有一比丘名曰求惠，獨住仙山黑石窟中，處於閑靜，勤行精進，以不放逸，斷於我見，得時解脫，自身作證，復還退失。第二第三，乃至第六，亦還退失。比丘念言：「我今獨處，修行精進，六返退失，若更退失，以刀自割。」魔王波旬知佛在王舍城毘婆波世山七葉窟中，瞿曇弟子名曰求惠，亦在王舍城獨住仙山黑石窟中，勤行精進，心不放逸，得時解脫，自身作證。得已，退失，如是六返。爾時，魔王而作是念：「求惠比丘若第七得，必自傷害，出魔境界。」作是念已，捉琉璃琴，往到佛所，扣琴作偈：

「大智大精進， 有大神通達，  
於法得自在， 威光極熾盛。  
汝聲聞弟子， 今將欲自害，  
人中最上者， 汝今應遮斷。  
云何樂汝法？ 何故學他死？」

爾時，魔王說是偈已，佛告魔言：「波旬！汝今乃是諸放逸者之大親友，汝今所說自為說耳，乃不為彼比丘說也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若人不怯弱， 堅修行精進，  
恒樂於禪定， 晝夜修眾善。  
乾竭愛欲使， 壞汝魔軍眾，  
今捨後邊身， 永入於涅槃。」

爾時，魔王憂悲苦惱，失琉璃琴，愁毒悔恨，還本宮殿。  
佛告諸比丘：「當共汝等詣仙人山求<sup>瘉</sup>比丘所。」佛將諸比丘詣求<sup>瘉</sup>所，見求<sup>瘉</sup>尸東猶如煙聚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見此煙聚已不？」諸比丘言：「已見，世尊。」尸南西北亦如是聚。佛告比丘：「此是波旬隱形遶求<sup>瘉</sup>所，覓其心識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求<sup>瘉</sup>比丘以入涅槃，無有神識，無所至方。」  
爾時，魔王化形<sup>摩納</sup>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上下及四方， 推求求<sup>瘉</sup>識，  
莫知所至方， 神識竟何趣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波旬言：「如此健夫，破汝軍眾，以入涅槃。」  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優樓比螺聚落尼連禪河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爾時，魔王而作是念：「佛在優樓比螺聚落尼連禪河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我當詣彼，伺求其便。」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汝獨處閑靜， 閉默常寂然，  
光顏顯神體， 諸根悉悅豫。  
譬如失財者， 後還獲於財，  
汝今翫禪寂， 歡喜亦如是。  
既能遺國榮， 亦不憚名利，  
何不與諸人， 而共為親友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我久獲禪定， 其心常寂然，  
破壞汝欲軍， 得於無上財。  
我根恒恬豫， 心中得寂滅，

以壞汝欲軍， 修道情歡喜。  
獨一離憤鬧， 安用親友為？」

爾時，魔王復說偈言：

「汝已獲正道， 安隱向涅槃，  
既以得妙法， 宜常戢在懷，  
誠應獨了知， 何以教眾人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人不屬魔者， 諮吾彼岸法，  
我為正分別， 諦實得盡滅，  
止心不放逸， 魔不得其便。」

爾時，魔王復說偈言：

「譬如白石山， 其色類脂膏，  
群鳥不別知， 飛來而喙食。  
既不得其味， [口\*(佳/乃)]傷而虛還，  
我今亦如是， 徒來無所為。」

爾時，魔王說是偈已，憂愁苦惱，極生悔恨，向一空處，蹲踞獨坐，以箭畫地，思作方計。時，魔三女：一名極愛，二名悅彼，三名適意。時，魔三女往至魔邊，向父說偈：

「父今名丈夫， 何以懷憂愁？  
我當以欲羈， 羈彼如捕鳥，  
將來至父所， 使父得自在。」

爾時，魔王說偈答言：

「彼人善斷欲， 不可以欲牽，  
已過魔境界， 是故我懷憂。」

彼魔三女化其形容，極為端嚴，往至佛所，即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三女同聲，俱白佛言：「我故來供養，與佛策使。」爾時，世尊無上斷愛，了不顧視，第二第三，亦作是語，佛不觀察。



時，魔三女退在一處，自共議論：「男子之法，所好各異，或愛小者，或愛中者，或愛大者。」即時一女，化作六百女人，或作小女，或作童女，或作未嫁女，或作已嫁女，或作已產女，或作未產女，化作如是眾多女已，俱往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來供養世尊，為其策使，給侍手足。」佛不觀察，第二第三，亦如是說，都不顧視。

時，魔女等復退一處，更共語言：「此必得無上斷愛欲解脫故，若不爾者，應見我等狂亂吐血，或能心裂。我等當往其所，以偈問難。」魔女極愛以偈問曰：

「端拱樹下坐， 閑靜獨思惟，  
為失於財寶， 為欲求大財？  
城邑聚落中， 都無愛著心，  
何不與眾人， 而共作親友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我以得大財， 心中得寂滅，  
我壞愛欲軍， 妙色都不著。  
獨處而坐禪， 最受第一樂，  
以是因緣故， 都不求親友。」

魔女適意復說偈言：

「比丘住何處， 能度五駛流，  
六駛流亦過？ 入何禪定中，  
得度大欲岸， 永離有攝縛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身獲柔軟樂， 心得善解脫，  
心離於諸業， 意不復退轉。  
得斷覺觀法， 得離瞋愛掉，  
得住此處住， 能度五駛流。  
并度第六者， 作如是坐禪，  
能度大欲結， 并離有攝流。」

魔女悅彼復說偈言：



「已斷於愛結， 離眾所著處，  
多欲度駛流， 多欲度死岸，  
唯有點慧者， 能度如斯難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大精進濟拔， 如來正法度，  
如法得度脫， 智者莫不欣。」

三女不果所願，還至父所。爾時，魔王呵責三女，因說偈言：

「三女占壞彼， 形容猶如電，  
向彼大精進， 如風吹兜羅。  
爪以欲壞山， 齒齧於鐵丸，  
嬰愚以藕絲， 欲懸於太山。  
佛已度眾著， 欲共彼講論，  
羸撻欲捕風， 欲下虛空月。  
以手掬大海， 望欲得乾竭，  
佛已離諸著， 欲往共講論。  
舉脚度須彌， 大海中覓地，  
佛已出諸著， 而往共講論。」

魔王憂愁悔恨，於即滅沒，還于天宮。

### （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靈鷲山。爾時，佛與諸比丘讚嘆涅槃法。魔王作是念：「佛在王舍城，與諸比丘讚涅槃法。我今當往，而作壞亂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化形，作一百人，五十人極為端正，五十人極為醜惡，時，諸比丘皆生驚怪，今以何故，極為端正，復有極醜？

佛知魔來欲作壞亂。爾時，世尊告波旬言：「汝於長夜生死之中，具受如是好惡之形，汝當云何得度苦岸？如是變化，復何用為？若有愛著於男女者，汝當變化作眾形相。我今都無男女之相，何用變化作眾形為？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長壽、何帝及羈撻 睡眠、經行、大毒蛇  
無所為、求<sub>惠</sub>、魔女 壞亂變形及好惡

### (三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堅持七行，必得帝釋。何以故？昔者，帝釋為人之時，發初履行：孝順父母；恭敬尊長；所言柔軟，斷於兩舌；好施；無慳；恒修實語，終不欺誑；不起瞋恚，設生嫌恨，尋思滅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於父母所， 極能孝順， 於諸尊長，  
 深心恭敬。 恒作軟善， 恩柔好語，  
 斷於兩舌， 慳貪瞋恚。 三十三天，  
 各作是語： 『如是行者， 勝我等輩，  
 應當別住， 以為天王。』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毘舍離獼猴彼岸大講堂中。有一離車，名摩訶離，來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曾見帝釋不？」佛言：「我見。」離車白佛言：「有夜叉鬼，狀似帝釋，世尊所見將無是彼夜叉鬼耶？」佛告離車：「是帝釋身，我善識之。夜叉之形如帝釋者，我亦識知。帝釋本行，及所行事，我亦盡知。帝釋本為人時，極孝順父母；敬於尊長；所言柔軟，斷於兩舌；除去慳嫉；常好布施；口常實語；除於瞋恚，不起嫌恨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於父母所， 極能孝順， 於諸尊長，  
 深心恭敬， 恒作軟善， 恩柔好語，  
 斷於兩舌， 慳貪瞋恚。 三十三天，  
 各作是語： 『如是行者， 勝我等輩，  
 應當別住， 以為天王。』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比丘往到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帝釋？云何作帝釋相？」佛告比丘：「帝釋本在人中，所有布施，生純信心，信心施於貧窮、沙門、婆羅門等。其所施時，施漿飲食，種種饍饌，種種華鬘，種種諸香，燒香、塗香，財帛床榻。以是因緣。時諸天等名為帝釋。」

比丘復白佛：「何故名帝釋為富蘭但那？」佛告比丘：「帝釋昔在人中，施無厭足，數數施故，諸天號名為富蘭但那。」

「以何因緣，復名帝釋為摩佉婆？」佛告比丘：「帝釋本作婆羅門，名摩佉婆。」

又問：「復何因緣，名婆娑婆？」佛言：「數數常以衣服施沙門、婆羅門，以是緣故，名婆娑婆。」

又問：「復何因緣，名憍尸迦？」佛告比丘：「帝釋本為人時，姓憍尸迦，故名憍尸迦。」

「復何因緣，名舍脂夫？」佛告比丘：

「帝釋娶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女，名舍脂。」

又問：「復以何緣，名為千眼？」佛告比丘：「帝釋本為人時，極大聰明，斷事之時，須臾之間，能斷千事，以是因緣，故名千眼。」

「復以何緣，名因陀羅？」佛告比丘：「帝釋居天王位，斷理天事故，名因陀羅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比丘：「能具上七事，以是緣故，諸天號曰帝釋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昔所有一夜叉，形狀甚小，顏色鄙惡，身形又黑，人不喜見，坐帝釋座上。爾時，三十三天見是夜叉坐於釋處，皆大瞋忿，種種毀罵。爾時，夜叉惡相漸滅，善色轉生，漸漸長大。諸天罵詈，瞋恚轉多，夜叉遂復身形長大，顏色鮮盛。諸天相將至帝釋所，白帝釋言：

『有一夜叉，極為醜陋，身形甚小，坐帝釋處。我等諸天，盡共罵詈，而夜叉子顏色轉好，身形漸大。』帝釋語言：『有是夜叉，得

諸罵詈，形色轉好，名助人瞋。』爾時，帝釋還向坐所，偏袒右肩，手擎香爐，語夜叉言：『大仙！我是帝釋，我是帝釋。』三自稱名，夜叉轉小，形色轉惡，於是消滅。帝釋還復帝釋坐，告諸天言：『自今以往，莫生瞋恚。若有惡對，慎莫加瞋。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若他來侵欺， 莫還侵欺彼，  
於來侵害者， 皆生於慈心。  
無瞋無害者， 常應親近之，  
彼即是賢聖， 亦賢聖弟子。  
諸有瞋恚者， 為瞋山所障。  
若有瞋恚時， 能少禁制者，  
是名為善法， 如轡制惡馬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帝釋居天王位，受諸欲樂，猶能制瞋，又常讚嘆禁制瞋者，況汝比丘，信家非家，出家入道，剃除鬚髮，被服法衣，而不制瞋，讚離瞋者？是故比丘，當如是學。」  
爾時，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晨朝時到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食已，洗足，攝坐具，詣得眼林中，遍觀察已，於閑靜處，在樹下，結加趺坐，住於天住。爾時，耆陀精舍中，有二比丘於僧斷事時，共生忿諍，一小默然忍，一瞋熾盛。彼熾盛者，自見己過，而來歸向默忍比丘，求欲懺悔。默忍比丘，不受其懺。如是展轉，諸比丘等共相論說，出大音聲。

如來爾時住於天住，以淨天耳過於人耳，遙聞是聲，即從坐起，至於僧中，在於僧前，敷座而坐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我於今朝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乃至來入林中靜坐，聞諸比丘高聲大喚，為作何事？」

爾時，比丘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耆陀精舍有二比丘僧斷事時，共生忿諍。一比丘者，小自默忍；其一比丘，熾盛多語。熾盛比丘，自知己過，歸誠懺悔，默忍比丘，不受其懺。展轉共道，出大音聲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愚癡，不受他懺？諸比丘！當知昔日釋提桓因在善法堂諸天眾中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譬如用瓢器， 斟酥以益燈，  
火然轉熾盛， 反更燒瓢器。  
瞋心亦如是， 還自燒善根，  
我終不含怒， 瞋已尋復散。  
不如水湍流， 迴復無窮已，  
雖瞋不惡口， 不觸汝所諱。  
所諱如要脈， 我終不傷害，  
調伏於身已， 於己即有利。  
無瞋無害者， 彼即是賢聖，  
亦賢聖弟子， 常應親近之。  
諸有瞋恚者， 重障猶如山。  
若有瞋恚時， 能少禁制者，  
是名為善業， 如轡制惡馬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處天王位，天中自在，尚能修忍，讚嘆忍者，況汝比丘，出家毀形，而當不忍讚嘆於忍？」  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昔釋提桓因將諸天眾，將欲往與阿脩羅戰。時，釋提桓因語毘摩質多羅阿脩羅王言：『我等今者，不必苟須多將人眾，共相傷害，但共講論，以決勝負。』毘摩質多羅語釋提桓因言：『憍尸迦！我等講論，若有勝負，誰當分別？』釋提桓因言：『我等眾中，并阿脩羅，亦有聰哲、智慧、辯才，能當善惡，決勝負者。』毘摩質多言：『帝釋汝今先說。』帝釋答言：『我亦能說；汝是舊天，應當先說。』

「毘摩質多即說偈言：

「『今我見忍過， 愚者謂忍法，  
彼怖故生忍， 便以己為勝。』

「釋提桓因復說偈言：

「『隨彼言怖畏， 己利最為勝，  
財寶及諸利， 無勝忍辱者。』

「毘摩質多羅復說偈言：

「『愚者無智慧， 要當須止制，  
譬如彼後牛， 騰陌先牛上，  
是故須刀杖， 摧伏於愚者。』

「釋提桓因以偈答言：

「『我觀止制愚， 默忍最為勝，  
極大瞋恚忿， 能忍彼自息。  
無瞋無害者， 彼即是賢聖，  
亦賢聖弟子， 常應親近之。  
諸有瞋恚者， 瞋重障如山。  
若有瞋恚時， 能少禁制者，  
是名為善業， 如轡制惡馬。』

「諸天及阿脩羅眾有智慧者，詳共評議，量其勝負。以阿脩羅說諍鬪為本，釋提桓因止息諍訟，心無忿競，以阿脩羅負，帝釋為勝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天中自在，長夜忍辱，讚忍辱法，汝等比丘，若能忍辱，讚嘆忍者，稱出家法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往昔之時，釋提桓因共阿脩羅將欲戰鬪，治嚴已辦。爾時，釋提桓因告諸天言：『我等諸天，若得勝者，必以五縛繫阿脩羅，將詣天宮。』時，阿脩羅亦勅己眾：『我等若勝，亦以五縛繫釋提桓因，詣阿脩羅宮。』爾時，諸天眾勝，即以五縛繫毘摩質多羅，將詣天宮。毘摩質多見帝釋時，瞋恚罵詈，極出惡言。帝釋爾時親聞罵聲，默不加報。爾時，御者摩得伽即說偈言：

「『釋脂之夫摩佉婆， 汝為怖畏無力耶？  
毘摩質多面前罵， 極出惡言云何忍？』

「爾時，帝釋說偈答言：

「『我不怖畏而生忍，亦不以我無力故，  
而畏毘摩質多羅，我以勝智自修忍。  
愚者淺識智無及，而常諍訟心不息，  
若我以力用禁制，與彼愚者同無異。』

「御者復說偈言：

「『櫻愚若放縱，轉劇不休息，  
如彼後行牛，騰陌前牛上，  
健者為以力，禁制彼愚者。』

「帝釋復說偈言：

「『我觀制禁愚，莫過於忍默，  
瞋恚熾盛時，唯忍最能制。  
愚者謂有力，而實是無力，  
愚不識善惡，無法可禁制。  
我身有勇力，能忍愚劣者，  
是名第一忍，忍中之善者。  
微者於有力，不得行者，  
是名怖畏忍，不名為實忍。  
威力得自在，為他所毀罵，  
默然不加報，是名為勝忍。  
微劣怖威力，默然不能報，  
是名為怖畏，不名為行忍。  
櫻愚無智等，惡害以加他，  
見他默然忍，便以己為勝。  
賢聖有智者，謂忍最為勝，  
是以聖賢眾，恒讚忍功德。  
除己并與他，滅除諸難畏，  
見他瞋恚盛，但能行默忍。  
彼瞋自然滅，不煩刀杖力，  
彼此得大利，自利亦利他。  
愚者謂忍怯，賢智之所讚，  
忍於勝己者，怖畏患害故。  
若於等己諍，畏俱害故忍，



能忍卑劣者， 忍中最為上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帝釋於三十三天最為自在，行於王法，尚能修忍，讚嘆於忍，況諸比丘，毀形入法，應當修忍，讚嘆於忍。若能修忍，及讚嘆者，是出家法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四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比丘：「昔釋提桓因欲詣遊戲園，勅御者摩得梨伽：『汝駕千馬車。』時，摩得梨伽疾駕車已，即白釋言：『嚴駕已訖，宜知是時。』帝釋出毘禪延堂上，叉手合掌，東面向佛。摩得梨見帝釋東向合掌，心生驚懼，失所捉鞭，并所執轡。帝釋語言：『汝見何事，驚怖乃爾，失馬鞭轡？』摩得梨言：『摩佉釋脂之夫，我見汝叉手東向，以是心懼，故失鞭轡。一切有生，皆敬於汝。一切地主，盡屬於汝。四天王及三十三天，皆禮敬汝。誰復有德，勝於汝者？叉手合掌，東向而立。』帝釋答言：『一切敬我，信如汝言。一切人天，所恭敬者，號之為佛。我今恭敬，禮向於佛。』爾時，帝釋即說偈言：

「『最大名稱世間尊， 汝摩得梨應當知，  
我今於彼生敬信， 是故叉手合掌立。』」

「摩得梨即說偈言：

『爾時敬禮世間勝， 我亦隨汝恭敬禮。』」

「作是語已，合掌禮敬，乘輦而去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帝釋自在處天王位，猶尚恭敬禮拜於佛，汝諸比丘，剃除鬚髮，出家學道，勤當敬佛，應出家法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昔釋提桓因欲詣遊戲園，勅御者摩得梨：『汝駕千馬車。』時，摩得梨尋

駕車已，詣帝釋所，即白釋言：『嚴駕已訖，宜知是時。』爾時，帝釋出毘禪延堂，合掌南向。時，摩得梨見已，心亦驚怕，失鞭及轡。帝釋語言：『汝見何事，驚怖乃爾？』摩得梨言：『摩佉釋脂之夫！我今見汝合掌南向，心懷懼故，致失鞭轡。一切有生，皆敬於汝。一切地主，盡屬於汝。四天王天及三十三天，皆禮敬汝。誰復有德，勝於汝者？叉手合掌，南向而立。』帝釋答言：『一切敬我，信如汝言。一切天人，所恭敬者，名之為法，我今恭敬禮具足戒法。』爾時，帝釋即說偈言：

「『有諸出家者，以修不放逸，  
長夜入寂定，修最上梵行。  
捨棄於三毒，能得解脫法，  
有如是等法，我今恭敬禮。  
諸大阿羅漢，遠離於欲者，  
能滅無明闇，斷除諸結使；  
并在家修善，不作惡業者，  
如是正法子，今我皆敬禮。』

「摩得梨言：『汝禮最勝，我願隨禮。』爾時，帝釋作是語已，合掌敬禮，乘輦而去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帝釋處於人天，而得自在，尚能恭敬禮敬於法，況汝比丘，剃除鬚髮，出家學道，而當不勤恭敬於法？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（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昔釋提桓因欲詣遊戲園，勅御者摩得梨：『汝嚴駕千馬車。』時，摩得梨駕車已訖，詣帝釋所，白帝釋言：『嚴駕已訖，宜知是時。』爾時，帝釋出毘禪延堂，合掌西向。時，御者摩得梨見是事已，亦生驚懼，失鞭及轡。帝釋語言：『汝見何事，驚怖乃爾？』摩得梨言：『摩佉釋脂之夫！我今見汝合掌西向，心懷懼，故致失鞭轡。一切有生，皆敬於汝。一切地主，盡屬於汝。四天王天及三十三天，皆禮敬汝。誰復有德，勝於汝者？叉手合掌，敬向西方。』帝釋答言『一切敬我，如汝所言。一切天人，所恭敬者，名之為僧，今我恭敬信向於僧。』爾時，摩得梨說偈問言：

「『人身膿汗滿，劇於露死屍，

恒患飢渴苦， 豈羨彼無家？  
汝今以何故， 極能恭敬彼？  
彼有何威儀， 及以道德行？  
願汝為我說， 我今至心聽。』

「爾時，釋提桓因即說偈言：

「『以彼無家故， 我實羨於彼，  
彼亦無庫藏， 倉庫及穀米。  
離諸眾事務， 節食諧全命，  
善護於禁戒， 辯說美妙法。  
勇健無怯心， 行聖默然法，  
諸天阿脩羅， 恒共有戰諍。  
一切諸人中， 悉各有忿競，  
今我所敬者， 悉皆離刀杖。  
一切皆積聚， 彼悉能遠離，  
世間所愛著， 彼心皆捨棄。  
我今敬禮者， 遠離一切過，  
摩得梨！汝今 應當知此事。』

「爾時，摩得梨復說偈言：

「『汝禮者最勝， 我亦隨恭敬，  
摩法之所禮， 我今隨汝禮。』

「說是偈已，帝釋乘輿而去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帝釋者，處人天自在，尚能敬僧，況汝比丘，出家修道，各宜敬僧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帝釋、摩訶離 以何因、夜叉  
得眼、得善勝 縛繫及敬佛  
敬法、禮僧十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二

初誦第三

(四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昔阿修羅集諸四兵象馬車步，悉皆嚴備鬪戰之具，欲詣忉利天宮，與諸天共鬪。爾時，帝釋聞阿修羅莊嚴四兵，即告須毘羅天子：『我聞阿脩羅莊嚴四兵，汝亦莊嚴四兵，往與共鬪。』須毘羅白言：『此事最善。』作是語已，縱逸著樂，不憶此事。帝釋聞阿脩羅已來出城，復召須毘羅言：『阿脩羅今已出城，汝可莊嚴四兵往彼共鬪。』須毘羅白言：『憍尸迦！此是善事。』須毘羅仍爾著樂，不修戰備。阿脩羅莊嚴四兵，已至須彌山上，漸欲近來。帝釋復言：『我聞阿脩羅漸來逼近，汝將四兵，可往擊之。』須毘羅即說偈言：

『若有清閑無事處， 唯願與我如此處。』

「帝釋即說偈答言：

『若有如此閑樂處， 汝當將我共至彼。』

「須毘羅復說偈言：

「『我今懈怠不欲起， 雖具聞知不莊嚴，  
天女五欲光四塞， 唯願帝釋與此願。』

「帝釋以偈答言：

「『若有如此懈墮處， 百千天女而圍遶，  
五欲自恣受快樂， 汝若往彼與我俱。』

「須毘羅復說偈言：

『天王若無事役處， 與我無苦受斯樂。』

「帝釋以偈答言：

「『汝須毘羅有如是， 我當與汝同是樂，  
頗曾見聞無事業， 而得生活受樂者？  
汝今若有如是處， 可疾速往可隨汝，  
汝當畏事好閑處， 應當速疾向涅槃。』

「聞是語已，須毘羅即集四兵，出與阿脩羅戰。時，諸天得勝，阿脩羅退壞，阿脩羅已種種莊嚴而來還宮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處天王位得大自在，猶自精勤，讚嘆精進，況復汝等，信心出家，被服法衣，而當不勤精進，讚嘆精進？若能精進，讚嘆精進，如是為應出家之法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（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往昔之時，遠於聚落阿練若處，多有諸仙在中而住。離仙處不遠，有天阿脩羅，而共戰鬪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脩羅王著五種容飾，首戴天冠，捉摩尼拂，上戴華蓋，帶於寶劍，眾寶革屣，到仙人住處。行不由門，從壁而入，亦復不與諸仙言語，共相問訊，還從壁出。爾時，有一仙人而作是語：『毘摩質多羅等無恭敬心，不與諸仙問訊共語，從壁而出。』復有一仙而作是言：『阿脩羅等若當恭敬問訊諸仙，應勝諸天，今必不如。』有一仙問言：『此為是誰？』有一仙言：『此是毘摩質多阿脩羅王。』仙人復言：『阿脩羅法知見微淺，無有法教，無尊敬心，猶如農夫，諸天必勝，阿脩羅負。』

「爾時帝釋後到仙邊，即捨天王五種容飾，從門而入，慰勞諸仙，遍往觀察，語諸仙言：『盡各安隱，無諸惱耶？』問訊已訖，從門而出。復有一仙問言：『此為是誰？』安慰問訊，周遍察行，然後乃出，甚有法教，容儀端正。」一仙答言：『此是帝釋。』有一仙言：『諸天極能敬順，為行調適，諸天必勝，阿脩羅負。』

「毘摩質多羅聞諸仙讚嘆諸天，毀些阿脩羅，甚大瞋恚。諸仙聞已，往詣阿脩羅所，語言：『我等聞爾，甚大瞋忿。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我等故自來， 欲乞索所願，

施我等無畏， 莫復生瞋忿，  
我等若有過， 願教責數我。』

「毘摩質多以偈答言：

「『不施汝無畏， 汝等侵毀我，  
卑遜求帝釋， 於我生毀咎，  
汝等求無畏， 我當與汝畏。』

「爾時，諸仙以偈答言：

「『如人自造作， 自獲於果報，  
行善自獲善， 行惡惡自報。  
譬如下種子， 隨種得果報，  
汝今種苦子， 後必還自受。  
我今乞無畏， 逆與我怖畏，  
從今日已往， 使汝畏無盡。』

「諸仙面與阿脩羅語已，即乘虛去。毘摩質多羅即於其夜，夢與帝釋交兵共戰，生大驚怕，第二亦爾。第三夢時，帝釋軍眾，果來求戰。時，毘摩質多即共交兵，阿脩羅敗，帝釋逐進，至阿脩羅宮。爾時，帝釋種種戰諍既得勝已，詣諸仙所。諸仙在東，帝釋在西，相對而坐。時，有東風仙人向帝釋即說偈言：

「『我身久出家， 腋下臭氣，  
風吹向汝去， 移避就南坐，  
如此諸臭氣， 諸天所不喜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以偈答言：

「『集聚種種華， 以為首上鬘，  
香氣若干種， 能不生厭離。  
諸仙人出家， 氣如諸華鬘，  
我今頂戴受， 不以為厭患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帝釋居天王位，長夜恭敬諸出家者，汝諸比丘，以信出家，亦應當作如是欽敬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

(四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釋提桓因顏色殊妙，過於人天，於其中夜，來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在一面坐。時，祇洹中，晃然大明，踰於晝日。爾時，釋提桓因即說偈言：

「除滅何事安隱眠？ 滅除何物無憂愁？  
滅何一法瞿曇讚？ 唯願為我決眾疑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滅除瞋恚安隱眠， 滅除瞋恚無憂愁，  
去除瞋恚棘毒根， 汝今帝釋應當知，  
如是瞋恚壞美善， 除滅上事聽所讚。」

釋提桓因聞佛所說，遶佛三匝，歡喜奉行。

(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月八日，四天王遣使者案行天下，伺察世間，有慈孝父母，敬順尊長，奉事沙門、婆羅門，修於善法，及行惡者，是故宜應修行善法，滅除眾惡，檢情守戒。至十四日，四天王復遣太子案行天下。至十五日，四天王自案行伺察，亦復如是。時，四天王既伺察已，往帝釋善法堂上，啟白帝釋并語：『諸天世間人中，多有不孝父母，不敬沙門、婆羅門者，不奉事師及家尊長，乃至無有多持戒者。』爾時，帝釋及諸天眾聞斯語已，慘然不樂，諸天咸作是言：『損諸天眾，益阿脩羅。』若世間中，有人常能孝順父母，供養沙門、婆羅門，乃至多能持戒。四天王上啟帝釋，時諸天等極大歡喜，咸作是言：『世間人中，修行善事，極為賢善，作所應作，增益諸天，損阿脩羅。』帝釋歡喜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月八十四日， 及以十五日，  
并及神足月， 受持清淨戒，  
是人得生天， 功德如我身。』」



佛告諸比丘：「帝釋所說，不名善說。所以者何？若漏盡阿羅漢，所作已辦，應作是偈：

「『月八十四日， 及以十五日，  
并及神足月， 受持清淨戒，  
斯人獲勝利， 功德如我身。』

「佛與羅漢應說斯偈，名稱實說，名為善說。」  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（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往昔之時，質多阿脩羅王病患委困。時，釋提桓因往詣其所，阿脩羅語帝釋言：『願汝使我病差、安隱，身得平健，肥鮮如前。』帝釋語言：『汝可教我阿脩羅幻化之法，我當使汝安隱、病差，歡樂如前。』阿脩羅言：『待我問諸阿脩羅等，若可爾者，我當教汝。』阿脩羅王即問諸阿脩羅。爾時，其中有一諂偽阿脩羅語毘摩質多羅言：『帝釋長夜行直善行，無諸諂偽，汝可語帝釋言：「汝學阿脩羅諂偽幻者，當入盧樓地獄。」帝釋若語汝言：「我不學彼阿脩羅者，汝但捨去，汝患必愈。」』阿脩羅王即用其語，說偈語帝釋言：

「『千眼帝釋舍脂夫， 若知幻法必當墮，  
於彼盧留地獄中， 滿足一劫被燒煮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聞斯語已，即言：『止止，不須幻法。』尋即願言：『令汝病差、安隱無患。』」  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雖處天位，尚不諂曲，真實行事，況汝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而當不離諸諂偽事，行質直乎？若行質直，應出家法。」  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（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帝釋來詣佛所，將欲還時，請受一戒。何謂一戒？「若我還宮，見諸怨憎，設來害我，我於彼所，終不加害。」毘摩質多羅既聞帝釋持如是戒，便捉利劍，於路而待。時，釋提桓因聞阿脩羅在於路側捉劍而待，遙語阿脩羅言：「止！止！汝今自縛。」毘摩質多語帝釋言：「汝於佛所，受一戒言：『若我還宮，見諸怨憎，設彼害我，我於彼所，終不加惡，豈可不受如是戒耶？』」帝釋答言：「我雖受戒，語汝住住，汝今自縛。如是之言，於戒無犯。」毘摩質多羅言：「憍尸迦放我！」帝釋語言：「汝作呪誓，更於我所，不為怨疾，我當放汝。」毘摩質多羅即說誓言：

「貪瞋妄語謗賢聖， 如是惡報使我得。」

爾時，帝釋聞斯誓已，即語毘摩質多羅言：「我今放汝。」釋提桓因還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毘摩質多羅聞我受戒，即捉利劍，在於路側，伺圖於我。時，我遙語阿脩羅言：『止！止！汝今自縛。』毘摩質多即語我言：『汝於佛所受於一戒，若我還宮，見有怨憎，設來害我，我於彼所，終不加惡，豈可不受如是戒耶？』我即答言：『我雖受戒，但語汝住，汝今自縛。如是之言，於戒無犯。』毘摩質多羅即語我言：『憍尸迦！放我！』我即語言：『汝可重誓，更於我所，莫生憎疾，我當放汝。』時，毘摩質多羅聞我語已，即說誓言：

「貪瞋妄語謗賢聖， 如是惡報使我得。」

「我聞其誓，即放令去。」帝釋復白佛言：「此阿脩羅作重誓已，從今已後，更不作於怨憎惡耶？」佛告帝釋：「阿脩羅設不作誓，猶不為惡，況作誓已？」

爾時，帝釋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即於坐沒，尋還天宮。

#### （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昔於一時，帝釋與阿脩羅戰。當于爾時，諸天不如，阿脩羅勝。爾時，帝釋見已不如，尋即迴駕，欲還天宮。於其道中，見苦娑羅樹，時，樹上有金翅鳥巢。爾時，帝釋即勅御者摩得梨言：『此巢中有二鳥

卵，脫能傷損，汝可迴車，避於此樹。」帝釋即向摩得梨而說偈言：

「『汝觀樹上巢， 巢中有二卵，  
今車若往彼， 必衝而傷破。  
我若以此身， 入阿脩羅陣，  
喪失於身命， 終不傷鳥卵。』

「說是偈已，尋即迴車。時，阿脩羅眾見帝釋迴，生大恐怖，各作是言：『帝釋向者，詐現退散。今復迴者，必破我軍。』阿脩羅眾即時退，諸天逐退，迫到其城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居天王位，猶能長夜修於慈忍，汝等比丘，當如是學。」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與拔利婆婁支阿脩羅夜詣佛所，威光熾盛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時，彼帝釋、毘婁支光明普照祇洹，猶如晝日。時，拔利毘婁支在一面坐，而說偈言：

「夫人常精進， 所求必使得，  
既求得義理， 安隱受快樂。」

帝釋亦說偈言：

「夫人常精進， 所求必使得，  
既求得事業， 修忍最為勝。」

爾時，帝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所說，何者利益？何者無利？」佛告帝釋：「善分別者，皆是善說。汝等今當聽我所說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一切眾生皆為利， 各各隨心之所欲，  
等同利欲適願樂， 夫人精勤求必得，  
既得事業忍最勝， 是故應當修行忍。」

帝釋、毘婁支聞佛所說，禮佛足已，即於彼處，而沒還宮。

### （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王舍城中有一貧人，極為窮困，甚可憐愍，於佛法中，生清淨信，能淨持戒，少讀誦經，亦能小施。有此四事因緣果報，身壞命終，生忉利天勝妙善處。此新生天有三事勝：一色貌勝，二名稱勝，三壽命勝。諸天見已，皆共恭敬，往帝釋所，白帝釋言：「有新生天，有三事勝於餘諸天。」帝釋言：「我先曾見，彼新生天，本為人時，貧窮困苦，極為寒悴，直以信心，向於三寶，能淨持戒，少多修施，今得生此忉利天上。」

爾時，帝釋即說偈言：

「若於三寶生淨信，其心堅固不動轉，  
持所受戒不毀犯，當知此人不名貧。  
名為智慧壽命人，以敬無上三寶故，  
得生天上受勝樂，是故應當作斯學。」

爾時，諸天聞此偈已，歡喜信受，作禮還宮。

### （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王舍城有九十六種外道，各各祠祀。設有檀越，信心於外道遮勒者，言當先供養我師遮勒；若信外道婆羅婆寔者，亦言先當供養我師婆羅婆寔；若信外道乾陀者，咸言先與我師乾陀大覲後與餘者；若信外道名三水者，言當供養我師三水；若信外道名老聲聞者，言先供養我師老聲聞；若信外道大聲聞者，亦言供養我師大聲聞；若信佛者，咸言應先供養我師如來及以眾僧。

時釋提桓因作是念言：「今王舍城人生大邪見，佛僧在世，若生邪見，名為不善。」帝釋爾時尋自變身為老婆羅門，容貌端正，乘以白車，駕以白馬，諸摩納等圍遶左右，向於寺場，當中直過。時，王舍城人咸作是念：「今此老婆羅門先向何處，我等隨從。」爾時，帝釋知諸人等心之所念，迴車南旋，向靈鷲山。到諸乘駕所住之處，於中而止。下車前進，往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帝釋即說偈言：

「轉法輪聖王，能度苦彼岸，  
無怨憎恐怖，我今稽首禮。  
設人欲修福，當於何處施？  
又欲精求福，應生淨信敬。  
今日修布施，來世得善報，  
於何福田中，少施獲大果？」

爾時，世尊在耆闍崛山中，為天帝釋敷演祠中最为勝者，以偈答言：

「四果及四向，禪定明行足，  
功德力甚深，猶如大海水。  
此名為實勝，調御之弟子，  
於大黑闇中，能燃智慧燈。  
常為諸眾生，說法而示道，  
是名僧福田，廣大無滯際。  
若施斯福田，是名為善與，  
若祀斯福田，是名為善祀。  
焚物而祭天，徒費而無補，  
不名為善燒。若於福田所，  
少作諸功業，後獲大富利，  
乃名為善燒。帝釋應當知，  
是名良福田，施僧次一人，  
後必獲大果。此事是時說，  
世間解所說，無量功德佛，  
以百偈讚僧。祠祀中最上，  
無過僧福田，若人種少善，  
獲報無有量。是以善丈夫，  
應當施於僧，能總持法者，  
是則名為僧。譬如大海中，  
多有眾珍寶，僧海亦如是，  
多饒功德寶，若能施僧寶，  
是名善丈夫。已獲歡喜信，  
若能信心施，當知如此人，  
得三時歡喜，以三時喜故，  
能度三惡道，除祛諸塵垢，  
離煩惱毒箭。淨心手自施，

自利亦利彼，能設如此祠，  
是人則名為，世間明智者。  
信心既清淨，得至無為處，  
世間之極樂，智者得生彼。」

帝釋聞是偈已，踊躍歡喜，於坐處沒，還於天宮。帝釋還宮未久之間，王舍城中長者婆羅門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，及比丘僧，於明晨朝，受大祠歡喜請。」爾時，如來默然許之。時，王舍城婆羅門長者知佛默然受已請已，頂禮佛足，各還所止。時，諸人等既還家已，各各辦諸香美飲食，清淨香潔供設。辦已，晨朝敷座，具行淨水，遣使往詣靈鷲山中，白世尊言：「食時已到。」爾時，如來著衣持鉢，眾僧圍遶，世尊在前，往詣彼城，到大祠所。既至彼已，如來敷座，於僧前坐，彼城中人，敷好床座，與僧而坐。爾時，諸長者等察眾坐定，各行淨水，諸婆羅門長者手自斟酌種種香美飲食。時，諸人等各各勸益。

爾時，世尊觀諸眾僧飯食已訖，即時收鉢，付於阿難。時，諸人等各自敷座，在佛前坐，專心敬仰，求欲聽法。爾時，如來讚其所施，而說偈言：

「婆羅門經書，祠祀火為最。  
外道典籍中，婆比室為最。  
於諸世人中，王者最為首。  
百川眾流中，巨海名為最。  
星辰諸宿中，月光名為最。  
於眾明之中，日光最為最。  
上下及四方，世間及天人，  
諸賢聖眾中，佛最第一尊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王舍城人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諸人踊躍，從坐而退。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須毘羅仙人 滅瞋、月八日  
病并持一戒 鳥巢及婆梨  
貧人及大祠

(五三)

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俱薩羅國漸次遊行，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波斯匿王聞佛來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往詣佛所，稽首問訊，在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昔聞爾出家求道，要成無上至真、等正覺。汝為實有如是語耶？將非他人謬傳者乎？為是譏嫌，致於毀咎，作此語也？」佛告波斯匿言：「如此語者，是真實語，非為毀咎，亦非增減，實是我語，實如法說，非非法說，一切外人亦無有能譏嫌我者。」

波斯匿王復作是言：「我雖聞爾有如此語，猶未能信。何故不信？自昔諸人，有久出家，耆老宿舊，諸婆羅門：富蘭那迦葉、末伽梨俱賒梨子、刪闍耶毘羅邸子、阿闍多翅舍欽婆羅、迦據多迦梅延、尼乾陀闍提弗多羅，彼諸宿舊，尚自不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況汝年少而出家未久，而當得乎？」佛言：「大王！世有四事，小不可輕。何者為四？一者、王子雖小，最不可輕。二、龍子雖小，亦不可輕。三、火雖小，亦不可輕。四、比丘雖小，亦不可輕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王者雖為小， 具習諸技藝，  
生處既真正， 亦不雜鄙穢。  
有大美名稱， 一切悉聞知，  
如此雖言小， 其實不可輕。  
欲護己命者， 不應輕於小。  
剎利雖云小， 法應紹王位，  
既紹王位已， 法當行謫罰，  
是以應敬順， 不宜生輕慢。  
於諸聚落中， 及以閑靜處，  
若見小龍子， 形狀雖微細，  
能大亦能小， 亦復能興雲，  
降注於大雨。 若以小故輕，  
必能縱毒螫， 欲護身命者，  
不宜輕於彼。 為於己利故，  
宜應自擁護。 亦如有小火，  
若具於眾緣， 猛炎甚熾盛，  
遇於大暴風， 能焚燒山野，  
既焚林野已， 遇時還復生，  
欲護己命者， 不應輕小火。  
若於淨戒所， 惡口加罵辱，  
其身及子孫， 一切皆毀謗，



於未來世中， 當同受惡報，  
是故應自護， 莫以惡加彼。  
剎利具技藝， 龍子及與火，  
比丘持淨戒， 此四不可輕。  
為護己命故， 謹慎應遠離。」

爾時，波斯匿王聞此語已，其心戰慄，身毛為豎，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今者，實有過罪，自知毀犯，譬如癡愚，狂癡無知，所作不善。唯願世尊憐愍我故，聽我懺悔。」佛告波斯匿王言：「我今愍汝，聽汝懺悔。」時，波斯匿王既蒙懺悔，心大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（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稟性仁孝，母初崩背，哀號戀慕，不自堪勝。燒葬母已，便自沐浴，衣髮故濕，於日中時，往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佛告王曰：「王從何來？衣髮故濕。」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慈母情特尊敬，一旦崩背。我送母喪，遠至曠野，殯葬已訖，新浴洗故，衣髮猶濕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汝於母所極愛敬不？」王即答言：「實為愛敬。設令有人能使我母還得活者，我以象軍、車軍、馬軍、步軍悉以與之，續我母命，心無悔恨。設以半國賞之，亦不生恨。」王復言曰：「佛語誠實，一切生者，會必歸死。」

佛言：「實爾！實爾！生必有死，五趣四生，無不終者。王者、臣民、婆羅門眾，會歸當死。灌頂人王，威力自在，統領國土，會歸終沒。轉輪聖王，王四天下，七寶具足，亦會當死。五通神仙，在於山藪，飲水食果，亦歸於死。三十三天，極受快樂，光色熾盛，處天宮殿，壽命延長，亦歸終沒。諸羅漢等，捨於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心得自在，正智解脫，後邊之身，亦歸散滅。諸辟支佛，獨一無侶，常在閑靜，亦當散滅。諸佛正覺，具於十力，有四無畏，得四無礙，能師子吼，身亦無常，會歸散滅。」佛言：「大王！我為大王，種種分別，生必有死。略而言之，無生不終。」

佛即說偈言：

「一切生皆死， 壽命必歸終，

隨業受緣報， 善惡各獲果。  
修福上昇天， 為惡入地獄，  
修道斷生死， 永入於涅槃。  
非空非海中， 非入山石間，  
無有地方所， 脫之不受死。  
諸佛與緣覺， 菩薩及聲聞，  
猶捨無常身， 何況諸凡夫。」

時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心開意解，更不憂愁，歡喜而去。  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在空閑處獨靜思惟：「夫為人者，云何愛己？云何惡己？」復作是念：「若身口意行於善業，遠離諸惡，是名愛己。若身口意行不善業，作眾惡行，名不愛己。」波斯匿王思惟是已，從靜處起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『云何名愛己？云何不愛己？若能於身口意行善，是名愛己；若身口意行不善業，名不愛己。』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實爾。若人身口意行惡者，是名不愛己。何以故？彼為惡者，雖有怨讎，不必速能有所傷害；自造惡業，毀害甚深，是以自作惡業，名為不愛己。又有為己故，作殺盜姪，是為損己。若人身口意行善者，設作是念：『我捨所愛居家妻子。』名不愛己，實是愛己。何以故？如此之人，雖有親友、父母、兄弟，恩徹骨髓，至其衰老，不能得救。要自身口意修行善，能自濟度，是名愛己。」

佛即說偈言：

「若人自愛己， 不以惡加彼，  
無有造作惡， 得於快樂者。  
若人自愛己， 應修諸善業，  
速疾能獲得， 種種諸快樂。  
夫欲愛己者， 應當自擁護，  
譬如邊表城， 曠野多賊盜。  
得值無難時， 應當自隱藏，  
若其失無難， 值難苦無窮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於空閑處，作是思惟：「云何護己？云何不護己？」復自念言：「若人修善，名為護己；若人行惡，名不護己。」思惟是已，即從坐起，往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靜處作是思惟：『云何護己？云何不護己？』復作是念：『若修善行，名為護己；若行不善，名不護己。』」

佛告大王：「實爾！實爾！若以四兵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圍遶自身，不名護己。何以故？非內護故。若人身口意善，雖無四兵，是名護己。何以故？有內護故。此內護者，勝於外護，故名護己。」

佛即說偈言：

「若人欲自護， 當護身口意，  
修行於善法， 有慚亦有愧。  
不護三業者， 邪見及眠睡，  
障蔽諸善法， 隨從於惡魔。  
則為自毀傷， 是以應自護，  
修定及智慧， 常念佛所教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五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於閑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「世界之中，少有能得富貴財業。設得財業，不尚驕奢，貞廉知足，節於嗜欲，不惱眾生，如是人少。世界多有眾人，得勝財業，驕逸自恣，貪嗜於欲，加惱眾生，如是人多。」波斯匿王於閑靜處，思惟是已，從坐而起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靜處作是思惟：『世界之中，若設有人，得勝財業，心自知足，能不驕恣，不嗜於欲，不惱於人，如是人少。』」

若復有人，得勝基業，憍逸自恣，貪嗜於欲，加惱眾生，如是人多。』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實爾，實爾。世界之中，多有眾人，得封祿已，憍慢自恣，貪嗜於欲，苦楚眾生。如是愚人，長夜受苦，得大損減，命終之後，必入地獄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譬如魚師及其弟子，於捕魚法善巧方便，以細密網截流而拖，魚鼈龜鼃，水性之屬，為網所得。此水性等，入網之者，悉皆集在魚師之手，牽挽旋轉，任魚師意。世間之中，多有眾人，得勝封祿，憍慢自恣，貪嗜五欲，加惱眾生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如斯愚人，即入魔網，為網所獲，周迴舉動，住魔所為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縱逸著事業， 荒迷嗜五欲，  
不知有惡果， 如魚入密網，  
此業已成就， 極受大苦惱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於閑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「世界之中，少有於人，得勝封祿，而不憍恣，不嗜五欲，不惱眾生。世界之中，多有眾人，得勝基業，憍慢自恣，貪嗜五欲，加惱眾生。」思惟是已，從坐處起，即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『世界之中，少有眾人，得勝基業，不憍恣，不貪五欲，不惱眾生。多有眾人，得勝基業，貪嗜五欲，加惱眾生。』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如是，如是。實如汝語。譬如獵師，鑿穿捕鹿，驅入穿中，隨意而取。世界之中，多有眾人，得勝基業，憍逸自恣，貪嗜五欲，苦楚眾生，亦復如是。如斯愚人，入於魔穿，從魔所為，當入地獄，長夜受苦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縱逸著事業， 荒迷嗜五欲，  
不知後惡果， 如鹿入深穿，  
極受諸苦惱。 行此惡業者，  
悲苦更苦報， 悔恨何所及。」

修於善業者， 後獲妙果報，  
臨終情歡豫， 後則無悔恨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一長者名摩訶南，其家巨富，多饒財寶。」

佛問王曰：「云何大富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彼長者家，金銀珍寶，數千萬億，不可稱量，況復餘財。雖有財富，不能飲食，所可食者，雜糠麩澁。若作羹時，渾煮薑罷，煮已還取，賣為財用。所可衣者，唯著麤布，五總踈弊，以為內衣。乘朽故車，連綴樹葉，以為繖蓋。未曾見其施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乞兒。若欲食時，要先閉門，恐諸沙門、婆羅門等來從其乞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如此之人，非善丈夫。何以故？得斯財富，不能開意正直受樂，又復不能孝養、供給妻子，亦不賜與奴婢僕使，又不時時施諸沙門、婆羅門，亦復不求上業生天之報。譬如鹵地，有少汪水，以鹹苦故，無能飲者，乃至竭盡。世間愚夫，亦復如是。大得財業，不能施用身自受樂，亦復未能供養父母及與妻子，并其眷屬、奴婢、僕使、親友知識，悉不惠與，雖豐財寶，都無利益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善丈夫者，得於財業，能自施用正直受樂，亦能供養師長父母及與妻子，并其眷屬、奴婢僕使、親友知識，乃至供養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乞兒，悉能惠施。如斯善人，所得財寶，名為上業。作快樂因生天之緣，此人聚財，成就大善。譬如近城村邑聚落，有清冷池，流出好水，四邊平正，多饒林樹，種種華果，有柔軟草，遍布其地，一切眾人，皆得洗浴，并獲好飲，飛禽走獸，翱翔嬉樂。善健丈夫，亦復如是，乃至生天，成就大善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鹹鹵土， 中有冷汪水，  
鹹苦不可飲， 後自煎涸盡。  
憊夫亦復爾， 雖有多財寶，  
不能自衣食， 亦不施他人，  
是名為憊者。 有財能布施，



譬如平博地， 有好清流池，  
林亦甚蔚茂， 人獸同快樂，  
是名為智者。 如似大牛王，  
生則受快樂， 死則生天上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城中有大長者，名摩訶男。無有子胤，遇患命終。爾時，國法若不生男，命終之後，家財入官。以是之故，摩訶南所有財產，應入國主。時，波斯匿王身體羸塵，往詣佛所，既頂禮已，却坐一面。佛告王曰：「今日何故，身體羸塵，顏容改常，而來至此？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舍衛城中，有大長者，名摩訶南，昨日命終，以無子故，所有財寶，稅入于宮，視其財寶，冒涉風塵，是以羸身。」

佛問王曰：「摩訶南實巨富耶？」

王即答言：「實爾！世尊。云何大富？金銀珍寶數千億萬，不可稱計，況復餘財。雖有珍寶，多諸儲積，以慳貪故，惜不噉食，所可食者，秕稗雜糠，極為麤澁。若作羹時，煮薑一罷，煮已還取，賣為財用。所可著者，唯衣麤布，五總麤弊，以為內衣。乘朽故車，**連綴樹葉**，以為繖蓋。未曾見其修少布施沙門、婆羅門、**貧窮乞兒**。」

佛言：「如此愚人，非善丈夫。何以故？雖有財寶，不能開意正直受樂，又復不能供養父母及與妻子，亦不賜與奴婢僕使，不時時施與沙門及婆羅門，亦復不求生天善報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此摩訶南乃往昔時，已曾於多伽羅瑟辟支佛所，種少善根。爾時布施飲食，不至心施，不信心施，不手自施，不恭敬施，撩擲而與。布施已訖，後復生悔，作是念言：『我之飲食，云何與此剃頭沙門？不如自與家中僕使。』於其捨身，得生舍衛城第一巨富大長者家。雖復生彼富長者家，由先施食有悔心故，自然不熹著好衣裳，亦復不喜食於美食，鞍馬車乘嚴飾之具，悉不喜樂。大王當知，摩訶南於昔往日，其家豪富，為錢財故，殺異母弟，以是因緣，入於地獄，無量年歲受諸苦惱，由是之故，錢財七返，常沒於官。摩訶南於多伽羅瑟辟支佛所，施食因緣，受福已盡，如大

罪人，捨身之後，入于地獄，摩訶南捨身，亦復如是，人大叫喚地獄。」

時，波斯匿王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摩訶南捨身實人大叫喚地獄耶？」

佛言：「實入。」

時，王聞已，悲泣流淚，王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說偈：

「錢財穀帛并珍寶， 奴婢僕使及眷屬，  
一切無隨無隨者， 亦不能取其少分。  
為死所侵捨故尸， 一切財寶雖羅列，  
都無一物是儲有， 亦復不能持少去。  
為有何物隨逐人， 譬如有影隨其形，  
善惡受報必不失， 唯此隨人猶如影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善惡隨逐人， 譬如影隨形，  
隨其所趣向， 未曾相捨離。  
譬如少資糧， 越險增苦惱，  
行惡亦如是， 不能至善徑。  
譬如豐資糧， 安樂越險道，  
修福者亦爾， 安隱至善處。  
譬如久別離， 至於曠遠處，  
安隱得還家， 其心甚悅豫，  
妻子及眷屬， 歡喜極快樂。  
修善者亦爾， 善業來迎接，  
亦如離眷屬， 會合得歡喜，  
是以應積善， 當為後世故。  
欲得後世福， 應修行正行，  
今不被譏呵， 後受於快樂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一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當于爾時，波斯匿王欲設大祀，養千牛王，皆繫於柱，并及犛牛、水牛、乳牛犢，及小牛，盡各數

千；牂羖羊等，亦復數千；種種畜生，皆繫祀場。時，餘國中，諸婆羅門聞王大祀，自遠而至，進集舍衛城。時，眾多比丘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聞波斯匿王欲設大祀，養千牛王，并及犛牛、水牛、乳牛、小牛及犢，盡各數千；牂羖羊等，亦復數千。如是種種，諸畜生等，皆悉繫著於彼祀場。又聞餘國諸婆羅門，聞波斯匿王施設大祀，一切雲集在舍衛城。諸比丘乞食已訖，攝於衣鉢，洗足已去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入城乞食，聞如是事。」爾時，世尊聞是語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月月百千祀， 修此以求福，  
不如一信佛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月月百千祀， 修此以求福，  
不如一信法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月月百千祀， 修此以求福，  
不如一信僧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月月百千祀， 修此以求福，  
不如一慈心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月月百千祀， 修此以求福，  
不如憐眾生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月月百千祀， 修此以求福，  
不如憐鬼神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月月百千祀， 不如一善心，  
憐愍畜生類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月月百千祀， 不如於佛說，  
生信而愛樂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假使修諸祀， 及與事火法，  
修此欲求福， 行此諸祠祀，  
滿足一年中， 不如正身立，  
一禮敬向佛， 四分中之一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波斯匿王，收攝剎利、毘舍、首陀羅、沙門、婆羅門，持戒、破戒出家，乃至伎兒、旃陀羅



等，悉皆繫閉。時，諸比丘入城乞食，聞如是上事，食已，洗足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入城乞食，聞波斯匿王收攝刹利、毘舍、首陀羅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出家持戒、破戒，及伎兒、旃陀羅等，悉皆繫閉。」爾時，世尊聞斯語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王者繫縛人，以鐵木及繩，  
賢聖觀斯事，深知非牢縛。  
若戀於妻子，錢財及珍寶，  
如是繫縛人，堅牢過於彼。  
妻子及財寶，愚人生繫著，  
其實如瀑流，漂沒諸凡夫。  
是以宜速逝，趣向於解脫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菩提及母 愛己及護己  
捕魚并鹿穿 慳并及命終  
祠祀及繫縛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三

初誦第四

(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摩竭提國阿闍世王將領四兵來，共波斯匿王交陣大戰。時，阿闍世王，韋提希子，破波斯匿王所將軍眾。波斯匿王單乘一車，獨得入城。時，諸比丘入城乞食，見是事已，乞食訖，洗足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入城乞食，見阿闍世王及波斯匿王各嚴四兵，極大鬪戰。波斯匿王所將四兵為彼所破，唯王一身，單乘一車，獨得入城。」

爾時，世尊聞斯事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勝則多怨疾， 負則惱不眠。  
若無勝負者， 寂滅安睡眠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摩竭提阿闍世王及波斯匿王各嚴四兵，交兵大戰。波斯匿王大破阿闍世王所將兵眾，并復擒得阿闍世王身。波斯匿王既得勝已，與阿闍世王同載一車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。時，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摩竭提阿闍世王，韋提希子，我於彼所，初無怨嫌。彼於我所，恒懷憎嫉。然其是我親友之子，以是之故，我今欲放，令得還國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可放令去。若能放彼王，於長夜有大利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力能破他軍， 還為他所壞；  
力能侵掠人， 還為他所掠。  
愚謂為無報， 必受於大苦；

若當命終時， 乃知實有報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六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於閑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「佛所教法，極有義利：能得現報無有熱惱、不待時節、能將於人至于善處、語諸人言：『汝等來！善示汝妙法、夫為智者自身取證深得解達。須善友，須善同伴，恒應親友如是善友，不向惡友并惡知識，遠離惡伴。』」思惟是已，從坐處起，往詣佛所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閑處，作是思惟：『佛所教法有大義利：能招現報無諸熱惱、不待時節……乃至不與惡友交遊。』」佛告王曰：「實爾，實爾。佛所教法，有大義利，能招現報，乃至不與惡伴交遊。我於往時，在王舍城耆梨跋提林。爾時，阿難比丘獨在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『善知識者，梵行半體。』阿難起已，來至我所，頂禮我已，而作是言：『善知識者，梵行半體，非惡知識、惡伴、惡友。』我告阿難：『止！止！莫作是語。所以者何？夫善知識、善友、善伴，乃是梵行全體。又善友伴者，不與惡知識、惡友、惡伴而為徒黨。何以故？我以善知識故，脫於生死。是故當知，善知識者，梵行全體。如是之事，應分別知。』佛所說法，有大義利，能招現報，乃至不與惡友惡伴惡知識等而為伴黨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於諸善法中， 不放逸最勝。  
若當放逸者， 賢聖所譏嫌。  
若不放逸者， 獲於天帝位，  
於諸天中勝。 於作無作中，  
不放逸最勝。 若不放逸者，  
坐禪盡諸漏， 逮得於勝果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六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於閑靜處作是思惟：「頗有一法能得現利，及後世利？」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一法能得現利、後世利不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我有一法，修行增廣，現在未來多所饒益。所謂修行不放逸法，現得利益，來世亦利。譬如大地，能生百穀。一切草木一切善法，亦因不放逸生。不放逸增長，不放逸廣大。大王！猶如大地，一切種子，因地而生，因地增廣。一切眾生，因不放逸，亦復如是。一切根香中，黑堅實香最為第一，此事亦爾，一切善法，因不放逸。堅實香中，赤栴檀為第一，此事亦爾，一切善法，因不放逸為本。不放逸者，是實法因。不放逸者，善法生處。一切華鬘中，乾陀婆梨琴華鬘最為第一。一切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水生華中，青蓮華第一。一切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畜生跡中，象跡最大。一切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如與賊戰，能先出鬪，名為第一。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獸中，師子第一。善法之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樓觀，高波那寫最為第一。善法之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閻浮提樹，閻浮提界上樹最為第一。善法之中，不放逸為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詹婆羅樹中，鳩羅苦婆羅最為第一。諸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波吒羅樹中，錦文芭吒羅為第一。諸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樹中，波利質多羅為第一。諸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山中，須彌山第一。諸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金中，閻浮檀金第一。諸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妙衣，迦尸衣第一。諸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色中，白為第一。諸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鳥中，金翅為第一。諸善法中，不放逸第一。餘如上說。

「一切明中，日光為第一。不放逸法，亦復如是。餘如上說。

「如上說諸修行善行，不放逸者是其根本，是其生因。是故大王，汝今應修不放逸法，亦應依止不放逸法。王若如是，王之夫人，及

以妃后，亦不放逸；王子大臣，及諸官屬亦復如是。若不放逸，即是守護中宮內外。以不放逸故，倉庫盈滿。王不放逸，則為自護，并護一切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不放逸最勝， 放逸多譏嫌；  
今世不放逸， 後世得大利。  
現利他世利， 解知二俱利，  
是名為健夫， 明哲之所行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於閑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「世有三法：一者可憎，二不可愛，三不可追念。何謂可憎？所謂老也。何謂不可愛？所謂病也。何謂不可追念，所謂死也。」波斯匿王思惟是已，即從坐起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已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靜處作是思惟：『世有三法：一者可憎，二者不可愛，三者不可追念。何謂可憎？所謂老也。何謂不可愛？所謂病也。何謂不可追念？所謂死也。』」

佛告王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此三種法實如王言。」佛言：「大王！世間若無此三，佛不出世，亦不說法。以有此三故，佛出世為眾說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王車嚴飾盛， 莊校甚奇妙，  
久故色毀敗， 如身必歸老，  
實法無衰老， 展轉相付故。  
咄哉老賊惡， 端正殊妙色，  
汝能壞敗也。 設壽滿百年，  
必入于死徑。 病來奪其力，  
老將付與死。 是故常樂禪，  
檢心勤精進， 了知生邊際，  
勝彼魔軍眾， 度有生死岸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布施之時，應與何處？」佛答王曰：「修布施者，隨意所樂，布施於彼。」

王復問佛：「布施何處，得大果報？」

佛答王曰：「汝問異前。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如出軍陣，欲鬪戰時，如東方有剎利，盛壯有力，然其不能善解兵法，亦復不知善調其身，及以射術，畏憚前敵，生于驚懼，每常先退，不能住其所止之處；射箭不遠，設復射箭，終無所中，不堪處彼大陣之中。大王若鬪戰時，有如此人，王當安慰，汝親近我，當重賞賜。王能爾不？」

王言：「世尊！我實不用如是之人。何以故？鬪戰之時，所不須故。」

「南方有婆羅門，西方有毘舍，北方有首陀，亦復如是。如此人等，王當用不？」

王言：「若鬪戰時，皆所不用。」

佛言：「若鬪戰時，東方有剎利來，年在盛壯，身體丁大，驍勇有力，善解兵法，兼知射術，種種諸術，多諸手伎，善能調身，勇於向敵，大膽不懼，心無驚畏，見敵不退，住所住處；彎弓遠射，能中於物，箭不虛發，勇捍直進，能壞大陣。大王若鬪戰時，當用何者？」

王答佛言：「用勇健者。何以故？鬪戰之法，須勇健故。南西北方，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如是。大王！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五支不具，不任福田。復有五支滿足，堪任福田，施得大果，得大利益，極為熾盛，果報增廣。云何名為具於五支？斷除五蓋。云何斷除五蓋？斷除欲蓋、瞋恚、睡眠、調悔及疑。自知除五欲，名斷除五蓋。云何滿足五支？滿足無學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。若能滿足如是五支，沙門、婆羅門，施得大果，名大熾然，果報深廣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有一人， 驍勇有大力，  
兼善解射術， 眾技悉備知。  
鬪戰須此人， 當厚賜財寶，  
并與其爵賞， 不擇其種姓，  
但錄其功勳， 大王應如是。」



若能行善者， 柔和修忍辱，  
能見四真諦， 得入於聖位。  
供養黠慧者， 不應擇種姓，  
住處悉應有， 飲食并臥具，  
如此之供養， 應有具戒者。  
於大洪流中， 應作浮囊楫，  
并造作橋船， 自渡亦濟他。  
安直多聞者， 譬如有密雲，  
遍覆於世界， 電光甚赫曜，  
雷音聲遠震， 降注于大雨，  
土地普沾洽， 眾卉木叢林，  
無不蒙潤者。 禾稼既滋茂，  
農夫生悅慶， 如是信施主，  
多聞能惠施， 無有慳嫉者。  
潤澤喻飲食， 勸讓益進與，  
如雷音遠震， 譬如降注雨，  
大獲於子實。 能修布施者，  
大獲於功德， 後得涅槃樂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婆羅門種常生婆羅門家，剎利種常生剎利家不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汝今不應作如是語。何以故？有四種人：一者從明入明，二者從明入冥，三者從冥入明，四者從冥入冥。何謂從冥入冥？若有眾生生於下賤、貧窮之者，或生魁膾技巧之家，或身羸瘦，其形極黑，聾盲瘖瘂，諸根不具，為他作使，不得自在。如此之人，或身行惡業，或口作惡業，或心念不善，身壞命終，墮於地獄，是名從冥入冥。如從廁出，復入一廁，我說此人從冥入冥。

「若如此人，生於下賤及魁膾技巧，或身羸瘦，其形極黑，聾盲瘖瘂，諸根不具，為他走使，不得自在，是名為冥。若如此人，能身行善，能口行善，能意行善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如此人從地而起，得昇於床。從床而起，得乘於車。從車而起，得乘於馬。從馬

而起，得乘於象。從象而起，得昇宮殿。以是緣故，我說從冥入明。

「何謂從明入冥？若有人生於剎利家，或復生於婆羅門家，或生大長者家，多饒財寶，巨富無量，庫藏盈溢，多諸僕從，輔相大臣，親友眷屬，亦甚眾多，身形端正，有大威力，如是之人，是名為明。若此之人，身行惡業，口行惡業，意行惡業，身壞命終，墮於地獄。如人從宮殿下墮於象上，從象上下而乘於馬，從馬上下而乘於車，從車上下而坐於床，從床而下墮落於地，從地而墮墜於糞坑，我說此人從明入冥。

「何謂從明入明？若有人生於剎利大婆羅門家，或生長者，多饒財寶，巨富無量，庫藏盈溢，多諸僕從，輔相大臣，親友眷屬，亦甚眾多，身形端正，有大威力，此名為明。如此之人，身行善業，口行善業，意行善業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如似從一宮殿至於宮殿，從象至象，從馬至馬，從車至車，從床至床。如此之人，我說從明入明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大王汝當知， 貧窮不信者，  
瞋恚懷嫉妬， 恒起惡覺觀。  
邪見無恭敬， 沙門婆羅門，  
持戒及多聞， 見則加罵辱。  
設有少財物， 無有奉施心，  
毀罵施與者。 如此之業緣，  
必墮於地獄， 是業墮地獄，  
名從闇入闇。 大王今當知，  
貧窮好施者， 有信無瞋恚，  
慚愧而好施， 沙門婆羅門，  
持戒及多聞， 起敬禮問訊，  
常行正善行， 自施讚施者，  
受者亦讚嘆。 如是至後世，  
生三十三天， 此名從此闇，  
將入於明處。 大王又當知，  
大富而不信， 心常懷瞋恚，  
常起貪嫉妬， 邪見不恭敬，  
沙門婆羅門， 持戒及多聞，  
見則加罵辱， 無有奉施心。  
從此而命終， 墮於惡地獄，  
名從明入闇。 大王又當知，



大富信無瞋， 慚愧得具足，  
能捨大慳心， 沙門婆羅門，  
持戒及多聞， 起敬而問訊，  
常行於正善， 自施讚施者，  
受者所歎譽。 捨此身命已，  
以是果報故， 生三十三天，  
此名從於明， 而入於明處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波斯匿王於日中時，乘駕輦輿，往詣佛所，身體塵坌。爾時，世尊而問王言：「大王！何故以日中來至於此，身體塵坌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國事廣大，眾務猥多，斷理庶訖，來詣佛所，以是之故，身體坌塵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大王！譬如有人從東方來，稟性正直，未曾虛欺，為眾所信。設語王言：『今者東方有大石山，上連於天，下連於地。從東方來，其所歷處所，有林卉有生之類，悉皆摧碎。』南西北方，亦復如是，皆為眾人，深生信心，亦相謂言：『今者四方有大石山，一時俱至，又無孔穴可逃避處，天龍人鬼，有生之類，咸皆碎滅，甚可怖畏。』」佛告王曰：「當於爾時，設何方計而得免難？」

王言：「世尊！當爾之時，更無方計，唯信佛法，修行真行，更無餘方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如王所說，乃至除信佛法，更無餘計。大王！何故作如是語？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設如灌頂受王位者，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各嚴戰具，如此大山，無可共鬪，刀箭弓稍，無可用處。若以呪術，錢財貢獻，如此之事，無如之何，亦復無有求名捩力爭勝之處。是故世尊！我言應修善法，遠離虛妄，除信佛法，更無餘計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大王！如是大王！老山能壞壯年盛色，病山能壞一切強健，死山能壞一切壽命，衰耗之山能壞一切榮華富貴，妻子喪沒，眷屬分離，錢財亡失。大王！有如是四方碎壞世間，隨逐於人，實如汝言，唯有修行真法，除於佛法，更無餘計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頌曰：

「譬如四方有大山， 廣大深厚無涯際，  
從四面來一時至， 惴惴奔走無避處，  
象車馬兵不能拒， 呪術財寶不能却，  
如是大王無常山， 老病死山衰滅山，  
殘滅一切有生類， 剎利首陀婆羅門，  
乃至下賤真陀羅， 在家出家修梵行，  
及以全戒至毀禁， 悉皆殘滅無遺餘。  
是以智人應修善， 尊崇三寶行眾福，  
身口及意常清淨， 現得名譽後生天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在一面坐。時，祇洹中有長髮梵志七人，復有裸形尼乾七人，復有一衣外道七人，身皆長大。波斯匿王見諸外道在祇洹中，經行徜徉。時，波斯匿王從坐而起，合掌敬心，向諸外道，自說：「我是波斯匿王。」如是三說。佛告波斯匿王：「何故見此長髮裸形一衣之人如此恭敬？」

王言：「世尊！我國有此三人，阿羅漢中，名為最勝。」

佛告王言：「汝不善知他心所趣，云何知是羅漢非羅漢也？如共久處，用意觀察，爾乃可知。持戒破戒，雖復久處，聰智能知，愚者不知。若其父母，親里眷屬，有死亡者，可分別知。若無此事，難可了知。若遭厄難，為人強逼，令行殺害。或為女人私處逼迫，而不犯戒。可知堅實。隨逐觀察，乃能可知，淨行不淨，欲試其智，聽其所說，唯有智者，善能分別。唯有智人，久處共住，爾乃可知。」

王即讚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如佛所說，久處共住，爾乃可知。持戒破戒，臨難別人，觀察其行，知淨不淨，講說議論，乃別其智凡，此上說有智能知，愚者不知。久處乃知，非可卒知。何以故？我所使人，亦使著如是形服，使遠至他國，察彼國中，或經八月，或至十月，作種種事已，還來歸國。五欲自恣，一切所作，如前無異。是以知佛所說實是善說。」王又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亦先知有如是事，但卒不觀察，便起恭敬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不以見色貌， 而可觀察知，  
若卒見人時， 不可即便信。  
相貌似羅漢， 實不攝諸根，  
形貌種種行， 都不可分別。  
如似塗耳鐙， 亦復如塗錢，  
愚者謂是金， 其內實是銅。  
如是諸人等， 癡闇無所知，  
外相似賢善， 內心實毒惡。  
行時多將從， 表於賢勝者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七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五國王共集一處，各相謂言：「五欲之中，何者最妙？」一王說曰：「色為第一。」次王說言：「聲為第一。」次王說言：「味為第一。」第四王言：「香為第一。」第五王言：「細滑第一。」諸王心意，人各不同，各見第一，乃相謂言：「我等心意，所美不同，各競其理，可詣佛所，稟受分別。」波斯匿王而為上首，共詣佛所。五王爾時禮佛足已，在一面立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五王私共議論五欲之中，何者第一？一王說言，色為第一。如此五王，所說不同，各稱第一。所說不同故，來詣佛所，諮問斯義，何者第一？」

佛說：「若於色中，取其像貌，心意封著，稱適其意。當於爾時，設有妙色勝於此者，但以所著為勝，不顧色妙。聲香味觸，亦復如是，乃至於觸受，其相貌心意計著，以為最勝。」

爾時，有一婆羅門名曰卑嶷，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，唯願聽許。」佛告卑嶷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卑嶷即說偈言：

「央伽大王畜寶鐙， 摩竭提主得大利，  
佛出其國最上寶， 名稱普聞如山王。  
譬如蓮華新敷榮， 光映泉池香遍至，  
佛亦如日處虛空， 光明周普照世界。」

諦視如來智慧力， 猶如猛火炎熾盛，  
開諸眼目作大明， 諸有疑惑來稟化，  
一切悉得決所疑。」

五王皆讚美偈訖，各以上衣以用賞之。爾時，五王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從坐而去。王去已後，卑嶷合掌向佛，即以五衣奉上於佛，唯願納受，佛即納受。  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波斯匿王身體肥大，喘息極麤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佛告王言：「王今身體極為重大，至於動轉，出入息時，極為大難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如世尊教，今患此身，以為慚愧，用自譏呵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夫人常當自憶念， 若得飲食應知量，  
身體輕便受苦少， 正得消化護命長。」

爾時，烏帶摩納在於眾中。王告摩納言：「汝能受持此偈，於我食時，常能為我誦此偈不？若能誦者，我當賞汝日百金錢，我之所食常當聽汝先我前食。」烏帶摩納爾時答言：「我能。」佛重為波斯匿王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默然而住。波斯匿王禮佛而退，烏帶摩納小在後住，受持此偈。佛告摩納：「王若食時，恒為王說如此上偈。」

爾時，波斯匿王日日減食，身體日日轉小，漸得輕便。波斯匿王後至佛所，身體輕便，轉得端正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今者奉佛勅教，現身之中受無量樂。南無佛、婆伽婆、至真、等正覺！知我現報現前利益，由節食故。」

得勝、毀壞、從佛教 一法、福田、可厭患  
明闇、石山、著一衣 諸王、喘息名跋瞿

### (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摩納名阿脩羅鹽，往詣佛所，不善口意，面於佛前，加諸罵辱。爾時，如來見聞是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行善不瞋恚， 布施常實語，  
不瞋不害者， 勝於懷惡忿。  
慳貪及妄語， 親近惡人者，  
當知此眾生， 積瞋如丘山。  
瞋恚如逸馬， 制之由轡勒，  
控轡不名堅， 制心乃名堅。  
是故我今者， 名為善調御。」

爾時，摩納即白佛言：「我實愚闇，所為不善，面於佛前，加諸罵辱。唯願世尊哀受我懺。」

佛言：「摩納！知汝至心，憐愍汝故，受汝懺悔，使汝從今善法增長，無有退轉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七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摩納名曰卑嶷，往詣佛所，面於佛前，不善口意，罵詈世尊，加諸誹謗種種觸惱。爾時，如來見聞是已，語卑嶷言：「譬如世間，於大節會，鋸無提日。當於其夜，汝於彼時，頗以衣服、瓔珞、種種餽饈，餉親戚不？」

卑嶷答言：「實爾！餉與。」

佛告卑嶷：「若彼不受汝之所餉，此餉屬誰？」

卑嶷答言：「若彼不受，我還自取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卑嶷！汝於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所，面加罵辱，作諸謗毀，種種觸惱。汝雖與我，我不受取。譬如世人，有所捨與，前者受取，是名捨與，亦名受取。有人雖施，前人不受，是名為捨，不名為受。若人罵詈、瞋打、毀訾，更還報者，是名為捨，是名為受。若人罵詈、瞋打、毀訾，忍不加報，是名為捨，不名為受。」

卑嶷言：「瞿曇！我聞先舊長老宿德咸作是言：『世若有佛、無上正真、等正覺，面前罵詈，終不生惱。』我今罵汝，汝便生惱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

「無有瞋恚者， 於何而得瞋？  
調順正命者， 無瞋汝當知。  
若瞋不報瞋， 鬪戰難為勝；  
若不加報者， 是則名為上。  
不瞋勝於瞋， 行善勝不善；  
布施勝慳貪， 實言勝妄語；  
不瞋不害者， 常與賢聖俱。  
近諸惡人者， 積瞋如丘山。  
瞋恚如狂馬， 制之由轡勒；  
轡勒未為堅， 制心乃名堅。  
是故我今者， 名為善調乘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七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在祇洹外露地經行。時，婆羅突邏闍極為惡性，往詣佛所，面於佛前，惡口罵辱，生大瞋惱，加諸毀謗，望佛慚恥。爾時，世尊見聞是已，默然而住。時，婆羅突邏闍見佛默然，復作此言：「汝今默然，我已知汝墮於負處。」

爾時，如來即說偈言：

「除祛勝負者， 寂滅安隱眠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瞿曇！我實有過，嬰愚無智，所為不善，今我自知，唯願世尊聽我懺悔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於面前，毀罵如來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加諸誹謗，種種觸惱，汝實愚小，癡惑無智，所作不善，我隨汝故，受汝懺悔，使汝善法增長，履行不退。」受懺悔已，婆羅門甚大歡喜，頂禮而去。

### （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時，婆羅門突邏闍遙見如來，疾走往趣，到佛所

已，覆於佛前，面加罵辱，毀謗世尊，種種觸惱。又復掬土欲以塗佛，然所掬土，風吹自空，不能污佛。

爾時，如來見是事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無瞋人所橫加瞋， 清淨人所生毀謗，  
如似散土還自空， 譬如農夫種田殖，  
隨所種者獲其報， 是人亦爾必得報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我實有過，嬰愚無智，所為不善，唯願如來聽我懺悔。」

佛言：「汝於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所，面加毀謗，癡惑之甚，如汝所說。我愍汝故，受汝懺悔，使汝不退，善法增長。」婆羅門蒙佛聽許，歡喜而去。

### （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俱薩羅國，還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婆羅門名曰返戾，聞世尊遊俱薩羅還舍衛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婆羅門而作是念：「我當往至沙門瞿曇所，彼有所說，我當返戾。」時，婆羅門作是念已，即詣佛所。爾時，世尊數千億眾前後圍遶，而為說法。世尊于時遙見彼婆羅門來，默無所說。時，婆羅門來到佛所，語佛言：「何不說法？我欲聽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求過短者， 意欲譏彼闕，  
汝不清淨心， 瞋恚極懷忿，  
諸佛所說法， 終不能解悟。  
善順離諍訟， 并祛不信心，  
遠離諸惱害， 及以嫉妬想，  
若能如此者， 善聽為汝說。」

時，婆羅門而作是念：「瞿曇沙門已知我心。」即起禮佛，而作是言：「我實有過，所念不善，唯願世尊受我懺悔。」爾時，世尊以憐愍故，受其懺悔。返戾歡喜，頂禮而去。

### （七九）

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無害摩納往詣佛所，問訊安慰，情報備到，致問周訖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名無害，因此名故，得無害不？」佛言：「汝身口意都不生害，故稱無害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身不毀害， 口意亦然， 是故號汝，  
名為無害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，次第乞食，次到婆羅突邏闍大婆羅門家。時，婆羅門清淨澡手，即取佛鉢，盛滿美飯，以奉世尊。於第二日及第三日，亦次乞食，至婆羅突邏闍。婆羅門作是念：「今此剃髮沙門數來乞食，似我知舊。」

佛于爾時知婆羅門心之所念，即說偈言：

「天雨數數降， 五穀數數熟，  
道人數數乞， 檀越數數與。  
數數生天上， 數數受果報，  
婦女數懷妊， 數數生子息。  
數數〔(穀-一)/牛〕牛乳， 數數得酥酪，  
數數受於生， 數數消滅盡。  
數數至於死， 數數悲苦惱，  
亦復數數燒， 數數埋塚墓。  
得斷後有道， 則止不數數，  
若不數數生， 亦不數數死，  
得不數數憂， 亦不數號哭。」  
爾時婆羅門， 聞說是偈已，  
心生最上信， 踊躍甚歡喜，  
即取世尊鉢， 盛滿種種食，  
欲以授與佛， 佛不為其受。  
所以不受者， 為說法偈故。

時，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今者所施之食，奉上如來，世尊不受，當以與誰？」佛言：「我不見沙門婆羅門，若魔若梵，若食此食，有能如法得消化者。」佛復言：「此食宜應若置無虫水中，無虫草中。」

時，婆羅門承佛教勅，尋以此食置無虫水中。即時熾然烟炎俱出，[恣-勿+(句-口+夕)][恣-勿+(句-口+夕)]振爆聲大叫裂。婆羅門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所為神足，實為希有！於少食中，尚作此變。」婆羅門見斯事已，即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聽我出家。」

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著身，便成沙門，獲具足戒。此族姓子，信家非家，出家修道，晝夜精勤，正念覺意，在前志念堅固，所作已辦，梵行已立，自身取證，不受後有，成阿羅漢，心善得解脫。

### (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舍衛城中婆私吒婆羅門女，於佛法僧前，心信清淨，歸依三寶，心不生疑，苦習滅道，亦不生疑，得見四諦，逮第一果，見法同等。其夫婆羅門姓，婆羅突邏闍為夫所使，足跌倒地，從地起已，叉手合掌，向佛方所，而作是言：「南無佛陀、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真金之色，圓光一尋，身體方整，如尼拘陀樹，說法第一，第七仙聖，解脫世雄，我之世尊。」

爾時，其夫婆羅門聞婦此語，極生瞋忿，而罵詈言：「汝是顛狂旃陀羅也。誰今為此癡旃陀羅，作蠱道也？更無如汝極下賤者，汝於三明大婆羅門所不能恭敬，方禮禿頭瘦黑之人，如此沙門，共耶那邏延斷人種者，極相讚嘆。汝若信樂極深厚者，咄我於今，請與汝師，共相講論。」

婦語夫言：「我都不見若沙門、婆羅門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有能與佛共講論者。」其婦復言：「南無佛陀、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真金之色，身體方整，圓光一尋，如尼拘陀樹，說法第一，第七仙聖，解脫世雄，我之世尊，汝自知。」

時，婆羅門即詣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說偈問曰：

「摧壞何物得安眠？ 除却何法獲無憂？  
是何一法能死滅？ 瞿曇沙門為我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摧壞瞋恚得安眠， 除滅瞋恚得無憂，  
瞋恚詐親能死害， 摩訶如是應當知，  
滅除瞋恚聖所讚， 能害彼者得無憂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婆羅門如應說法，示教利喜，次第為說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為不淨苦惱之本，出要為樂，廣示眾善白淨之法。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心開意解，踊躍歡喜。佛知摩訶心意調濡，踊躍歡喜，心無狐疑，堪任法器，為說一法，堪任解悟，如諸佛法，為說四諦，苦習盡道，廣為說已。時，婆羅突邏闍聞佛所說，如白淨氎易受染色，即於坐上，見四真諦，了達諸法，得法真際，度疑彼岸，不隨於他，得無所畏，即從坐起，合掌向佛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已出離。今欲歸依佛法僧寶，盡我形壽為優婆塞，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」即於佛所，得不壞信，禮佛歸家。其婦見夫如上歎佛，「我師如是，汝共語耶？」夫答婦言：「我不見世間若沙門、若婆羅門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有能與佛共論議者。」復語婦言：「與我衣來。」婦即與之，既得衣已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聽我於佛法中出家學道。」佛即然許，命一比丘，度使出家。既出家已，稱出家法，獨已專精。餘如婆羅突邏闍經中廣說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得好解脫。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婆羅門名曰摩法，往至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摩法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我家中，若有一人來，及三人來，眾多人來，我盡施與。瞿曇！我行如是施，獲大福不也？」

佛時答：「有，實獲大福。若施一人，及眾多人，悉皆施與，獲得無量阿僧祇福。」

摩法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樂設祠， 所以施復施，  
為求福德故， 我今問牟尼，

願聞佛所說。 我今謂世尊，  
與梵天齊等， 云何得解脫？  
云何至諸趣？ 云何階梵天？  
云何作正禮， 及以為祠主，  
得生於梵天， 壽命長無極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欲使設祠時， 歡喜而施與，  
作已三時善， 緣善故心喜。  
隨其安心施， 悉能離過患，  
善除於貪欲， 正斷欲解脫。  
若修慈無量， 是名具足祀，  
便得心具足， 於善趣亦生。  
如是祠祀者， 是名為正祀，  
得生梵天上， 壽命極長久。」

時，摩佉婆羅門聞佛所說，作禮而去，歡喜奉行。

(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剎利波羅毘空婆羅門往詣佛所，問訊世尊，在一面坐，即說偈言：

「剎利久修諸苦法， 終不能得名為淨。  
婆羅門讀三圍陀， 如是得名為清淨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汝謂為清淨， 其實為不淨。」

婆羅門問佛：「汝說清淨道，亦說無上清淨。云何是淨道？云何是無上清淨？」

佛偈答言：

「乾竭欲淤泥， 亦竭于瞋癡，  
是名無上淨。 正見正思惟、

正語及正業、 正命憑正志、  
正念及正定、 如是婆羅門、  
是名清淨道。 數數習正觀、  
數數修正定、 增廣於正定、  
得斷於貪欲、 亦斷瞋恚癡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汝說淨道已，亦說無上清淨。我今家事所纏，辭退還歸。」佛言：「婆羅門！宜知是時。」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第一阿脩羅 卑嶷、二瞋罵  
返戾及無害 羅闍、婆私吒  
摩佉與剎利 是名為十種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四

初誦第五

(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婆羅門往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於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戒具足， 威儀不闕減？  
修習何等業， 成就何等法，  
而能得名為， 三明婆羅門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能知於宿命， 見天及惡趣，  
盡於生死有， 三通并三明。  
心得好解脫， 斷欲及一切，  
成就上三明， 我名為三明。」

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退坐而去。

(八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阿難從佛，向舍衛城。時，於糞聚窟中，見夫妻二人，年幾老大，柱杖戰慄，如老鸛雀。佛遙見已，告阿難言：「汝見夫妻二人極為老朽，在糞窟中不？」阿難白佛言：「唯然！已見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斯老人，若年少時，在舍衛城中，應為第一長者。剃除鬚髮，被服法衣，應得羅漢。若少年時，聚積財錢，應為第二長者。若出家者，剃除鬚髮，被服法衣，應得阿那含。若第三時，聚集錢財，應為第三長者。剃除鬚髮，被服法衣，應得須陀洹。如今老熟，亦不能聚財，不能精勤，亦不得上人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少不修梵行，亦不聚財寶，  
猶如老鸛雀， 捫止守空池。  
不修於梵行， 壯不聚財寶，  
念壯所好樂， 住立如曲弓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老婆羅門年耆根熟，先於往日，多造眾惡，極為麁弊，毀犯所禁，不信福善，不先作福，臨終之時，無所依止，往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往日，多造眾惡，極為麁弊，毀犯所禁，不能修福，又不修善，亦復不能先作福德，臨終之時，無所依止。」佛言：「實如汝語。」老婆羅門言：「善哉！瞿曇！當為我說，使我長夜獲於安樂，得義得利。」

佛言：「實如汝說，汝於往日，身口意業不作善行，毀犯禁戒，不修福德，不能先造，臨命終時，作所怙恃。汝於今者，實為衰老，先造眾罪，所作麁惡，不造福業，不修善行，不能先造，可畏之時，所歸依處。譬如有人，將欲死時，思願逃避，入善舍宅，以自救護，如是之事，都不可得。是故今當身修善行，意口亦然，若三業善，臨命之時，即是舍宅，可逃避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人生壽命促， 必將付於死。  
衰老之所侵， 無有能救者。  
是以應畏死， 唯有入佛法。  
若修善法者， 是則歸依處。」

佛說是已，第二經無差別，應求歸依處，大人宜修善。第三長行別偈則不同，偈言：

「壯盛及衰老， 三時皆過去，  
餘命既無幾， 常為老所患。  
近到閻王際， 婆羅門欲生，  
二間無住處， 汝都無資糧。」



應作小明燈， 依憑於精勤，  
前除於諸使， 不復生老死。」

(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老婆羅門往至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吾今朽邁，往昔已來，造作眾惡，未曾作福，未更修善，又所不行離於怖畏救護之法。善哉！瞿曇！為我說法，使我命終有所救護、屋宅、歸依、逃避之處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世間熾然。何謂熾然？謂老病死。以是之故，應身修善，口意亦然。汝都不修身口意善，汝今若能於身口意修於善者，即是汝之船濟，乃至死時，能為汝救護，為汝屋宅，為汝歸依、逃避之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失火家， 焚燒於屋宅，  
宜急出財寶， 以置無火處。  
生老病死火， 焚燒於眾生，  
宜應修惠施， 賑眾於貧窮。  
世間金寶等， 王賊水火侵，  
死時悉捨離， 無有隨人者。  
施逐人不捨， 猶如堅牢藏，  
王賊及水火， 無能侵奪者。  
慳貪不布施， 是名常睡眠；  
修施濟匱乏， 是名為覺悟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烏答摩納往至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，而作是言：「瞿曇！我如法乞財，供養父母。又以正理，使得樂處，正理供給，得大福不？」佛言：「如是供養，實得大福。」

佛言：「摩納！不限汝也，一切如法乞財，又以正理供養父母，正理使樂，正理供給，獲無量福。何以故？當知是人，梵天即在其家。若正理供養父母，是阿闍梨即在其家。若能正理供養父母，正理得樂，一切皆遙敬其家。若能正理供養父母，正理使樂，正理供給，當知大天即在其家。若能正理供養父母，正理與樂供給，當知一切諸天即在其家。何以故？梵天王由正理供養父母故，得生梵世。若欲供養阿闍梨者，供養父母，即是阿闍梨。若欲禮拜，先應禮拜父母。若欲事火，先當供養父母。若欲事天，先當供養父母，即是供養諸天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梵天及火神， 阿闍梨諸天，  
若供養彼者， 應奉養二親，  
今世得名譽， 來世生梵天。」

### （八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摩納名優北伽，往詣佛所，稽首問訊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婆羅門如法乞財，聚設大祀，教他設祀。如是之祀，為當作祀，為當不作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馬脂及人脂， 牛脂并美食，  
吸風開祀門， 此六名大祀；  
作業雖廣大， 仙聖所毀訾。  
牂羊及殺羊， 牛王諸小牛，  
一切殺生類， 此不為正祀，  
如是是邪祀， 眾聖所不過。  
若設正祀者， 終不惱群生，  
不害有生命， 設祀斷諸有，  
是名為正祀。 若設如是祀，  
大仙必往彼， 施及祀場餘，  
宜與彼應供。 清淨心惠施，  
時施施何處？ 當施勝福田。  
云何勝福田？ 所謂修梵行。  
若能如是施， 斯名廣大祀。」

設如是大祀，以如法聚財，  
淨水手自與，若能如是施，  
諸天生信敬，名為自他利，  
必獲大果報。如是設大祀，  
唯有智者能，能生於淨信，  
亦得心解脫，惱害不能加，  
得世間眾樂，得生於勝處。  
是名為智者，所設之大祀。」

佛說是已，優北伽摩納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(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摩納名優北伽，往詣佛所，稽首問訊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婆羅門如法乞財，聚斂大祀，教他設祀。如是之祀，為當作祀，為當不作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施設大祀具，不擾害群生，  
若能如是祀，所作皆清淨，  
是名祀深隱，梵行者所受。  
現於世間中，名聞極遠者，  
遠離於戰爭，如是祀可讚，  
諸佛所稱善。祀及祀之道，  
以清淨惠施，宜施彼應供，  
施時施何處，斯名廣大祀，  
諸天所信敬。以如法聚財，  
淨水手自與，若能如是祀，  
名為自他利，必獲大果報。  
如是之大祀，唯有智者能，  
能生於淨信，亦得心解脫，  
惱害不能加，得世間最樂，  
得生於勝處，名為有智者。」

佛說是已，優北伽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(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摩納名曰佛移，往詣佛所，稽首問訊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有幾法，教在家人處於家中得現報利，并得利樂？」

佛告摩納：「有四法使在家人得現世報，獲利益樂。何謂為四？一能精勤，二能守護諸根，三得善知識，四正理養命。云何精勤？隨所作業，家計資生，或為王臣，或為農夫，或復治生，或復牧人，隨其所作，不憚劬勞，寒暑風雨，飢渴飽滿，蚊虻蠅蜂，雖有勤苦，不捨作業，為成業故，終不休廢，是名精勤。云何名為守護諸根？若族姓子如法聚財，設有方計，不為王賊水火之所劫奪，怨憎之處悉不得侵，不生惡子，是名守護。云何名為近於善友？若族姓子近於善友，而此善友資性賢良，終不姦盜，亦不放逸飲酒醉亂，吐出實言，不為欺誑。與如此人共為親友，未生憂惱能令不生，已生憂惱能使滅除，未生喜樂能使得生，已生喜樂能不失，是名善友。云何名為正理養命？若族姓子知其財物，量其多少，節其財用，入多於出，莫苟輕用。譬如有人食優曇果，初食之時，樹上甚多。既食之已，醉眠七日。既醒悟已，方覺失果。宜處以理，奢儉得中。若有錢財，不能衣食，不能惠施，極自儉用，眾人咸言：『如此之人，死如狗死。』宜自籌量，不奢不儉，是名正理養命。」

摩納復白佛言：「修何等法，令在家人現受其利，後世得福？」

佛告摩納：「有四種法能獲福報。何謂為四？所謂信戒及施、聞、慧。云何名戒？能行不殺，乃至不飲酒。云何名施？施沙門、婆羅門、師長、父母、貧窮之者，乞與衣食、床敷、臥具、病瘦醫藥，種種所須，盡能惠與，名之為施。云何聞慧？如實知苦，知苦諦；如實知習，知習諦；如實知道，知道諦；如實知滅，知滅諦；是名聞慧具足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精心修事業， 勤守護不失，  
親近於善友， 能正理養命。  
信戒施聞慧， 除斷於慳貪，  
若能如是者， 速獲清淨道。  
如是八種法， 能得現利喜，  
於未來之世， 亦得天上樂。」

佛說是已，佛移摩納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彌締羅國菴婆羅園。爾時，婆私吒婆羅門女新喪第六子，為喪子故，心意錯亂，裸形狂走，漸走不已，至彌締羅菴婆羅園。爾時，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遶說法。時，婆私吒婆羅門女遙見世尊，還得本心，慚愧蹲地。佛告阿難：「與其鬱多羅僧，汝可將來，我為說法。」阿難受勅，即與鬱多羅僧。婆私吒婆羅門女，尋取衣著，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。爾時，世尊為婆羅門女宣種種法，示教利喜，如昔諸佛，為說法要，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為不淨苦惱之本，出要為樂。

爾時，世尊廣為說法，知彼至心欲離蓋纏，為說四諦苦習滅道。此婆私吒女聰明解悟，聞法能持，譬如淨白氈易受染色。婆私吒女即於坐上，見四真諦，見法到法，知法度疑彼岸，自己證法，不隨他教，信不退轉，於佛教法，得無所畏，即從坐起，合掌禮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已得度於三惡，盡我形壽歸依三寶為優婆夷，盡壽不殺，清淨信向，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亦復如是。」時，彼婦女聞法歡喜，禮佛而去。

更於異時，婆私吒喪第七子，心不愁憂，亦不苦惱，亦不追念裸形狂走。

爾時，其夫婆羅突邏闍說偈問言：

「汝昔喪子時， 追念極荼毒，  
愁憶纏心情， 彌時不飲食。  
今者第七子， 遇患而命終，  
汝備為慈母， 何故不哀念？」

時，婆私吒即便說偈答其夫言：

「從無量劫來， 受身無涯際，  
由於恩愛故， 子孫不可計。  
處處皆受身， 喪失亦非一，  
生死曠路中， 受苦無窮已。  
我了於生死， 往來之所趣，  
是故於今者， 都無哀念情。」

其夫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如汝所說者，自昔未曾有，  
於誰得解悟，而能忘所憂？」

時，婆私吒復以偈答：

「婆羅門當知，往日三佛陀，  
於彼彌絺羅，菴婆羅園中，  
說斷一切苦，并與盡苦道，  
修八聖道分，安隱得涅槃。」

時，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亦欲詣，菴婆羅園中，  
諮問彼世尊，除我念子苦。」

時，婆私吒復說偈言：

「佛身真金色，圓光遍一尋，  
永斷眾煩惱，超度生死流。  
如是大導師，能調伏一切，  
眾生咸蒙化，故號為真濟。  
汝今宜速往，詣彼世尊所。」

時，婆羅門聞婦所說，歡喜踊躍，即時嚴駕，詣彼園中，遙見世尊威光顯赫，倍生恭敬。到已頂禮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世尊以他心智觀察彼心，知其慳重，即時為說苦習滅道及八正道如此等法，能至涅槃。

時，婆羅門聞是法已，悟四真諦，已得見法，尋求出家，佛即聽許。既出家已，修不放逸，於三夜中，具得三明。佛記彼人得阿羅漢，是故更名為善生也。已得三明，勅其御者婆羅提言：「汝可乘於所駕寶車，還歸於家，語婆私吒：『汝於我所，可生隨喜。所以者何？佛今為我說四諦法，又蒙出家，獲於三明，是故於我應生淨信。』」時，婆羅提乘車還家，時，婆私吒見車已還，問御者言：「彼婆羅門見於佛不？」御者白言：「婆羅門即於坐上見四真諦，既見四諦，求索出家，佛聽出家，得出家已，於三夜中，獲阿羅漢。」爾時，其婦語御者言：「汝今能傳是善消息，當賜汝馬及千金錢。」御者白言：「我今不用馬及金錢，我欲願往詣佛所，聽受妙法。」



婆私吒言：「汝若如是，實為甚善。若汝出家，速能獲得阿羅漢道。」婆私吒語其女言：「汝善治家，受五欲樂，我欲出家。」女孫陀利即白母言：「我父尚能捨五欲樂，出家求道，我今亦當隨而出家，離念兄弟眷戀之心，如大象去，小象亦隨，我亦如是，當隨出家，執持瓦鉢而行乞食。我能修於易養之法，不作難養。」婆私吒言：「汝所欲者，真為吉善，所願必成。我今觀汝不久必當得盡於欲，離諸結使。」時，婆羅門婆羅闍、婆私吒、并孫陀利，悉共相隨，俱時出家，皆得盡於諸苦邊際。

### （九三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毘舍離國大林之中。爾時，如來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食訖，攝其衣鉢，并復洗足，坐一樹下，住於天住。時，有一婆羅門名鬱湊羅突邏闍，失產乳牛，遍處推求，經於六日，不知牛處，次第求覓，趣大林中，遙見如來在樹下坐，容貌殊特，諸根寂定，心意恬靜，獲於最上調伏之意，如似金樓，威光赫然。見是事已，往詣佛所，即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比丘樂獨靜， 如是思惟何所得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我於諸得失， 都無有愁憂，  
汝莫謂於我， 與汝等無異。」

時，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此中真是梵住處， 實如比丘之所說，  
我欲論我家中事， 唯願少聽我所說。  
沙門汝今者， 宴坐林樹間，  
亦無有失牛， 六日之憂苦，  
當知此沙門， 真為寂然樂。  
汝亦不種稻， 何憂於灌水？  
亦不憂稻穗， 有出不出者，  
如是等眾苦， 汝今久捨離。  
亦不種胡麻， 又不恐荒穢，  
汝亦無如是， 耘耨之苦惱。」



當知彼沙門，實為寂然樂。  
 我家有草敷，敷來經七月，  
 中有眾毒蟲，蝎螫生苦惱，  
 汝無如是事，沙門為快樂。  
 汝無有七子，[怡-台+龍]候難教授，  
 舉貸負他債，汝無如是事，  
 沙門為快樂。汝又無七女，  
 或有產一子，或有無子者，  
 喪夫來歸家，無有如是事。  
 當知沙門樂，亦無諸債主，  
 晨朝來至門，債索所負者，  
 無有如是事，沙門為快樂。  
 汝無有朽舍，遍中諸空器，  
 鼯鼠在中戲，撞觸出音聲，  
 擾亂廢我睡，通夕不得眠。  
 汝無有惡婦，醜陋目黃睛，  
 中夜強驅起，日夕常罵詈，  
 或說家寒苦，或云負他債，  
 沙門無此事，當知為快樂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婆羅門當知，汝言為至誠，  
 無賊偷我牛，已經於六日，  
 無有如斯事，真實為快樂。  
 我實無稻田，而生乏水想，  
 又不憂稻穗，有出不出者，  
 我無如是苦，當知為快樂。  
 我無胡麻田，生草而荒穢，  
 我無如是事，真實名為樂。  
 我實無草敷，經歷於七月，  
 又無毒蟲出，蠍螫家眷苦，  
 我無如是事，真實為快樂。  
 我無有七子，[怡-台+龍]候而難教，  
 各自而債負，為他所敦蹙。  
 我又無七女，或產不產者，  
 喪夫還歸家，我無如此苦。  
 我亦無債主，晨朝來扣門，

徵索所負物。 又亦無朽舍，  
滿中諸空器， 鼯鼠戲其中，  
撞觸出音聲， 擾亂廢我睡，  
竟宿不得眠。 亦無有惡婦，  
黃眼而醜陋， 中夜強驅起，  
日夕常罵詈， 或說家貧苦，  
或云負他債。 都無如斯苦，  
真實為快樂。 婆羅門當知，  
汝不斷愛憎， 不得免是苦，  
斷欲離諸愛， 然後得快樂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婆羅門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廣說如上，乃至盡諸有結，不受後有。時，尊者鬱湊羅突邏闍得阿羅漢，得解脫樂，踊躍歡喜，而說偈言：

「今我極喜樂， 大仙所說法，  
聞法得解悟， 都無諸取捨，  
不虛見世尊， 遇佛獲道果。」

#### （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娑羅婆羅門聚落。爾時，世尊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欲入娑羅聚落乞食。有非時雲起，天降於雨，如來避雨至彼聚落。時，聚落中，婆羅門長者共集論處，遙見佛來，咸作是言：「剃髮道人知何等法？」佛聞其言，即告之曰：「汝婆羅門有知法者，不知法者。剎利居士，亦復如是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終不於親友， 令其生屈伏，  
王者亦不取， 不應伏者伏。  
妻不求夫伏， 父母衰老至，  
子應致敬養， 不宜生勃逆。  
無有眾聚處， 而無賢良人，  
無有善丈夫， 而不說法語。  
斷於貪瞋癡， 所說皆如法。」

時，諸婆羅門言：「汝善知婆羅門法，來入此眾。」即時敷座，請佛就座：「為我說法，我等樂聽。」爾時，世尊入其眾中，坐其座上，為說種種法，示教利喜，而說偈言：

「若默無所說， 莫知其愚智，  
要因於言說， 然後乃別知。  
若說妙法者， 說法趣涅槃，  
是以應言說， 熾然於法燈。  
已立仙聖幢， 皆由於言說，  
言說即聖幢， 是以不應嘿。」

佛說是已，從坐而去。

### （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拘薩羅。爾時，彼國有婆羅門名曰天敬，其聚落中，有止客舍。爾時，尊者優波摩那為佛侍者，止客舍中。如來于時微患風動，苦於背痛。尊者優婆摩那著衣持鉢，詣天敬婆羅門家。爾時，天敬在於門中剃髮而坐。彼婆羅門遙見尊者，即說偈言：

「落髮服法衣， 手中執應器，  
住立我門側， 將欲何所求？」

時，尊者優波摩那以偈答言：

「大羅漢善逝， 牟尼患背痛，  
須少燻藥水， 故來從汝乞。」

時，婆羅門即取鉢盛滿蘇油，黑石蜜一篋，燻藥水一車，而以與之。爾時，尊者既得之已，齎詣佛所，即以此油，并燻藥水洗塗佛身，飲黑蜜漿，背痛即愈。時，天敬婆羅門於後日朝，往詣佛所，問訊世尊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世尊以偈問婆羅門言：

「云何婆羅門， 行婆羅門法，  
施何獲大果？ 何者是施時？  
於何福田中， 獲得於勝報？」

時，婆羅門復以偈答言：

「有多教學者， 多聞能總持，  
父母真正淨， 顏容悉端嚴，  
如是等名為， 三明婆羅門。  
若施如斯處， 能獲大果報，  
隨時施衣食， 是名勝福田。」

時，婆羅門復以偈問佛：

「瞿曇說何種， 名為婆羅門？  
云何為三明？ 施何得大果？  
何者是施時？ 云何勝福田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明知於三世， 見人天惡趣，  
得盡於生死， 并獲諸神通，  
心智得解脫， 是謂為三明。  
施彼得大果， 是名勝福田。」

時，天敬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# （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拘薩羅國，夜止娑羅林。爾時，有一婆羅門近林耕殖，由晨行田，因到佛所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近林耕，故樂此林。汝今亦樂此娑羅林，將非此中而耕種耶？」時，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「汝將欲種殖， 而樂此林耶？  
無侶憐空寂， 以此林樂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我於斯林中， 都無有所作，  
拔斷其根本， 一切盡枯摧。  
於林而無林， 已得出於林，

我永棄所樂， 禪定斷染著。」

時，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汝實名佛陀， 於諸世間尊，  
善能滅諸結， 離於諸畜積。  
世間之最上， 盡後有邊際，  
汝傾欲華幢， 故號為世尊。」

婆羅門說是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拘薩羅國，在娑羅林。時有一婆羅門去林不遠，五百摩納，從其受學。時彼婆羅門每念世尊如來何時來遊此林，當往諮問，釋我疑滯。時婆羅門遣諸摩納，詣林採薪，欲以祀火。時諸摩納既至林已，見於如來在樹下坐，端正殊特，容貌和奕，如真金樓，暉光赫然。時諸摩納覩如來已，尋負薪歸，白其師言：「和上昔日，每思見佛，今者如來近在此林，若欲見者，宜知是時。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，即詣佛所，問訊起居，在一面坐。即說偈言：

「深林極茂盛， 其中甚可畏，  
何故獨宴坐， 修禪無懼心？  
又無眾音樂， 可以娛自身，  
云何樂閑居？ 實為未曾有。  
汝為求大梵， 世界自在主？  
為求於帝釋， 三十三天尊？  
何故樂獨處， 可畏深林中？  
常修於苦行， 將欲何所求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著有所欲者， 多懷諸疑惑，  
於無數境界， 各各生染著。  
一切諸結使， 皆因無智起，  
我斷無智根， 吐結欲溼乾。  
悉斷於志求， 亦無諸諂曲，

於諸善法中， 證知得清淨，  
正得無上道， 修禪離欲者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稽首禮， 歸依牟尼尊，  
於諸禪自在， 解悟無量覺。  
於天人中尊， 具三十二相，  
端正無與等， 猶彼雪山王。  
於林得解脫， 而不著於林，  
清淨解脫者， 無生拔毒箭。  
如來所說法， 於諸論中上，  
言說最第一。 人中師子吼，  
敷演四真諦， 廣度於一切，  
自離於大苦， 亦度諸群生，  
咸得安樂， 願為說此法，  
我今歸命禮， 得度於彼岸。  
離諸怖畏者， 善來住此林。  
今我得值遇， 天人大導師，  
能除滅眾生， 一切諸苦惱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說是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拘薩羅國。爾時，世尊止於孫陀利河岸。時彼岸側有住婆羅門，往詣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即白佛言：「汝欲入此河中浴耶？」佛問之曰：「入此河浴有何利益？」婆羅門言：「今此河者，古仙度處。若入洗浴，能除眾惡，清淨鮮潔，名為大吉。」

佛聞是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非彼孫陀利， 得閉及恒河，  
竭闍婆鉢提， 入是諸河浴，  
終不能洗除， 已作之惡業。  
大力鉢健提， 并與愚下劣，  
設共於中洗， 乃至百千年，

終不能除惡、 煩惱之垢穢。  
若人心真淨， 具戒常布薩，  
能修淨業者， 常得具足戒。  
不殺及不盜， 不姪不妄語，  
能信罪福者， 終不嫉於他，  
法水澡塵垢， 宜於是處洗。  
雖於孫陀利、 竭闍等諸河，  
此皆是世水， 飲之及洗浴，  
不能除垢污， 并祛諸惡業，  
飲浴何用為？ 實語而調順，  
捨瞋不害物， 此是真淨水。  
若入淨戒河， 洗除諸塵勞，  
雖不除外穢， 能祛於內垢。  
凶嶮殘害者， 櫻愚造諸惡，  
如是等不淨， 穢污垢惡者，  
水正洗身垢， 不能除此惡。」

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誠如所言。夫洗浴者，能除身垢。為惡業者，非洗能除。」

### （九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拘薩羅孫陀利河岸。爾時，世尊新剃鬚髮，宿彼河岸。後夜早起，以衣覆頭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時，彼河岸有祀火婆羅門祀火之法，餘應施與諸婆羅門，於天欲曉，即持祀餘，求婆羅門，欲以施之。過值於佛，爾時，世尊聞其行聲，即發却覆，[口\*磬]咳出聲。此婆羅門既見佛已，而作是言：「此非婆羅門，乃是剃髮道人。」尋欲迴還，復作是念：「夫剃髮者，不必沙門，婆羅門中亦有剃髮。我當至彼問其因緣，所生種姓。」時，婆羅門即至佛所，問訊言：「汝生何處？為姓何等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不應問生處， 宜問其所行，  
微木能生火， 卑賤生賢達。  
亦生善調乘， 慚愧為善行，  
精勤自調順， 度韋陀彼岸。  
定意收其心， 具足修梵行，



晨朝應施與， 祠祀之遺餘。  
汝今婆羅門， 若欲修福者，  
宜當速施與， 如是善丈夫。」

時，婆羅門說偈答言：

「我今遇善祀， 此處真祀火，  
我今觀察汝， 實度韋陀岸。  
昔來祠祀殘， 每施與餘人，  
未曾得如汝， 勝妙可施處。」

婆羅門即以此食奉上世尊，佛不為受，即說偈言：

「先無惠施情， 說法而後與，  
如斯之飲食， 不應為受取。  
常法封如是， 故我不應食；  
所以不受者， 為說法偈故。  
現諸大人等， 盡滅於煩惱，  
應以眾飲食， 種種供養之。  
欲求福田者， 斯處亦應施，  
若欲為福者， 我即是福田。」

時，婆羅門重白佛言：「今我此食當施與誰？」佛言：「我不見世間沙門、婆羅門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能受是食，正理消化，無有是處。」佛言：「宜置于彼無蟲水中。」時，婆羅門受佛教已，即持置彼無蟲水中，烟炎俱起，[唎-勿+(句-口+夕)][唎-勿+(句-口+夕)]作聲。時，婆羅門見是事已，生大驚怖，身毛為豎。以驚懼故，更採取薪，以用祀火。

爾時，世尊即到其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汝齊整薪燃， 謂為得清淨，  
薄福無智人， 乃然於外火。  
婆羅門應當， 棄汝所燃火，  
宜修內心火， 熾然不斷絕。  
增廣如是火， 斯名為真祀；  
數數生信施， 汝應如是祀。  
汝今憍慢重， 非車所能載，  
瞋毒猶如烟， 亦如油投火，

舌能熾惡言， 心為火伏藏，  
不能自調順， 云何名丈夫？  
若以信為河， 戒為津濟渡，  
如是清淨水， 善人之所讚。  
若入信戒洗， 即汝毘陀呪，  
能滅眾惡相， 得度於彼岸。  
以法用為池， 瞿曇真濟渡，  
清潔之淨水， 善丈夫所貴。  
諸能洗浴者， 毘陀功德人，  
身體不污濕， 得度于彼岸。  
實語調諸根， 隱藏於三業，  
具修於梵行， 忍慚愧最上。  
信向質直人， 斯是法洗浴，  
是故汝今者， 應當如是知。」

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棄事火具，即起禮佛，合掌白言：「唯願聽我於佛法中出家受具，得為比丘，入於佛法，修于梵行。」佛即聽許，令得出家受具足戒。時，彼尊者勤修剋己，專精獨一，樂於閑靜，離於放逸，不樂親近出家在家。所以者何？此族姓子剃除鬚髮，服於法衣，正信出家，為修無上梵行，現在知見，自身證故。時此比丘修集定慧，得羅漢果，盡諸有漏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

### (一〇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髻髮婆羅突邏闍婆羅門往詣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。即說偈言：

「外髮悉被髻， 內有髻髮不？  
世間髮所髻， 誰有能除者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明智豎立戒， 心修於智慧，  
專精能勤學， 年少除髻髮。」

時，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外髮悉被髻， 內有髻髮不？  
世間髮所髻， 誰能斷除者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眼耳鼻舌身， 及與於意法，  
名色都無餘， 心意盡滅度，  
若能如是者， 斷除於髻髮。」  
旃陀、婆私吒 失牛、講集處  
天敬娑羅林 聚薪、二孫陀  
一髻髮為十

(一〇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優樓頻螺聚落，泥連河岸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爾時，世尊獨坐思惟，而作是念：「夫人無敬心，不能恭順於其尊長，不受教誨，無所畏懼，縱情自逸，永失義利。若如是者，眾苦纏集。若人孝事尊長，敬養畏慎，隨順不逆，所願滿足，得大義利。若如是者，觸事安樂。」復作是念：「一切世間，若天、若人，若天世界、若人世界、若魔世界、若梵世界、沙門、婆羅門，一切世間有生類中，若有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勝於我者，我當親近，依止於彼，供養恭敬。遍觀察已，都不見於世間人、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，一切世間有勝於我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為我依止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我所覺法，我今應當親近、供養、恭敬、誠心、尊重。何以故？過去諸佛，一切皆悉親近、依止、供養、恭敬、尊重斯法，未來、現在諸佛，亦復親近、依止斯法，供養、恭敬，生尊重心。我今亦當如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，親近、依止、供養、恭敬、尊重於法。」

爾時，梵主天王遙知世尊在優樓頻螺聚落，泥連河岸菩提樹下而作是念：「觀察世間，若天、若人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門、婆羅門，一切生類，若有勝我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者，我當依止，然都不見有能勝我者。又復觀察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，悉皆親近、依止於法，供養、恭敬，生尊重心，我今亦當隨三世佛之所，應作親近、依止、供養、恭敬、尊重於法。」時，梵主天復作是念：

「我當從此處沒，往到佛所。」時，梵主天譬如壯士屈申臂頃，來至佛所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實如所念，誠如所念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過去現在諸如來， 未來世中一切佛，  
是諸正覺能除惱， 一切皆依法為師。  
親近於法依止住， 斯是三世諸佛法，  
是故欲尊於己者， 應先尊重敬彼法。  
宜當憶念佛所教， 尊重供養無上法。」

爾時，梵王讚歎世尊，深生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優樓頻螺聚落，泥連河側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佛於樹下，獨坐思惟，而作是念：「唯有一道，能淨眾生，使離苦惱，亦能除滅不善惡業，獲正法利，所言法者，即四念處。云何名為四念處耶？觀身念處、觀受念處、觀心念處、觀法念處。若人不修四念處者，為遠離賢聖之法，遠離聖道。若離聖道，即遠離甘露。若遠離甘露，則不免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。如是等人，我說終不能得離於一切諸苦。若修四念處，即親近賢聖法者，若親近賢聖法，即親近賢聖道。若親近賢聖道，即親近甘露法。若親近甘露法，即能得免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。若免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，如是等人，即說離苦。」

時，梵主天遙知如來心之所念，作是念言：「我於今者，當至佛所，隨喜勸善。」思惟是已，譬如壯士屈申臂頃，來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白佛言：「誠如世尊心之所念，唯有一道，能淨眾生，乃至得免憂悲苦惱。」時，梵主天即說偈言：

「唯此道出要， 斯處可精勤，  
欲求遠離苦， 唯有此一道。  
若涉斯道者， 如鶴飛空逝，  
釋迦牟尼尊， 逮得於佛道。  
一切正導師， 當以此覺道，  
顯示於眾生， 常應數數說，  
咸令一切知， 生有之邊際，  
唯願說一道， 愍濟諸眾生。  
過去一切佛， 從斯道得度，

未來及今佛， 亦從此道度。  
云何名為度？ 能度瀑駛流，  
究竟於無邊， 調伏得極淨。  
世間悉生死， 解知一切界，  
為於具眼者， 宣明如此道。  
譬如彼恒河， 流赴於大海，  
聖道亦如是， 佛為開顯現，  
斯道如彼河， 趣於甘露海。  
昔來未曾聞， 轉妙法輪音，  
唯願天人尊， 度老病死者，  
一切所歸命， 為轉妙法輪。」

時，梵主天頂禮佛足，即沒而去。

### (一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梵主天於其中夜，光明倍常，來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梵主威光，照於時會，赫然大明。即於坐上而說偈言：

「剎利二足尊， 種姓真正者，  
明行已具足， 人天中最勝。」

佛告梵主言：「誠如是言，誠如是言。剎利二足尊，種姓真正者，明行已具足，天人中最勝。」

時，梵主天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頂禮佛足，於彼坐沒，還於天宮。

### (一〇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拘薩羅國。時，彼國中有一阿蘭若住處，爾時世尊與諸大眾比丘僧俱在彼止宿。於時，世尊讚斯住處，說阿蘭若住處法。時，梵主天知如來遊於拘薩羅，與比丘眾止宿阿蘭若住處，讚歎阿蘭若住處，說阿蘭若住處法。梵主天王作是念言：「我今當詣佛所，讚歎隨喜。」時，梵主天即於彼沒，譬如壯士屈申臂頃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即說偈言：

「處靜有敷具， 應斷於結縛，  
若不能愛樂， 還應住僧中。  
恒應正憶念， 調根行乞食，  
具足禁戒者， 應至空靜處。  
放捨於怖懼， 堅住於無畏，  
斷除憍慢者， 堅心處中住。  
如是我所聞， 不應懷疑惑，  
一千阿羅漢， 於此斷生死。  
學者二五百， 千一百須陀，  
隨流修正道， 終不趣邪徑。  
不能具宣說， 諸道得果者，  
所以不能說， 畏懼不信敬。」

時，梵主天說是偈已，頂禮佛足，還於天宮。

### (一〇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釋翅迦毘羅衛林，與五百大比丘眾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辦，捨於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於後有，無復結使，正智解脫。復有十世界大威德諸天，來至佛所，問訊佛僧。於時，世尊說於隨順涅槃之法。

有四梵身天各作是念：「今佛在釋翅迦羅衛林，與五百比丘僧俱，皆是大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辦，捨於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於後有，無復結使，正智解脫。復有十世界大威德天，來至佛所，問訊佛僧，世尊為其說於隨順涅槃之法。我於今者，當往於彼佛世尊所。」時，梵身天作是念已，即於彼沒，譬如壯士屈申臂頃，來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時，第一梵身天而說偈言：

「今於此林中， 集會於大眾，  
是故我等來， 正欲觀眾僧，  
不以不善心， 壞僧破和合。」

第二梵身天復說偈言：

「比丘誠實心， 宜應務精勤，  
猶如善御者， 制馬令調順，



比丘亦如是， 應制御諸根。」

第三梵身天復說偈言：

「譬如野馬被羈繫， 拔柱蹋塹安隱出，  
諸比丘等亦如是， 拔三毒柱斷欲塹，  
世尊導師之所調， 能出是等大龍象。」

第四梵身天復說偈言：

「諸有歸依於佛者， 人中捨形得天身。」

時，四梵身天各說偈已，在於僧中，敬心戰慄，作禮而去。

(一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時，梵主天於其中夜，威光甚明，來至佛所。爾時，世尊入火光三昧。時，梵主天作是心念：「今者如來入於三昧，我來至此，甚為非時。」當爾之時，提婆達多親友瞿迦梨比丘，謗舍利弗及大目連。此梵主天即詣其所，扣瞿迦梨門喚言：「瞿迦梨！瞿迦梨！汝於舍利弗、目連當生淨信，彼二尊者，心淨柔軟，梵行具足。汝作是謗，後於長夜，受諸衰苦。」瞿迦梨即問之言：「汝為是誰？」答曰：「我是梵主天。」瞿迦梨言：「佛記汝得阿那含耶？」梵主答言：「實爾。」瞿迦梨言：「阿那含名為不還，汝云何還？」梵主天復作是念：「如此等人，不應與語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欲測無量法， 智者所不應，  
若測無量法， 必為所燒害。」

時，梵主天說是偈已，即往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以瞿迦梨所說因緣，具白世尊。佛告梵言：「實爾，實爾。欲測無量法，能燒凡夫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夫人生世， 斧在口中， 由其惡口，  
自斬其身。 應讚者毀， 應毀者讚，  
如斯惡人， 終不見樂。 迦梨偽謗，



於佛賢聖， 迦梨為重， 百千地獄。  
時阿浮陀， 毀謗賢聖， 口意惡故，  
入此地獄。」

時，梵主天聞是偈已，禮佛而退。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五

此卷末五經及第六卷初五經，皆國、宋本所無而丹本獨有者。第九是《梵問經》，第十是《度須跋經》。今檢《梵問經》者，與彼大本《雜阿含經》第四十四卷之初，同本異譯。《度須跋經》與大本第三十五卷十六幅已下，同本異譯。則國、宋二本無此經者，脫之耳。今依丹藏加之，分入二卷焉。

(一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二天，一名小勝善閉梵，二名小勝光梵，欲來詣佛。時，婆迦梵見此二梵，即問之曰：「欲何所至？」二梵答言：「我等欲往詣世尊所，問訊禮敬」。時，婆迦梵即說偈言：

「四梵字鸛雀， 三梵名為金，  
七十二五百， 名曰為餘毘。  
汝觀我金色， 赫然而明盛，  
所有威光明， 暉光蔽梵天，  
云何不觀我， 乃欲詣佛所？」

爾時，二梵以偈答言：

「汝今有少光， 映蔽于梵天，  
當知此光色， 皆有諸過患，  
明智得解脫， 不樂斯光色。」

爾時，二梵說是偈已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二梵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欲來見佛。時，婆迦梵因問我言：『欲何所至？』我等答言：『欲詣佛所。』時，婆迦梵說此偈言：

「『四梵名鸛雀， 三梵名為金，  
七十二五百， 名曰為餘毘。  
汝觀我金色， 赫然大熾盛，  
所有身光明， 暉光蔽梵天，  
云何不觀我， 乃欲詣佛所？』

「我等即便說偈答言：

「『汝今有少光， 映蔽於梵天，  
當知此光色， 皆有諸過患，

智者得解脫， 不樂斯光色。』』

佛言：「梵天！實爾，實爾。彼梵雖復少有光色，映蔽梵天，當知光色皆有過患，智者解了，不應樂此。」

佛為二梵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。二梵聞法，歡喜頂禮，還於天宮。

(一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婆迦梵生於邪見言：「此處常堅實不壞，不復往來於其生死，若有過此不往來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婆迦梵心之所念，如來爾時譬如壯士屈申臂頃，尋即往彼婆迦梵宮。時，婆迦梵語佛言：「大仙！此處是常堅實不壞，都無往來。若有過此無往來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佛語梵言：「此處無常，汝今云何橫生常想？此處敗壞，而復橫生不敗壞想。此處不定，橫生定想。此處往來，汝今橫生不往來想。更有勝處，都無往來，汝便橫生更無勝想。」時，婆迦梵即說偈言：

「七十二梵作勝福， 悉皆於此而終沒，  
一切諸梵皆知我， 唯我在此不退沒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汝謂為長壽， 其實壽短促，  
我知汝壽命， 百千尼羅浮。」

時，婆迦梵說偈答曰：

「婆伽婆世尊！ 汝智實無盡，  
過於生老憂， 為具眼者說。  
我先造何業， 修何等戒行，  
在此梵天上， 壽命得延長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往昔有群賊， 劫掠壞聚落，

剝脫繫縛人， 大取於財物。  
汝當於爾時， 甚有大勇力，  
救解於諸人， 然復不加害。  
尋共彼諸人， 一劫中修善，  
慈仁好惠施， 復能持戒行。  
汝於睡及寤， 宜憶本所行。  
又有人乘船， 於彼恒河中，  
惡龍提船人， 盡欲加毒害，  
汝時為神仙， 救濟於彼命。  
此汝昔日時， 修戒之所致。」

時，婆伽梵即說偈言：

「汝實能知我， 壽命之脩短，  
更有諸餘事， 汝亦悉知之。  
汝光甚熾盛， 能蔽於諸梵，  
靡所不了達， 故名婆伽婆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婆伽梵說種種法，示教利喜，尋復於彼沒，還祇洹。

### (一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梵起大邪見，而作是言：「我此處常不見有能生於我宮，況復有能過於我上者？」  
爾時，世尊入於三昧，從閻浮提沒，現於梵頂虛空中坐。尊者憍陳如以淨天眼觀於世尊為至何處？即知如來在梵頂上虛空中坐。時，憍陳如亦入是定，於此而沒，現梵頂上，處如來下，在於東面。  
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以淨天眼觀於如來為至何處？尋知世尊在梵頂上，復入此定，於此處沒，在如來下，現梵頂上，在於南面。  
尊者目連以淨天眼，觀於如來為至何處？尋知世尊在梵頂上，即入是定，於此處沒，現梵頂上，處如來下，現於西面。  
時，尊者阿那律復以淨天眼觀察如來為至何處？尋知世尊在梵頂上，亦入是定，於此處沒，現梵頂上，處如來下，在於北面。  
爾時，世尊告梵天言：「汝本所見，為捨已不？」復告梵天：「汝本心念：『我不見有能生我宮者，況能出過？』汝今試觀此等天身，容貌光明，勝汝已不？」時，梵白佛：「唯然！已見。而今見

之，斯等光明，昔所不見，而今見之，斯等光明，真為殊勝。自今已後，更不敢言此處常恒無有變易。」

佛告梵天：「此處無常，空不自在。」佛為彼梵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人如是三昧，從彼梵沒，還於祇洹。尊者憍陳如、摩訶迦葉、阿那律等，亦為彼梵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亦入是定，從彼處沒，還於祇洹；唯尊者大目犍連在彼而坐。

爾時，彼梵問目連言：「世尊弟子頗有如汝有大威德、神足者不？」目連答言：「諸餘聲聞亦有如是威德、神足。」尊者目連即說偈言：

「牟尼弟子大羅漢， 有大威德具三明，  
得盡諸漏知他心， 能現神變化群生，  
如是聲聞甚眾多， 是故汝今宜恭敬。」

時，尊者目連說是偈已，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亦入是定，從彼梵沒，還於祇洹。

(一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尸那竭力士生地，娑羅林中。爾時，如來涅槃時到，告阿難曰：「汝可為我於雙樹間，北首敷座。」於時，阿難受佛勅已，於雙樹間，北首敷座。既敷座已，還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雙樹間，北首敷座，所作已竟。」爾時，世尊即從坐起，往趣雙樹敷上，北首右脇而臥，足足相累，繫心在明，起於念覺，先作涅槃想。爾時，拘尸那竭國有一梵志名須跋陀羅，先住彼國，其年朽邁，一百二十。時，彼國中諸力士輩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是阿羅漢。時，須跋陀羅傳聞人說婆伽婆於今日夜當入涅槃，作是念言：「我於法中，有所疑惑，唯有瞿曇，必能解釋，決我所疑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出拘尸那竭，往詣娑羅林。

尊者阿難在外經行，時，須跋陀見阿難已，即詣其所，白阿難言：「我聞他說，沙門瞿曇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，吾今須見，諮決所疑。」阿難答言：「梵志！佛身疲倦，汝今擾惱。」須跋陀羅白阿難言：「我聞如來今日中夜入無餘涅槃，我昔曾聞宿舊仙言：『若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出現於世，如優曇鉢花，難可值遇。』我有少疑，思得諮決，願聽我見。」如是三請，阿難答言：「莫擾惱佛！」

爾時，世尊以淨天耳遙聞阿難遮須跋陀，不聽前進。佛告阿難：「莫遮彼人，聽其前進，隨意問難。」時，須跋陀羅聞佛慈矜，聽令前進，踊躍歡喜，即至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有少疑，聽我問不？」佛言：「恣汝所問。」須跋陀羅既蒙聽許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外道六師種種異見，富蘭那迦葉、未迦梨俱賒梨子、阿闍耶毘羅坻子、阿闍多翅舍婆羅、迦尼陀迦旃延、尼乾陀闍提子，斯等六師各各自稱已為世尊竟，為實得一切智不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三十一出家， 爾來過五十，  
推求諸善法， 戒定行明達。  
一切諸世間， 不知實方所，  
況知實法者？ 若修八正道，  
能獲於初果， 乃至第四果；  
若不修八正， 初果不可知，  
況復第四果？ 我於大眾中，  
說法師子吼， 如此正法外，  
亦無有沙門， 及與婆羅門。」

佛說是時，須跋陀羅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，須跋陀羅整鬘多羅僧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已得過三惡道。」時，須跋陀羅白阿難言：「善哉！阿難！汝獲大利，為佛弟子，給侍第一。我於今者，亦得善利，於佛法中，願得出家。」阿難合掌白佛言：「須跋陀羅於佛法中，願樂出家。」爾時，世尊即告須跋陀羅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著身，即得具戒，得具戒已，即成羅漢。

須跋陀羅即作是念：「我今不忍見於世尊入般涅槃，我當先入。」須跋陀羅即時先入涅槃，如來於後亦入涅槃。爾時，眾中有一比丘。而說偈言：

「雙樹入涅槃， 枝條四遍布，  
上下而雨花， 繽紛散佛上。  
所以雨花者， 世尊入涅槃。」

釋提桓因復說偈言：

「諸行無常， 是生滅法， 生滅滅已，



乃名涅槃。」

時，梵主天復說偈言：

「世間有生類，捨身歸終滅，  
今者大聖尊，具足於十力，  
世尊無等倫，今入於涅槃。」

時，尊者阿那律復說偈言：

「法主意止住，出入息已斷，  
如來所成就，行力悉滿足。  
今入於涅槃，其心無怖畏，  
都捨於諸受，如油盡燈滅，  
滅有入涅槃，心意得解脫。」

時，眾覩已，身毛皆豎。佛入涅槃始經七日，爾時，阿難闍維如來右邊說偈：

「大悲梵世尊！體同真淨寶，  
有大神通力，火出自然身，  
千氈用纏身，內外二不燒。」

## 二誦第一

(一一一)

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皆當勤修善行，漸漸增長，如月初生。」時，有比丘初始受戒，漸修慚愧，善持威儀，往返人間，柔和恭順，不為佞戾，能制身心，如明眼人避深空井，及山峻岸。比丘亦爾，如月初生，漸漸增長，善行日新。佛復告諸比丘：「今此會中，迦葉比丘勤修善行，如月初生，漸漸增長，漸修慚愧，往返人間，能制身心，柔和恭順，終不佞戾，如明眼人能避深井，遠離峻谷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何等比丘與法相應，堪至諸家？」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則是諸法根本，諸法之導，法所依憑。善哉！世尊！願為我等敷演斯義，我等聞已，至心受持。」



佛復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至心憶念。若有比丘，無所染著，不愛縛家，不生增減，心無嫌恨，亦不嫉妬。見他利養，心生歡喜。見他施彼，亦不忿恨。於修福者，咸皆隨喜。又不自讚已有德行，諸所言說，恒為一切。見餘比丘，同至他家，終不譏毀，於自他所，心無高下。若諸比丘能修善心，如向所說，乃名隨順，如法周旋，往返人間。」

爾時，世尊於虛空中而自運手，告諸比丘：「今我此手，不著於空，不縛於空，無有嫌隙，亦無瞋恚，此手寧有縛著、增減已不？」諸比丘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空中手無縛無著，無有增減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。若有比丘心無縛著，如空運手，乃可出入，往返諸家，不生增減，不生懊惱，亦不嫉妬。見他利養，心生歡喜。見他布施，不與於己，亦不忿恨。見修福者，普皆隨喜，乃至心無高下。」佛告比丘：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，往返人間，心無縛著，乃至心無高下。」

佛復空中第二運手，告諸比丘：「如上所說，乃至迦葉比丘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比丘出入諸家，為人說法？云何得名清淨說法？云何名為不清淨說？」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則是諸法根本，法之所導，法所依憑。善哉！世尊！願為敷演，我等聞已，至心受持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至心憶念。若有比丘為人說法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為彼人而說於法，當令彼人信敬於我，能多與我飲食、衣服、病瘦醫藥。』若作是說者，是名不淨。若有比丘為人說法，欲令聽者證解佛法，除現在苦，離諸熱惱，不擇時節，導示善趣，為其顯現，乃至能令知者自知，不從他教，離於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，能令聽者聞其所說，如法修行。為令聽者於長夜中，得法、得義、得利、得安，如是說者，名為清淨慈悲之說。憐愍利益，欲使正法得久住故，如是說法名為清淨。是故比丘應作是念，為人說法，當作是學。第三亦如上所說，迦葉比丘能如是說，為令聽者證解佛法，乃至欲令正法得久住故，憐愍利益，作如是說，是名清淨，稱可佛法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一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將欲往詣於檀越家，先作是念：『若有所施，當速與我，勿令遲晚，至心施我，莫不至誠，願使多得，勿令寡少。惠我精細，勿得麁澁。』若作是念，決定意者，往檀越家。檀越雖與，不至心施，不恭敬與，雖施飲食，不令豐足，與其麁澁，不與精細，設有施與，遲緩不速。而此比丘，不稱意故，羞恥愁憂，生損減心。而此比丘應作是念：『至檀越舍，彼非己家，云何而得稱遂其心？何故生念，欲令檀越速施不遲，乃至精細，不用麁澁？』若作是念，設無所得，心不悔恨，離於增減，無有怨嫌。設彼檀越少有所施，不至心與，遲晚不速，乃至與麁，不與精細，如是比丘心不嫌恨，亦不愧恥，心無增減。迦葉比丘作如是心，至檀越所，斯非己家，云何而得自稱其意，望彼至心，速施不遲，乃至精細，莫得麁澁？迦葉比丘作如是念，至檀越家，雖不得施，都無慚恥，心不損減。是故比丘，應作是心，至於他家。不應生念，速施於我，乃至精細。是故汝等當作是學，如迦葉比丘往檀越家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在彼舍衛舊園林中毘舍佉講堂。時，尊者摩訶迦葉即於其夜，從定而起，從定起已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佛告迦葉：「汝當教授諸比丘等，指導教照禪定之法，為說法要。何以故？我恒教授是比丘等，汝亦應爾。我常為諸比丘說於法要，汝亦應爾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是諸比丘不能受語，難可教授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於今者，以何因緣，不為說法？」

迦葉復白佛言：「今二比丘：一是阿難共行弟子，名曰難荼。二是目連弟子，名阿毘浮。是二弟子互諍勝負，各自稱言：『我知見勝，我所說勝。』互共相引，欲決知見，及以言說：『為我說妙，為汝說妙？為我句義具足，為汝句義具足？』」

爾時，阿難侍於世尊，以扇扇佛。爾時，阿難語迦葉言：「止！止！尊者！聽我懺悔，如此比丘，新入佛法，愚無智慧，未有所解。」

尊者迦葉語阿難言：「爾止！阿難！汝莫僧中作偏黨語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可往喚彼二比丘。」時，彼比丘奉教往喚語二比丘言：「世尊喚汝。」時，二比丘承佛勅命，即往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爾時，世尊告二比丘：「汝等二人實作是

語：『我讀誦多，我所知多，我所說言句偈不闕，欲決勝負。』為有是不？」時，二比丘白佛言：「實爾，世尊。」

佛復告言：「汝若解我所說修多羅、祇夜、授記、說偈、優他那、尼他那、伊帝目多伽、本生、毘佛略、未曾有、優波提舍、本事是十二部，汝若讀誦，令通利者，是等經中，為有勝負以不？」

時，二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十二部實無是說。」

佛復告二比丘言：「說十二部經，為欲除滅諍訟勝負。汝今云何作如是說？汝等愚人，作如是解，我豈可有如是說耶？若生諍訟，此非佛法，又復不應出家之法。我佛法中，終不如是我勝汝負，乃至我所說法句義具足，汝之所說句義不足。如是諍訟，實非我說。汝二比丘！如斯之事，汝應作不？」

時，二比丘即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我等聞佛所說，自知有過。實如癡愚，無所知解。作不應作，所作不善，乃共相決種種勝負，實有是過。唯願世尊憐愍我故，聽許懺悔。」

佛言：「知汝誠心慙重懺悔，汝實癡愚，無所知解，所作不善，不如佛教，非出家法，乃諍勝負，各云多知，乃至我所言說句義具足，汝不具足。如是勝負，實不應作。吾今受汝誠心懺悔，使汝善法增長，無有退失。何以故？若能至心，實知有罪，然後懺悔，後莫復作。如是懺者，善法增長，無有退失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#### (一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舊園林毘舍佉講堂中。時，尊者迦葉於日沒時，從禪定起，往至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佛告迦葉：「汝可教授諸比丘等，當為說法。所以者何？我恒教授，汝亦應爾。我常為諸比丘說法，汝亦應爾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是諸比丘，難可教授，不能受語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於今者，見何因緣，而不為說？」

迦葉對曰：「若不信者，退失善法，便生懈怠，無有慚愧，愚癡無智，貪著他物，有恚害心，睡蓋所覆，掉動不停，於法疑惑，深著我見，具於煩惱垢污之心，喜瞋失念，無暫定，有如是等種種不善惡法，決定具有。如斯等人，尚無少善，況復增進善法，無有退失？若復有人，具於信心，不退善法，精進不倦，能修慚愧，有智之人，具行善法，無有貪想，遠離瞋嫌，除睡眠蓋，心不掉動，無有疑惑，不著身見，心淨無染，不喜瞋恚，能住心念，具於禪定，

善法不退，若有具上種種善法，我尚不說彼人善法停住，況不增長？如斯等人，於日夜中，善法增長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若不信者，退失善法，乃至如斯等人，尚無少善，況復增長？若復有人，具信心者，不退善法，乃至我尚不說彼人善法停住，況不增長？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一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舊園林毘舍佉講堂。時，尊者迦葉於日沒時，從禪定起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佛告迦葉：「汝可教授諸比丘等，為其說法。所以者何？我常教授，汝亦應爾。我常為彼而說法要，汝亦應爾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諸比丘不能受語，難可教授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何以故，而不教授，為其說法？」

迦葉對曰：「世尊是法根本，是法之導，法所依憑。善哉！世尊，願為敷演，我聞語已，至心受持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今善聽，受持憶念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，願樂欲聞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昔有比丘自修阿練若行，讚嘆修阿練若行者，自行乞食，著糞掃衣，讚嘆乞食著糞掃衣者。少欲知足，常樂空閑寂靜之處，勤修精進，心不馳散，恆樂禪定，自盡諸漏，讚盡漏者。以是之故，一切比丘咸來親近，而問訊之。而此比丘語諸來者：『善來比丘！可就此坐。汝名為何？是誰弟子？履行賢良，應沙門法。夫出家者，宜應如汝，作於沙門。若見汝者，學汝所為，不久必當獲於己利。』新學比丘，覩斯事已，而作是念：『彼有比丘，共相恭敬，我今亦當習學其行，自修阿練若行，讚嘆修阿練若行者，自行乞食，著糞掃衣，讚嘆乞食著糞掃衣者。少欲知足，常樂空閑寂靜之處，勤修精進，心不馳散，恆樂禪定，自盡諸漏，讚盡漏者。以是之故，一切比丘咸來親近，安慰問訊。而此比丘語諸來者：

「善來比丘！可就此坐。汝名為何？是誰弟子？履行賢良，應沙門法。出家之人，宜應如汝，作於沙門。若見汝者，學汝所為，不久必當獲己義利。』諸新學者，若生是念，長夜利益，得義得樂，名自濟拔，能令正法得久住世，是人進趣，終不退沒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有比丘生則有福，初始出家，多得利養，衣服、湯藥、床敷、臥具，四事豐饒。復有比丘，見是比丘，親近談語，安慰問訊。時，此比丘語彼比丘：『汝名何等？是誰弟子？生則有



福，多得利養，衣服、湯藥、床敷、臥具，四事豐饒。若有比丘親近汝者，四事不乏。』若有新學比丘，覩斯事已，應作是念：『彼有生福比丘，共相恭敬，我今亦當修如是行，衣服、臥具、飲食、湯藥，四事供養，亦常豐饒。』若新學比丘作如是意，學如是事已，是名長夜衰耗，都無利益，及以利樂，非沙門法，受諸苦惱，名自輕毀，梵行不立，沒于淤泥，為惡所欺，具於結使，數受諸有，名生熱惱，獲得苦報，必當受於生老病死。」

時，大迦葉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舊園林毘舍佉講堂。時，大迦葉於日沒時，從禪定起，往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告迦葉言：「汝今朽老，年既衰邁，著此商那糞掃納衣，垢膩厚重，汝今還可詣於僧中，食於僧食，檀越施衣，裁割壞色，而以著之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而此納衣是我久服，我亦讚嘆著納衣者，云何可捨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見著納衣者，有何義利？長夜服翫，自行阿練若行，讚嘆阿練若行者，自行乞食，讚歎乞食者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見納衣者有二種利：於現在世安樂而住；未來之世，為諸比丘作照明法，為後世人之所習學。後世人輩，當發是意：『昔佛在世，大德比丘，久修梵行，善樂佛法，深達法式，少欲知足。自行阿練若行，讚嘆阿練若行者。著糞掃衣，讚歎著彼糞掃衣者。次行乞食，讚嘆乞食者。』未來世人多生此心，欣慕斯法，為作救拔，義利安樂。」

佛讚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若如是，於長夜中，憐愍世間，利益弘多，為作救濟，義利安樂。若有沙門及婆羅門毀頭陀者，是等即為毀咎於我。若有讚嘆頭陀功德，是等即為讚嘆於我。所以者何？我以種種因緣，無數方便，讚嘆頭陀所得功德，安立頭陀，讚嘆頭陀，諸行中勝。汝從今日已後，常應自行阿練若行，讚嘆能行阿練若行者。」

時，大迦葉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在於邊遠，草敷而住，衣被弊壞，染色變脫，鬚髮亦長，來詣佛所。爾時，世尊大眾圍遶，而為說法。時，諸比丘見迦葉已，皆生是念：「彼尊者不知出家所有威儀，衣色變穢，鬚髮亦長，威儀不具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為欲令彼生欽尚故，遙見迦葉，即語之言：「善來迦葉！」尋分半座，命令共坐，我當思惟：「汝先出家，我後出家，是故命汝，與爾分座。」

摩訶迦葉聞斯教已，即懷惶悚，便起合掌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我大師，我是弟子，云何與師同共同坐？」第二第三，亦作是言。

佛告迦葉：「實如汝言，我是汝師，汝是弟子。」即命迦葉：「汝可於彼所應坐處，於中而坐。」時，尊者迦葉即奉佛教，敷座而坐。

爾時，世尊為欲令彼諸比丘等，益增厭惡，自呵責故，為欲讚歎摩訶迦葉功德尊重與佛齊故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修離欲之定，入于初禪，作意思惟，迦葉比丘亦欲離惡不善，有覺有觀，入于初禪，亦復晝夜，欲入初禪；二禪、三禪，及第四禪，亦復如是。我若發心欲入慈心、無嫌怨心、無惱心、遍廣心、善修無量，於其東方，作如是心，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，亦作是心，我於晝夜，欲修是心。摩訶迦葉，亦復如是，欲入慈心、無嫌怨心、無惱心、遍廣心、善修無量，於其東方，作如是心，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，亦作是心。我若修於悲喜捨心，我於晝夜，常入此心。摩訶迦葉亦復如是，於晝夜中，常入此心。我欲滅除惱壞，却於色想，除若干想，入無邊虛空，亦欲晝夜常入此定，識處不用處，非想非非想處，亦復如是。我亦欲入神通等定，能以一身作無量身，以無量身還作一身。我欲觀察諸方上下，入于石壁，無有障礙，猶如虛空，坐臥空中，如彼鴈王，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，身至梵天，手捫日月。若我晝夜欲修是定，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欲入於彼神通等定，能以一身作無量身，以無量身還為一身，觀察四方，四維上下，能以此身入于石壁，無有障閼，猶如虛空，坐臥空中，如彼鴈王，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，身至梵天，手捫日月，亦欲晝夜常入此定。天眼、天耳，及他心智、宿命、漏盡，亦復如是。」爾時，世尊於彼無量大眾之中，稱讚迦葉功德，尊重如是，種種與己齊等。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，耆闍崛山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、尊者阿難在耆闍崛山中。于時阿難食時已到，語尊者摩訶迦葉言：「大德！食時已到，可共乞食。」於是摩訶迦葉著衣持鉢，與阿難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阿難語摩訶迦葉言：「日時猶早，我欲至彼比丘尼精舍，觀諸比丘尼等所行法式。」迦葉答言：「可爾。」即時共詣比丘尼精舍。

爾時，諸比丘尼遙見二尊者來，即敷床座。既敷座已，白二尊者：「可就此坐。」時，二尊者即就其坐。諸比丘尼既見坐已，稽首禮足，在一面立。爾時，摩訶迦葉為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。於彼眾中，有比丘尼名偷羅難陀，聞說法要，心不甘樂，即出惡言：「今者云何長老迦葉在阿難前為比丘尼而說法要？如賣針人，至針師門，求欲賣針，終不可售。今者迦葉，亦復如是，云何乃在阿難前而說於法？」作是語已，嘿然而住。

時，摩訶迦葉以淨天耳聞其所言，語長老阿難：「汝見是偷羅難陀比丘尼心不喜樂悅心，出麤言不？」是時阿難語迦葉言：「彼說何事？」迦葉答言：「彼作是說：『云何迦葉在阿難比提醯子牟尼之前而說法要？以汝同彼針師之子，以我名為賣針之人。』」尊者阿難語迦葉言：「止！止！尊者！櫻愚少智，不足具責，唯願大德聽其懺悔。」

迦葉即語長老阿難言：「如來、世尊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為教導故，引彼月喻，日漸增長，能具慚愧。離於無慚，忍于罵辱，禁制身心，往返人間，為導於我，為說於汝，同彼月耶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如來世雄，實不說我同於彼月。」

迦葉復言：「唯佛、世尊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、等正覺知者，說我同彼月初生時，日漸增長，能具慚愧。離於無慚，忍于罵辱，禁制身心，往返諸家。」

阿難白言：「實爾。」

尊者迦葉語阿難言：「如來世尊於無量百千大眾之前，稱我名字言：『是大德有慚愧人，智慧深遠，喻似於己。』佛告比丘：『我今離於欲惡不善，有覺有觀，喜樂一心，入於初禪，晝夜常在如是定中。迦葉比丘亦常離於欲惡不善，有覺有觀，喜樂一心，入於初禪，晝夜恒在如是定中。』」

阿難答言：「實爾。迦葉！」二三四禪，慈悲喜捨及四禪定、三明、六通，亦復如是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於比丘尼大眾之前，作師子吼已，從坐而起，即還所止。



(一一九)

爾時，如來將欲涅槃。尊者阿難、摩訶迦葉在耆闍崛山。時世飢儉，乞食難得。於是尊者阿難將諸新學比丘，向于南山聚落。新學比丘之中，有諸年少，樂著嬉戲，耽嗜飲食，不攝諸根，無有威儀，初夜後夜，不勤行道，讀誦經典，左脇著地，自恣睡眠。既達彼已，諸比丘中，三十餘人罷道還俗。以是之故，徒眾減少，遊行已竟，還至於彼王舍大城耆闍崛山，收攝衣鉢，洗手足已，往詣尊者大迦葉所，禮尊者足，在一面坐。時，大迦葉告阿難曰：「汝從何來？徒眾減少。」

阿難答言：「我往至彼南山聚落，弟子之中三十餘人，昔日盡是童真出家，罷道還俗，以是事故，徒眾減少。」

摩訶迦葉語阿難言：「如來何故制別眾食，而聽三人共一處食？如是之意為欲擁護於諸人故，使不損減。復為制伏惡欲比丘，斷除於人多眷屬故，稱僧名字，多有所求，減損諸家，破壞眾僧，使作二部故，令如法比丘不得供養衣服飲食，非法比丘多獲利養。惡欲比丘既得供養，與淨行者而共諍訟。汝以何故，於飢饉世，將彼新學年少比丘以為徒眾？而此比丘，樂著嬉戲，貪嗜飲食，諸根馳散，無有威儀，貪嗜睡眠，無有厭足。初夜後夜不勤行道，讀誦經典，云何而此如是徒眾遊行至彼南山聚落？既達彼已，三十餘人昔日盡是童子出家，罷道還俗。汝於今者，徒眾破壞。汝今無智，猶如小兒。」

阿難答言：「我已年邁，云何而言『猶如小兒』？」

迦葉復言：「我非無故稱汝名字以為小兒。今世飢饉，乞食難得，而汝云何多將人眾，遊行至彼南山聚落？汝弟子中，有諸年少，樂著嬉戲，貪嗜飲食，諸根馳散，無有威儀，貪好睡眠，無有厭足。初夜後夜不勤行道，讀誦經典，使三十餘人休道還俗。如是所作，豈非同彼小兒者乎？」

爾時，帝舍難陀比丘尼聞大迦葉呵責尊者阿難比丘作小兒行，心中不悅，生大憂惱，即出鹿言：「此大迦葉本是外道，而今云何毀咎阿難比提醯牟尼作小兒行？」

是時，迦葉以淨天耳聞比丘尼出斯鹿言毀罵已已，於是迦葉告阿難曰：「帝舍難陀比丘尼身心中不悅，生大苦惱，發是惡言：『斯大迦葉本外道師，云何毀咎尊者阿難比提醯牟尼作小兒行？』」

即時阿難語迦葉曰：「此比丘尼稚小兒智，猶如嬰孩，唯願大德，聽其懺悔。」

摩訶迦葉語阿難言：「我出家時，作是要誓：『世間若有阿羅漢者，我當歸依。』自出家來，未有異趣，唯依如來、無上至真、等

正覺。我先在俗，未出家時，觀諸世間生老病死、憂悲愁惱眾苦聚集，如是之事，競來逼切。我於爾時，厭家迫迮，無有可處。樂出家法，能離塵垢。觀於在家，眾事憤鬧，猶如入於鈎棘之林，鈎割刺牽，傷毀形服，難可得出。在家亦爾，緣務纏縛，沒於欲泥，不得修於清淨梵行。晝夜思惟，不見一法能勝於彼，剃除鬚髮，被服法衣，棄捨家業，信心出家。欲出家時，選擇家中，最下衣裳，得一弊衣，其價猶直十萬兩金，即便取之為僧伽梨。先所居業，一切悉捨，眷屬親戚，亦悉捨離。復作是念：『世間若有阿羅漢者，我當歸依，隨其出家。』時，彼王舍大城中間，有羅羅健陀。羅羅健陀中間，有多子塔。我端嚴殊妙，諸根寂定，心意憚怕，得於無上調伏之心，相好光飾，如真金樓。我既見已，心中踊躍，即作是念：『我昔推求出世之師，今所見者，真是我之婆伽婆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也。』作是念已，心不散亂，專念觀佛。更正衣服，右遶三匝，跏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『佛是我世尊，我是佛弟子。』如是三說。佛亦復言：『如是！迦葉。我是汝世尊，汝是我弟子。』亦復三說。佛告迦葉：『世間若有聲聞弟子，都無至心，實非世尊而言世尊，實非羅漢而言羅漢，非一切智言一切智。如是之人，頭當破壞作於七分。我於今日，實是知者，實是見者；實是羅漢，而言羅漢；實等正覺，言等正覺。我所敷演，實有因緣，非無因緣，而說法要。實有乘出，非無乘出。實有對治，非無對治。實有精進，非不精進。能斷結漏，非不能斷。迦葉！汝今應作是學，諸有所聽，是善法儀，應當至心受持莫忘，尊重憶念，捨於亂心，宜應專意觀五受陰增長損減，常應觀彼六入生滅，安心住於四念處中，修七覺意，轉令增廣，證八解脫，繫念隨身，未曾放捨，增長慚愧。』爾時，如來為我種種分別法要，示教利喜。我於爾時，尋隨佛後，未曾捨離。每作是念：『佛若坐者，我當以此僧伽梨，價直十萬兩金者，與如來敷之。』佛知我心之所念故，出道而住，我疾牒衣，以敷坐處。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就此坐。』佛即坐上，既坐上已，語迦葉言：『此衣輕軟。』迦葉白佛：『實爾，世尊。唯願世尊憐愍我故，當受此衣。』佛告迦葉：『汝能受我[仁-二+商]那納衣不？』迦葉答言：『我能受之。』爾時，如來即受迦葉所著大衣。我於是時，自從佛手受是[仁-二+商]那糞掃之衣。佛授我已，即便起去，我隨佛後，遶佛三匝，為佛作禮，即還所止。我於八日，學得三果。至第九日，盡諸有漏，得阿羅漢。阿難當知，若有人能正實說者，應當言：『我是佛長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持佛法家，禪定解脫諸三昧門中，出入無礙。』譬如轉輪聖王，所有長子，未受王位，五欲自恣。我於今者，亦復如是，是佛長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持佛法家，禪定解脫諸三昧門，出入無礙。如

轉輪王所有象寶甚為高大，持一多羅樹葉覆其身體，欲令不現，可得爾耶？」

阿難即言：「如是樹葉，終不能覆彼大象身。」

尊者迦葉語阿難言：「彼猶易覆，無有人能障覆於我六通之者。若有人於如意通中生疑惑者，我悉能為演說其義，令得明了。天耳通、知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生死智通、漏盡通，若復有人，於此通中生疑惑者，我亦能為演說其義，使得明了。」

阿難答曰：「我於長夜，每敬尊者，心生淨信。」

時，二尊者作是說已，歡喜而去。

### (一二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及大迦葉俱在彼山。時，彼國中有諸異見六師徒黨，來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而作是言：「如來世尊頗說於我死此生彼，如是說不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如斯之事，佛所不說。」

外道六師復作是言：「若如是者，說於我身在此間耶？更不生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如斯之事，佛亦不說。」

外道復言：「我於此死，亦生於彼，亦不生彼，如是說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佛亦不說。」

外道復言：「我死之後，非生非不生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佛亦不說。」

外道復言：「我先問汝，死此生彼，乃至非生非不生，悉不見答。汝若名為宿舊出家，應廣解義，為我分別。今者觀汝不能答我，便是童蒙，無智愚人。」時，彼外道作是語已，即從坐起，還其所止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去舍利弗不遠，外道去後，舍利弗即詣於彼大迦葉所，以外道問，向迦葉說：「如來何故，如是四問，默然不答？何以故，不引相似比類而答於彼？我昔曾聞，有人問佛：『於此死已，受後有不？』佛默然不答。又問：『死後不受有耶？』佛亦不答。又問：『我此死已，亦受後有，亦不受耶？』佛亦不答。又問：『我死之後，非受於有，非不受有耶？』佛亦不答。」

尊者迦葉語舍利弗言：「如來寧可說色滅已，生於後有，乃至非生非不生。世尊於彼色所盡處，正智解脫，然都無有死此生彼，死此不生彼，亦生亦不生，非生非不生，是故不答。如斯之義，甚深廣

大，無量無邊，無有算數，乃至盡滅。受想乃至識，死此生彼，乃至非生非不生，亦復如是。此是動轉，此是憍慢，此是放逸，此是有為造作之業，此是愛結，此愛生彼愛不生，彼愛亦生彼，亦不生彼愛，非生彼非不生彼，如來愛盡得善解脫，愛盡生彼，有亦無也。不生彼，有亦無也。生彼不生彼，亦無也。非不有生彼，非不無生彼，亦無也。此義甚深，廣大無邊，無有算數，至於盡滅。大德舍利弗當知，以是因緣故，如來於問中，而不正答，死此生彼，此死不生彼，亦生彼亦不生彼，非生非不生。」  
此二大人互相讚美，各還所止。

(一二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西園林中毘舍伽講堂。彼大迦葉於日沒時，從禪定起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，如來初始制戒之時，極為尠少，修行者多？今日何故，制戒轉增，履行者少？」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。眾生命濁、結使濁、眾生濁、劫濁、見濁，眾生轉惡，正法亦末，是故如來為諸弟子多制禁戒，少有比丘，能順佛語，受持禁戒，諸眾生等，漸漸退沒。譬如金寶漸漸損減，乃至相似金出。如來正法亦復如是，漸漸損減，像法乃出。像法出故，正法滅沒。迦葉當知，譬如海中所有船舫，多載眾寶，船必沈沒。如來教法亦復如是，以漸滅沒。如來正法，不因地沒，亦非水火風之所壞。若我法中，生於惡欲，行惡威儀，成就眾惡。法言非法，非法言法，非是毘尼說言毘尼，犯說非犯，非犯說犯，輕罪說重，重罪說輕。如斯之事，出於世者，皆由像法句味相似，令佛正法漸漸滅沒。迦葉當知，有五因緣能令法滅，一切咸共忘失章句，善法退轉。何等為五？不恭敬佛、不尊重佛、不供養佛、不能至心歸命於佛，然復依止佛法而住。不敬法、不尊重法、不供養法，於正法中不能至心，然依法住。不恭敬戒、不尊重戒、不供養戒、不能至心持所受戒，然依戒住。不恭敬教授、不尊重教授、不供養教授。不能至心向教授者，以不恭敬、尊重、供養，亦不至心向教授故，然復依此教授而住。於同梵行、佛所讚者不恭敬、不尊重、不供養、不能至心禮拜問訊，然猶依彼而得安住。迦葉！以此上來五因緣故，能令正法，漸漸滅沒，衰退忘失。

「迦葉！復有五因緣故，能令正法久住於世，不沒不退，不忘不失。何等為五？恭敬世尊、尊重於佛、供養於佛、常能至心歸依於佛。於法於戒，及以教授、同梵行者，亦應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至

心向之，以此五種善因緣故，能使正法久住於世，不沒不退，不忘不失。以是義故，應當恭敬佛、法、教授、同梵行者。」

諸比丘等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月喻、施與 角勝、無信 佛為根本

極老、納衣重 是時、眾減少

外道、法損壞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六

## 二誦第二

### (一二二)

爾時，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時，彼城中有伎人主，號曰動髮，往詣佛所。到佛所已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，而作是言：「瞿曇！我於昔者曾從宿舊極老伎人邊聞：『於伎場上，施設戲具，百千萬人皆來觀看，彈琴作倡，鼓樂絃歌，種種戲笑。所作訖已，命終之後，生光照天。』如是所說為實為虛？」佛告之曰：「止！止！汝今莫問是事。」時，彼伎主第二第三，亦如是問，佛悉不答。

爾時，如來語伎主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若有伎人，於伎場上，施設戲具，彈琴作倡，鼓樂絃歌，以是事故，百千種人，皆悉來集。如此諸人，本為愛欲、瞋恚、愚癡之所纏縛，復更造作放逸之事，豈不增其貪、恚、癡耶？譬如有人，為繩所縛，以水澆之，逾增其急。如是諸人，先為三毒之所纏縛，復更於彼伎場之上作倡伎樂，唯當增其三毒，熾盛如是。伎主汝為斯事，命終得生光照天者，無有是處。若有人計於伎場上作眾伎樂，命終生於光照天者，我說是人名為邪見。邪見之果，生於二處，若墮地獄，或墮畜生。」佛說是已，時，彼伎主悲泣墮淚。佛告伎主：「以是因緣故，汝三請，我不為汝說。」

爾時，伎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不以聞佛語故而便涕泣，我愍如斯諸伎人等，癡愚無智，所作不善。彼於長夜，作如是見，於未來世，當受大苦，常被欺誑，為人所輕。若有伎人作如是言：『於伎場上作倡伎樂，命終生彼光照天。』者，如是之言名大妄語。若以此業，生光照天，無有是處。世尊！我從今日更不造彼如是惡業。」佛即告言：「汝今真實，於未來世，必生善處。」

爾時，伎主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二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時，彼城中有善鬪將，為聚落主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



於昔者，曾從宿舊耆老邊聞：『若欲戰時，要當莊嚴所持器仗，牢自防護，勇猛直進，無有怯弱，能破前敵，傷殺物命，使餘軍眾皆悉退散。作是事已，命終得生箭莊嚴天。』」彼時鬪將作如是問，佛告之曰：「止！不須說。汝於今者，所問義趣，甚為不善。」第二第三，亦如是問。

佛復告言：「汝已慙懃三問於我，汝若能受，當為汝說。諸有戰者，牢自莊嚴，善知鬪術，最為陣首，勇猛前進。如是戰將，豈不作意方便，欲得傷害彼諸軍眾，作是念言：『云何當繫縛於彼、傷害於彼，令其壞盡。』寧可不生如是念耶？戰將！汝於眾生所起三邪惡業。何等名為三邪惡業？所謂即是身口意也。若以如是三不善業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者，無有是處。戰將！汝今若如是見者，即是邪見。邪見之業必生二處，或在地獄，或墮畜生。」爾時，鬪將聞佛語已，悲泣流淚。佛復告曰：「我以是故，三請不說。今為汝說，何故涕泣？」

時，彼鬪將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為聞是說故，而生悲惱；憐愍諸鬪戰者，長夜愚闇，櫻孩無智，所作不善，常為此事，於未來世，當受大苦。如是惡業，而實不得生於天中。若以此業，而生彼箭莊嚴天者，實無是處。世尊！我從今更不作於如是邪見。」佛即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所說者，甚為希有。」

爾時，鬪將聞佛所說，頂禮還去。

#### （一二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善調馬師聚落主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佛告調馬師曰：「以幾因緣，令馬得調？」馬師言：「瞿曇！以三事故，能令馬調：一者、一向須濡。二者、一向須鹿。三者、亦濡亦鹿。」

佛語之言：「若斯三事不能調者，復當云何？」

馬師對曰：「打令命終。」馬師即言：「瞿曇！汝為無上調御之師，調丈夫時，以幾事調？」

佛言：「我亦以三事調御：一、須濡語。二者、鹿語。三者、不濡不鹿，而得調伏。云何名為一向須濡？如佛告比丘：『汝若修三業善者，獲善果報，此是天，此是人。』是名一向以濡而得調伏。云何名鹿？如說三惡道，此是身口意業造惡果報。云何名為鹿而濡？說身口意有諸善業，得生人天，此是身口意善所獲果報；亦說身口意有諸惡業，當墮三塗，斯亦身口意所獲果報。是則名為亦鹿亦濡，而調眾生。」

馬師白佛：「若以此三不調伏者，當云何調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與其切言，若不調者，深加毀害。」

馬師對曰：「今汝沙門常說不殺，云何言害？」

佛言：「馬師！如是！如是！言如來者，實不應殺，所不應作。如來世尊以此三事用調眾生，若不調者，終不與語，亦不教詔，亦不指授。」佛告馬師：「於汝意云何？如來若不教授，設不與語，設不指授，如是者則名毀害，是真毀害。」

馬師對曰：「實爾！瞿曇。如來若當不與其語，不教授法，實成毀害，甚於世害。」馬師復言：「瞿曇！我自今已後，當斷毀害，更不造惡。」

佛即讚言：「馬師！如汝所說，實為真正。」

爾時，馬師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### （一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時，聚落主名曰惡性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有人無所修集，惱觸於他，作惱觸語。是故諸人，咸稱其人，名為極惡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設有一人，惱觸於彼，作惱害語，出惱語故，令他瞋忿，以是之故，名為惡性。不修正見、正業、正語、正命、正念、正方便、正志、正定，不修正定故，惱觸於彼。以惱觸故，極生瞋忿。以瞋忿故，出瞋忿語。出瞋語故，名為惡性。」

時，村主言：「希有瞿曇！實如所言，以惱觸故，實名惡性。我以不修正見故，為彼觸惱。以惱觸故，稱我惡性。一切世人咸皆稱我，以為惡性，從是已來，名為惡性。」村主復言：「瞿曇！云何得不惱觸？」

「無惱觸故，得無惱語。雖復為彼之所惱觸，不惱於他。雖復為彼之所惱語，而不惱語以惱於彼。雖為他惱，不生心惱。以不惱故，世人咸稱能忍善者，亦復於彼生忍善想。若如是者，能修正見。修正見故，正業、正語、正命、正志、正方便、正定、正念。修正定故，為他所觸，而不生惱。不生惱故，名為忍善。」

村主言：「希有瞿曇！所說甚善。實如所言，我以不修正見故，為他所惱。為他惱故，出惱觸言，是以世人，稱我惡性，皆生惡想，故名惡性。不修八正道故，為他所觸，出惱觸語，遂至瞋忿。有是想故，世人稱我，以為惡性。」

村主言：「瞿曇！我從今已後，如是惡性，卒暴、我慢、凶險，我當捨棄。」

佛讚之曰：「汝若如是，實為甚善。」  
時，彼村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(一二六)

爾時，有聚落主名如意珠頂髮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往日在王宮殿，與諸輔相共一處坐，群臣眷屬詳議講論，所謂作沙門者，為得捉於錢寶，以不得捉金不？時，彼眾中有一人言：『縱令捉者，竟有何過？應當得捉。』有一人言：『不應得捉。沙門釋子不捉金寶。』世尊！如是二語，為得名為稱法而說，為不稱說？若作斯語，非為毀佛，非過言耶？為是佛說，為非是乎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若作是說，斯名謗我，為不稱說，名為過說。然我所說，實不同彼。何以故？為比丘者，沙門釋子，法不應捉金等錢寶。若捉金等錢寶，彼非沙門釋子之法，佛之教法轉勝端嚴。佛如是說，為比丘者，不應捉於金等錢寶，設有捉者，非沙門法。」

村主言：「我於彼時，於大眾中，亦作是說，沙門釋子實不應捉金等錢寶，若有捉者，宜應自恣放逸五欲。」時，彼村主聞佛所說，頂禮而去。

當於爾時，阿難比丘侍立佛側，以扇扇佛。佛告阿難曰：「汝可召諸比丘依此王舍城而住止者，盡集講堂。」爾時，阿難奉佛教已，如佛所命，勅諸比丘，盡集講堂。時，諸比丘各來集已，阿難詣佛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比丘僧依王舍城迦蘭陀竹林者，皆來集在講堂之中，唯願世尊宜知是時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往講堂，於眾僧前敷座而坐。佛告比丘：「有如意珠頂髮聚落主來至我所，頂禮我已，而作是言：『我於往日，在王宮殿，與諸輔相共議講論沙門之法，為應捉持金等錢寶，為不捉耶？時，彼眾中有一人言：『假令沙門捉持錢寶及金銀等，有何過咎？但捉無苦。』復有人言：『沙門之法，法不應捉金等錢寶。』如斯二人，其語不同，此二人言，何者稱法？』我即答言：『沙門釋子不應捉持金等錢寶。』時，聚落主而作是言：『我於昔時，於彼眾中，亦作是語，如斯沙門，得捉金等及以錢寶，亦應恣令受於五欲。』時，彼村主聞我所說，歡喜而去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，彼如意珠頂髮聚落主於眾人前作師子吼言：『沙門法不應受取金銀錢寶。』汝諸比丘從今已後，若有所須，欲捉之者，當作草木及捉糞想，寧捉糞穢，不捉寶物。」  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(一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瞻波國竭城祇池岸。時，聚落主號王頂髮，來詣佛所，頂禮尊足，在一面坐。佛告之曰：「此世間中，多有眾生依二種法：一貪欲樂，二名習於無益。身事非聖之法，徒受無益損減。習於欲樂，是名下賤繫累之法。受欲樂者，凡有三種。云何為三？一者、聚非法財，殘害物命，自樂己身，而為己身作正樂因，此亦不名供養父母，亦不名與妻子及其僮僕，亦非親友、知識、眷屬、輔弼己者，亦復不名為供養供給沙門、婆羅門，諸福田等。若如是者，不修上道，不作樂因，不得樂報，是名第一欲樂。設受欲樂，或時如法，或不如法，或為殘害，或不殘害，以樂己身，安樂父母、妻子、僮僕、親友、眷屬、輔弼己者，悉皆供養供給，與正安樂，然不施與沙門、婆羅門，及諸福田，亦復不修正道，不作樂因，不求樂報，不作生天因緣，是名第二欲樂。」

佛復告聚落主：「若有集於財寶，如法而聚，而為殘害，以如法故，不造殘惡故，修自己身，正受其樂，亦名正理供養父母，及與妻子、僮僕、親友、眷屬、輔成己者，皆名正與安樂，正事給養。時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，修立福田，修於上道，種於樂因，求樂果報，作生天因緣，是名第三受於欲樂。我今為諸受欲樂者，皆悉同說。設受欲樂，我說下賤。設受欲樂，我說為中。設受欲樂，我說為上。何者下賤？非法聚財，又不非法聚財，自樂己身，而為己身作正樂因，此亦不供養，亦不名與妻子、僮僕、親友、眷屬，亦不隨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諸福田等，不修上道，不作樂因，不得樂報，不作生天因緣，是名為下。何等名中？設受欲樂，或時如法，或不如法，或為殘害，以自樂身，亦復安樂父母、妻子、僮僕、親屬，乃至不作生天因緣，是名為中。云何名上？所謂如法聚財，不作殘害，身正受樂，正理供養父母及與妻子、僮僕、親友，乃至能作生天因緣，是名為上。」

「何等無益三種苦身？所謂苦非聖法，無有義利，若有苦身，心已變壞。初犯禁戒，身心內外一切俱熱，追念此事，無時暫離。現在之世，不離煩熱，終不能得過人之法，是名初無益苦身法。若復有人，雖不犯戒，心亦不變，然復稱於身心二業，內外俱適，修學是事，現在之世，不離煩惱，終不能得過人之法，是名第二無益苦身。復次若更有人，雖不犯戒，心不變異，然復稱於身心二業，內外俱適，修念此事，現在之世，不離惱熱，有少增進過人之法，或得少智，或得見法，或少禪定，是名第三無益苦身。」

「聚落主！我亦不說無益苦行都為一種，有一苦行名為下品，復有苦行名為中品，又有苦行名為上品。云何名下？初毀戒時，心已變壞，身心內外一切俱熱，追念此事，無時暫離，於現在世，不離煩惱，終不能得過人之法，是名為下。云何名中？若復有人，雖不犯戒，心亦不變，然復稱於身心二業，內外俱適，修學此事，於現在世，不離惱熱，亦不能得過人之法，是名為中。云何名上？若更有人，雖不犯戒，心不變異，然復稱於身心二業，內外俱適，修學此事，於今現在，不能永斷一切煩惱，有少增進過人之法，或得少智，或得見法，或觸禪樂，是名為上。

「為，聚落主！除是二邊，趣向於道，所謂三種欲樂，及以三種無益苦身，趣向中道。何等名為捨於三種欲樂之事，及以三種無益苦身，向中道耶？聚落主！貪染欲樂，惱害自身，亦惱害他，自他俱害，現集諸惡，於當來世，亦集諸惡。以此因緣，心煩悲憂，受諸苦惱。設盡欲結，亦無自苦，亦不苦他，亦復無有自他之苦，現在之世，不集諸苦，於未來世，亦復不集一切眾苦，以是義故，得現法樂，離眾惱熱，不擇時節，得近涅槃。於現在世，能得道果，智者自知，明了無滯，不隨他教，是名初中道。聚落主！復有中道，離於惱熱，不擇時節，得近涅槃，智者自知，不隨他教，所謂正見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定、正方便、正志、正念，是名第二中道。」說是法時，王頂髮聚落主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爾時，王頂髮聚落主知法、見法、得法，度疑彼岸，離於疑惑，不隨他教，不受異見，於佛法中，得自在辯。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今日，已得出過，歸依於佛，亦復歸依法僧二寶，我持優婆塞戒，從今盡壽，歸依三寶。」

爾時，王頂髮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踊躍，頂禮而去。

## （一二八）

爾時，世尊遊行於末牢村邑，漸次至於優樓頻螺聚落，在鸚鵡閻無果林中。時，驢姓聚落主遙聞世尊遊末牢邑，至優樓頻螺聚落鸚鵡閻無果林，作是思惟：「我聞世尊瞿曇所說之法，能滅現在一切苦習，我亦欲滅現在一切苦習，宜應詣彼，聽斯妙法，彼或為我說於盡滅苦習之道。」時，彼驢姓思惟是已，即出聚落，往世尊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如來所說之法，能滅眾生現在苦習。善哉！世尊重哀矜愍，願為敷演現在能滅苦習之義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告之曰：「我若為汝說於過去曾更無量眾苦滅苦習法，汝或時信，或不信，或樂不樂。我今亦欲為汝說於未來無量眾

苦滅苦習法，而汝或信，或不信，或樂不樂。」佛復告曰：「我於今者，即於此處，為汝說於滅苦習法，汝當諦聽，至心受持。諸有眾生，起小苦處，而此苦中，種種差別，是等眾苦，因欲而生，皆習於欲，欲為根本，欲為因緣。」

時，聚落主復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今我根鈍，不解略說，唯願垂愍，廣演斯義，令我開悟。」

佛復告言：「今我問汝，隨所樂答。此優樓頻螺聚落中，所有民眾，假設有人盡繫縛之，加諸罵辱，皆悉斬戮，汝頗於中，生苦惱不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雖復憂慘，不必一向生大苦惱。」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優樓頻螺聚落之中，是我愛者，則能生我憂悲苦惱，心不悅豫；非我愛者，非我所欲，非我所念，於斯等邊，我則無有憂悲苦惱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聚落主！是故當知，一切種種苦惱之生，皆由於欲，悉因於欲，欲為根本。」佛復告言：「聚落主！於汝意云何？若汝子未生，未依於母，未見聞時，頗於彼所，有欲親昵、愛念心不？」

對曰：「無也。」

佛復告言：「汝子依母而生長已，汝若見時，頗生欲親愛念以不？」

對曰：「實爾。」

佛言：「汝子依母生已，漸大，設當敗壞，王賊劫奪，若如是者，汝生苦惱憂悲念不？」

聚落主曰：「若遭是事，當于爾時，我心愁毒，若死若近死，況復不生憂悲苦惱？」

佛復告言：「是故當知，一切種種苦惱之生，皆因於欲，悉從欲生，欲為根本。」

聚落主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所說甚善！巧為方喻。」復白佛言：「我子設當在于遠處，遣使往看，使若還遲，我與其母心意不安，怪使遲晚，我子將不平安耶？」

佛言：「聚落主！是故當知，眾生苦惱，種種憂悲，皆因於欲，由欲而生，欲為根本。假使四愛敗壞變異，便生四種憂悲苦惱，若三亦皆生於憂悲苦惱，若有一愛，便生一憂悲苦惱。若無愛者，是則無有憂悲苦惱，離於塵垢，如池蓮華，不著於水。」

說是法時，驢姓聚落主遠離塵垢，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法，解法知法，度疑離惑，不從他心，不趣異道，於佛教法，獲得辯力。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，而作是言：「世尊！我已出離，歸依三



寶，從今日夜為優婆塞，盡我形壽，生清淨信。」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二九)

爾時，世尊與千二百五十大比丘僧、千優婆塞、五百乞兒，而自圍遶，遊行摩竭提國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，從城至城，乃至到彼那羅健陀城賣疊園林，於中止住。時，閉口姓聚落主是尼乾陀弟子，聞佛在摩竭提遊，乃至是中到此園林，作是念言：「我當往白師尼乾陀，然後往詣瞿曇邊。」時，閉口姓即往尼乾陀所，頂禮其足，在一面坐。時，尼乾陀即告之言：「汝能以二種論難瞿曇不？如兩緝鉤，鉤取於魚，既不得吐，又不得嚥，斯二種論，亦復如是，能令於彼不得吐嚥。」

聚落主言：「唯願教我，我當往問。何等二論能令瞿曇不得吐嚥？」

尼乾陀言：「汝詣彼所，如我辭曰：『汝今瞿曇，頗欲利益諸家不？若不利益，與諸凡愚有何差別？若言利益，汝今云何將千二百比丘、千優婆塞、五百乞兒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，從城至城，破壞諸家。所經之處，為汝踐踏、摧壞、傷毀，如雹害禾，是名破壞，非為利益。』」

爾時，閉口受其教已，詣賣疊林，往詣佛所，粗相問訊，在一面坐。即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汝今寧可不欲增長利益於諸家耶？汝豈不常讚嘆增長利益者乎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我於長夜，恒欲增長利益之法。」

時，聚落主而作是言：「汝若利益，何故今者於飢饉世，與千二百比丘、千優婆塞、五百乞兒，俱從一聚落至一聚落，從城至城，破壞諸家？斯非增長利益之法，所為損減，如雹害禾，汝壞人民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我憶九十一劫已來，無有一家以熟食施，而致損減。汝今且觀一切諸家，多饒財寶，眷屬僮僕，象馬牛羊，是富基業，有不從施而得者？不盡從施我，獲斯果報。有八因緣能壞諸家：若為王賊所侵，為火所燒，大水所漂，失所伏藏，生於惡子，不解生業，威逼用財，惡子無理，用於財貨。一切世人皆云：『八事能破居家。』我今更說第九之破。言第九者，所謂無常。離是九種外，言沙門瞿曇能破諸家，無有是處。若棄如是九種因緣，言沙門瞿曇，能破諸家，不增長者，無有是處。不捨是語，不捨是欲，如斯等人，猶如拍毬，必墮地獄。」

時，閉口姓聚落主聞是語已，心生驚怖，憂惱厭惡，身毛為豎，起禮佛足，歸命於佛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今誠心向佛懺悔！我甚愚癡，猶如嬰兒，所作不善。今於佛前，虛妄不實，下賤妄語，唯願哀愍，聽我懺悔！」

佛告之曰：「知汝至心，汝實知罪，實知愚癡，猶如嬰兒，所作不善，汝於如來阿羅呵，作大虛妄鄙賤之業。今自知罪，誠心懺悔，善法增長，惡事退滅。我今愍汝，受汝懺悔，令汝善法增長，常不退失。」

時，閉口姓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### (一三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那羅乾陀城賣疊林中。爾時，閉口姓聚落主而作是念：「我今欲見沙門瞿曇，不見我師尼乾陀者，不得往彼。」即時往詣尼乾陀所，頂禮其足，在一面坐。時，尼乾陀即告之曰：「今我教汝，作二種難，令彼瞿曇既不得吐，又不得嚥。」

閉口姓即問之曰：「阿闍梨！以何二難能令瞿曇不得吐嚥？」

復告之曰：「汝當往詣彼瞿曇所，作如是言：『汝可不為利益安樂一切眾生？汝亦讚嘆利益安樂一切眾生之法，若言不為利益安樂一切眾生，與世凡愚有何差別？若言我欲利益安樂眾生，何不一切等同說法？云何而有不為說者？』」

時，聚落主受其教已，往詣佛所，粗相問訊，在一面坐。即白佛言：「汝實不欲利益安樂諸眾生耶？豈不常讚如是法乎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我於長夜，常欲利益一切眾生，亦恒讚嘆如是之法。」

閉口姓言：「若如是者，何不為諸眾生等同說法，有不說者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所樂答。譬如世人，有三種田：有一上田良美沃壤，極為上好。第二田者，適處其中好。第三田者，曠野邊遠，沙鹵鹹惡。有諸田夫，先於何田而下種子？」

閉口姓言：「為利益者，先種良田，望獲大利。」

佛告之言：「若良田盡，次種何田？」

閉口姓言：「次種中者。種中田已，次種下田。亦復擲子，亦望後時少有所獲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欲知上田，如我弟子，諸比丘、比丘尼，我為說法初中後善，成於己利，句義微妙，滿足利益，具足清白，顯發梵行。彼比丘、比丘尼聽我法已，依止我住，歸依於我，依憑於我，我為舟主，而濟渡之。我為開眼，令得視瞻，住於安樂。彼等聞已，各

作是言：『佛為我說，我等咸當盡心修行，便於我等長夜利益，得義得樂。』彼中田者，如我弟子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我為說法初中後善，成就已利，句義微妙，滿足利益，具足清白，顯發梵行。彼優婆塞、優婆夷聽我法已，依止於我，歸依於我，依憑於我，我為舟主，而濟渡之。我為開眼，令得視瞻，住於安樂。彼等聞已，各作是言：『佛為我說，我等咸當至心修行，便於我等，長夜利益，得義得樂。』欲知下田沙鹵惡者，如諸外道，我亦為說初中後善，乃至顯發梵行。彼諸外道各能聽受，隨其所樂，乃至一句，解其義趣，亦為彼等，於長夜中，救濟利益，得義得樂。」

時，閉口姓聞佛所說，而作是言：「希有！瞿曇，善說美喻。」佛告之曰：「為成斯義，更說譬喻。如世人有三種瓮：有一水瓮，堅完不損，無有孔裂，亦無滲漏。其第二瓮，亦完不破，無有孔裂，少有滲漏。第三瓮者，亦破亦漏。彼人注水，應先何器？」對曰：「先於不破漏者。完器滿已，注第二器。其第二器雖完不破，然小滲漏。」

佛復告言：「滿是瓮已，更注何處？其第三瓮，雖復漏破，亦應注水，為未漏間，暫得用故。其第一瓮喻我弟子諸比丘、比丘尼，我為說法，乃至令其得義得樂。其第二瓮喻我弟子諸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我為說法，乃至得義得樂。其第三瓮喻諸外道，我為說法，若少聽受，乃至令其得義得樂。」

時，閉口姓聚落主聞佛所說，心生驚怖，憂愁厭惡，身毛為豎，起禮佛足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今誠心向佛懺悔！我甚愚癡，猶如嬰兒，所作不善，面於佛前，虛妄不實，下賤妄語。唯願哀愍，聽我懺悔！」

佛告之曰：「知汝至心，汝實知罪，實知愚癡，猶如嬰兒，所作不善。汝於如來阿羅呵所，虛妄下賤，作斯妄語。汝今知罪，誠心懺悔，善法日增，惡事退減。今我愍汝，受汝懺悔，令汝善法增長，常不退失。」

時，閉口姓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，頂禮而去。

### （一三一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羅健陀城賣疊林中。爾時，結集論者聚落主作是思惟：「我今不應往見尼乾，當到佛所。」作是念已，尋往詣佛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佛告結集論者聚落主：「彼尼乾陀若提之子，為諸弟子說何等法？」

時，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尼乾陀常作是說：『若作殺業，隨殺時多，必墮惡趣，入于地獄。偷盜邪淫及妄語等，亦復如是，隨作時多，必墮地獄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聚落主：「若如尼乾之所說者，眾生都無墜墮惡趣，入于地獄。所以者何？如尼乾說，若作殺業，隨殺時多，必墮惡趣，入于地獄。偷盜邪淫及妄語等，亦如是者。一切眾生，殺生時少，不殺時多。若以時多人地獄者，殺生時少，不殺時多，是故不應墮惡趣中，入于地獄。偷盜邪淫及妄語等，亦復如是，作業時少，不作時多，悉皆不應墜墮惡趣，入于地獄。」

佛復告聚落主：「如汝說者，都無有人入于地獄。」

時，聚落主即白佛言：「實爾，瞿曇。」

佛復告聚落主：「世間若有教導者，出能善量，有慧分別，在思量地，以己言辯才，是凡夫地，為諸弟子說如是法。若殺生者，盡墮惡道，入于地獄，隨作業時多，以是多業，牽入地獄。盜竊邪淫并妄語時，亦復如是，隨作業時多，墮於惡趣，入于地獄。其諸弟子專心信樂彼師所說，至心受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教導主，知彼前境，見彼所見。』此諸弟子復有弟子，而語之言：『我教導主作如是說，若有殺生時，隨殺時多，墮於惡趣，入于地獄。』彼孫弟子作是念言：『我先殺生，必墮地獄。偷盜、邪淫及妄語時，必墮惡道，入於地獄。』因此作見，即得是見，是名邪見。不捨是見，不解疑惑，不悔所作，惡業之因，而猶常作如是惡業，心不肯改，不能滿足。心所解脫，亦不滿足。慧解脫，亦不滿足。以心解脫、慧解脫，不滿足故，誹謗賢聖。謗賢聖故，即是邪見。」

佛復告聚落主：「設有一人，作是邪見，墮在惡道，入於地獄。一切眾生，皆有因緣染污心垢，以是緣故，一切眾生得業結使。設有佛出，如來、應、正遍知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佛以種種因緣呵於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，及妄語等，亦復如是。兼讚嘆彼勝法，有決定信解。」

復白佛言：「我之世尊，真實知見，種種說法，令我得與弟子說如是法，種種因緣呵責殺生，讚嘆不殺生。種種因緣讚不妄語、不邪淫、不偷盜。我於昔時，已曾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，及妄語等，我以此因緣，常自悔責。雖自悔責，而得名為不作罪業。是故深自悔責，如是惡業，以懺悔故，皆除疑悔，增進善業。更不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，及妄語等，悔責先造，後更不作種種惡業。以是之故，心得滿足，而獲解脫，亦能滿足慧解脫。心慧滿故，不謗賢聖。不謗賢聖故，便得正見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以能修於正見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得向善趣，生于天上。以能懺悔正見之故，能淨一切眾生之心，亦能淨於眾生結業煩

惱罪垢。賢聖弟子得聞此事，即時修學。若時及時分，時分中間，中間晝夜已過，如是時中，為殺時多，不殺時多？以義推之，殺生時少，不殺時多。我於彼時故作殺生，我實不善，所作非理。我從今已後，更不復殺。我於一切更不生嫌，更不怨恨，亦不生嫉，深生歡喜。生歡喜故，深生愛樂。生愛樂故，深得猗樂。深猗樂故，得受於樂。以受樂故，其心得定。賢聖弟子心得定故，得與慈俱。與慈俱故，無怨嫌恨，得於無嫉，其心廣大，志趣弘博，無量無邊。善修慈故，於彼東方一切眾生都無怨嫌，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，亦復如是，於一切世界普生慈心，作是意解，當修立如是善心，於善中住。」

爾時，世尊取地少土，置於爪上，問造論姓聚落主言：「大地土多？爪上土多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爪上之土極為尠少，不可方喻。大地之土，百分、千分、千億分，不得比喻，共相较量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所有罪業，如爪上土，大地之土算數譬喻不能量度。」

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惡業较量，可知如是少業，不能牽人令墮惡道，亦不能住，亦不可計。夫行慈者，所得功德，如大地土；殺生之罪，如爪上土。悲之功德，如大地土；偷盜之罪，如爪上土。喜之功德，如大地土；邪淫之罪，如爪上土。捨之功德，如大地土；妄語之罪，如爪上土。」

如來分別如是法時，造論姓聚落主聞佛所說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清淨，得法證法，見法知法，得法邊際，度諸疑惑，不隨他信，尋得已辦。即起離坐，整衣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得度！我已得度！今歸依佛，歸依法僧，為優婆塞，盡其形命，信心清淨。」聚落主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為利養故，作於惡罵，日日轉惡，尚失己財，況復得利。我亦如是，為得利故，親近愚癡不善尼乾。我以狂惑，親近於彼，供養恭敬，我於彼所，不得善利，為其所陷，將墮地獄。世尊拔我，得離惡趣，今重歸佛法僧，我盡形壽為優婆塞。我先於彼愚癡尼乾所，有信心、愛念、恭敬，悉皆捨棄。我今第三亦重歸依佛法僧寶，盡我形壽為優婆塞，不生不信。」

時，造論姓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動搖及鬪諍 調馬與惡性

頂髮并牟尼 王髮及驢姓

飢饉與種田 說何論為十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

(一三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時，此天光甚為熾盛，普照祇洹，悉皆大明。爾時，此天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住阿練若處， 寂滅修梵行，  
日常食一食， 顏色極和悅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不愁念過去， 亦不求未來，  
現在正智食， 纔欲為存身。  
欲於未來世， 追念過去事，  
六情皆怡悅， 是以顏色和。  
如新生茅葦， 剪之置日中，  
凡夫自焦乾， 其事亦如是。」

天復說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捨於嫌畏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三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時，此天光甚為熾盛，普照祇洹，悉皆大明。爾時，此天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諸有憍慢人， 終不可調習，

詐現修禪定， 放逸在空林，  
由是放逸故， 不能度死岸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捨慢常入定， 別想盡知法，  
一切處解脫， 不放逸空林，  
由不放逸故， 能度彼死岸。」

天讚偈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怖畏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三四)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時，此天光甚為熾盛，普照祇洹，悉皆大明。爾時，此天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於晝夜， 福業常增長？  
如法而持戒， 何人趣天道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種植園苑林， 洪流置橋船，  
曠野造好井， 要路造客舍，  
是人於日夜， 福業常增長，  
正法淨持戒， 如是趣天道。」

天讚偈曰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

(一三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。時，此天光甚為熾盛，遍照祇洹，悉皆大明。爾時，此天却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得大力， 并獲於妙色？  
施何得安樂？ 何緣得淨眼？  
云何一切施？ 願為我說之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施飲食得力， 施衣得盛色，  
施乘得安樂， 燈明得淨目，  
屋宅一切施， 如法教弟子，  
能作如是施， 是名施甘露。」

天讚偈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三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熾盛，遍照祇洹，悉皆大明。爾時，此天禮佛足已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世間天及人， 飲食生歡喜，  
世間都無有， 飲食不生喜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若有能信施， 使心極清淨，

今世若後世， 飲食福隨逐。」

爾時，此天聞佛所說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實為希有！善說斯偈。」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憶過去，有一人王名曰遲緩，然彼國王於四城門施於飲食，城中及市亦施飲食。時，王夫人白於王言：『王今作福，願聽我等助王為福。』王聞其言，以城東門所施之食，迴與夫人。王之太子亦白父言：『父母修福，我亦樂修。』王聞其言，以城南門所施之食，迴與太子。輔相後來，啟白王言：『王今修善，夫人、太子皆修福業，唯願聽我助修福業。』王聞其言，以城西門所施之食，迴與輔相。時，有諸臣復白王言：『夫人、太子及以輔相咸修福德，我等今者亦樂助修。』王聞其言，即以北門所施之食，迴與諸臣。時，國中人民復白王言：『夫人、太子、輔相咸修福德，願聽我等助修福業。』王聞其言，復以布施迴與人民。時，典施人白於王言：『王之所有，於四城門及以布施，悉皆迴與夫人、太子、輔相、大臣、國中人民，斷於王施，兼竭庫藏。』王即答言：『先所與者，已爾與盡，自今已後，他方小國所可貢獻，半入庫藏，半用修福。』世尊！我於爾時，長夜修福，我於長夜獲得勝報，常懷喜樂，所受福報，無有窮盡，不見邊際。如我所受，得大果報，乃知世尊善說斯偈。」

時，遲緩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踊躍，頂禮佛足，還于天宮。

### (一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甚為熾盛，遍照祇洹，却在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如遠至他國， 誰為可親者？  
於其居家中， 復以誰為親？  
於其資財中， 復以誰為友？  
若至後世時， 復以誰為親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若遠至他國， 行伴名為親。  
於自居家中， 慈母最為親。  
於生財利所， 眷屬乃為友。  
能修功福者， 是名後世親。」

天讚偈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（一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赫，普照祇洹，悉皆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人生壽不定， 日日趣死徑，  
無常所侵奪， 壽命甚短促。  
老來侵壯色， 無有救護者，  
恐怖畏向死， 作福得趣樂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人生壽不定， 日日趣死徑，  
無常所侵奪， 壽命甚短促，  
老來侵壯色， 無有救護者。  
恐怖畏向死， 欲得寂滅樂，  
應捨世五欲， 不宜深生著。」

天讚偈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棄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時，此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（一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赫，遍照祇洹，悉皆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四時不暫停， 命亦日夜盡，  
壯年不久住， 恐怖死來至，  
為於涅槃故， 應當勤修福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四時不暫停， 命亦日夜盡，  
壯年不久住， 恐怖死來至。  
見於死生苦， 而生大怖畏，  
捨世五欲樂， 當求於寂滅。」

天讚偈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棄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(一四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夜中有一天子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赫，遍于祇洹，悉皆大明，却在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當思於何法， 應棄捨何法，  
修行何勝事， 成就何等事，  
能渡駛流水， 得名為比丘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能斷於五蓋， 棄捨於五欲，  
增上修五根， 成就五分法，  
能渡駛流水， 得名為比丘。」

天讚偈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(一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誰於睡名寤？ 誰於寤名睡？  
云何染塵垢？ 云何得清淨？」

佛以偈答言：

「若持五戒者， 雖睡名為寤。  
若造五惡者， 雖寤名為睡。  
若為五蓋覆， 名為染塵垢。  
無學五分身， 清淨離塵垢。」

天復說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阿練若、憍慢 修福日夜增  
云何得大力 何物生歡喜  
遠至、強親逼 日夜有損減  
思惟及眠寤

(一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赫，照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若人有子孫， 則便生歡喜。  
財寶及六畜， 有則皆歡喜。  
若人受身時， 亦復生歡喜。  
若見無身者， 則無歡悅心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若人有子孫， 則能生憂惱。  
財寶及六畜， 斯是苦惱本。  
若復受身者， 則為憂惱患。  
若不受身者， 則名寂滅樂。」

天復說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（一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三種不調之馬，一切世人現悉知之。或有馬行步駿疾，然無好色，是則名為乘不具足。或復有馬，行步駿疾，雖有好色，是亦名為乘不具足。或有良馬，行步駿疾，然有好色，是則名為乘得具足。人亦三種，如彼三種不調之馬。此三種人，於佛教法現所知見。何等為三？有人駿疾具足，色及可乘然不具足。或復有人，駿疾具足，顏色具足，乘不具足。或復有人，駿疾顏色及以可乘，悉皆具足。」「何者是駿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乘不具足？如法中人，如實知苦，如實知苦集，如實知苦滅，如實知向盡苦道，如是知見已，斷於三結，所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斷此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於道決定，乃至人天七生，盡于苦際，是名駿疾具足。云何色不具足？

若有問難阿毘曇、毘尼，不能善通，於深問難，不能了達，句味相順，不能稱說，不能如理而為具說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可乘不具足？少於福德，所生之處，無有福德，不得利養、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是名乘不具足。是名駿疾具足，色不具足，乘不具足。

「云何駿疾具足，顏色具足，乘不具足？何者駿疾具足？如法中人，如實知苦，如實知苦集，如實知苦滅，如實知苦滅道，知見是已，斷於三結，所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斷三結已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於道決定，乃至七生人天，盡於苦際，是名駿疾具足。云何名色具足？若有問難阿毘曇、毘尼，能善解說，句味相應，稱理顯說，是名色得具足。云何名為乘不具足？少於福德，不能生便有大福德，不得利養、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是名駿疾及色得于具足，乘不具足。

「云何名為駿疾、色、乘悉皆具足？何等駿疾？如此法中如實知苦，如實知苦集，如實知苦滅，如實知苦滅道。既知見已，斷於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七生人天，不墮惡趣，是名駿疾具足。云何色得具足？若有問難阿毘曇、毘尼，能為通釋，句味相順，稱理顯說，是名色得具足。云何名為乘得具足？若多福德，生便有福，能得利養、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是名乘得具足，是名第三駿疾、色、乘，悉皆具足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一四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世有三馬，良善調順。或有馬駿疾具足，色乘不具。或復有馬駿疾及色二俱具足，乘不具足。或復有馬三事具足。人亦三差，如彼三馬。是三種人，佛教法中，現所知見，或有駿疾具足，色、乘不具足。有人具足於二，不具足一。有人三事具足。何者具足於一，不具於二？如佛法中，如實知苦，如實知苦集，如實知苦滅，如實知苦滅道，斷五下分結，得阿那含，是人還，不墮惡趣。云何色不具足？若有問難阿毘曇、毘尼，不能解釋，句味順理，不能稱說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名為乘不具足？少於福德，不能生便有大福德，不得利養、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是名乘不具足。云何第二，二事具足，一不具足？是人於佛法中，見四真諦乃至斷五下分結，得阿那含。若有問難阿毘曇、毘尼，能為解演說，餘如上說。一不具足，亦如上說，是名第二，具足於二，不具足一。云何第三，三



事具足？是人於佛法中，如實知已，見四真諦已，得阿那含，乃至多有福德，獲於利養，是名第三，三事具足。」  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一四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譬如世間善乘之馬，凡有三種，人亦如是。有三種人，其第一者，駿疾、色、乘，悉皆具足。若有人於佛法中，如實知見四真諦，已斷於三漏，所謂欲漏、有漏、無明漏，解脫知見具足，盡諸有結，心得自在，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，得阿羅漢，是名駿疾具足。餘如上說。云何第二？二事具足，一不具足。於佛法中，如實知見四真諦已，乃至得阿羅漢，若通問難。餘如上說。云何第三？三事具足。是人於佛法中，如實知見四真諦已，乃至有福德，能得利養，是名三事具足。」  
佛說是已，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一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如是三種善調乘馬，應為王者及王子乘。何等三種？所謂駿疾具足、色具足、乘具足。三種比丘，如彼三馬。若比丘具足三事，宜應禮拜供養，合掌讚嘆，是名三事具足。云何色具足？具持禁戒，於波羅提木叉善能護持，往返出入，具諸威儀。於小罪中，心生大怖，堅持禁戒，無有毀損，是名色具足。云何力具足？惡法未生，能令不生惡法，已生方便令滅；善法未生方便令生，善法已生方便令增廣。是名力具足。云何駿疾具足？若佛法中，如實知見四真諦已，是名駿疾具足。」  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一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良馬，王者應乘。何等為四？善調駿疾，能忍，善住不鬪。比丘如是

成就四種，當應歸依，供養禮拜，合掌恭敬，於世間中，無上福田。何等為四？所謂善調駿疾，能令善住不鬪。」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馬，賢人應乘，是世間所有。何等為四？其第一者，見舉鞭影，即便驚悚，隨御者意。其第二者，鞭觸身毛，即便驚悚，稱御者意。其第三者，鞭觸身肉，然後乃驚，隨御者意。其第四者，鞭徹肉骨，然後乃驚，稱御者意。丈夫之乘，亦有四種。何等為四？其第一者，聞他聚落，若男若女，為病所惱，極為困篤，展轉欲死。聞是語已，於世俗法，深知厭惡。以厭惡故，至心修善，是名丈夫調順之乘，如見鞭影，稱御者意。其第二者，見於己身聚落之中，若男若女，有得重病，遂至困篤，即便命終。覩斯事已，深生厭患。以厭患故，至心修善，是名丈夫調順之乘，如觸身毛，稱御者意。其第三者，雖復見於己聚落中有病死者，不生厭惡。見於己身所有親族、輔弼己者，遇病困篤，遂至命終，然後乃能於世間法，生厭惡心。以厭惡故，勤修善行，是名丈夫調順之乘，如觸毛肉，稱御者意。其第四者，雖復見之所有親族、輔弼己者，遇病喪亡，而猶不生厭惡之心。若身自病，極為困篤，受大苦惱，情甚不樂，然後乃生厭惡之心。以厭惡故，修諸善行，是名丈夫善調之乘，如見鞭觸肉骨，隨御者意。」
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四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馬有八種，過世間所知，現在可見。何等為八？一者，乘馬之人控轡秉策，將即遠路，而彼惡馬嚙銜跳躑，頓絕羈勒，破碎乘具，傷毀形體，是名馬過。其第二者，御者乘之，不肯前進，而此惡馬騰躍巨制，破碎乘具。其第三者，御者乘之，不肯著路，但踰坑塹。其第四者，若乘之時，不肯前進，返更却行。其第五者，都不畏於御乘之人、鞭策之痛。其第六者，御馬之人，以鞭策之，方便距地二足雙立。其第七者，御馬之人意欲馳驟，返更臥地，不肯進路。其第八者，御馬之人意欲令行，而返停住。」

「於佛法中，修學丈夫亦有如是八種過患。何等為八？若比丘同梵行者，有見聞疑事覺觸己身，即語彼言：『汝於今者，稚小無智，不善不了，汝今應當覺觸餘人，云何乃欲覺觸於我？汝自有過，反舉他事。』如是之人猶第一馬。其第二者，見他比丘有見聞疑罪，同梵行者即便語彼：『有罪人言，汝於今者，犯如是罪。』時有罪人復語彼言：『汝今自犯如是之罪，若懺悔者，然後乃可亂舉我罪。』如是之人猶第二馬所有過失。其第三者，若有比丘作見聞疑罪，為他所舉，便作異語，隨於愛瞋及以怖，癡心生忿怒，如是之人猶第三馬所有過失。其第四者，若有比丘亦復作於見聞疑罪，為他所舉，即便語彼舉事人言：『我都不憶犯如是罪。』當知此人同第四馬所有過失。其第五者，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，同梵行者而來舉之。時，犯罪人即攝衣鉢，隨意而去，其心都無畏忌眾僧及舉事者。當知斯人同第五馬所有過失。其第六者，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，同梵行者而舉其事。時犯罪人即便於彼高處而坐，與諸長老比丘諍論道理，舉手大喚，作如是言：『汝等諸人，悉皆自犯見聞疑罪，而更說我犯如是罪。』當知斯人同第六馬所有過患。其第七者，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，清淨比丘亂舉其事，彼有罪人嘿然而住，亦復不言有罪無罪，惱亂眾僧。當知斯人同第七馬所作過失。其第八者，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，清淨比丘發舉其事，彼犯罪人即便捨戒，退失善根，罷道還俗。既休道已，在寺門邊，住立一面，語諸比丘：『我今還俗，為滿汝等所願以不？汝今歡喜極快樂不？』當知是人同第八馬所有過患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五〇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八種馬為賢所乘。所言賢者，轉輪聖王。何等為八？賢乘所生，是名第一賢馬之相。其第二者，極為調善，終不惱觸其餘凡馬，是名第二賢馬之相。其第三馬，所食之草，不擇好惡，悉盡無遺，是亦名為賢馬乘相。其第四者，有穢惡物，生不淨相，大小便處，終不於中止住眠臥，是名第四具賢馬相。其第五者，能示御者惡馬之過，能教御者治於惡馬所有疹態，是亦名為賢馬之相。其第六者，能忍重擔，而不求輕，恒作是念：『我常見於餘馬擔時，當為伐之。』是名第六賢乘馬相。其第七者，常在道中，初不越逸，道雖微淺，明了知之，是名第七賢馬之相。其第八者，病雖困篤，乃至臨終，力用不異，是名第八賢乘馬相。」

「丈夫賢乘亦有八事。何等為八？其第一者，若有比丘善持禁戒，具足威儀，往返人間，無所毀犯，設誤犯於微小罪者，心生大畏。持所受戒，猶如瞎者護餘一目。當知是人同彼初馬生賢乘處。其第二者，若有比丘具足善法，終不惱觸同梵行者，共住安樂，如水乳合。當知是人同第二馬，生於賢處。其第三者，復有比丘受飲食時，不擇好惡，悉食無餘。當知斯人同第三馬，生於賢處。其第四者，若有比丘見諸惡法不清淨者，心生厭患，悉皆遠離三業不善，呵責惡法鄙陋下賤。當知是人同第四馬，生於賢處。其第五者，若有比丘既犯罪已，親於佛前陳己過罪，亦復於梵行所說，自發瑕疵。當知是人同第五馬，生於賢處。其第六者，若有比丘具足學戒，見同梵行諸比丘等，於戒有犯，心每念言：『我當修學，令無所毀。』當知斯人同第六馬，生於賢處。其第七者，若有比丘行八正道，不行邪徑。當知此人同第七馬不行非道，生於賢處。其第八者，若有比丘病雖困篤，乃至欲死，精勤無懈，志性堅固，不可輕動，恒欲進求諸勝妙法，心無疲倦。當知是人同第八馬，至死盡力，生於賢處，佛教法中，能得真實。」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五一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那提迦國瓮寔迦精舍。爾時，世尊告大迦旃延：「定意莫亂，當如善乘，調攝諸根，勿同惡馬，諸根馳散。猶如惡馬繫之槽上，唯念水草，餘無所知。若不得食，斷絕羈絆。亦如有人多與欲結相應，以貪欲故，多有嫌恨之心，多起欲覺，以有欲覺，生諸惱害，種種惡覺由斯而生。以是事故，不知出要，終不能識欲之體相。若復有人，耽好睡眠，以常眠故，多起亂想，種種煩惱從之生長。以是義故，不知出要、對治之法。若復有人，多生掉悔，以其常生掉悔心故，於諸法相不能分明。當知掉悔為散亂因，以是因緣，不知出要、對治之法。若復有人，多生疑心，以疑心故，於諸法中猶豫不了。以斯義故，不知出要、對治之法。如善乘馬，繫之櫪上，其心都不思於水草，不絕羈絆。譬如有人心無欲結，但有淨想，以不染著是欲想故，亦復不生掉悔疑等睡眠之蓋，以其不生五蓋之心因緣力故，便知出要、對治之法。比丘，如是不依於彼地水火風，亦復不依四無色定而生禪法，不依此世，不依他世，亦復不依日月星辰，不依見聞，不依識識，不依智知，不依推求心識境界，亦不依止覺知，獲得無所依止禪。若有比丘，不依如是諸地禪

法，得深定故，釋提桓因、三十三天及諸梵眾，皆悉合掌恭敬尊重，歸依是人。我等今者，不知當依何法則而得禪定？」

爾時，尊者薄迦梨在佛後立，以扇扇佛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比丘修諸禪定，不依四大及四無色，乃至不依覺觀之想？若如是者，諸比丘等云何而得如是禪定？釋提桓因及諸大眾合掌恭敬，尊重讚嘆得斯定者，而作是言：『此善男子，丈夫中上，依止何事而修諸禪？』」

佛告薄迦梨：「若有比丘深修禪定，觀彼大地悉皆虛偽，都不見有真實地想，水火風種，及四無色，此世、他世、日月星辰、識知見聞、推求覺觀、心意境界，及以於彼智不及處，亦復如是，皆悉虛偽，無有實法，但以假號，因緣和合，有種種名，觀斯空寂，不見有法，及以非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汝今薄迦梨， 應當如是知，  
習於坐禪法， 觀察無所有。  
天主憍尸迦， 及三十三天，  
世界根本主， 大梵天王等，  
合掌恭敬禮， 稽首人中尊，  
咸皆稱斯言： 『南無善丈夫！  
我等不知汝， 依憑何法則，  
而得是深定， 諸人所不了。』」

說斯法時，大迦旃延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薄迦梨比丘煩惱永滅，不受後生，盡諸有結。
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惡馬、調順馬 賢乘、三及四  
鞭影并調乘 有過、八種惡  
迦旃延離垢 十事悉皆竟

(一五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林。時釋摩男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為優婆塞義？唯願如來為我敷演。」

佛告釋摩男：「在家白衣歸依三寶，以是義故，名優婆塞，汝即其人。」

時，釋摩男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信？」  
佛告釋摩男：「於如來所，深生信心，安住信中，終不為彼沙門、婆羅門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，不信所壞，是名優婆塞信。」  
時釋摩男復白佛言：「云何優婆塞戒？」  
佛告釋摩男：「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欺，及不飲酒等，是名優婆塞戒。」  
又問：「云何施具足？」  
佛告釋摩男：「優婆塞法應捨慳貪，一切眾生，皆悉為彼貪嫉所覆，以是義故，應離慳貪及嫉妬意，生放捨心，躬自施與，無有疲厭，是名施具足。」  
又問：「云何智慧具足？」  
佛告釋摩男：「優婆塞如實知苦，如實知苦集，如實知苦滅，如實知苦滅道，知此四諦，決定明了，是名慧具足。」  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五三）

如是我聞：  
一時，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林。時釋摩男與五百優婆塞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優婆塞義，在家白衣具丈夫志，歸命三寶，自言我是優婆塞者，云何而得須陀洹果？乃至阿那含耶？」  
佛告釋摩男：「斷除三結，身見、戒取，及疑網等。斷三結已，成須陀洹，更不復受三塗之身，於無上道，生決定信，人天七返，盡諸苦際，入於涅槃，是名優婆塞得須陀洹。」  
又問：「云何而得斯陀含果？」  
佛告摩訶男：「斷三結已，薄婬怒癡，名斯陀含。」  
又問：「云何而得阿那含果？」  
佛告摩訶男：「若能斷三結及五下分，成阿那含。」  
時摩訶男及五百優婆塞聞此法已，心生歡喜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甚為希有！諸在家者，獲此勝利，一切咸應作優婆塞。」時摩訶男及諸優婆塞作是語已，禮佛而退。  
諸比丘等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五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

一時，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林。時釋摩男往詣佛所，修敬已畢，在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具丈夫志？廣說如上。復當云何滿足諸行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雖具足信，未具禁戒，是名有信，不具於戒。欲求具足信戒之者，當勤方便，求使具足，是名信戒滿足優婆塞。」佛復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雖具信戒，捨不具足，為具足故，勤修方便，令得具足。」

時，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今者，具信、戒、捨，具足三支。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雖具三事，然不數往僧坊精舍，以是因緣，名不具足，應勤方便，數往塔寺。」

時，摩訶男言諸優婆塞：「我今應當具足信戒，及以捨心，詣於塔寺。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若能具足信、戒、捨心，數詣塔寺，親近眾僧，是名具足。」佛告摩訶男：「雖復具足如上四事，若不聽法，名不具足。」

摩訶男言：「我能聽法。」

佛復告摩訶男：「雖能聽經，若不受持，亦名不具。雖能受持，不解其義，亦名不具。雖解義趣，而未能得如說修行，亦名不具。若能具足信、戒、捨心，數往塔寺聽法，受持、解其義趣，如說修行，是則名為滿足之行。摩訶男雖復具足信、戒、捨心，數詣塔寺，親近眾僧，然猶未能專心聽法，是亦名為行不具足。以斯義故，應當方便專心聽法。雖能聽法，若不受持，亦名不具，是故應當受持正法。雖能受持，若不解義，亦名不具，是故應當解其言趣。雖解義味，若復不能如說修行，亦名不具，是故應當如說修行。若能具足信心，持戒及捨心等，數往僧坊，專心聽法，受持莫忘，解其義趣，信戒捨心，往詣塔寺，聽受經法，受持不忘，解其義趣。若復不能如說修行，是亦名為不具足也。摩訶男！優婆塞以信心故，則能持戒。以持戒故，能具捨心。具捨心故，能往詣僧坊。往詣僧坊故，能專心聽法。專心聽法故，則能受持。能受持故，解其義趣。解其義趣，能如說修行。能如說修行故，勤作方便，能令滿足。」

時摩訶男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優婆塞具足幾支，自利未利於他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具足八支能自利益，未利於他。何等為八？優婆塞自己有信，不能教他。自持淨戒，不能教人令持禁戒。自修於捨，不能教人令行布施。自往詣塔寺，親近比丘，不能教人往詣塔寺，親近比丘。自能聽法，不能教人令聽正法。自能受持，不能教人受



持。自能解義，不能教人令解其義。自能如說修行，不教他人如說修行。是名具足八支，唯能自利不能利他。」

時摩訶男復白佛言：「具足幾法，能自利益，亦利於他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若能具足十六支者，如是之人，能自他利。自生信心，教人令得。自行受持，教人受持。自行捨心，亦復教人令行捨心。身自往詣僧坊塔寺，亦復教人往詣僧坊，親近比丘。自能聽法，亦復教人令聽正法。自能受持，亦復教人令受持法。自解義趣，亦復教人解其義味。自如說行，亦復教人如說修行。若能具足十六支，此則名為自利利他。如斯之人，若在刹利眾，若婆羅門眾，若居士眾，若沙門眾，隨所至處，能為此眾作大照明，猶如日光，除諸闇冥，當知是人，甚為希有。」佛說是已，釋摩男禮佛而退。
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五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林。爾時，釋摩男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迦毘羅人民熾盛，安隱豐樂。我常在中，每自思惟：『若有狂象、奔車、逸馬、狂走之人來觸於我，我於爾時，或當忘失念佛之心，或復忘失念法僧心。』復自念言：『若當忘失三寶心者，命終之時，當生何處？入何趣中？受何果報？』」

佛告之曰：「汝當爾時，勿生怖畏，命終之後，生於善處，不墮惡趣，不受惡報。譬如大樹初生長時，恒常東靡，若有斫伐，當向何方，然後墜落？當知此樹必東向倒。汝亦如是，長夜修善，若墮惡趣，受惡報者，無有是處。」時釋摩男聞佛所說，頂禮佛足，還其所止。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五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林。爾時，釋摩男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在於學地，所作未辦，常欲進求阿羅漢果，入於涅槃。云何比丘修習幾法，盡諸有漏，心得無漏，心得解脫，慧得解脫，於現在世獲其果證，得無漏戒，決定自知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若有比丘在於學地，未得無學，意恒進求，欲得涅槃，常修六念。譬如有人身體羸瘦，欲食美饌，為自樂故，諸比丘等，亦復如是，為涅槃故，修於六念。何等為六？一者、念於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當于爾時，無有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唯有清淨質直之心。以直心故，得法得義，得親近佛，心生歡喜。以歡喜故，身得猗樂。以身樂故，其心得定。以得定故，怨家及己親族，於此二人，無怨憎想，心常平等，住法流水，入於定心，修念佛心，趣向涅槃，是名念佛。二者、念法。所謂法者，即是如來所有功德，十力、無畏，必趣涅槃，應當至心觀察是法，智者自知，聖弟子者，應修念法。爾時，離於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唯有清淨質直之心。以直心故，得義得法，以親近法，心生歡喜。以歡喜故，身得猗樂。得猗樂故，其心得定。以得定故，於怨憎所，其心平等，無有愛瞋，住法流水，入於定心。修念法觀，趣向涅槃，是名念法。三者、念僧。所謂僧者，如來弟子，得無漏法，能為世間作良福田。何等名為良福田耶？有向須陀洹，有得須陀洹已，有向斯陀含，有得斯陀含，有向阿那含，有得阿那含，有向阿羅漢，有得阿羅漢。是則名為良祐福田，具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應當合掌恭敬其人。以念僧故，得法得義，得親近僧，心生歡喜。生歡喜故，乃得快樂。得快樂故，其心得定。以得定故，於怨憎所，其心平等，無有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唯有清淨質直之心，住法流水，入於定心。修念僧觀，趣向涅槃，是名念僧。云何念戒？所謂不壞戒、不缺戒、不雜戒、無垢戒、離恐懼戒、非戒盜戒、清淨戒、具善戒，念如是等諸禁戒時，即得離於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、邪見。離諸惡故，得法得義，得親近戒，心生歡喜。以心喜故，乃得快樂。心得樂故，其心得定。以得定故，於怨憎所，其心平等，清淨質直，住法流水，入於定心。修念戒想，是名念戒。云何念施？念己所施，獲得善利，一切世間為慳嫉所覆，我於今者得離如是慳貪之垢，住捨心中，於一切物，心無悋惜，持用布施。既布施已，我心應喜。猶如大祠，分己財物，捨與他人。若能如是修施心者，於現世中，得法得義，得親近施，無有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唯有清淨質直之心，應生歡喜。以歡喜故，身得快樂。身快樂故，其心得定。以心定故，於怨憎所，心無高下，住法流水，入於定心。修念施想，是名念施。云何念天？所謂四天王、三十三天、炎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此諸天等，若當信心、因緣力故，生彼天者，我亦有信、戒、施、聞、慧，亦復如是。以此功德，生天上者，我亦具有如是功德，當生彼天。念如斯天，以念天故，離於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唯有清淨質直之心，於現世中，得法得義，得親

近天，心生歡喜。心歡喜故，身得快樂。得快樂故，其心得定。心得定故，於怨憎所，心無高下，住法流水，入於定心。修念天想，是名念天。

「摩訶男！若有比丘住於學地，所作未辦，常欲進求阿羅漢果，入於涅槃，應當至心修是六念。以能修習斯六念故，盡諸有漏，心得解脫，慧得解脫，於現在世，獲其證果。即得證已，作是唱言：

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摩訶男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五七）

爾時，世尊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林夏坐安居。爾時，眾多比丘於夏欲末，在講堂中，為佛縫衣。諸比丘等縫衣已訖，作是思惟：「我等於今，縫衣已竟，當逐佛遊行。」時，釋摩男聞諸比丘縫衣已訖，欲隨佛遊行，聞斯語已，即往佛所，稽首禮足，在一面坐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身心甚為重鈍，迷於諸方，雖復聽法，心不甘樂。所以者何？我聞諸比丘等，縫衣已竟，當隨佛遊行，即生念言：『何時當復還見世尊，及以修心諸比丘等？』」

佛告之曰：「我及比丘雖去餘處，汝若恒欲見於如來及比丘者，應以法眼至心觀察，常修五事。何等為五？所謂以具信故，能隨順教，非是無信，能隨順教。持淨戒故，能隨順教，非是毀禁能隨順教也。以多聞故，能隨順教，非以少聞能隨順教。非以慳吝能行布施，以捨心故，能行布施。非以愚癡能修智慧，以慧心故，能識法相。是故摩訶男！若欲見佛及比丘者，恒應修習如是五事，并六念法，若如是者，我及比丘便常在前。所謂僧者，名為和合。」

時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禮足而去。

### （一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園林中。爾時，摩訶男釋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之義，獲定心故，而得解脫。若如是者，為先得定後解脫耶？為先解脫後得定耶？定與解脫為俱時耶？所未曾得，所未曾行，過去未來所未曾生，現在亦無。」爾時，世尊嘿然不答，第二第三亦如是問，如來嘿然，悉皆不答。

時尊者阿難侍如來側，以扇扇佛。于時阿難作是念：「今釋摩訶男以此甚深之義諮問世尊，世尊今者，所患始除，氣力尚微，未堪說

法，我當為彼略說少法，令其還去。」時尊者阿難作是念已，即語釋摩男：「如來所說，說於學戒，亦說於彼無學之戒。說於學定，亦說於彼無學之定。說於學慧，亦說於彼無學之慧。說學解脫，亦說於彼無學解脫。」

時，摩訶男白阿難言：「云何如來說於學戒及無學戒，學定、無學定，學慧、無學慧，學解脫、無學解脫？」

阿難言：「如來聖眾住戒持波羅提木叉，具足威儀，行所行處，於小罪中，心生大怖，具持禁戒，是則名為持戒具足。厭於欲惡及諸不善，離生喜樂，入於初禪，乃至入第四禪，是名為禪。如實知苦，如實知苦集，如實知苦滅，如實知苦滅道，如是知見，斷五下分結，身見、戒取、疑、欲愛、瞋恚。彼斷五下分結，便得化生，即於彼處，而得涅槃，名阿那含，更不還來至此欲界，是則名為學戒、學定、學慧、解脫。復次，更於異時，盡諸有漏，得於無漏，心得解脫，慧得解脫，現法取證，逮得無生，自知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復受有。當于爾時，得無學戒、無學定、無學慧、無學解脫。摩訶男！以是緣故，佛說於學及以無學。」時摩訶男聞其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時摩訶男既去不遠，佛告阿難：「此迦毘羅衛國諸比丘等，頗共諸釋講論如是深遠義不？」阿難白佛：「此迦毘羅衛諸比丘等，每與諸釋共論如是甚深之義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迦毘羅衛比丘與諸釋等，獲大善利，能解如是聖賢慧眼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迦毘羅衛國尼俱陀園林中。時鹿手釋往詣摩訶男所，語摩訶男言：「如來說須陀洹，有幾不壞信？」

摩訶男釋答言：「如來所說須陀洹人，有四支不壞信。所謂於佛不壞信，於法不壞信，於僧不壞信，聖所授戒得不壞信。」

鹿手釋言：「汝今不應說言，如來說四不壞信。所以者何？如來唯說三不壞信，所謂於三寶所，得不壞信。」第二第三亦作是說，摩訶男亦作是答：「汝莫說言三不壞信，如是◎如來實說四不壞信。」二人紛紜，各競所見，不能得定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請決所疑。

時，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鹿手釋來至我所，作是言：『如來為說幾不壞信？』我即答言：『如來說於四不壞信，所謂三寶、聖

所授戒。』鹿手釋言：『如來唯說三不壞信，云何言四？所謂三寶。』第二第三亦作是說，第二第三我亦答言：『如來說四，實不說三。』彼之所說，我不能解。我之所說，彼亦不解。」

時，鹿手釋即從坐起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假設佛不教我，僧不教我，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此諸人等，都不教我，向於佛者，我亦一心迴向於佛，法僧亦然。」

佛告摩訶男言：「鹿手釋作如是語，◎汝云何答？」

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如是者，我更無答。異於佛法，更無善處。離於佛法，更無真處。無異處善，無異處真。」

佛復告摩訶男：「汝從今日，應如是解，具足四事，名不壞信，所謂於佛、法、僧、聖所念戒。鹿手釋以不解故，作如是語，即聞佛說，即得解了。」

時摩訶男及鹿手釋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### （一六〇）

爾時，佛在迦毘羅衛國尼俱陀園林中。當爾之時，彼國諸釋集講論處，既集坐已，於其中間，各共談論，語摩訶男言：「無有前後，汝意謂誰以為後耶？鹿手釋者，如來記彼得須陀洹，於人天中七生七死，得盡苦際。彼鹿手釋毀犯禁戒，飲彼酒漿，佛尚記言得須陀洹。若如是者，有何前後？」復語摩訶男言：「汝可往詣於世尊所，問如斯義。」

時摩訶男釋尋如其言，即往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迦毘羅釋集講論處，於其中間作如是論，語我言：『誰為前後？時鹿手釋其命已終，如來記彼得須陀洹，於人天中七生七死，得盡苦際。彼鹿手釋毀犯禁戒，飲放逸漿，若記彼得須陀洹，當知是即無有前後。』」

佛告之曰：「皆稱我為善逝，世尊作是語者，亦名善逝。稱善逝故，生善逝心，賢聖弟子生正直見，稱言善逝。復次，摩訶男！如來弟子一向歸佛，亦復歸依法僧三寶，得疾智、利智、厭離智、道智，不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及餘惡趣，得八解脫，獲於身證，具八解脫，住於具戒，以智慧見，盡於諸漏，是則名為得俱解脫阿羅漢也。復次，摩訶男！賢聖弟子，亦如上說，慧解脫阿羅漢不得八解脫。復次，摩訶男！一向歸佛，餘如上說，身證阿那含，成就八解脫，未盡諸漏。復次，摩訶男！一向歸佛，餘如上說，不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不墮惡趣。如來教法，彼隨順不逆，是名見到。復次，摩訶男！賢聖弟子一向歸依佛。餘如上說。佛所教法，彼隨順解脫，是名信解脫。復次，摩訶男！若信佛語，欣尚翫習，忍樂

五法，所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賢聖弟子不墮三塗，是名堅法。復次，賢聖弟子信受佛語，然有限量，忍樂五法，如上所說，是名賢聖弟子不墮三塗，是名堅信。摩訶男！我今若說娑羅樹林能解義味，無有是處。假使解義，我亦記彼得須陀洹。以是義故，鹿手釋我當不記彼釋得須陀洹。所以者何？彼鹿手釋不犯性重，犯於遮戒，臨命終時，悔責所作。以悔責故，戒得完具，得須陀洹。人少有所犯，悔責完具，何故不記彼鹿手釋得須陀洹？」摩訶男釋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云何優婆塞 得果、一切行  
自輕及住處 十一與十二  
解脫并舍羅 鹿手為第十  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八

(一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於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不生歡喜園， 終不能得樂。  
是三十三天， 名稱滿世間，  
常是彼天人， 之所居住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汝如小嬰愚， 非爾智所及，  
如斯之妙法， 乃是羅漢語。  
諸行斯無常， 是生滅之法，  
其生滅滅已， 寂滅乃為樂。」

天復以偈讚曰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六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於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能捨於家業， 斷諸一切法，  
常教授於他， 不名善沙門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

「夜叉汝當知， 若諸種姓中，  
有遭苦難者， 諸有有智人，  
不應不愍彼。 善逝以大悲，  
安慰而教導， 羅漢法應爾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於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若有賢善人， 能具修慚愧，  
譬如彼良馬， 不為[怡-台+龍]候惡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一切世間人， 少能修慚愧，  
能遠離諸惡， 猶彼調乘馬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於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不善知己法， 好欲習他法，  
是名睡不寤， 有時必得寤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既善知己法， 不喜習他教，  
漏盡阿羅漢， 棄惡就正法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一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於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不善調於法， 依止於異見，  
是名睡不寤， 有時或得寤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於法善調順， 不依止邪見，  
度愛之彼岸， 佛知已涅槃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六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於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得羅漢， 盡諸有漏法，  
如是滅結者， 住於最後身。  
偽說言是我， 偽說言非我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比丘得羅漢， 盡諸有漏法，  
如斯滅結者， 住於最後身。  
內心終不著， 我及以非我，  
隨順世俗故， 亦說我非我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羅睺羅阿脩羅王手障於月。時月天子極大驚怖，身毛為豎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即說偈言：

「如來大精進， 我今歸命禮，  
能於一切處， 悉皆得解脫。  
今遭大艱難， 願作我歸依，  
世間之善逝， 應供阿羅漢，  
我今來歸依， 如來愍世間，  
使彼羅睺羅， 自然放捨我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月處虛空中，能滅一切闇，  
有大光明照，清白悉明了。  
月是世明燈，羅睺應速放。」  
羅睺聞偈已，心中懷戰慄，  
流汗如沐浴，即速放彼月。

時，跋羅蒲盧旃見阿脩羅王速疾放月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何故驚懼？速疾放於月，  
身汗如沐浴，掉動如病者？」

時，阿脩羅復說偈言：

「我聞佛說偈，若不放月者，  
頭當破七分，終不見安樂。」

時，跋羅蒲盧旃復說偈言：

「佛出未曾有，見者得安隱，  
阿修聞說偈，即時放於月。」

(一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於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汝手為有杻，及有鞞桁不？  
不處於牢獄，乃至繫閉不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我都無手杻，及以諸桁械，  
鞞鞞繫閉等，一切皆永滅。  
夜叉汝當知，我脫如是事。」

天復以偈問曰：

「云何名為杻？ 云何是桁械？  
云何是羈絆？ 云何為繫閉？」

佛復以偈答曰：

「母即名為杻， 婦名為桁械，  
子名為羈絆， 愛名為繫閉。  
我無母之杻， 亦無妻桁械，  
無有子羈絆， 復無愛繫閉。」

天復說偈言：

「善哉得無杻！ 亦無有桁械。  
善哉無羈絆！ 無繫閉亦善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一六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釋翅鳩羅脾大斯聚落。爾時，世尊剃除鬚髮，未久之間，晨朝早起，正身端坐，以衣覆頭。時彼鳩羅脾大斯聚落之中，有一天神來至佛所，而問佛言：「汝憂愁耶？」佛言：「我無所失，何故憂愁？」天神復言：「汝歡喜耶？」佛答之曰：「我無所得，何故歡喜？」復言：「沙門汝不憂愁不歡喜耶？」佛言：「誠如所言。」

天即說偈言：

「比丘汝云何， 得無煩惱耶？  
汝無少歡喜， 獨坐於林野，

是處難忍樂。 而汝於今者，  
不為不忍樂， 之所覆蔽障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我都無煩惱， 安住得解脫。  
亦無有歡喜， 不樂所不亂，  
天神應當知， 是故能獨住。」

天神復以偈問言：

「比丘汝今者， 何故無煩惱？  
云何無歡喜？ 而獨住林野，  
不為彼不樂， 之所覆蔽障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歡喜即煩惱， 煩惱即歡喜。  
我無喜煩惱， 天神應當知。」

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比丘快善哉！ 而無諸煩惱，  
亦無有歡喜， 無歡喜善哉！  
善哉處閑獨！ 不樂所不亂。」

天神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端坐百牟鍤， 頭上亦火然，  
應勤思方便， 而斷於欲結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端坐百牟鍤， 頭上亦火然，  
念覺之比丘， 應勤思方便，  
而斷於邊見， 及以吾我見。」

天復以偈讚曰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是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天女侍左右， 毘舍闍充滿，  
愚癡黑闇林， 云何得過去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正直名為道， 無畏名方便，  
無聲名快樂， 能覆善覺觀。  
慚愧為拘勒， 念為諸翼從，  
智慧為善乘， 正見為引導。  
男子若女人， 能乘是乘者，  
必捨棄名色， 離欲斷生死。」

天復以偈讚曰：

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九門四輪轉， 內盛滿重銅，  
深淤泥之中， 云何而得去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斷於喜愛結， 及以欲貪惡，  
拔於愛根本， 然後安隱出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外結髮， 內亦有結髮，  
世界俱結髮？ 我今問瞿曇，  
云何令結髮， 作於不結髮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堅持立禁戒， 修心及智慧，  
懃行於精進， 具念名比丘，  
速能令結髮， 作於不結髮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出家甚為難， 極難難可見，  
愚者作沙門， 多有諸事難。  
怖畏懈怠者， 常無歡喜心，  
云何而得行， 於彼沙門法？  
不能禁其心， 數生不歡喜，  
想欲得自在， 云何而除滅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比丘覆惡覺， 譬如龜藏六，  
比丘無所依， 亦不惱害彼，  
比丘入涅槃， 都無有譏論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睡臥厭頻申， 頻申而不樂，  
飲食不調適， 并心下狹劣，  
五事來覆障， 不得見賢道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若人睡臥厭， 頻申而不樂，  
飲食不調適， 并其心下劣，  
精進捨五事， 後必見聖道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池水云何竭？ 有何流還返？  
世間之苦樂， 何處都消盡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眼耳與鼻舌， 并及於身意，  
名色都消盡， 如是池枯竭。  
盡於諸結業， 世間之苦樂，  
於斯盡無餘， 亦無有還返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牟尼之世雄， 猶如伊尼延，  
少食不嗜味， 寂然處林坐。  
我今有少疑， 欲問於瞿曇，  
苦從誰出要？ 云何解脫苦？  
苦於何處盡？ 願為決所疑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世間有五欲， 意第六顯現，  
除斷於喜欲， 遠離一切苦，  
是名苦出要， 亦名苦解脫，  
斯處名盡滅， 是事汝當知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都無所緣攀， 又無安足處，  
甚深洪流中， 誰能不沈沒？  
誰有勤精進， 能度瀑駛流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淨持於禁戒， 修智及禪定，  
觀察內身念， 難度而得度。  
得離於欲結， 出過色有使，  
盡於歡喜有， 如是能履深，  
而不為沒溺， 能度瀑駛流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赫然大明，遍于祇洹，來詣佛所，頂禮足已，在一面坐。問言：「瞿曇！汝今能知一切眾生所著所縛，及知一切眾生得解脫者，并淨解脫不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告天曰：「我實盡知一切之所縛著，及得解脫、盡解脫、淨解脫者。」

天復問言：「瞿曇！云何能知一切眾生之所縛著得解脫、盡解脫、淨解脫耶？」

佛復告言：「我盡觀見有，汝天當知，今我之心得善解脫，得解脫故，能知眾生之所縛著，得解脫、盡解脫、淨解脫，亦悉知之。」  
天即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瞿曇！知縛著，乃至能知得淨解脫。」  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晃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問佛言：「瞿曇！汝為能度瀑駛流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答言：「實爾！」

天言：「瞿曇！如此駛流，深廣無際，傍無攀緣，中無安足，而能得度，甚為奇特。」

佛言：「實爾。」

天復問曰：「瞿曇！汝今云何於此駛流，無可攀挽，無安足處，而能得度？」

佛答天曰：「若我懈怠，必為沈沒。若為沈沒，必為所漂。若我精進，必不沈沒。若不沈沒，不為所漂。我於如是大洪流中，無可攀挽，無安足處，而能得度此大駛流。」

天即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於此駛流，無所攀挽，而能得度，甚為希有！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我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捨於嫌怖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牟鍤及天女 四轉輪、髻髮  
睡厭、極難盡 伊尼延、駛流  
無縛著解脫 而能得濟度

(一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世間常驚懼， 眾生恒憂惱，  
未得財封利， 及已得之者，  
於得不得中， 能無喜懼心，  
如斯之等事， 唯願為我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若有智慧者， 苦行攝諸根，  
棄捨一切務， 除如此等人，  
更無出生死。 若不捨諸務，  
常處於生死， 驚畏而怖迕，  
憂愁等諸患， 苦惱所纏逼。  
若捨於一切， 能除上諸患，  
則離於生死， 憂怖等諸惡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一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誰得色最勝？ 誰乘和合逝？  
當於其處住， 習學何事業？  
是何等種類， 而能供養天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

「持戒有智慧， 善能修己者，  
念禪不放逸， 除去四熱惱。  
正法意解脫， 如此得上色，  
美妙獲最勝， 和合斯乘道。  
應形彼處住， 習學於善法，  
若有如是人， 名知供養天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一八三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羅吒國商估， 財產極巨富，  
各各相貪利， 貪求無厭足。  
為財產鬪諍， 愛欲結流漂，  
如斯之等類， 誰能捨欲愛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棄捨於眾緣， 妻子及六畜，  
一切所翫愛， 除去欲貪癡。  
捨欲而出家， 此能斷欲結，  
永捨於一切， 漂沒及諍訟。」

爾時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一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於往昔時，俱薩羅國有五百乘車，而以為伴，行到曠野險難之處，無有水草。有五百賊尋逐其車，規欲擄掠。時有天神，住曠野中，知賊欲劫，而作是念：『我今當往詣彼車所，我當問之，彼若能答，當為救護。設有不通，我當放捨。』思惟是已，尋即來到行客車前，身光遍照，五百乘車盡皆大明，即便以偈問商估言：

「『誰於寤者名為睡？ 誰於睡者名為寤？  
誰能解達如斯義， 宜知是時應答我。』

「時商估中，有優婆塞，於三寶所深得淨信，歸佛法僧，於佛法僧得了決定，無有狐疑。又於四諦，亦無疑心。已得見諦，獲於初果。晨朝早起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，高聲誦經，誦法句偈，及波羅緣，種種經偈。彼優婆塞說偈答言：

「『我於寤者名為睡， 我於睡者名為寤，  
我知斯事悉明了， 是故今者以偈答。』

「爾時，天神以偈問言：

「『汝今云何作是言： 我於寤者名為睡，  
我於睡者名為寤？ 云何如此而答我？』

「優婆塞以偈答言：

「『斷除貪欲瞋恚癡， 諸漏已盡阿羅漢，  
彼稱為寤我名睡。 不知苦習及滅道，  
我於彼睡名為寤， 天神汝今應當知。』

「天神復說偈問言：

「『善哉於寤名為睡， 汝能善解答我問。』

久來不見法兄弟， 今得相見大歡悅。  
今爾眾伴為汝故， 一切安隱得歸還。』』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八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乃往昔昔，輸波羅城有優婆塞所居住處，諸優婆塞咸共集會於其堂上，訶欲之過：欲現外形，如露白骨；又如肉段，眾鳥競逐；欲如糞毒，亦螫亦污；又如火坑，亦如疥人，向火癢痛，愈增其疾；又如向風執炬逆走，若不放捨，必為所燒；亦如夢幻，又如假借，亦如樹果，又如鉞戟；欲為不淨，穢惡充滿；如食不消，噉臭可惡。雖復共集種種言說訶欲之過，然其還家，各自放逸。時優婆塞所集堂神，而作是念：『諸優婆塞集會此堂，說欲過患，及其還家，嗜欲滋甚，不名清淨，不依法行。我今為彼，作諸觸惱，令其覺寤。』作是念已，時彼堂神於優婆塞集會之時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優婆塞集論， 說欲是無常，  
汝等還自為， 欲流所沈沒。  
譬如深淤泥， 老牛墜在中，  
如今我觀察， 優婆塞眾多，  
多聞持禁戒， 唯說一欲過，  
言欲是無常， 但空有是言，  
實無棄欲心， 貪著男女相。  
貪著名非法， 汝等宜捨棄，  
於佛教法中， 應如法修行。』

「爾時，天神說如是偈，諸優婆塞聞是偈已，皆悉解悟，厭惡於欲，剃除鬚髮，信家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勤行精進，修戒定慧，悉皆獲得阿羅漢果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時須達多長者有少因緣，從舍衛國至王舍城，詣護彌長者家，見其家中，竟夜不睡，破薪然火，辦諸供具，安置高座，敷諸床榻。須達多長者見是事已，作是思惟：

「今此長者施設供具，為欲結婚歡樂宴會？為欲屈彼頻婆娑羅王及大臣乎？」復更思念：「若請國王，及以官屬，婚姻宴會，而此長者不應躬身，而自栖栖，執於勞苦，然火作食；必有勝人，不審是誰？我今當問。」思惟是已，即以所念，問於長者。

時護彌長者即答之曰：「我亦不為婚姻歡會，亦不屈請頻婆娑羅王及大臣等，而為此會。我於明日，將欲請佛及比丘僧，故設斯供。」

須達多長者初聞佛名，身毛為豎，驚喜問言：「云何名佛？」

護彌答言：「釋種出家，剃除鬚髮，成於無上正真之道，號曰為佛。」

須達又問：「云何名僧？」

長者答曰：「若刹利子，剃除鬚髮，逐佛出家。婆羅門種、居士種、首陀羅種，如是之等，信家非家，隨佛出家，是名為僧。我於今者，請佛及僧。」

須達多問言：「今日如來為可見不？」

護彌答言：「如來近在迦蘭陀林，爾今小待，佛當自來受我供養。」

時須達多內心踊躍，思覩世尊，便小睡眠，眠已尋寤，天猶未曉，意謂平旦，即便早起，趣於城門。然彼城門，初夜後夜二時常開。時須達多既至門下，見城門開，謂天已曉，即出門外，欲詣佛所。先以念佛故，有光明來照其身。到城外已，見一天祠，即時繞祠，恭敬禮拜，還復黑闇，心自念言：「天大黑闇，若人非人，或能害我，當還入城。」

時尸婆天神放光照曜，乃至祇洹悉皆大明。天神即語須達多言：「汝可前進，不宜退還。」爾時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假使百匹馬， 載滿眾珍寶，  
并及百金人， 以持用布施，  
如是展轉施， 遍滿閻浮提，  
如是功德聚， 以用為一分，  
不如有一人， 發心向佛所，  
舉足行一步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假使雪山中， 所有大力象，  
其數足滿百， 金寶莊挾身，  
其體甚姝大， 其行極迅疾，

暴逸倍有力， 滿載諸雜寶，  
以此用布施， 不如向佛所，  
一步之功德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假使劍摩耆， 所出之寶女，  
顏容甚端嚴， 其數足滿百，  
瓔珞以嚴身， 真金為首飾，  
頭著寶珠瓔， 以此用布施，  
所得之功德， 不如向佛所，  
舉足行一步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是故我勸爾， 於此莫退還。」

時須達多即問之曰：「汝是誰耶？」

天即答言：「我是汝昔日親舊善身摩納，於舍利弗、大目連所，臨終之時，生歡喜心，命終生天，得為北方天王毘沙門子。我於如來弟子所，發心隨喜，尚獲此福，況復佛也？」

時須達多復自念言：「今此天神稱讚乃爾，以此量之，必知彼人功德尊勝。」爾時，世尊露地經行，須達多長者即詣佛所，初見世尊，不知禮敬，輒前直坐。時彼天神化作婆羅門，來至佛所，繞佛三匝，頂禮恭敬，然後就坐。時須達多既見之已，方效於彼，禮敬而坐，問訊：「不審聖體安樂以不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一切事安樂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無為欲所污， 解脫於諸有。  
心斷諸欲求， 心除熱惱病，  
其心得清淨， 寂滅安隱眠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將長者須達多人於房中，敷座而坐。時須達多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佛為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為不淨，出要為樂。佛知須達多心意專正，踊躍歡喜，佛為說四真諦，即於座上見四真諦，如新淨氈易受染色，須達多易悟，亦復如是，見法證法，斷八十億洞然之結，得須陀洹。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禮佛足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名須達多，我以布施貧乏之故，諸人稱為給孤獨氏。」

佛言：「汝是何國人？出生何種族？」

須達白言：「我所出生舍衛國，唯願世尊往詣彼國，我當終身施設供養。」

佛告須達多：「彼國為有僧坊以不？」

須達多白佛言：「世尊但往於彼，我當營造，使諸比丘來往於彼。」爾時如來默然受請。  
時須達多聞佛所說，并受其請，頂禮佛足，歡喜而去。

### (一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須達多長者遇病困篤。於時世尊聞其病甚，即於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往詣其家。須達長者遙見佛來，動身欲起，佛告長者：「不須汝起。」爾時世尊別敷座坐，佛告長者：「汝所患苦，為可忍不？醫療有降，不至增乎？」長者白佛：「今所患苦，甚為難忍，所受痛苦，遂漸增長，苦痛逼切，甚可患厭。譬如力人以繩繫於弱劣者頭，撻搥掣頓，揉捺其頭，我患首疾，亦復如是。譬如屠家以彼利刀，而開牛腹，撓攪五內，我患腹痛，亦復如是。譬如二大力士，捉彼羸瘦極患之人，向火燻炙，我患身體，煩熱苦痛，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汝於今者，應於佛所生不壞信，法僧及戒，亦當如是。」

長者白言：「如佛所說，四不壞信，我亦具得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依四不壞，爾今次應修於六念，汝當念佛諸功德，憶佛十號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是名念佛。云何念法？如來所說勝妙之法，等同慶善，現在得利，及獲得證，離諸熱惱，不擇時節，能向善趣。現在開示，乃至智者自知，是名念法。云何念僧？常當憶念僧之德行，如來聖僧，得向具足，應病授藥，正真向道，所行次第，不越限度，能隨於佛。所行之法，須陀洹果，向須陀洹，斯陀含果，向斯陀含，阿那含果，向阿那含，阿羅漢果，向阿羅漢，是名如來聲聞僧。具足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為他所請，如是等僧，宜應敬禮，合掌向之，是名念僧。云何念戒？自念所行滿足之戒，白淨戒，不瑕戒，不缺戒，不穿漏戒，純淨戒，無垢穢戒，不求財物戒，智者所樂戒，無可譏嫌戒。次應自念，是名念戒。云何念施？己所行施，我得善利，應離慳貪，行於布施，心無所著，悉能放捨。若施之時，手自授與，心常樂施，無有厭倦，捨心具足。若有乞索，常為開分，是名念施。云何念天？常當護心，念六欲天，念須陀洹、斯陀含，生彼六天。」

須達多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，六念之法，我已具修。」須達白佛：「唯願世尊，在此中食。」佛默受請。日時既到，須達長者為於如來設眾餽饌，種種備具，清淨香潔。設是供已，合掌向佛，



而作是言：「世尊出世，難可值遇。」佛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從座而去。

須達長者於佛去後，尋於其夜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既生天上，尋還佛所，須達天子光色倍常，照于祇洹，悉皆大明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而說偈言：

「此今猶故是， 祇洹之園林，  
仙聖所住處， 林池甚閑靜。  
法主居其中， 我今生喜樂，  
信戒定慧業， 正命能使淨。  
若能修如是， 向來之上行，  
非種姓財富， 能得獲斯事。  
智慧舍利弗， 寂然持禁戒，  
空處樂恬靜， 最勝無倫匹。」

佛告天曰：「如是！如是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信戒定慧業， 正念能使淨，  
非種姓財富， 能獲如斯事。  
智慧舍利弗， 寂滅能持戒，  
空處樂恬靜， 最上無倫匹。」

須達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於座上沒，還於天宮。

爾時，世尊於天未曉，入講堂中，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向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我所，其光暉曜，普照祇洹，悉皆大明。禮我足已，却坐一面，而說斯偈：

「『此今猶故是， 祇洹之園林，  
仙聖所住處， 林池甚閑靜。  
法主居其中， 我今生悅樂，  
信戒定慧業， 正命能使淨。  
若能修如是， 向來之上事，  
非種姓財富， 能獲如斯事。  
智慧舍利弗， 寂然持禁戒，  
空處樂恬靜， 最勝無倫匹。』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在如來後，聞天說偈，即白佛言：「此必是須達長者，得生天上，是故還來讚舍利弗。」

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是。彼須達多生天上，來至我所，說如斯偈。」  
爾時，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曠野園第一林中。時首長者身遇困疾，爾時，世尊聞其患已，後日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往詣其家。時首長者遙見佛來，動身欲起，佛告長者：「不須汝起。」佛即慰問：「汝所患苦，為可忍不？醫療有降，不至增耶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今我患苦，極為難忍，所受痛劇，遂漸增長，苦痛逼切，甚可厭患。譬如有力之人，以手撻搥無力者頭，揉捺牽掣，我患頭痛，亦復如是。譬如屠者以彼利刀，撓攪牛腹腸胃寸絕，我患腹痛，亦復如是。譬如二大力人，捉一羸病，向火燻炙，身體焦爛，患體熱痛，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汝今，應於佛所生不壞信，法僧及戒，亦當如是。」

長者白佛：「如佛所說，四不壞信，我已具得。」

佛告長者「依於如是四不壞信，應修六念。」

長者白佛：「如此六念，我已具修。」時首長者即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，在此中食。」佛默然受請。日時已到，彼首長者為於如來設眾饒饌，種種備具，清淨香潔。設是供已，尋便奉施，合掌向佛，而作是言：「世尊出世，難可值遇。」佛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從座而去。

時首長者如來去後，尋於其夜，身壞命終，生無熱天。既生天已，即作此念：「我於今者，應往佛所。」作是念已，尋來佛所，光色倍常，照于祇洹，悉皆大明，頂禮佛已，却坐一面，身滲入地，譬如蘇油。

佛告天子：「汝可化為鹿身，當作住想。」時首天子受佛勅已，即便化作欲界鹿形，不復滲沒。佛告首天子言：「汝行幾法不生厭足，身壞命終，生無熱天？」

首天白佛：「我行三法，心無厭足，故得生天。見佛，聽法，供養眾僧，無厭足故，命終得生無熱天上。」時首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我樂常見佛， 不捨於聽法，  
供養比丘僧， 受持賢聖法，  
調伏貪嫉心， 得生無熱天。」

時首天子說是偈已，歡喜頂禮，即從座沒，還於天宮。

(一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來至佛所，光色倍常，威光暉曜，遍照祇洹，悉皆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七比丘解脫， 生於無煩天，  
盡於善受有， 度世間愛著。  
誰使度駛流？ 而此駛流者，  
死極得自在， 甚難可得度。  
誰救死羈縲？ 出過天境界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優比羅建陀， 第三佛羯羅，  
跋直羯提婆， 婆睺提毘紐，  
如是等比丘， 盡度於駛流。  
能度死自在， 盡斷生死羈，  
出過於天界， 言說極深遠，  
難識難可解， 所說無不善。  
汝是何天耶？ 來問我此事。」

爾時，此天以偈答曰：

「我不還此有， 名為無煩天，  
是故我盡知， 七比丘解脫，  
斷棄於愛有， 度世之縛結。  
我生天先緣， 今日當具說。  
梵行盡於漏， 迦葉優婆塞，  
瓦師養父母， 遠離於婬欲，  
迦葉及父母， 愛答摩納等，  
彼是我親友， 我亦與彼昵。  
淨身守口意， 盡住最後身，  
如是諸大人， 我共為善伴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答天曰：「如是！如是。實如所說。」

「瓦師如爾言， 本毘婆陵伽，

難提婆瓦師， 迦葉優婆塞，  
孝事於父母， 梵行盡於漏，  
彼與我親友， 我亦為彼親。  
如是諸大人， 本日相親近，  
善修身口意， 住於最後身。」

爾時，彼天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

常驚恐、顏色 羅吒國、估客

輸波羅、須達 須達多生天

首長者生天 又有無煩天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九

(一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犢子梵志往詣佛所，慰問如來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有少疑，將欲請問。汝若多聞，願垂聽察。」

佛告犢子：「若有所疑，隨汝所問。」

犢子問曰：「身之與我為是一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此之事，我所不答。」

又問：「身我異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此之事，我亦不答。」

犢子復言：「今我問汝，我身一耶？汝不見答。身我異耶？汝復不答。如斯等問，尚不見答，云何而能記諸弟子死此生彼天人之中？汝若記彼死此生彼，寧可不是身留於此，我往於彼五道之中？若如斯者，身之與我則為別異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我說有取，記彼受生；若無取者，則無受生。復次犢子，譬如彼火，有取則然；若無取者，火則不然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我亦見火無取而然。」

佛告犢子：「汝見何火無取而然？」

犢子復言：「譬如見大火，甚為熾盛，猛風絕炎，離火見然。」

佛告犢子：「如此絕炎，亦復有取。」

犢子言：「離火見然，以何為取？」

佛言：「如斯絕炎，因風而然，以風取故，炎得暫停。以風力故，絕炎可見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火尚可爾，人則不然。所以者何？身死於此，意生於彼，於其中間，誰為其取？」

佛言：「當於爾時，以愛為取，愛取因緣，眾生受生。一切世間，皆樂於取，一切皆為取所愛樂，一切悉皆以取為因。眾生見取，則生歡喜，一切眾生皆入于取。如來阿羅呵以無取故，而得成於無上正覺。」

犢子言：「我於今者，大有所作，欲還所止。」

佛言：「梵志！宜知是時。」

爾時，犢子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犢子梵志往詣尊者大目連所。既到彼已，問訊尊者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犢子梵志問目連曰：「何因緣故，若沙門、婆羅門來問於佛，死此生彼，乃至非生非不生，默然不答。其餘沙門、婆羅門，若見有人來問難者，隨意為說。我昔曾問沙門瞿曇，死此生彼，默不見答。死此不生彼，死此亦生彼，亦不生彼，非生彼非不生彼，悉不見答。如斯之義，其餘沙門、婆羅門，皆悉答之。沙門瞿曇為何事故，默然不答？」目連對曰：「其餘沙門、婆羅門，不知色從因生，不知色滅，不知色味，不知色過，不知色出要。以不能解如是義故著色，我生彼色，我不生彼著色，我亦生彼亦不生彼著色，我非生彼非不生彼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如來如實知，色從因生，色從因滅，知色味，知色過，知色出要，如來如實知故，色生彼，心無取著，乃至色非生非不生，亦不取著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如斯之義，甚深無量，無有邊際，非算數所知，無有方處，亦無去來，寂滅無相。」

爾時，犢子梵志聞尊者目連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犢子梵志往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，諸餘沙門，及婆羅門，若有所問，皆稱順答說，我死此生彼，我死此不生彼，我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，我非生彼非非生彼。」犢子復言：「瞿曇！如斯之難，何故不能稱順而答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諸餘沙門、婆羅門，不知色從因生，不知色滅，不知色過，不知色味，不知色出要。以不能知色從因生，乃至不知色出要故，而於色，我死此生彼，死此不生彼，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，非生彼非非生彼，悉皆取著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」復告犢子：「如來不爾，知色因，知色滅，知色味，知色過，知色出要。如實知之，如來如實能知色因、色滅、色過、色味、色出要，能知色，我死此生彼，乃至非生非非生彼，悉皆不著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犢子：「是故此義甚深廣大，無量無邊，非算數所及。」復告犢子：「以是因緣，諸餘沙門、婆羅門等，不達義趣，隨問強答。」

若問如來，我色生彼，不生彼，亦生彼亦不生彼，非生彼非非生彼，以無義理，置而不答。我已生彼，乃至非生非非生，悉皆不答。」

犢子言：「希有。瞿曇！汝及弟子，義與義句，及與句味，所說之事，等無差別。」犢子復言：「我於異時，至沙門目犍連所，我於爾時，以此句味問彼目連，彼以此義句味而答於我。瞿曇！汝今所可宣說，與彼無異，是故我今稱為希有。如此教法，昔所未有，亦未曾說，義理相順，善答斯問。」

犢子梵志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# （一九三）

爾時，尊者僧提迦旃延在那提城群寔迦所住之處。爾時，犢子梵志以緣事故，往詣彼城。既至彼已，營事已訖，即便往彼尊者僧提迦旃延所，相問訊已，在一面坐。白尊者言：「我有所疑，欲相諮問，汝若閑裕，聽我所問，願為解說。」

尊者告言：「犢子！我聽汝問，然後乃知。」

犢子問言：「以何因緣故，諸餘沙門、婆羅門，有人來問，死此生彼，死此不生彼，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，悉皆能答；沙門瞿曇為以此問，色死此生彼，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，無義理故，置不答乎？」

尊者告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所解，而答於我。於汝意云何？若因若緣，若行若根本，若行所從生，若色若無色，若有想若無想，以此因，以此緣，以此行，以此根本，以此行所從生，無餘寂滅，無想盡處，若如是等，無有因緣，無行無相，及盡滅法，如來寧可說，死此生彼，乃至說非生彼非非生彼耶？」

犢子言：「迦旃延！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行，如是根本，如是行所從生，是色是無色，是想是無想，此等諸法，皆至無餘盡滅，無想滅盡，是等諸法，無有因緣，如來云何而當說之？」犢子聞已，心懷歡喜，問尊者言：「汝為佛弟子，從來久近？」

尊者答言：「我為佛弟子，始過三年。」

犢子言：「迦旃延！汝獲大利，能於眾中，身口智慧辯才如是，於少時中，能具斯事，實為希有。」犢子言：「我今緣事，欲還所止。」

尊者言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犢子梵志聞尊者語，歡喜而去。

### （一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犢子梵志往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却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有少疑，今欲諮問，若有閑裕，願為解說。」

佛言：「隨意問難。」

犢子言：「以何緣故？諸餘沙門、婆羅門等，有人來問，死此生彼，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，悉皆能答。沙門瞿曇以斯問，死此生彼，乃至非生彼非非生彼，無義理故，置而不答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吾今問汝，隨汝所解，而答於我。於汝意云何？若因若緣，若行若根本，若行所從生，若色若無色，若有想若無想，以此因，以此緣，以此行，以此根本，以此行所從，無餘寂滅，無想盡處，若如是等，無有因緣，無行無想，及盡滅法，我寧於此無因緣等，盡滅法中，說死此生彼，乃至說非生彼非非生彼耶？」

犢子復白佛言：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行，如是根本，如是行所從生，是色是無色，是想是無想，斯等諸法，皆至無餘盡滅，無想滅處，如是諸法，無有因緣，吾當云何而能答之？」爾時，犢子聞佛所說，心生歡喜，而作是言：「希有瞿曇！汝今弟子，說義句味，等無差別。」犢子復言：「我於異日，以少緣事，曾至于彼那提城群寔迦所住之處，問沙門僧提迦旃延如斯之事，彼以此義，而答於我，然義句味，及其文字，與今所說，等無有異，都無錯謬，是故我今稱為希有。如此教法，昔所未有，亦未曾說，義理相順，善答斯問。」

犢子梵志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# （一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迦蘭陀竹林。彼時犢子梵志往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一切眾生為有我不？」佛默然不答。又問：「為無我耶？」佛亦不答。爾時，犢子作是念：

「我曾數問沙門瞿曇如是之義，默不見答。」

爾時，阿難侍如來側，以扇扇佛。彼時阿難聞其語已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犢子所問默然不答？若不答者，犢子當言：『我問如來都不見答，增邪見耶？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於先昔，彼問一切諸法，若有我者，吾可答彼犢子所問。吾於昔時，寧可不於一切經說無我耶？以無我故，答彼所問，則違道理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，皆無我故。云何以我，而答於彼？若然者，將更增彼昔來愚惑。復次，阿難！若說有我，即墮常



見；若說無我，即墮斷見。如來說法，捨離二邊，會於中道，以此諸法壞故不常，續故不斷，不常不斷，因是有是，因是生故，彼則得生，若因不生，則彼不生，是故因於無明，則有行生，因行故有識，因識故有名色，因名色故有六入，因六入故有觸，因觸故有受，因受故有愛，因愛故有取，因取故有有，因有故有生，因生故有老死，憂悲苦惱，眾苦聚集。因是故有果滅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，憂悲苦惱，眾苦聚集滅盡，則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一九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犢子梵志往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。問佛言：「瞿曇！汝頗作是見，作是論：『世界是常，唯我解了，餘人不知。』作是說不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不作是見，不作是說：『唯我能知，餘人不解。』」

犢子又問：「汝若不作如是說者，一切世界悉無常耶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亦不作如是說言：『世界無常，唯我能知，餘人不解。』」

犢子又問：「汝頗復作如是論言：『世界亦常無常，唯我能知，餘人不解。』作是說耶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亦不作如是說言：『一切世界，亦常無常，唯我獨了，餘人不知。』」犢子又問：「汝頗復作如是說言：『一切世界非常非無常，非非常非非無常，唯我能解，餘人不了。』作是說耶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亦不作如是說言：『一切世界，非常非無常，非非常非非無常，唯我能知，餘人不解。』」

犢子復問：「世界有邊，世界無邊，亦有邊亦無邊，非有邊非無邊，非非有邊非非無邊。身即是命，命即是身，身異命異。眾生神我，死此生彼，為有為無，亦有亦無，非有非無，非非有非非無。

**瞿曇！**汝今作是說耶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不作是見，不作是論說言，世界有邊無邊，乃至非非有非非無。」

犢子復言：「瞿曇！汝今於斯法中，見何過患，不取一見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亦不言世界是常，唯此事實，餘皆愚闇。彼見結障，彼見所行及所觀處，彼見塵埃垢穢不淨，見結與苦俱能為害，能與憂惱，能令行人受鬱[火\*烝]熱，生諸憂患。若與見結相應，即是癡愚，亦名無聞，亦名凡夫，能令生死迴流增長。」復告犢子：「世間常無常，亦常無常，非常非無常。世界有邊，及以無邊，亦有邊亦無邊，非有邊非無邊。眾生神我，死此生彼，若有若無，亦有亦無，非有非無，非非有非非無。若有人計斯見者，名為癡愚，亦名無聞，亦名凡夫，增長生死煩惱垢污，能令行人受鬱[火\*烝]熱，生諸憂患，無有安樂。以是義故，我於此見，無所執著。」

犢子又問：「汝若不計如是見者，汝今所計，為是何見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如來世尊，於久遠來諸有見者，悉皆除捨，都無諸見，雖有所見，心無取著。所謂見苦聖諦，見苦集諦，見苦滅諦，見至苦滅道諦，我悉明了，知見是已，視一切法皆是貪愛諸煩惱結，是我我所，名見取著，亦名憍慢。如斯之法，是可患厭，是故皆應當斷除之。既斷除已，獲得涅槃，寂滅清淨，如是正解脫。諸比丘等，若更受身於三有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汝於今者，見何因緣，說無生處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還問汝，隨汝意答。譬如有人，於汝目前然大火聚，汝知是火然，不知此火聚，在汝前滅，汝知滅不？若復有人，來問汝言：『此火滅已，為至東方，南西北方，乃至下方，亦復如是。斯諸方中，為至何處？』若如是者，當云何答？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若人問我，當如實答，若有草木及牛馬糞，此火與薪相得，便然不滅。草木牛糞，若都盡者，此火則滅，不至方所。」

佛告犢子：「如是！如是。若言色是如來，受想行識是如來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如來已斷如斯色故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，皆悉已斷。譬如有人斷多羅樹，斷已不生，如來亦爾，斷五陰已，不復受生。寂滅無想，是無生法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我於今者，樂說譬喻，唯願聽說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隨汝意說。」

犢子即言：「譬如去於城邑聚落不遠，平博之處有娑羅林，是娑羅林已百千年，枝葉悉墮，唯貞實在。汝今瞿曇，亦復如是，已斷一切煩惱結縛，四倒邪惑，皆悉滅盡，唯有堅固真法身在。瞿曇！當知我今緣務，將欲還歸。」

佛言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犢子梵志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 （一九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犢子梵志來詣佛所，問言：「瞿曇！若有愚癡，起如是見，作斯論言：『世間是常，唯此事實，餘則無實。乃至我不生彼，非非生彼。』」

佛告犢子：「不知色者作是見，作是論說言，世間色悉皆是常，自執此見，以為真實，謂諸餘者，以為虛妄。常無常，亦常亦無常，非常非非常。世間有邊無邊，非有邊非無邊，非非有邊非非無邊。身一神一，身異神異。我死此生彼，死此不生彼，我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，我死此非生彼非非生彼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若有智者，不取是見，不取是論，亦復不應起如此見，作如斯論言：『世界是常，此見為是，餘見為非。』」

佛告犢子：「若能知色，解其性相，如斯等人，不起是見，不作是論言，世界常無常，亦常亦無常，非常非非常見，亦復如是。世界有邊無邊，亦有邊亦無邊，非有邊非非有邊，亦復如是。身一命一，身異命異。我死此生彼，死此不生彼，亦生彼亦不生彼，非生彼非非生彼，亦復如是。受想行識，亦如上說。若了知識，解其性相，如斯等人，不起是見，不作是論言，識是常，此見為是，餘見為非。識為無常，亦常亦無常，非常非非常見，亦復如是。識有邊無邊，亦有邊亦無邊，非有邊非非有邊，亦復如是。身一命一，身異命異。我死此生彼，死此不生彼，亦生彼亦不生彼，非生彼非不生彼，亦復如是。不知者，如知者說；見者不見者，如知者說；解不解，亦如上說；通徹不通徹，亦如上說；有相無相，亦如上說；其義深淺，亦如上說；寤寤不寤寤，亦如上說。」

犢子梵志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 （一九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。爾時，犢子梵志往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有少疑，若蒙聽察，乃敢發問。」佛默然不答。第二第三，亦如是問。第二第三，佛亦默然。犢子言：「瞿曇！我於長夜，與汝親厚，我有少問，唯願答我。」

佛作是念：「犢子梵志長夜已來，稟性質直，無有諂偽，諸有所問，皆求解故，不為惱亂，吾當聽之，若阿毘曇、毘尼，隨其所問。」佛告犢子：「恣汝所問，諸有所疑，無得疑難。」

犢子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一切世間有不善不？」

佛答言：「有。」

又問：「頗有善不？」

佛答言：「有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願為我說善不善法，令我解了。」

佛告犢子：「吾能多種說善不善，今當為汝略說其要。」佛復告犢子：「欲為不善，離欲為善；瞋恚愚癡，是名不善，離瞋恚愚癡，是名為善；殺生不善，離殺為善；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貪恚、邪見，是名不善，離如是等，正見為善。吾為汝說三種不善，三種善。十種不善，十種善。」復告犢子：「若我弟子，解此三種善不善，及十種善不善，如實能知，便能盡欲，瞋恚、愚癡亦能永盡，貪欲諸惡都滅無餘。能盡貪欲、愚癡故，諸欲漏都盡。以盡漏故，成就無漏，心得解脫，慧得解脫，於見法中，自身解了，證知得法，自知生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受有。」

犢子白佛：「頗有一比丘，於佛教法，成就無漏，心得解脫，慧得解脫，於見法中，自身解了，證知得法，自知生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受有，為有是不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得是法者，不但一二，及以三四，乃至五百，多有比丘，心得解脫，慧得解脫，於現法中，自身取證。」

犢子復問：「佛教法中，頗有一比丘尼，心得解脫，慧得解脫不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教法中，比丘尼等，得斯法者，非一二三，乃至五百，其數眾多。」

犢子又問：「除彼比丘及比丘尼，頗有一優婆塞，度疑彼岸以不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佛法中，諸優婆塞度疑彼岸，非一二三，乃至五百，其數眾多，斷五下分結，成阿那含，不還欲界。」

犢子又問：「除比丘、比丘尼，修梵行者除優婆塞，頗有一優婆夷，除於疑悔，度疑彼岸不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佛法中，得斯法者，非一二三，乃至五百，其數眾多，斷五下分結，成阿那含，不還欲界。」

犢子梵志復白佛言：「置比丘、比丘尼，并優婆塞、優婆夷修梵行者，是佛法中，頗有優婆塞，獨在居家，受五欲樂，度疑彼岸不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是佛法中，非一二三，乃至五百，其數眾多，如斯等人，乃與男女群居，逼迤共住，香華瓔珞，著細繒衣，用好旃檀眾妙雜香，以塗其身，受畜金銀種種珍寶，奴婢僮僕其數眾多，處斯憤鬧逼隘之中，能斷三結，得須陀洹，決定必至於三菩提，盡諸苦

際。極鈍根者，任運七生，不至三惡，人天流轉，自然得盡諸苦邊際。」

犢子又問：「且置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修梵行者，又置優婆塞在欲得須陀洹，頗有女人，在佛教法，作優婆夷，在於欲中度疑彼岸者不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我佛法中，諸優婆夷，在欲度疑，非一二三，乃至五百，其數眾多。諸優婆夷，雖處居家，如優婆塞，斷於三結，得須陀洹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汝於菩提，已得正覺，設當修梵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處欲優婆塞、處欲優婆夷，若如是等，不具道行，便為支不滿足。」犢子言：「瞿曇！汝今既得成等正覺，得果比丘、比丘尼、修梵行優婆塞、優婆夷、處欲優婆塞、處欲優婆夷，悉獲果證，於佛教法，是名具足。」犢子復言：「瞿曇！我今樂說譬喻，願聽我說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隨汝意說。」

「譬如天降大雨，隨下水流，注于大海。汝之教法，亦復如是，男女長幼，及以衰老，蒙佛法雨，於長夜中，盡趣涅槃。善哉！瞿曇！善哉！妙法，善哉！能入佛教法者。」犢子言：「我今相問，設得出家修梵行者，為久近成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若有外道異學，於佛法中，求出家者，先剃其鬚髮，滿足四月，於眾僧中，心意調濡，然後受戒，不必盡爾，亦隨人心。」犢子梵志聞佛語已，心生喜樂：「若蒙出家，得受戒者，假設四年，我尚為之，況四月也？」

佛告犢子：「吾先為汝說二種人，不必一切悉皆如是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先者實作是說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今者，與彼犢子，剃髮受戒。」爾時，比丘受佛勅已，即剃其髮，并與受戒。

如比丘法，尊者犢子精勤修道，於半月，具於學地，知法到法，見法覺法。既得學果，知已解已，得證法已。尊者犢子作是念：「我今應詣佛所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往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學地，都證知已，唯願世尊，重為我說，令我聞法，心得解脫。」

佛告犢子：「汝若速求心得解脫，應修二法，當學二法，增廣二法。言二法者，所謂智定，若能如是修習增廣，是則名為知種種界，通達諸界，知無數界。」

佛告犢子比丘：「若欲離欲惡不善者，有覺有觀，入於初禪。如是比丘，應修二法，定及智慧，乃至四禪，慈悲喜捨，空處、識處、不用處、非想非非想處，亦復如是。犢子！欲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

阿那含者，悉皆應學如是二法。欲學身通，欲知他心智，欲知宿命，欲得天眼耳，欲得漏盡智，應修二法，增廣二法，知種種界，通達諸界，知無數界。」尊者犢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而去。大悲如來種種因緣教導，犢子受佛教已，於閑靜處，獨坐精懃，心不放逸，常處禪定。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鬚髮，正欲為修無上梵行故，於現法中，自身取證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受有。

時眾多比丘往至佛所，爾時，尊者犢子見諸比丘，即問之言：「汝等欲何所至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等將詣佛所，親近供養。」犢子比丘語諸比丘言：「汝等今者往至佛所，因以我語問訊世尊，起居輕利，少病少惱？并可為我白世尊言：『犢子比丘已報佛恩，為法供養，順佛所行。』」時眾多比丘往至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犢子比丘，稽首世尊足下，問訊世尊，起居輕利，少病少惱？犢子比丘又作是言：『為我白佛，我已修行，隨順佛說，世尊所行，我已具得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先汝有天來至我所言：『犢子比丘已得羅漢。』我已先知，天在後導，汝等今者復在天後。」爾時，世尊記彼犢子已成羅漢。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身命及目連 希有迦旃延  
未曾有、有我 見及於愚癡  
犢子所出家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

(一九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時有梵志，厥名優陟，來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。即問佛言：「瞿曇！一切世界為有邊耶？為無邊耶？」

佛告優陟：「如斯等問，吾初不答。」

優陟言：「瞿曇！我問世界有邊無邊，悉不見答。若然者，汝常說法，解釋問難，為何所答？」

佛言：「優陟！吾於諸法，悉善知己，為聲聞弟子分別正道，蠲除眾苦，盡其邊際。」

優陟言：「瞿曇！汝於諸法，悉善知己，為聲聞弟子，說於正道，蠲除眾苦，盡其邊際。若如是者，汝所得道，為一切人盡行是道，為有多少而行斯道？」爾時，如來默然不答。第二第三亦如是問，如來默然，悉不加報。

爾時，阿難執扇侍佛，以扇扇佛，聞彼優陟所諮已，即語之言：

「汝後所問，與前無異，是以世尊默然不答汝。我且為汝說一方喻譬。如邊守有城，牆壁牢實，欄楯窓牖，悉皆堅固。街巷里陌，官府市肆，周障布置，不相干錯。而此城中，唯有一門。時守門人，聰明智慧，有大念力，善能分別客舊諸人，識者聽入，不識則遮。時城中人，欲有出者，不知出要，周匝遍觀，更無孔穴，唯此一門乃從求出。而此守門智慧之人，雖不具知城中種類，然知其中將出城者，皆由此門。如是優陟，如來亦爾，雖不具悉思惟分別，然知出入，皆由此門。如來亦然，知過去苦，現在、未來苦之邊際，皆由斯道，得盡於苦。」

優陟梵志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(二〇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尊者富那在靈鷲山，多諸異學外道梵志來至其所，問訊尊者富那，在一面坐。白尊者富那言：

「我等皆聞沙門瞿曇說眾生斷，更不受生。此事云何？」

尊者答曰：「如我解佛所說義者，佛終不說眾生死已，更不復有死此生彼，佛實不見眾生之相。所以者何？凡夫妄想，以有慢故，言



有眾生。如來斷慢，讚歎斷慢故，無眾生想。」時諸外道聞尊者說，不生歡喜，亦不嫌毀，即便還歸。

其去未久，富那即便往詣佛所，到佛所已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以諸外道所問，具白世尊：「是諸外道皆言：『世尊說眾生斷，更不受生。此事云何？』我即答言：『如我解佛所說義者，佛終不說眾生死已，更不復有死此生彼，佛實不見眾生之想。所以者何？凡夫妄想，以有慢故，起於眾生。如來斷慢，讚歎斷慢，是故不起於眾生想。』」富那復言：「我為外道作如是說，將不違佛所說教法，致於謗毀，生增減耶？為同世尊之所宣說，為當異耶？為如法說，為不如法？為似法說，不似法說？不為同佛法者所譏呵耶？」佛告富那：「汝說真實，非為毀謗，不增不減，如我所說，等無差別，是如法說，非非法說，無有同佛法者能譏呵汝。何以故？從本已來，一切皆為我慢所害，眾生煩惱，皆因我慢，而得生長。喜樂我慢，不知我慢，以不知故，譬如循環不知端緒，亦如亂織莫知其首，亦如麻縲，亦如軍眾，被破壞時，擾攘亂走，眾生於何擾亂不定，此世他世，流馳不止，生死流轉，不能得出。」復告富那：「如是我慢，一切眾生，無盡盡滅無相，至於盡滅，悉皆散壞。若知如是，於人世界、天世界、魔世界、梵世界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人，大眾之中，長夜得義，救拔得樂。」
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二〇一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尊者阿難於是夜中，詣多跋河，脫其衣裳，置于岸上，入河澡浴，著一浴衣，即出于水，待自身乾。時有外道，名具迦那提，往至彼河。尊者阿難聞彼行聲，及[口\*磬]咳聲，外道亦聞尊者之聲。

外道問言：「汝為是誰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我是沙門。」

「沙門甚多，汝今為是何等沙門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我是釋子。」

外道言：「我欲問難，汝若閑暇，聽我所問。」

阿難答言：「欲問便問，聽已當知。」

外道問言：「我死此生彼以不？」

阿難言：「如來不說。」

又問：「我死此不生彼，亦生亦不生，非生非非生彼不？」

阿難又言：「如斯等問，佛悉不答。」

外道言：「我今問汝，死此生彼，乃至非生非非生，悉不見答，汝寧不知如此事乎？」

阿難言：「如是之事，我悉知見，非不知見。」

外道言：「汝所知見，為何謂也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我所知見，見彼處所，見眾生行，乃至知見彼所從生，知見結業，舉動所作，見煩惱結，如墨聚集，無聞凡愚，與見結相應，順於未來，長處生死。我所知見，其事如是，豈可謂為不知見乎？」

外道俱迦那即問之曰：「汝名何等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我名阿難。」

外道復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大師弟子，我今乃至共相談論，而不知汝乃是阿難，我若知汝，終不能得共相抗對。」

時彼外道聞阿難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 (二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長者須達多好欲詣佛，親近供養。復作是念：「我若往彼，日時故早，如來猶未從禪定起，我今應先至彼外道所住之處。」即往其所，既至彼已，共相慰問，在一面坐。

異學外道問須達言：「汝可為我說，彼沙門瞿曇為作何見？」

須達答言：「如來所說，我不能及其所知見，在吾分外。」

外道言：「汝若不知佛之所見，頗復能知比丘見不？」

須達答言：「如斯之事，我亦不知。」

外道復言：「汝若如是，竟何所見？若少所見，請聞其說。」

須達復言：「汝當先說汝之所見，然後我當自說所見。」

爾時，外道語須達言：「我所見者，眾生之類，是常是實，餘皆妄語。」復有外道語須達言：「我之所見，一切無常，唯此為實，餘皆妄語。」又復有言：「亦常無常，非常非無常，唯此為是，餘皆妄語。世界有邊，世界無邊，亦有邊亦無邊，非有邊非無邊。身即是命，命即是身，身異命異。眾生神我，死此生彼，死此不生彼，死此亦生彼亦不生彼。如是長者，我所見者，死此非生彼非不生彼。」時諸外道各各自說己所見已，語須達言：「仁者當說。」

須達答言：「如我所見，一切眾生悉是有為，從諸因緣和合而有。言因緣者，即是業也。若假因緣和合有者，即是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無我。以是義故，我於諸見，心無存著。汝諸外道作如是言：

『一切諸法常，唯此為實，餘皆妄語。』如此計者，乃是眾苦之根

本也，以貪著斯諸邪見者，與苦相應，能忍大苦，於生死中，受無窮苦，皆由計有，世界是常，乃至死後非生於彼非不生彼。如斯諸見，實是有為，業集因緣之所和合。以此推之，當知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無我。」

復有外道語須達言：「長者！眾生若是業集因緣和合而有，悉皆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無我。若如是者，汝今亦復作諸苦本，與苦相應，於生死中，受無窮苦。」

須達答言：「我先已說，一切諸見，心無所著，是故我今亦復不著如斯之見。」

時彼外道讚須達言：「如是長者，汝亦應當作如是說。」

爾時，須達於彼外道異見眾中，作師子吼，令諸外道邪見之心，皆悉息已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以己所見，共外道談論，向如來說。佛即讚言：「善哉！應當如是摧諸外道，令墮負處，應熾盛正法之論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長爪梵志往詣佛所，在一面坐，而作是言：「如我今者，於一切法悉不忍受。」

佛告長爪梵志：「汝於諸法悉不忍者，見是忍不？」

長爪復言：「如此之見，我亦不忍。」

佛告長爪梵志：「汝若不忍如是見者，何故而言：『我於諸法，悉皆不忍。』誰為汝出不忍之語？」佛復告大姓：「汝若知若見，不忍是見，即斷是見，已棄是見。譬如有人，既嘔吐已，若如是者，於餘見中，即不次第，便為不取，便是不生。」

長爪梵志復作是念：「汝所言我已斷是見，已棄是見，譬如人吐，便於諸見，無有次第，不取不生。」

佛告長爪：「若如是者，多有眾生，同汝所見，亦復如是論者，諸有異道沙門、婆羅門，若捨是見，更不受異見，是名少智，極為尠薄，亦名愚癡。梵志當知，世間眾生，皆依三見，初言我忍一切，第二言一切不忍，第三言我少忍少不忍。賢聖弟子，觀察初見，能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常為如是三毒纏縛，不得遠離，能生患害，能生結使，不得解脫，熹樂於欲，守護縛著，是名為忍。若不忍者，能生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常為如斯三毒所纏，不能遠離、獲得解脫，熹樂於欲，常為愛取，守護縛著，是名不忍。若見少忍少不忍，亦復如是。忍如上忍中說，不忍如上不忍中說。賢聖弟子若說

言忍，便為與彼二見共諍。若言不忍，亦復與彼二見共諍。若言少忍少不忍，亦與二見共諍。以己所見，違於他故，便起諍論。若起諍論，必相毀害。以共諍論生毀害故，以見是過，生諸諍論故，便棄是見，不受餘見。以是義故，能斷是見，棄離是見，猶如人吐，於諸見中，無有次第，不取不生。賢聖弟子若言忍，及以不忍，少忍少不忍，亦有是過。如是梵志，此色顯現四大所成，賢聖弟子見是身無常，既見無常，便能離欲。見此身滅，即便捨離。若見身無常，便離身欲，便離身愛，離身窟宅，除身決定想。梵志當知，受有三種，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如此三受，以何為因？云何為習？因何而生？從何處出？以觸為因，因觸生習，習從觸生，因觸所生。若觸滅則受滅，離熱得涼。譬如日沒，身邊命邊，受身邊時，知是身邊，受命邊時，知是命邊，如實而知，無有錯謬。賢聖弟子若受樂受，知身必壞。若受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知身必壞。若受樂受、非和合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亦復如是。云何名為與受不和合？所謂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不與生老病死而共和合，憂悲苦惱，眾苦聚集。」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出家半月，侍如來側，以扇扇佛，于時如來為說斷於離欲之法。時舍利弗如是觀察，諸法無常，即便離欲證成，棄捨諸見，無生漏盡，心得解脫。

長爪梵志於諸法中，得法眼淨，如上所說。既得信心，即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聽我出家。」爾時，如來即聽出家，既出家已，懃修精進，得阿羅漢道。

## （二〇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岸。爾時，奢羅浮梵志在大眾中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知釋子所說教法，我所知見，勝彼釋子。」當于爾時，有眾多比丘入城乞食，見奢羅浮梵志在彼池岸，聞其所說，作如是言：「我知釋子所有法教，我所知者，出過於彼。」時諸比丘聞此語已，還至僧坊，收攝衣鉢，洗手足已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入城乞食，食訖已，還歸於其中，路經須摩竭陀池，彼池岸上有一梵志，名奢羅浮，在大眾中，唱如是言：『我知釋子所有教法，我所知者，出過於彼。』善哉！世尊，唯願當往彼池岸。」爾時，如來默然許之，與諸比丘前後圍遶，往詣於彼須摩竭陀池。

時奢羅浮遙見佛來，即從坐起，敷置高座，尋白佛言：「可就此坐。」佛即便就座，坐已而告之曰：「汝實作是言：『我知釋子所

有法教，我所知者，出過於彼。」如是說不？」時彼梵志默然而住。佛復告曰：「何故默然而不答我？汝若解者，隨汝意說；若不解者，吾當為汝分別宣說，令汝具足；汝今若能具足說者，吾助爾喜。梵志當知，世若有人說言：『如來非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者。』如是說者，我稱善哉，當問彼言：『汝以何事，說言如來非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？』此眾生等，於理不決，不能正答，更說世間其餘談論，以諸雜語間錯其中，僞慢矜高，生毀害心。以不能答如斯問故，默然而住，慚愧低頭，失於機辯。奢羅浮！汝今亦爾。設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『沙門瞿曇能善顯示，是有過法。』如是說者，我亦稱善。當問於彼：『以何智知如斯之事？』彼不能答，更說其餘世間談論，錯亂其中，辭窮理屈，慚愧低頭，默然而住，失於機辯，亦如汝今無有異也。若復說言：『沙門瞿曇所有弟子無善迴向，不具持戒。』我亦稱善，而問於彼：『汝以何法，驗知斯事？』彼不能答，更說世間其餘談論，錯亂其中，辭窮理屈，慚愧低頭，默然而住，失於機辯，汝今亦爾。」

當于爾時，奢羅浮同梵行者語奢羅浮：「汝今何故默然不答？汝昔日時，恒於大眾多人之中而言：『我所知見，出過瞿曇所有教法。』汝今宜問沙門瞿曇，云何乃使沙門瞿曇反問於汝？詰汝使說，作如是言：『汝所說者，若能具足，吾助爾喜，稱慶善哉；如其不具，吾當為汝分別宣示，令得具足。』」時奢羅浮聞斯語已，亦復默然，無所陳說。

爾時，世尊在須摩竭陀池岸，作師子吼已，即從坐起，還王舍城。佛去不久，彼諸同行，種種呵責，作如是言：「汝於今者，如截角牛在屏處吼，汝亦如是。於閑靜處，作師子吼；於沙門瞿曇前，默然無所說。亦如童女，欲作男子聲，然不能作，還為女聲，汝亦如是。欲學瞿曇作師子吼而不能成，亦如雌野干欲作師子吼，然其出聲故作野干，終不能成師子之聲。」諸同行者如是種種呵責奢羅浮已，各四散而去。

## （二〇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時有梵志，名曰重巢，居在於彼須摩竭陀池岸上，於彼眾中作是唱言：「我所說偈，若有人能具足分別，顯示其義，我當為其而作弟子。」時諸比丘食時已到，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次第乞食，乞食已訖，即便還歸於其中，路經須摩竭陀池岸，聞彼梵志作是語已，即還僧坊，收攝衣鉢，洗手足已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須摩竭陀池岸，

有重巢梵志作如是語：『我所說偈，若有人能具足分別，顯示其義，我當為彼而作弟子。』唯願世尊往至彼池。」爾時，如來默然許之，與諸比丘前後圍遶，往詣彼池。

爾時，重巢梵志遙見佛來，即從坐起，敷置高座，語佛言：「瞿曇！可就此座。」于時如來即就其座，而告之曰：「云汝自言：『我所作偈，若有人能具足分別，顯示其義，我當為彼而作弟子。』為有是不？」

梵志對曰：「實爾。瞿曇！」

佛復告曰：「汝所作偈，今當為我誦其章句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爾時，重巢梵志復敷高床而坐其上，自說偈言：

「若是比丘， 釋種子者， 應當如法，  
清淨活命， 不宜燒害， 於諸眾生。  
宜應遠離， 不善諸法， 守意清淨，  
護所受戒， 如是調伏， 隨順定智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若稱如是外， 隨順而履行，  
於善丈夫中， 汝得為最勝。  
比丘處閑靜， 清淨自調順，  
不惱害眾生， 遠離一切惡。  
如是調伏者， 隨順於定智，  
柔和善濡心， 身口不造惡。  
能攝三業者， 亦名順定智，  
為世福田故， 持鉢諸家乞。  
檢心修念處， 謙下處卑劣，  
除欲棄貪求， 故獲無所畏。」

爾時，重巢梵志聞斯偈已，即生念言：「沙門瞿曇實知我心，我今宜應歸依三寶。」作是念已，即白佛言：「唯願如來，聽我出家。」佛即聽許，出家為道，受具足戒，便成沙門，精勤修習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  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二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。當於是時，摩竭提國諸外道輩，相與聚集須摩竭陀池上，作斯論言：「此是婆羅門諦，此是婆羅門諦。」爾時，如來在於精舍，以禪淨天耳聞其所說，即從定覺，往詣於彼須摩竭陀池上。

諸婆羅門遙見佛來，悉從座起，為佛敷座，白佛：「就坐。」

佛即就坐，而告之曰：「汝等聚集作何談論？」

諸婆羅門各白佛言：「瞿曇當知，我等今日共相聚集，作是說言：『此是婆羅門諦，此是婆羅門諦。』」

佛告之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我昔求道，初成正覺，已證知竟。取要言之，一切世間不過三諦，吾當分別。何等為三？所謂一切不殺，此語是實，非虛妄說。此事若實，應勤精進，於諸眾生，恒生慈心，此是婆羅門初諦。我知是已，廣為人說。復次，婆羅門！一切苦集是生滅法，如斯之言，真實不虛。此事若實，應勤精進，於其中間，常宜修心，作生滅相，應如是住，是名婆羅門第二諦。我以知此生滅相故，成等正覺，常為眾生說如是法。復次，婆羅門！第三諦者，離我、我所，真實無我。若離如是三法相者，便能遠離一切諸惡。此事若實，應勤精進，求離眾惡，應如是住。」佛說是已，眾多外道聞佛所說，默然而坐。

爾時，世尊而作是念：「斯愚癡人常為諸魔之所覆蔽，是大眾中，乃至無有一人能信斯語，生志學想，修持梵行。」于時如來作斯念已，從坐起去。

佛去不久，爾時，須摩竭陀池神而說偈言：

「譬如畫水欲求迹， 下種鹵地求苗稼，  
如以芳香熏臭穢， 水浸注波求濡弱，  
吹彼鐵杵求妙聲， 如於盛冬求野馬，  
彼諸外道亦如是， 雖聞妙法不信受。」

爾時，諸婆羅門聞此池神說是偈已，競隨佛後，求索出家，佛即聽許。既出家已，精勤修道，得阿羅漢果。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二〇七）

爾時，尊者阿難在拘睢彌國瞿師羅園。時有梵志名曰闍陀，詣阿難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而作是言：「汝以何事，於彼沙門瞿曇法中，出家學道？」



阿難答言：「我今為欲斷惡生善，以是義故，於佛法中，出家學道。」

梵志復言：「斷何等惡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我今欲為斷除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」

梵志復言：「汝等亦知斷除貪欲、瞋恚、癡耶？」

阿難答曰：「唯佛法中，有斷如是貪欲、瞋恚、愚癡之法，禁制身心。」

梵志又言：「如此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有何過患？汝等法中禁制之耶？」

阿難對曰：「欲愛染著能生惱亂，於現在世，增長惡法，憂悲苦惱，由之而生；未來世中，亦復如是。瞋恚所著，愚癡所著，能壞己心，亦壞他心，自他俱惱，於現在世，增長諸惡；未來世中，亦復如是，增長諸惡。復次，若有染著此貪欲者，能令眾生盲無慧眼。貪欲因緣能令智慧微弱，損減諸善，不趣涅槃，不得三明及六神通，離菩提道。如貪欲，瞋恚、愚癡亦復如是。我等見斯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有如是過患，以是義故，禁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」

梵志又問：「頗復有道修集增廣，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耶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有八聖道，所謂正見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定、正念、正志，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趣向涅槃。」

梵志復言：「如斯之道，極為甚善，修集增廣，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阿難當知，我今緣務，極為猥多，今欲還歸。」

阿難告曰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梵志聞阿難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 (二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于時如來為舍利弗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已，默然而住。時舍利弗見佛默然，即從坐起，頂禮佛足，還其所止。未到所住處，道逢梵志，名曰優陟，問舍利弗：「從何處來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梵志當知，我於今日，詣世尊所，聽法來還。」

優陟復言：「汝今故未離於教法，猶如嬰兒未離乳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我今聽法無有厭足，不同嬰兒。何以故？嬰兒轉大，則離母乳。」

優陟復言：「我已久離聽法教誡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如汝法中，雖復教誡，無有義利，行於非道，不名乘出，不至菩提，是壞敗法，無有一法可恃怙者。汝之師尊，非是如

來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汝今宜應速疾離彼邪師教法。譬如弊牛，志性輕躁，好為抵突，加復少乳，所生犢子，其形甚小，數數離母，隨意放逸，如汝師尊，無義教法，亦復如是，志性輕躁，所有教法，無有義利。所有弟子，稚小無智，遠離其師，隨意放逸，各自說言：『我已離於教誡之法。』如來法中，有義教誡。有義教誡，有善乘出，趣向菩提，不為邪見之所破壞，有諸善法，而可恃怙。我之世尊是如來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諸弟子等，隨逐不捨，猶如善牛，志性不輕，不為抵突，加復多乳，其犢身體，日日長大，隨逐其母，終不捨離。」

優陟梵志讚舍利弗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獲善利，所受教誡，是出世法，趣向菩提，有善乘出，至於涅槃，不可沮壞，有所依憑。汝師世尊，是如來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。」作是語已，各還所止。

## （二〇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梵志名曰優陟，往詣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而作是言：「瞿曇於昔日時，諸外道等，相與聚集彼大講堂，作種種論。沙門瞿曇在於閑靜，修攝其心，智慧辯才，我於是時，亦共論議，作如是言：『此相應，此不相應。』譬如老牛，加復無目；我等亦爾，所有教法，甚為鄙陋，盲無慧眼。沙門瞿曇有大智慧，在於閑靜，修攝其心。瞿曇！汝今云何教諸弟子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我佛法中，童男童女共相聚會，歡娛燕會，隨意舞戲，是名相應。譬如有人，年過八十，頭白面皺，牙齒墮落，然猶歌舞，作木牛馬，作於琵琶、箜篌、箏、笛，亦作小車及踰毬戲。如斯老人，作如是事，名不相應。其有見者，當名此人為作智人，為作癡人？」

梵志對曰：「如是之人，名為嬰愚，無有智慧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我佛法中，相應相順，如童子戲。梵志當知，聖賢法中，如童子戲。」

優陟白佛：「云何比丘修集善法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比丘之法，應當遠離諸惡不善，修諸善法，不調伏者，為調伏故，應懃修集。不得定者，為得定故，應懃修集。不解脫者，為解脫故，應懃修集。所未斷者，為令斷故，應懃修集。所未知者，為令知故，應懃修集。所不修者，為欲修故，應懃修集。所未得者，為欲得故，應懃修集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等不調，欲令調故，應懃修集？」

佛言：「眼不調，乃至意不調，為令調故，應懃修集。」  
梵志言：「何等不解脫，欲令解脫，應懃修集？」  
佛言：「心不解脫，為令解脫，應懃修集。」  
梵志言：「何等為斷惡，應懃修集？」  
佛言：「斷欲無明與愛故，應懃修集。」  
梵志言：「何等不知，為知故，應懃修集？」  
佛言：「未知名色，為令知故，應懃修集。」  
梵志言：「何等不修，為修故，應懃修集？」  
佛言：「未修定慧，不得八道，應懃修集。」  
梵志白佛：「比丘之行，甚為真實，我今事多，欲還歸家。」  
佛告之曰：「宜知是時。」  
優陟梵志即從坐起，還其所止。

### (二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國中有一梵志，名曰尸蔔，往詣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而作是言：「瞿曇！所言學者，云何名學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學故名學。」

梵志又問：「云何學故名為學也？」

佛言：「時時修學，增上戒故，名之為學。時時修學，增上心故，名之為學。時時修學，增上智故，名之為學。」

梵志復言：「瞿曇！若有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所作已辦，捨於重擔，逮得己利，心得自在，無復煩惱，正智得解脫，時，當何所學？」

佛言：「若有羅漢，盡諸煩惱，正見心得解脫，當于爾時，貪欲、瞋恚及以愚癡，一切悉斷，無有遺餘，是名無學。若彼羅漢，盡於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更不造作身口意惡，無所進求，以是義故，名為無學。」

爾時，尸蔔梵志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# (二一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尸蔔梵志往詣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而作是言：「瞿曇！若有婆羅門作是說：『隨所作業，悉是過去，本所作因，於現在世，所作諸業，能增過去不善之

因。現在之世，若不造業，則能破壞生死之橋，四流永絕，更不流轉。以業盡故，苦亦得盡，苦盡則苦邊際盡。』瞿曇！此事云何？」

佛告尸躄：「如汝所言，彼諸沙門、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說：『隨所造業，悉是過去本業因緣，乃至盡苦邊際。』若如是者，以何因緣，於現在世，而有種種風、冷、病等四大增損？若如是者，為自所作？為他所作？」

尸躄白佛：「他之所作。」

佛告尸躄：「云何自己所作？常拔鬚髮，或舉手立，不在床坐。或復蹲坐，以之為業。或復坐臥於棘刺之上，或邊椽坐臥，或坐臥灰土，或牛屎塗地，於其中坐臥。或翹一足，隨日而轉，盛夏之月，五熱炙身，或食菜，或食稗子，或食舍樓伽，或食糟，或食油滓，或食牛糞。或日三事火，或於冬節，凍水襯體。有如是等無量苦身法，是名自己所作。云何名為從他作苦？為他手足，及以力杖、瓦石打擲，如是等苦，是則名為從他得苦。一切世人，四大增損，或為風冷而起是患。如是等患，現所見事，云何彼諸婆羅門等，若作是見，言以此故，能盡苦際，即是自作過咎。如是等咎，一切世人，皆共知之，彼自虛說，以五因緣故，能令身心受諸苦惱。何等為五？所謂貪欲、瞋恚、掉悔、疑，如斯五法，能令眾生現在之世身心苦惱。復有五因緣故，於現在世，能令身心常得快樂，不受苦惱。何等為五？所謂能斷貪欲之心，則於現在，能令身心受法快樂。何以故？以有貪欲、瞋恚、掉悔故，能令眾生受諸苦惱，若能斷除，則受快樂，無有憂患，是故應當斷除如是貪欲、瞋恚、掉悔。若斷除者，無熱無惱，不待時節，當得解脫，必趣涅槃，尸躄！是名現在所得法。復有現前所得法，所謂正見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志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說是法時，尸躄梵志遠離塵垢，於諸法中，得法眼淨。既得道已，即整衣服，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如來慈哀憐愍，聽我出家。」如來即聽出家，既出家已，於空靜處，慤懃精進，得阿羅漢。

## （二一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那羅健陀置疊聚落菴婆羅林。時聚落中有一梵志，名那利婆力，在彼村住，其年衰邁，已百二十。彼聚落中，所住人民，咸謂是人真阿羅漢，悉共恭敬，而供養之。然斯梵志，有一親友福盡命終，得生天上。爾時，此天作是思惟：「我今若勸是那利婆

力，詣佛所者，必不信受。我今當教，脫能信我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往於彼老梵志所，威光炎熾，遍照其所住之處。即至彼已，語梵志言：「云何於己實是怨家，詐現親相？云何於自善親友所，視之如己？云何說斷？云何無熱惱？汝今應當心中默念，不應發言。若有能解如斯義者，當往其所，而求出家，淨修梵行。」爾時，此天作是語已，即沒不現。

於是那利婆力梵志聞斯語已，即往於彼富蘭那迦葉所，心中默念如斯問難：「云何於己實是怨家，詐現親相？云何於自善親友所，視之如己？云何說斷？云何無熱惱？」然富蘭那迦葉尚不能知彼心所念，況能答之。復至刪闍耶毘羅胝子所，亦作如是心中所問，乃至尼捷陀若提子所，亦復如是，作心中難，彼若提子尚不能知是念，況復能答？

時那利婆力梵志遍至六師，悉不能知如斯之難：「若不能答，我今何為於其法中出家修道？不如還俗受五欲樂，我今家業甚為豐饒，寧在家居，布施作福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往佛所，於其中路，復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年少出家，而富蘭那六師之徒，悉是耆舊宿德之人，尚不能知，況彼沙門瞿曇？既是年少，出家未久，學日又淺，而當能解如斯之義？」作是念時，於其中路，迴車欲還，復更思惟：「我昔曾從耆舊宿德老梵志所，聞如是說：『出家之人，年雖幼稚，不應輕蔑。何以故？年雖幼稚，有大神通及大智慧。』」作是念已，即往佛所。至佛所已，恭敬問訊，在一面坐。心中默念如是四難：「云何於己實是怨家，詐現親相？云何於自善親友所，視之如己？云何說斷？云何無熱惱？」

爾時，世尊知彼梵志心之所念，即說偈言：

「屏處極毀罵， 百千種誹謗，  
面前而讚歎， 言是善好人，  
實能辨諸事， 詐偽而不實，  
智者應當知， 此是怨詐親。  
出言詐親善， 所作無利益，  
智者應當知， 此是怨詐親。  
云何於親友， 愛重如己身？  
不應於親友， 伺覓其過失，  
親友心願同， 相念常不忘，  
如是之親友， 不為他沮壞，  
應當恒敬念， 愛重如己身。  
何故說於斷？ 斷能生喜樂，

亦能得勝利， 至於寂滅所，  
能修於勝果， 丈夫向正道，  
以是義故斷。 云何得無熱？  
得於寂靜味， 獲得大智慧，  
爾時得無熱， 遠離於諸惡，  
入法歡喜味， 是名為無熱。」

爾時，梵志聞是偈已，即整衣服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，聽我出家。」于時如來即聽出家，既出家已，精勤修道，得阿羅漢。

(二一三)

須跋陀羅者，如集偈頌中說。

優陟、分匿、俱迦那 須達、長爪、奢羅浮

重床、三諦及闍陀 二不留得、尸蔔根

尸蔔、那羅婆力迦 須跋陀羅第十五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一



(二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比丘尼名曰曠野，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將欲向彼得眼林中。時魔王波旬作是心念：「瞿曇沙門今在舍衛得眼林中，其弟子曠野比丘尼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將欲往詣於彼林間，我當為其而作擾亂。」爾時，波旬化作摩納，於彼路側，問曠野言：「欲何所詣？」

比丘尼答言：「我今欲詣閑靜之處。」

爾時，摩納聞是語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一切世間中， 無有解脫者，  
汝詣空靜處， 將欲何所作？  
汝今年盛美， 不受於五欲，  
一旦衰老至， 後莫生憂悔。」

時比丘尼而作是念：「此為是誰？欲惱亂我，甚為欺詐。為是人耶？是非人乎？」作是念已，入定觀察，知是波旬欲來惱亂，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有解脫， 我今自證知，  
波旬汝愚鄙， 不解如斯跡。  
欲如標利戟， 陰賊拔刀逐，  
汝言受五欲， 欲苦可怖畏。  
欲能生憂惱， 欲能生追念，  
欲能生百苦， 欲是眾苦本。  
斷除一切愛， 滅諸無明闇，  
逮證於盡滅， 住於無漏法。」

爾時，波旬而作是念：「曠野比丘尼，善知我心。」懊惱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(二一五)

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蘇摩比丘尼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向得眼林。魔王波旬作是念：「今蘇摩比丘尼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向得眼林。」爾時，波旬化作婆羅門，在路側立，而作是言：「阿梨耶欲何所至？」

比丘尼答言：「我今欲詣彼寂靜處。」

爾時，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仙聖之所得， 斯處難階及，  
非汝鄙穢智， 獲得如是處。」

時比丘尼作如是念：「此為是人？是非人乎？而欲惱我。」入定觀察，知是波旬，即說偈言：

「女相無所作， 唯意修禪定，  
觀見於上法。 若有男女相，  
可說於女人， 於法無所能。  
若無男女相， 云何生分別？  
斷除一切愛， 滅諸無明闇，  
逮證于盡滅， 住於無漏法，  
以是故當知， 波旬墮負處。」

爾時，波旬而作是念：「蘇摩比丘尼，善知我心。」憂愁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(二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翅舍憍曇彌比丘尼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至得眼林，坐一樹下，住於天住。爾時，魔王波旬作是心念：「沙門瞿曇在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有比丘尼名翅舍憍曇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至得眼林，坐一樹下，住於天住。」作是念已，化作摩納，欲為擾亂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今者何為， 懷憂坐樹下，  
獻歎而流淚？ 將不喪子乎？」

獨處於林中， 欲求男子耶？」

時比丘尼而作是念：「此為是誰？甚為欺詐。為是人耶？是非人乎？而欲為我作大擾亂。」入定觀察，知是魔王，即說偈言：

「我斷恩愛已， 無欲無子想，  
端坐林樹間， 無愁無熱惱。  
斷除一切愛， 滅諸無明闇，  
逮得於滅盡， 安住無漏法。  
以是故當知， 波旬墮負處。」

爾時，波旬而作是念：「翹舍憍曇彌比丘尼，善知我心。」憂愁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(二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蓮華色比丘尼，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并洗足已，入得眼林，坐一樹下，端坐思惟，住於天住。爾時，魔王而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蓮華色比丘尼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至得眼林中，坐一樹下，住於天住。我當為其而作擾亂。」作是念已，化為摩納，往至其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娑羅樹下坐， 如華善開敷，  
獨一比丘尼， 汝今坐禪耶？  
更無第二伴， 能不畏愚癡？」

爾時，蓮華比丘尼即作是念：「此為是誰？擾亂於我，甚為欺詐。為是人耶？是非人乎？」入定觀察，知是波旬，即說偈言：

「百千姦偽賊， 皆悉令如汝，  
不動我一毛， 故獨無所畏。」

爾時，魔王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自隱形， 入汝腹中央，  
或入汝眉間， 令汝不得見。」

時比丘尼復以偈答：

「我心得自在， 善修如意定，  
斷絕大繫縛， 終不怖畏汝。  
我已吐諸結， 得拔三垢根，  
怖畏根本盡， 故我無所畏。  
我今住於此， 都無畏汝心，  
汝軍眾盡來， 我亦不怖畏。  
斷除一切愛， 滅諸無明闇，  
逮得於盡滅， 安住無漏法。  
以是故當知， 波旬墮負處。」

爾時，波旬而作是念：「蓮華色比丘尼善解我心。」憂愁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（二一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石室比丘尼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向得眼林。爾時，魔王而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中有石室比丘尼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向得眼林。我當為其而作擾亂。」作是念已，化為摩納，往至其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眾生是誰造？ 眾生造作誰？  
云何名眾生？ 眾生何所趣？」

時石室比丘尼聞是偈已，而作是念：「此為是誰？甚為欺詐。為是人耶？是非人乎？」入定觀察，知是魔王，以偈答言：

「眾魔生邪見， 謂有眾生想，  
假空以聚會， 都無有眾生。  
譬如因眾緣， 和合有車用，  
陰界入亦爾， 因緣和合有。  
業緣故聚會， 業緣故散滅，  
斷除一切愛， 滅諸無明闇。  
逮得於盡滅， 安住於無漏，

以是故當知， 波旬墮負處。」

爾時，魔王而作是念：「此比丘尼善知我心。」憂愁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(二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比丘尼，名曰鼻[口\*(利/尔)]，在舍衛國王園精舍，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向得眼林。於時魔王而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鼻[口\*(利/尔)]比丘尼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向得眼林。我當為其而作擾亂。」作是念已，化為摩納，即於路側，而說偈言：

「誰造於色像？ 色像造作誰？  
色像從何出？ 色像何所趣？」

時比丘尼聞斯偈已，而作是念：「此為是誰？惱亂於我，甚為欺詐。為是人耶？是非人乎？」入定觀察，知是魔王，說偈報言：

「色像非自作， 亦非他所造，  
眾緣起而有， 緣離則散滅。  
譬如殖種子， 因地而生長，  
陰界諸入等， 和合是色像。  
因苦故生長， 因苦故散壞，  
斷除一切愛， 滅諸無明闇。  
逮得於盡滅， 安住無漏法，  
以是故當知， 波旬墮負處。」

爾時，波旬而作是念：「此比丘尼善知我心。」憂愁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(二二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毘闍耶比丘尼從王園精舍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至得眼林，坐一

樹下，住於天住。爾時，魔王而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王園精舍。毘闍耶比丘尼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至得眼林，坐一樹下，住於天住。我當為其而作擾亂。」作是念已，化為摩納，往詣其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汝今極盛壯，我年亦復少，  
五欲共歡娛，放意而受樂，  
何以獨坐此，而不與我俱？」

時比丘尼聞是偈已，而作是念：「此為是誰？來惱於我，甚為欺詐。為是人耶？是非人乎？」入定觀察，知是魔王，說偈報言：

「作樂縱歌舞，及餘五欲樂，  
盡迴用與汝，非我之所宜。  
人間一切樂，并及天五欲，  
盡迴用與汝，都非我所宜。  
我斷一切愛，滅諸無明闇，  
逮得於盡滅，安住無漏法。  
以是故當知，波旬墮負處。」

爾時，波旬而作是念：「此比丘尼善知我心。」憂愁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(二二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比丘尼，名曰折羅，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訖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入得眼林，在一樹下，正身端坐，入於天住。爾時，魔王作是念言：「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中有一比丘尼，名曰折羅，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已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入得眼林中，在一樹下坐，入於天住。我今當往而作擾亂。」爾時，魔王作是念已，化摩納形，往至其所，而語之言：「阿利耶欲生何處？」比丘尼言：「如我今者，都無生處。」爾時，摩納即說偈言：

「有生必得樂，生必受五欲，  
汝受誰教勅，言不用復生？」

折羅比丘尼說偈報言：

「生者必有死， 眾苦所纏縛，  
一切苦應斷， 是以不求生。  
具眼牟尼尊， 說斯真諦法，  
苦因生於苦， 皆應捨離之。  
修聖八正道， 安隱趣涅槃，  
世尊教導我， 我樂是教法。  
我證知彼法， 是故不樂生，  
斷除一切愛， 滅諸無明闇，  
逮得於滅盡， 安住無漏法。  
以是故當知， 波旬墮負處。」

爾時，波旬而作是念：「此比丘尼善知我心。」憂愁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(二二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優波折羅比丘尼，住王園精舍，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乞食已，洗鉢洗足，攝持坐具，詣得眼林，在一樹下，正身端坐，入於天住。爾時，魔王作是念言：「今瞿曇沙門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王園精舍有比丘尼，名曰優波折羅，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食訖洗足，收攝坐具，詣得眼林，在一樹下，正身端坐，入於天住。我今當往而作壞亂。」作是念已，化作摩納，即往其所，問比丘尼言：

「阿利耶欲何處受身？」  
比丘尼答曰：「我都無受身處。」  
爾時，摩納即說偈言：

「忉利及炎摩， 兜率與化樂，  
他化自在天， 是處極快樂，  
汝應願樂彼， 受於勝妙事。」

優波折羅比丘尼復說偈言：

「忉利及炎摩， 兜率與化樂，



他化自在天， 諸處雖受樂，  
不離於我見， 必為魔所縛，  
世間皆動搖， 彼亦歸遷謝。  
無有諸凡夫， 離魔之境界，  
世間皆熾然， 世間皆烟出，  
離於動搖者， 我樂如此處，  
斷除一切愛， 滅諸無明闇，  
逮得於滅盡， 安住無漏法。  
以是故當知， 波旬墮負處。」

爾時，魔王而作此念：「此比丘尼善知我心。」憂愁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### (二二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王園精舍有一比丘尼，名曰動頭，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乞食已，洗鉢洗足，攝持坐具，詣得眼林，在一樹下，正身端坐，入於天住。爾時，魔王作是念言：「瞿曇沙門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比丘尼，名曰動頭，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乞食已，洗鉢洗足，收攝坐具，入得眼林中，在一樹下，正身端坐，入於天住。我今欲往而壞亂之。」作是念已，化作摩納，往詣其所，語比丘尼言「九十六種道，汝樂何道？」

比丘尼答言：「此道我都不樂。」

爾時，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受誰教剃髮， 自號比丘尼？  
不欲樂外道， 汝為甚愚癡。」

動頭比丘尼復說偈言：

「此外諸異道， 悉為邪見縛，  
種種諸見縛， 終竟墮魔網。  
釋種大世尊， 無比之丈夫，  
一切種中勝， 降魔坐道場，  
悉過一切上， 諸事皆解脫，  
能調盡有邊。 彼佛教於我，



是我之世尊， 我樂彼教法。  
我今知彼已， 盡除諸結漏，  
斷除一切愛， 滅諸無明闇，  
逮得於滅盡， 安住無漏法。  
以是故當知， 波旬墮負處。」

爾時，波旬而作是念：「此比丘尼善知我心。」憂愁悔恨，慚愧還宮。

曠野素彌 蘇瞿曇 蓮華石室  
及毘羅 毘闍折羅 憂波折羅  
第十名動頭(此下丹本第七卷)

(二二四)

◎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薩婆國竭闍池岸。爾時，世尊月十五日，在僧前坐說戒。當於是夜，月初出時，婆耆奢在彼眾中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欲以月為喻，讚歎於佛。」作是念已，從座而起，合掌向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欲有所說，唯願善逝垂哀聽許。」

佛告婆耆奢：「聽汝所說。」

尊者婆耆奢即說偈言：

「猶如盛滿月， 無雲處空中，  
光明照世界， 一切皆樂見。  
釋迦牟尼尊， 世間大導師，  
端嚴甚殊特， 名聞悉充滿。  
月出白蓮榮， 日現紅蓮敷，  
從佛受化者， 譬如華敷榮，  
開彼宿善根， 悉令見道跡。」

時婆耆奢說此偈已，歡喜踊躍，還于所止。

(二二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遶而為說法。爾時，尊者憍陳如適從餘處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時尊者婆耆奢亦在會中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欲在佛前以偈讚憍

陳如。」作是念已，從坐而起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聽我少有所讚。」

佛告婆耆奢：「隨汝所說。」

尊者婆耆奢即說偈言：

「上座比丘憍陳如，安處實語住利樂，  
常樂空閑寂靜處，聲聞所求佛教法，  
悉皆逮得不放逸，有大威德具三明，  
知心差別諸善根，如來長子憍陳如，  
歸命稽首禮世尊。」

時婆耆奢說此偈已，歡喜踊躍，還于所止。

（二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講堂中，為眾說法，言音滿足，能使聽者心意喜樂，言辭正直，聞者開解，心無所為，所說辯了，諸比丘眾，至心聽受，聽者悅豫，尊重恭敬，至心憶念，等同歡喜，聽受其法。

爾時，尊者婆耆奢在於會中，心作是念：「我欲以偈讚舍利弗。」作是念已，即正衣服，從坐而起，合掌白舍利弗言：「唯願尊者聽我所說。」

爾時，尊者告婆耆言：「若有所說，恣聽汝意。」

即說偈言：

「善哉舍利弗！明知道非道，  
為諸比丘僧，略廣而宣說。  
此優波室駛，出於微妙音，  
聞者皆悅豫，出聲和雅妙，  
可樂甚可愛，大眾聽無厭。」

時婆耆奢說此偈已，歡喜踊躍，還于所止。

（二二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住龍山側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辦，捨於重擔，盡諸有結，心得解脫。爾時，尊者目連觀察時坐五百比丘，皆離愛欲。爾時，世尊在眾僧前，敷座而坐。當於爾時，月半說戒。時尊者婆耆奢亦在眾中，而作是念：「我今在於佛僧之前，欲有讚說。」即從坐起，整其衣服，合掌向佛，而作是言：「唯願世尊，聽我所說。」佛言：「婆耆奢！隨汝所說。」爾時，尊者婆耆奢即說偈言：

「無上之商主，在於龍山側，  
智慧能撫慰，五百比丘僧。  
目連神足者，觀察五百心，  
知此諸比丘，咸斷欲結使。  
一切皆具足，牟尼大聖尊，  
能度於苦岸，世間最後身。  
我今歸命禮，瞿曇之大師。」

## （二二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，夏坐安居。爾時，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辦，捨於重擔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得解脫，唯除一人，如來記彼現身盡漏。於七月十五日，自恣時到，佛於僧前，敷座而坐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我是婆羅門，於般涅槃，受最後身，無上良醫，拔於毒箭。汝等皆是我子，悉從於我心口而生，是我法子，從法化生，我今欲自恣，我身口意無過失不？」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眾中坐，從坐而起，整其衣服，合掌向佛白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：『我是婆羅門，於般涅槃，受最後身，無上良醫，拔於毒箭。汝等皆是我子，悉從於我心口而生，是我法子，從法化生。』我等不見如來身口有少過失。何以故？世尊能使不調者調，不寂滅者，使得寂滅。苦惱之者，能使安隱。未入涅槃者，使得涅槃。如來是知道者，是示道者，是說道者，是導道者，將來弟子相續不絕。世尊教法，次第修道，恒相教習，隨順正法，常應擁護，親愛善法。我等不見世尊若身口意有少過失。」舍利弗言：「世尊自恣，說我若身口意有所闕短，垂哀教勅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我不見汝有少過失。何以故？汝舍利弗堅持淨戒，多聞、少欲、知足、遠離憤鬧、樂於閑靜，有精進，具足定心、智慧，疾智、捷智、展轉智、有大種智、別智，唯除如來，諸餘智慧，無能及汝，深遠之智，成就實智，示教利喜。心無嫉妬，見他有能，示教利喜，隨喜讚歎。若為四眾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說法無有疲厭，是故汝今若身口意無有少過。」

舍利弗白言：「世尊！頗見是五百比丘於身口意有少過不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我不見五百比丘於身口意有少過失。何以故？是五百比丘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辦，捨於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得解脫。以是義故，我不見是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過失。」

舍利弗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終不譏彼小闕，亦不見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過失。世尊！此五百比丘幾具三明？幾得俱解脫？幾得慧解脫？」

佛言：「此比丘眾中，九十比丘具於三明，有百八十得俱解脫，其餘之者，盡慧解脫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此五百人離諸塵垢，無有腐敗，悉皆貞實。」

爾時婆耆奢在彼眾中，而作是念：「佛今自恣，我今欲說讚自恣偈。」婆耆奢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聽我所說。」

佛言：「婆耆！隨汝所說。」

婆耆奢即說偈言：

「此十五日清淨朝，五百比丘同共處，  
皆悉斷於結使縛，盡於後有之大仙。  
誠心親近淨世尊，悉得解脫離後有，  
斷於生死所作辦，諸漏已盡滅掉悔。  
除貪憍慢斷有結，拔愛毒箭滅愛有，  
人中師子離諸取，盡諸有結滅怖畏。  
如似轉輪大聖王，群臣翼從而圍遶，  
遊行大地至巨海，譬如鬪戰得大勝。  
無上商主弟子眾，悉具三明滅於死，  
斯等皆是佛真子，離諸垢穢純清淨，  
如日親友今敬禮。」

（二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婆耆奢在空靜處，時欲檢心，繫念思惟，卒起異想，生不熹樂，即自覺知：「我於今者，便失善利。夫出家者，名為難得；若有是心不名難得，我今便為退失善心，得于惡心，今當說心，多諸過惡，說厭患偈。」時彼尊者即說偈言：

「棄捨樂諸著， 及不樂著者，  
捨衣貪嗜覺， 不造煩惱林。  
欲枝下垂布， 眾生樂緣著，  
能斷於欲林， 是名為比丘。  
不垂下著欲， 無林名比丘，  
第六意出覺。 然此欲覺者，  
世間所樂著， 若得出覺意，  
能離非結著， 不樂於勝欲。  
樂出麤惡言， 不名為比丘，  
樂嗜於受身， 因見聞意識，  
想著生五根， 能離欲想著，  
不受塗污辱， 是名得解脫。  
大地及虛空， 世間有色處，  
悉皆歸散壞， 一切同盡滅。  
知見是事已， 行法已決定，  
諸處不生受， 質直不諂偽。  
雖求念存身， 為有所利益，  
若能如是者， 同彼入涅槃。」

### (二三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婆耆奢與阿難俱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見一女人，年在盛壯，容貌端正，便起欲想。爾時婆耆奢尋自覺知，極自呵責：「我今名為不得出家之利，我之壽命，極為難得，若生是心，名為不善。寧捨壽命，不作欲想，我於今者，不名出家。何以故？見於盛壯端正女人，即起愛心。若生此心，非我所宜。」即向阿難而說偈言：

「為欲結所勝， 焦然於我心，  
唯願為我說， 除欲善方便。」

爾時，阿難即說偈言：

「起於顛倒想， 能燒然其心，  
淨想能生欲， 應修不淨觀。  
獨處而坐禪， 速滅於貪欲，  
莫數受燒然， 當觀察諸行，  
無常無有樂， 并及無我法，  
安心念此身， 多厭惡生死。  
修習正智慧， 除七慢結使，  
若知斷慢已， 苦則有邊際。」

(此下丹本第八卷六張後)

(二三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至佛所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悉皆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義利勝？ 誰為最親友？  
眾生依何等， 而得自濟活？  
修造何事務， 而能得聚斂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種田為義利， 妻為最親友，  
眾生依熟苗， 而得自濟活，  
若能勤作者， 斯業勝聚斂。」

爾時，天復說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

(二三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中夜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悉皆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愛中子第一，財中牛第一，  
明中日第一，淵中海第一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所愛無過身，能教第一財，  
慧為第一明，兩為第一淵。」

爾時，天復說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三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於其二足中，剎利最為勝。  
於彼四足中，牛最為勝者。  
若於娶妻中，童女為最勝。  
於諸兒息中，長子為最勝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兩足最勝正覺是，四足中勝善乘是，  
娶妻中勝貞女是，兒子中勝孝者是。」

爾時，天復說偈讚言：

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三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中夜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物生為勝？ 何物入地勝？  
種子何者勝？ 擲種誰為勝？」

時有天子，先身從種田中得，因以為名，以偈答言：

「苗稼生為勝， 子入地第一，  
擁護於耕牛， 兒擲種為勝。」

爾時，彼天語此天言：「我不問汝，我欲問佛。」復以偈問佛：

「何物生為勝？ 何物入地勝？  
種子何者勝？ 擲種誰為勝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明生最勝苗， 無明滅為勝，  
親近供養佛， 擲種僧最勝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三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生世間？ 云何得和合？  
幾愛世間有？ 何物苦世間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六愛生世間， 六觸能和合，  
六愛能得有， 六情生諸苦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三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劫世間？ 云何名苦惱？  
云何是一法？ 世間得自在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意劫將諸趣， 意苦惱世間，  
意名為一法， 世間得自在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物縛世間？ 云何得解脫？  
斷於何等法， 得至於涅槃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欲縛於世間， 捨欲得解脫，  
能斷於愛縛， 是名得涅槃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物覆世間？ 何物能圍繞？  
何物縛眾生？ 云何世間住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老能覆世間， 死能為圍繞，  
愛縛於眾生， 如法住世間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物迷世間？ 何物和合有？  
何誰污眾生？ 云何豎於幢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無明迷世間， 愛著和合有，  
瞋污染眾生， 我慢豎為幢。」

天復以偈問言：

「何誰無蓋障？ 何誰斷於欲？  
誰出於污染， 誰能倒大幢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如來無蓋障， 正智得解脫，  
彼無有蓋障， 能盡于愛結，  
出離於塵垢， 傾於我慢幢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四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。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人財何者勝？ 修行何善行，  
能得快樂報？ 味中何最勝？  
云何諸壽中， 壽命得最勝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於諸財物中， 信財第一勝，  
如法修善行， 能獲快樂報。  
於諸滋味中， 實語為第一，  
於諸壽命中， 慧命為最勝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人於生死中，何者是二伴？  
誰為教授者，歸向涅槃道？  
比丘樂何法，而斷於結縛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於諸生死中，信為第二伴。  
智慧如教授，能樂涅槃者，  
斷諸結使縛，是則名比丘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四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善能至老？何善最安住？  
何寶為第一？何物賊不劫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持戒善至老，信最為安住，  
智慧人勝寶，福財賊不劫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四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眾生誰所生？ 云何常馳求？  
云何於生死， 流轉不解脫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愛生于眾生， 意馳於諸塵，  
一切有命類， 輪轉於生死，  
恒受於諸苦， 云何得解脫？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四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眾生誰所生？ 云何常馳求？  
於生死輪轉， 何者為怖畏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眾生從愛生， 心意馳不停，  
眾生處生死， 苦為大怖畏。」

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眾生誰所生？ 云何常馳求？  
生死常輪轉， 何者大怖畏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愛能生眾生， 意識馳諸塵，  
眾生處生死， 業為大怖畏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棄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於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名非道？ 何物日夜逝？  
梵行誰為垢？ 誰惱害世間？」

云何名澡浴， 而能不用水？  
唯願佛世尊， 為我分別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欲名為非道， 人命日夜逝，  
女為梵行垢， 亦惱害世間，  
專修梵行者， 潔淨勝彼水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物為第一， 諸物中最勝？  
云何在處處， 而得於最上？  
有何一種法， 於世間自在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於諸世物中， 四陰名最勝。  
善於彼處處， 皆得為最上。  
四陰名一法， 於世間自在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偈為何者初？ 云何為分別？  
偈何所依止？ 偈以何為體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偈以欲為初， 字為偈分別，  
偈依止於名， 文章以為體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普照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以何知王車？ 云何知於火？  
云何分別國？ 云何知女人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以幢知王車， 以烟知有火，  
以主知有國， 以夫別女人。」

爾時此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信及第二及至老  
種種生世間 非道、最上勝  
偈為何者初 別車為第十  
別譯雜阿含經第十二卷

(二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長者，請佛及僧施設大會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圍遶，至彼大長者家。時彼尊者婆耆奢，於僧直次守于僧坊。當於爾時，有多女人詣彼僧坊，時，女人中，有一端正美色之者，時，婆耆奢見斯事已，為色壞心，生於欲想。復自思念：「我今妄想失於大利，期於非利，人身難得，命終亦然。若生是心，名為不善。寧捨壽命，不作欲想。我於今者，不名出家。何以故？見於少壯端正女人，不自制心，便生欲想，我今當說厭惡之患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捨俗累，住於出家法，  
無明欲所逐，將失本善心。  
如牛食他苗，甘味無制者，  
五欲亦如是，貪嗜無慚愧。  
若不禁制者，必害善法苗，  
譬如剎利子，具習諸伎藝，  
設有善射術，具滿一千人，  
如是剎利子，戰鬪力勝彼。  
比丘念具足，如彼剎利子，  
常持智慧力，斷滅於欲覺。  
既除欲覺已，快樂常寂滅，  
我親佛前聞，二種之親友，  
趣向涅槃道，是我心所樂，  
我修不放逸，處林住空寂。  
我熟讚於心，是名立正法，  
後必趣於死，若得涅槃時，  
當知是惡心，云何能見我？」

(二五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婆耆奢於有德者，謙順柔軟諸比丘所，心生憍慢，尋自覺知，呵責於己：「我極失利，都無饒益，人身難得，出家難遇，我既得之，不能謹慎，輕於出家，輕於受命，以己智能輕蔑於彼謙順柔軟有德比丘，我今當說厭惡慢心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汝悉捨諸慢， 不應自貢高，  
莫以慢自退， 後悔無所及。  
一切諸眾生， 皆為慢所害，  
為害墮地獄。 是故我今者，  
不應恃才辯， 而生憍慢心。  
若遠憍慢者， 能捨諸障蓋，  
淨心懷恭恪， 獲得於三明，  
謙卑如是者， 名得念比丘。  
憍陳如舍利， 龍脇及自恣，  
不樂及欲結， 出離及憍慢。」

## （二五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婆耆奢獨處閑靜，善能修己，勤行精進，終不放逸，住如是地，逮得三明。時尊者婆耆奢作是念：「我今獨處閑靜，逮得三明，我欲讚己所得三明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昔如荒醉， 經歷諸城邑，  
遊行得值佛， 即蒙大福利。  
瞿曇大悲愍， 為我說正法，  
我聞正法已， 即得清淨信。  
思惟出家者， 世間大導師，  
導化無不普， 男女及長幼，  
中年及老病， 佛曰是親友，  
能示善方所， 眾生無明盲，  
將導示其門。 云何名為門？  
所謂四真諦， 從因則生苦，  
從苦得出家， 見於八正道，  
拔出諸眾生， 安隱趣涅槃。」

我修不放逸， 林野空寂處，  
獲得於三明， 作佛教已訖。」

(二五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欲演說四句偈法，汝等至心諦聽諦聽，我今當說。云何名為四句義？」

「善說最為上， 仙聖之所說，  
愛語非麁語， 是名為第二。  
實語非妄語， 是名為第三。  
說法不非法， 是名為第四。  
是名演四句， 四句之偈義。」

爾時，婆耆奢在眾會中，而作是念：「佛今演於四句之法，我今欲於一句以一偈讚。」爾時，婆耆奢即從座起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

「世尊！我今婆耆奢欲有所說，唯願聽許。」

佛告之言：「恣聽汝說。」

爾時，婆耆奢即說偈言：

「諸有所說不惱己， 亦不害他名善說。  
常當愛語令他喜， 亦不造作諸過惡。  
從諸佛口有所說， 必得安樂趣涅槃，  
能斷諸苦讚善說， 實語甘露最無上，  
實語應語得大利， 安立實說善丈夫。」

(二五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世有良醫能治四病，應為王師。何謂為四？一、善能知病。二、能知病所從起。三者、病生已，善知治愈。四者、已差之病，令更不生。能如是者，名世良醫。佛亦成就四種之法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無上良醫，亦拔眾生四種毒箭。云何為四？所謂是苦，是苦習，是苦滅，是苦滅道。」



佛告比丘：「生老病死，憂悲苦惱，如此毒箭，非是世間醫所能知，生苦因緣，及能斷生苦，亦不知老病死，憂悲苦惱因緣，及能斷除。唯有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無上良醫，知生苦因緣，及以斷苦，乃至知老病死，憂悲苦惱，知其因緣，及以斷除。是以如來善能拔出四種毒箭，故得稱為無上良醫。」

爾時，尊者婆耆奢在彼會坐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當讚如來所說拔四毒箭喻法。」即從座起，合掌向佛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歸命佛， 愍於群生類，  
最上第一尊， 能拔出毒箭。  
世有四種醫， 能治四種病，  
所謂療身疾， 櫻兒眼毒箭。  
如來治眼病， 過於彼世醫，  
能以智慧錚， 決無明眼膜。  
如來治身患， 過於彼世醫，  
世醫所療者， 唯能治四大。  
如來善分別， 六界十八界，  
以此法能治， 三毒身重病，  
能治櫻愚病， 最勝無有上，  
故我今敬禮， 瞿曇之大師。  
醫王名迦留， 多施人湯藥，  
復有一明醫， 名為婆呼盧，  
瞻毘及耆婆， 如是醫王等，  
皆能療眾病。 是等四種師，  
治者必得差， 雖差病還發，  
亦復不免死。 如來無上醫，  
所可療治者， 拔毒盡苦際，  
畢竟離生死， 終更不受苦。  
無量億那由， 阿僧祇眾生，  
佛治令盡苦， 畢竟不還發。  
我今白大眾， 諸賢在會者，  
甘露不死藥， 咸當至心服。  
諸人應受信， 最上治目者，  
療身拔毒箭， 諸醫無與等，  
是故宜至心， 歸命瞿曇尊。」

(二五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尼瞿陀劫波比丘住彼第一曠野林中，而此野中，復有一林。時此比丘於彼遇病，尊者婆耆供給彼病尼瞿陀劫波比丘，因此病故，即入涅槃。爾時，尊者婆耆奢耶旬供養和上尼瞿陀劫波已，漸次遊行至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時婆耆奢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乞食食已，洗鉢，收攝坐具，往詣佛所，整其衣服，合掌向佛，說偈問曰：

「我今欲問佛， 無量之解慧，  
現在斷疑惑， 於曠野城中，  
比丘入涅槃， 生來有福德，  
守攝身口意， 兼有大名聞，  
尼瞿陀劫賓， 佛為作是名，  
佛為婆羅門， 立如是名字。」

(二五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諸大聲聞耆舊之等，於佛左右，各造菴窟，於其中住。時憍陳如、頗發耆賢跋溝、摩訶南、耶舍那毘摩羅牛伺、尊者舍利弗、摩訶目連、摩訶迦葉、摩訶俱絺羅、摩訶劫賓那、尊者阿那律、尊者難陀迦、尊者鉗比囉、耶舍賒羅俱毘訶、富那拘毘羅、拘婆尼、泥迦他毘羅，如是等輩，及諸餘大聲聞，各於草菴諸窟中住。於月十五日布薩，爾時，如來於眾僧前，敷座而坐，尊者婆耆奢亦在會中，即從座起，叉手合掌白佛言：「聽我所說。」

佛言：「我今恣汝所說。」

爾時，婆耆奢即說偈言：

「諸大比丘等， 必乾竭欲愛，  
棄捨諸積聚， 勇捍無怖畏。  
知時知節量， 不貪嗜五欲，  
離一切垢穢， 深心有點慧。  
有如斯事故， 名為大比丘。」

(二五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婆耆奢來至毘舍佉鹿子母講堂中，遇病困篤。爾時，富匿於彼瞻病。時，尊者婆耆奢告富匿言：「汝可往詣於世尊所，如我婆耆奢頂禮世尊足下，問訊世尊：『少病、少惱、起居輕利，無諸苦不？』」爾時，富匿受尊者教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婆耆奢比丘在毘舍佉講堂中，病疹困篤，而語我言：『往世尊所，稱我名字，頂禮佛足，問訊世尊：『少病、少惱、起居輕利，無諸苦不？』』」爾時，富匿復白佛言：「此婆耆奢，或因困疾，即入涅槃，唯願世尊，屈意往彼。」如來默然受富匿語。

爾時，富匿即還詣尊者婆耆奢所，白言：「和上！我問訊已，復啟世尊：『婆耆奢或因困病，入于涅槃。』世尊默然聽受我語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從禪定起，即往毘舍佉講堂婆耆奢所。時婆耆奢遙見佛來，自力欲起，佛告之曰：「不須汝起。」爾時，世尊別敷座坐，告婆耆奢：「汝今身體苦痛為可忍不？能飲食不？」

時婆耆奢白言：「此痛轉增，無有瘳損，今我所患，譬如力士捉擰人髮，撻搥揉捺，我患頭痛，亦復如是。又如大力殺牛之人，以刀刺腹，割其腸肚，我患腹痛，亦復如是。又如瘦人為有力者強捉，火炙，身體焦然，我苦體痛，亦復如是。我於今日欲入涅槃，我於最後欲讚於佛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隨汝所說。」即說偈言(本無少偈)。

本如酒醉四句讚 龍脇、拔毒箭 尼瞿陀劫賓入涅槃 讚大聲聞 婆耆奢滅盡

(二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遊俱薩羅，還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摩納名曰極慢，其所承藉，七世以來，父母真正博通多聞，既自讀誦，亦教他人，其所聞者，聞則能持，四圍陀典，已達其趣：娑羅乾陀論，及與聲論、毘伽羅論、戲笑之論、毘陀羅論，善解法句義趣，通達如是種種諸論。容貌端正，才藝過人，難可儔匹，兼生豪族，又處富貴，自恃才力，生大憍慢，於父母所不生敬順，及和上阿闍梨、師長、親屬，斯不敬禮。

時極慢摩納聞佛從俱薩羅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將往佛所，而作是念：「我至彼時，若沙門瞿曇接待我者，我當問訊；若不問我，當默然還。」爾時，摩納作是念已，即詣佛所。

于時世尊大眾圍遶而為說法，極慢摩納雖往於彼，如來當時聊不顧視。時彼摩納默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都不以我而逕於懷。」尋欲歸依。爾時，世尊知其心念，即說偈言：

「為義來至此， 未得便欲還，  
何不使獲得， 稱汝所來心？」

極慢摩納作是思惟：「沙門瞿曇知我所念。」即生信心，欲禮佛足。佛告摩納：「我錄汝心，不必禮敬，所為已足。」

爾時，大眾覩斯事已，怪未曾有，咸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有大神足，此極慢摩納於己父母、和上阿闍梨所，尚無恭敬，今見瞿曇能自謙下，恂恂恭順。」

爾時，極慢摩納見諸大眾言音暫止，在一面坐，端身正意，而說偈言：

「當於何等所， 不應起憍慢？  
復更於何所， 而當生謙讓？  
孰能却眾苦？ 何者與利樂？  
供養何者勝， 為賢智所讚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供養於父母， 以空淨滿月，  
敬順兄諸親， 和上阿闍梨，  
及餘尊長等， 於彼不應慢，  
宜當自謙下， 都應悉恭敬。  
若見憂惱者， 應為除諸苦，  
亦與其快樂， 普皆應供養。  
若斷貪欲瞋， 并離愚癡者，  
漏盡阿羅漢， 正智得解脫。  
於斯上人所， 除慢不自高，  
應當向歸依， 合掌而敬禮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極慢說諸法要，乃至不受後有。餘如波羅蜜闍經中說。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五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遊俱薩羅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優竭提舍利婆羅門施設大祀，七百牛王繫之於柱，犍牛、犢子、牴羖羊等，如是種種所有畜生，不可稱計，在祀場中，處處繫之，設諸餽饈，種種飲食。爾時，餘國諸婆羅門聞彼設祀，悉來雲集。

時優竭提舍利婆羅門聞佛從俱薩羅到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欲往佛所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設祀，所作會具，當問瞿曇，將不少耶？」時婆羅門乘羽葆車，所著衣裳，上下純白，提三岐金叉，持金藻盃，滿中淨水，諸摩納眾圍遶左右，餘國種種諸婆羅門亦為翼從，來詣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今者，設斯大祀，繫七百牛王及諸畜生，乃至餘國婆羅門等，悉來雲集。辦具已訖，欲設大祀。願佛教我，滿足有勝，無少減不？」

佛言：「婆羅門！汝為祀主，大施求福，亦大得罪，豎三種刀，斯名不善。作於苦因，亦得苦報，得於苦利，受報亦苦。云何名為三種刀？意、口、身刀也。何名意刀？汝若祀時，意業不善，殺諸畜生，以為大祀，是名豎於意刀。何者口刀？汝欲祀時，而作是言：『我於明日當殺爾許種種生命。』是名豎於口刀。云何名為身刀？汝若祀時，手牽牛王及諸畜生，受於呪願，是名豎於身刀。」

佛言：「又有三種火，最勝最妙，宜應謹慎，亦當恭敬，非汝所事，邪見火也。何謂為三？一名恭敬火。二名苦樂俱火。三名福田火。云何名為恭敬火？應當供養、尊重、恭敬、擁護父母。何以故？父母求子，禱祀神祇，然後得子，父母赤白和合成身，生育長養，以是之故，名恭敬火。如是之火，應正供養，與眾快樂，令無乏苦。云何名為苦樂俱火？若族姓子起於精勤，積集錢財，於其妻子，并諸眷屬、奴婢、僕使、知友、輔相，及諸親族，皆應供養，供給所須，與其利樂，如是等輩，皆同苦樂，是名苦樂俱火。云何名為福田火？若沙門、婆羅門能斷貪欲，解脫貪欲，能斷瞋恚，解脫瞋恚，能斷愚癡，解脫愚癡，如是等沙門、婆羅門，名福田火。上趣諸天，能招樂報，此名福田火。是以族姓子，應當至心供養、恭敬，使得快樂。又有三種火必應滅之，何者三火？所謂貪欲、愚癡、瞋恚火，不如世間火，有時須然，有時須滅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恭敬俱福田， 此三火應祀，  
若勤心供養， 獲得三種樂。  
云何為三樂？ 施戒及修定，  
三種之果報， 人天涅槃樂。  
若人於一切， 善解於方法，



於祠祀時節， 能養其眷屬，  
供養應供者， 能供養應供，  
終竟必獲得， 永離災患處。」

爾時，優竭提舍利婆羅門聞佛所說，即語烏答摩納：「汝可往詣彼祀場中，先所繫養諸畜生等，以係祀者，今悉散放，隨逐水草，盡其壽命，莫作拘礙。」

烏答摩納言：「和上如所教勅，我能為之。」即往祀場，宣告諸人：「我受優竭提舍利教勅，一切畜生悉皆解放，任意令去。」

烏答摩納往祀場所未久之間，如來於後即為優竭提舍利婆羅門如諸佛法為說法要，示教利喜。時婆羅門即受禁戒，乃至見諦。餘如突羅闍品中所說。

時優竭提舍利婆羅門即整衣服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明日與諸大眾往祀場中，受我供設。」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時婆羅門聞佛所說，又見受請，歡喜而去。

時婆羅門至祀場已，通夜辦具種種餽饈，乃至敷座，又具淨水。後日晨朝，往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時到。」爾時，如來與諸大眾著衣持鉢，往詣祀場，在眾僧前敷座而坐。時婆羅門覩佛大眾，寂然坐定，手行淨水，施設種種餽饈飲食，食訖攝鉢。時婆羅門在世尊前敷座而坐，願樂聽法。

爾時，如來即為呪願：

「於諸大祀中， 祠祀火為上。  
婆羅門書中， 薩婆底為上。  
一切國土中， 人王最為上。  
百川眾流中， 海水最為上。  
列宿麗于天， 月光最為上。  
一切眾明中， 日光最為上。  
十方世界中， 佛為第一尊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婆羅門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從座而去。

（二六〇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摩納名僧伽羅，往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觀察不善丈夫？」

佛言：「譬如觀月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觀察善勝丈夫？」

佛復答曰：「亦如觀月。」

爾時，摩訶摩訶白佛言：「云何不善丈夫觀之如月？」

佛言：「不善丈夫如十六日月光，漸減圓滿，轉虧，乃至於盡損減不現。如佛法中不能信心受持禁戒，少所讀誦，若修少施，於其後時，懈怠不勤，漸失信心，毀犯禁戒，復不布施，親近惡友，不至僧坊諮受於法，不聽法故，身口意業造於不善，以造惡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道。是故當知惡丈夫者，猶如彼月漸漸損減，乃至滅盡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善勝丈夫亦復如月？」

佛言：「譬如初月，光明熾然，漸漸增長，至十五日圓滿具足。如佛法中，能有信心修行禁戒，習於多聞，修於布施，却除邪見，修於正見，於佛法中，得純信心，堅持禁戒，善修多聞，能施不慳，具於正見，信心持戒，多聞惠施，以漸增長，是善丈夫身口意行，親近善友，具修諸善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是故當知善丈夫者亦復如月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盛滿月， 處於虛空中，  
圓光甚暉曜， 映蔽於諸星。  
亦如具信人， 戒聞捨貪嫉，  
於諸嫉妬者， 如月蔽眾星。」

時僧伽羅摩訶聞佛所說，踊躍而去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二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婆羅門名曰生聽，往詣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即白佛言：「我曾聞人說：『世尊言：「但施於我，莫施餘人，但施我弟子，莫施他弟子。若能施我及我弟子，得大果報；若施他人及餘弟子，不得果報。」』實說是不？將非世人誹謗者乎？」

佛言：「此實虛妄，誹謗於我，都無此語。若如是說，作二種難：一者遮難，二者受者得減損難。若如此說，作大損減，身壞命終，墮三惡道。汝今應知，乃至洗鉢之水，我尚說言：『施與虫蟻，獲



大福報。』況於施我？實作是語：『施持戒者，得福甚多，施破戒者，得福尠少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一切布施處， 我常生讚歎，  
破戒得福少， 持戒獲大果。  
黑白赤青牛， 生犢各差別，  
駕用取其力， 不擇其產種。  
人亦復如是， 剎利婆羅門，  
毘舍首陀羅， 真陀羅富且，  
能持於淨戒， 施之得大果，  
如似齎麻幹， 捨之取珍寶。  
癡愚無智者， 未曾聽聞法，  
不能修梵行， 施之獲少果。  
若親近賢聖， 正覺及聲聞，  
能信於善逝， 信根立堅固，  
生處恒尊貴， 最後得涅槃。」

爾時，生聽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二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有一老婆羅門，捉杖持鉢而行乞食，時，佛見已，語婆羅門言：「汝今極老，何以捉杖持鉢而行乞食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我有七子，各為妻娶，分財等與，我今無分。為子驅故，而行乞食。」

佛告之言：「我今為汝說偈，汝能於大眾中說此偈不？」

答言：「我能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生子太歡喜， 為之聚財寶，  
各為娶妻子， 而便驅棄我。  
此等無孝慈， 口言為父母，  
如彼羅剎子， 垂死驅棄我。  
譬如馬槽櫪， 滿中置穀麩，  
少馬無敬讓， 驅蹋於老者。」

此子亦如是， 無有愛敬心，  
棄我使行乞， 不如杖愛我。  
我今捉此杖， 御狗及羊馬，  
行則佐我力， 闇夜為我伴。  
指水知深淺， 若跌扶杖起，  
蒙杖除多聞， 是杖愛念我。」

婆羅門受此偈已，誦讀使利。爾時，七子在大會中，時，婆羅門於大眾中而作是言：「汝等今當聽我所說。」大眾默然，即說上偈。七子慚愧，起來抱父各共修敬，將父歸家，置本坐處，諸子各出妙氈二張，奉上於父。

時婆羅門即作是念：「我今得樂，是瞿曇力，瞿曇即是我阿闍梨。婆羅門法，法應供養和上阿闍梨。」選最好衣往至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家中得諸利樂，是汝之恩，我經書中說：『阿闍梨者，應與阿闍梨分。和上者，應與和上分。』瞿曇！汝今是我阿闍梨，應憐愍我，受我此衣。」爾時，世尊以憐愍故，為受是衣。

婆羅門踊躍，從座而起，歡喜而去。

### （二六三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時有一老婆羅門，捉杖持鉢而行乞食，遙見佛已，往至佛所，而作是言：「我捉杖持鉢，從他乞食，汝亦乞食，我之與汝俱是比丘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不必從他乞， 得名為比丘。  
雖具在家法， 正修於梵行。  
福果及惡報， 俱斷無相著，  
乾竭諸有結， 是名比丘法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二六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王舍城北有耕作婆羅門，名豆羅闍。爾時，世尊於其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往至彼所。時婆羅門遙見佛來，即至佛所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種作人耕種而食，不從人乞。瞿曇！汝今亦可耕種而食。」

佛言：「我亦耕種而食。」

時豆羅闍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「汝自說知耕， 未見汝耕時，  
汝若知耕者， 為我說耕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吾以信為種， 諸善為良田，  
精進為調牛， 智慧為轅[輻-田+問]，  
慚愧為犁具， 念為御耕者，  
身口意調順， 持戒為鞅子。  
耕去煩惱穢， 甘雨隨時降，  
芸耨為善心， 大獲善苗稼，  
趣向安隱處， 可以剋永安。  
吾所耕如是， 故得甘露果，  
超昇離三界， 不來入諸有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汝耕實是耕無上之勝耕。」婆羅門聞是偈，心生信解，盛滿鉢飲食，來用奉佛，佛不受。餘如上豆羅闍婆羅門所說，乃至不受後有。

（二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比丘名曰梵天，遊行央伽國，來到瞻波至健伽池邊，後日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瞻波城，次第乞食，到於本家。爾時，尊者梵天母在中門中，以蘇米、胡麻以投火聚，望生梵天。尊者梵天在門中立，其母不識。爾時，毘沙門天王敬信梵天，即與無數夜叉之眾，乘虛而行，見梵天母祠祀於火，不見其兒，唯見道人，不謂己子。毘沙門天王即為其母而說偈言：

「婆羅門家女， 梵天去此遠，

祀火望梵世， 斯非其逕路。  
不解趣梵天， 勤苦事火為？  
梵天中梵天， 在汝門中立。  
都無有取著， 亦無所養育，  
遠離諸惡趣， 結使塵不著。  
遠離諸欲求， 不染污世法，  
如龍象善調， 而無所惱觸。  
勝念之比丘， 心善得解脫，  
如是應真者， 今來受汝供。  
汝應然意燈， 淨心速施與。」

爾時，其母聞毘沙門說，心即覺悟，母即施食與梵天食已，為其作照明，後世安樂因。

### （二六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婆羅門，往詣佛所，問訊佛已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人稱汝為佛陀、佛迭，如是之名從何而生？」婆羅門說偈問言：

「佛陀是勝名， 名生津濟義，  
為父母制名， 故名汝為佛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今我哀愍汝， 當為分別說，  
所以有是稱， 汝今善諦聽。  
佛知過去世， 未來世亦然，  
現在普悉知， 諸行壞滅相。  
明達了諸法， 應修者悉修，  
應斷盡斷除， 以是故名佛。  
總相及別相， 分別解了知，  
一切悉知見， 是故名為佛。  
婆羅門當知， 無量劫觀察，  
諸行之苦惱， 受生必終沒。  
遠塵離垢習， 拔毒箭煩惱，  
得盡生死際， 以是故名佛。」

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二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憍薩羅國遊行，至沙林聚落。爾時，世尊捨於道次，在一樹下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時有一婆羅門，姓曰煙氏，在佛後來，見佛跡中，千輻輪相，怪未曾有。即自思惟：「我未見人有如是跡，我當推尋是何人跡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尋其跡，往至佛所，瞻仰尊顏，容色悅豫，覩者信敬，諸相寂定，心意亦定，得最上調心，寂滅之寂，身真金色，猶如金樓。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汝當得天也。」

佛言：「婆羅門！我不得天也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當得阿修羅，為得龍、捷闍婆、夜叉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也。」

佛言：「我皆不得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汝得人也。」

佛言：「我不得人也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我問汝為得天及龍、阿修羅、捷闍婆、夜叉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，及人，汝皆言不得，為何所得也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我非天龍阿修羅， 緊那摩睺乾闥婆，  
亦非夜叉及以人， 我漏已盡斷煩惱。  
我雖調馴如龍象， 終不為他所制御，  
不為他制斷疑故， 斷愛解脫離諸趣。  
一切盡知斷後生， 如芬陀利善開敷，  
處於水中得增長， 終不為水之所著。  
清淨香潔人所樂， 八法不污如蓮華，  
我亦如是生世間， 同於世法不染著。  
無量劫來常觀察， 諸行所緣受苦惱，  
諸受生者皆終沒， 遠塵離垢斷眾習，  
拔出毒箭斷煩惱， 皆得盡於生死際。」

「以是之故，號之為佛。」

煙姓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慢、優竭提 生聽、極老 比丘、種作 及梵天 佛陀、輪相為  
第十

(二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到火姓達賴殊婆羅門家。爾時，火姓達賴殊於中門前祀祠於火，佛來至門，達賴殊遙見佛來，而語之言：「住！住！旃陀羅！莫來至此。」

佛告之言：「汝識旃陀羅，知旃陀羅法不？」

婆羅門答言：「不識不知旃陀羅、旃陀羅法，汝識旃陀羅，知旃陀羅法耶？」

佛告之言：「我識旃陀羅，知旃陀羅法。」

時婆羅門於坐處起，為佛敷座，而白佛言：「汝為我說旃陀羅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坐其座，而說偈言：

「惡性喜瞋久嫌恨， 為人剛惡懷憍慢，  
行於倒見及幻惑， 當知此是旃陀羅。  
含忿嫉妬好惡欲， 難可調化無慚愧，  
行如是者旃陀羅。 傷害胎生及卵生，  
心無慈愍害生類， 傷殘毀害於四生，  
當知是此旃陀羅。 若人齎物涉道路，  
聚落空處有財寶， 悉能劫奪并害命，  
行如是者旃陀羅。 造行眾惡無悔恨，  
是則名為旃陀羅。 捨自己妻及姪女，  
邪姦他婦無所避， 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 
於己種姓及親友， 如是之處造邪惡，  
不擇好惡而姦姪， 是亦名為旃陀羅。  
以理問義為倒說， 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 
自歎己德毀訾他， 貪著我慢下賤行，  
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橫加誹謗極愚癡，  
為小利故生誹謗， 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 
自己有過推與他， 專行欺誑謗毀人，  
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多有財寶饒親族，  
自食好美與他惡， 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 
已到他家得美食， 他若來時與麁惡，



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父母衰老離盛壯，  
而不孝順加供養， 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 
父母兄弟及姊妹， 罵詈惡口無遜弟，  
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沙門及與婆羅門，  
中時垂至不施與， 更加罵詈而瞋恚，  
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沙門及與婆羅門，  
貧窮乞匄請向家， 不與飲食亦不施，  
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毀罵於佛及聲聞，  
出家在家加毀罵， 如是亦名旃陀羅。  
竟非羅漢詐稱是， 於天人中為殘賊，  
生於大家婆羅門， 韋陀典籍悉通利，  
數數造作諸惡業， 種姓不能遮謗毀，  
亦不能遮地獄報， 現前為人所罵辱，  
未來之世墮惡趣， 生旃陀羅須陀延。  
得好名稱必不聞， 又得盛樂生梵處，  
種姓不能遮梵處， 現在稱歎終生天。  
我今為汝顯示說， 如是之事應當知，  
種姓不是婆羅門， 種姓不是旃陀羅，  
淨業得作婆羅門， 惡行得為旃陀羅。」

婆羅門聞是偈，讚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大精進！實如所說，大牟尼！不以種姓是婆羅門，不以種姓旃陀羅。善能修行是婆羅門，作惡行者旃陀羅。」婆羅門聞是偈已，歡喜信解，盛滿鉢飲食，持以奉佛，佛不為受。何以故？以是說法食故。婆羅門白佛言：「此食當以施誰？」

佛言：「我不見沙門、婆羅門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能消此食者，無有是處。當以此食著淨無虫水中。」

婆羅門即以此食著無虫水中，烟炎俱起，滑滑大聲。爾時，婆羅門生未曾有想，佛世尊尚於食所，出大神足。婆羅門還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聽我出家，得及道次。」

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服著身，即得具戒，如出家法，於空靜處，獨已精修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被服法衣者，為正修無上梵行故。族姓子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，成阿羅漢，得解脫樂。而說偈言：

「我昔迷正真， 愚惑造邪行，  
不識清淨道， 又不知死路。  
妄想生橫計， 劬勞承奉火，



空為虛妄事，徒損無所獲。  
今遇天中天，黑闇蒙惠光，  
獲得樂中樂。具戒得三明，  
於佛教法中，所作皆已訖。  
本雖婆羅門，實是旃陀羅，  
今日真實是，淨行婆羅門，  
遠離於淤泥，淨自澡浴已，  
過韋陀彼岸。」

###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三

(自極慢已下十一經，皆丹藏所無，於大本經中亦無同本異譯者。然其文相不異，當經前後。則丹藏無者，脫之耳。故此仍之。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)

(二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耆尼山中。有一天女，名求迦尼娑，本是波純提女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暉曜，普照此山，悉皆大明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即說偈言：

「口意宜修善， 不應作諸惡，  
身不以小惡， 加害於世間。  
觀欲空無實， 修於念覺意，  
設自不樂苦， 莫作損減業。」

爾時，世尊讚天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說：

「『口意宜修善， 不應作眾惡，  
身不以小惡， 加害於世間。  
觀欲空無實， 修於念覺意，  
若自不樂苦， 莫作損減業。』」

時波純提女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即於坐沒，還于天宮。

(二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阿難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欲演四句之法，咸當善受，至心諦聽，憶持莫忘。云何名為演四句法？」

「口意宜修善， 不應作諸惡，  
身不以小惡， 加害於世間。  
觀欲空無實， 修於念覺意，  
若自不樂苦， 莫作損減業。」

時有一婆羅門，去阿難不遠，聞說斯偈，即便思惟：「如此偈義，義味深遠，非是人作，必是非人之所宣說，當往問佛。」作是念已，時，婆羅門即詣佛所，問訊已訖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從阿難聞說此偈，如我思惟，此偈句義，非人所作。」佛告婆羅門：「實爾！實爾！實是非人之所宣說，非人所造。我於往時，在王舍城耆尼山中，求迦尼娑天女來詣我所，頂禮我已，在一面坐，即說斯偈。而斯偈者，實非人說。」時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(二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耆尼山中。時求迦尼娑天，本是波純提女，身光晃曜，猶如電光。淳誠至信，歸依三寶，來詣佛所，在一面坐，以此光明，普照此山，悉皆洞然。求迦尼娑天女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以種種，讚詠佛法僧，  
今但略宣說，隨意所樂足。  
口意宜修善，不應造眾惡，  
身不以小過，加害於世間。  
觀欲性相空，修於念覺意，  
若自不樂苦，莫作損減業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天女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」求迦尼天女聞佛說已，歡喜頂禮，於此處沒，還於天宮。

(二七二)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毘舍離北獼猴彼岸精舍之中。時波純提天女、拙羅天女，光色倍常，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時此二天女放大光明，遍照獼猴及毘舍離，悉皆大明。時拙羅天女即說偈言：

「世尊婆伽婆，無上等正覺，  
在於毘舍離，住於大林中。  
求迦尼娑天，并及於拙羅，  
波純提女等，稽首尊足下。  
我往昔曾聞，能善稱說法，

牟尼世尊者， 今現在演說。  
諸有生譏毀， 如斯深法者，  
是則名愚癡， 後必墮惡趣。  
有能讚聖法， 成就具於念，  
是名有智者， 後必生善處。」

時求迦尼娑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口意宜修善， 不應造眾惡，  
身不以小惡， 加害於世間。  
觀欲性相空， 修於念覺意，  
若自不樂苦， 莫作損減業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天女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」時天女等聞佛說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七三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大明，遍照祇洹，頂禮既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不觸者勿觸， 觸者必還報，  
以如是事故， 不應妄有觸。  
若非津濟處， 不應作渡意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可瞋而不瞋， 清淨無結使，  
若欲惡加彼， 惡便及己身。  
如逆風揚土， 塵來自坌身，  
欲以瞋加彼， 彼受必還報。  
是二竝名惡， 兩俱不脫患，  
若瞋不加報， 能伏於大怨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

久棄捨嫌怖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顏熾盛，容色殊常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而說偈言：

「癡愚少智者， 造於諸惡業，  
為已自作怨， 後受大苦報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所作業不善， 作已自燒煮，  
愚癡造眾惡， 受報悲啼哭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棄捨嫌怖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二七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威容光赫，顏色殊常，來詣佛所，既頂禮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不以言說故， 得名為沙門，  
此實趣向道， 成就堅履跡。  
若有勇健者， 能深修禪定，  
獲得於解脫， 壞於魔結縛。  
作及不作業， 二俱稱實說，  
詐偽無誠信， 智者所棄捐。  
己身實無得， 虛讚以自憍，

詐偽虛誑說， 世間之大賊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不顯己功德， 不知他心行，  
知已復涅槃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聞佛偈已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於今者，實有罪過，唯願聽我誠心懺悔。」時佛默然。天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說罪悔， 汝不受我悔，  
懷惡心不善， 不捨於怨嫌。」

世尊以偈復答天曰：

「說罪言懺悔， 內心實不滅，  
云何除嫌隙？ 云何而得善？」

天又說偈重問曰：

「人誰無愆過？ 人誰無誤失？  
何誰離愚癡？ 何誰常具念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如來婆伽婆， 正智得解脫，  
彼無諸愆過， 亦復無得失，  
彼已離愚癡， 能具於正念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我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棄捨嫌怖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提婆達多友瞿迦梨，往詣佛所，在一面立。佛告瞿迦梨：「汝於舍利弗有緣，莫生嫌想。舍利弗、目連淨修梵行，心意柔軟，汝莫生嫌恨，長夜受諸苦惱。」

瞿迦梨言：「我信佛語，我隨於佛，然舍利弗、目連實有惡欲，惡欲於彼，實得自在，彼隨惡欲。」

佛復告瞿迦梨：「汝今勿於彼二人所，生嫌恨心。」如是至三。而瞿迦梨雖聞佛言，惡心不改，捨佛而去。去佛不遠，身生惡瘡，初如芥子，須臾之頃，猶如豆許，復漸長大，如毘梨果，身體爛潰，膿血流出，身壞命終，墮大蓮華地獄。

時有三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。第一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瞿迦梨是夜命終。」第二天言：「墮大蓮華地獄。」第三天即說偈言：

「夫人生世， 斧在口中， 由其惡言，  
自斬其身。 應讚而毀， 應毀而讚，  
口出綺語， 後受苦殃。 綺語奪財，  
是故小過， 謗佛聖賢， 是名大患。  
受苦長遠， 具滿百千， 入尼羅浮，  
及三十六， 入阿浮陀， 乃至墮彼，  
五阿浮陀。 誹謗賢聖， 口意造惡，  
入斯地獄。」

時彼三天禮佛足已，還於天宮。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欲聞彼阿浮陀地獄壽命長短以不？」

比丘白言：「願為我說，我等聞已，信受憶持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二十佉利胡麻得波羅捺，滿溢一車，有長壽人，足滿百年取其一粒，如是胡麻一切都盡，此阿浮陀地獄所得壽命，猶故未盡。此二十阿浮陀觔，成一尼羅浮陀。二十尼羅浮陀觔，一呵吒吒。二十呵吒吒觔，一睺睺。二十睺睺觔，一蓮華地獄。二十蓮華地獄觔，一大蓮華地獄。瞿迦梨比丘以謗舍利弗、目連故，墮是大蓮華地獄中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被燒焦柱，尚不應謗，況情識類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七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威顏晃曜，遍照祇洹，來詣頂禮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輕賤他， 及不輕賤他？  
為他所輕賤， 以何為首目？  
我今問如來， 大仙為我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善知不輕賤， 不知名輕賤。  
樂法名恭敬， 慢法名不恭。  
不近善知識， 是名不敬首。  
樂行於非法， 親友生怨嫉。  
與怨為親友， 是為不敬首。  
如有婦女人， 履行不貞良，  
好與姦姪通， 作於無理行，  
男子違禮度， 其義亦復然，  
如是等名為， 輕賤之元首。  
斗秤欺誑人， 巧偽不均平，  
苟且懷貪利， 是名輕賤首。  
博弈相侵欺， 損喪錢財盡，  
如是等名為， 輕賤之首目。  
嗜睡著美味， 早眠而晚起，  
懈怠於事務， 而復熹瞋恚，  
如斯之等人， 亦名輕賤首。  
耳璫及鑲釧， 擎蓋錦屣履，  
貧窮自嚴飾， 是名輕賤首。  
財物既尠少， 愛著情愈濃，  
雖生剎利種， 冀求得王位，  
如是愚癡人， 是名輕賤首。  
財寶其業大， 多眷屬親友，  
自食於美味， 不分施與他，  
受他好飲食， 及得財寶利，  
彼來至己家， 都無報答心，  
乃至不與食， 是名輕賤首。  
父母年朽邁， 衰老既至已，  
自食於甘美， 終不知供養，  
如斯之等人， 是名輕賤首。」

父母及兄弟， 親屬并姊妹，  
打罵出惡言， 是名輕賤首。  
沙門婆羅門， 中時來至家，  
不請不施食， 是名輕賤首。  
沙門婆羅門， 及貧窮乞匄，  
罵辱不施食， 是名輕賤首。  
謗佛及聲聞， 出家在家人，  
為此非法事， 是名輕賤首。  
實非是羅漢， 自稱是羅漢，  
天人婆羅門， 沙門中大賊，  
若為如是者， 是名輕賤首。  
如斯之等類， 為他所輕賤，  
世間可輕賤， 我悉知見之，  
宜應遠捨離， 如怖畏嶮道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我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棄捨嫌怖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七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顏容暉赫，光色甚明，遍于祇洹，來詣佛所，頂禮足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誰名為敬順？ 誰名為陵邈？  
誰為櫻愚戲， 如小兒弄土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男子若敬順， 女人必陵邈。  
男子若陵邈， 女人必敬順。  
女人櫻愚戲， 如小兒弄土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我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棄捨嫌怖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二七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身光晃曜，猶如電光，遍照祇洹，赫然甚明，來詣佛所，頂禮足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覺觀意欲來， 遮止應遮止，  
一切盡遮止， 不造生死塵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覺觀意欲來， 遮止應遮止，  
不應一切遮， 但遮惡覺觀。  
惡惡應遮止， 遮止能遮止，  
若能如是者， 不為生死遮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我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棄捨嫌怖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二八〇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身光晃曜，遍照祇洹，來詣佛所，禮佛足已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得名稱？ 云何得財業？  
云何得稱譽？ 云何得親友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持戒得名稱， 布施得財寶，  
實語得稱譽， 普施眾皆親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我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棄捨嫌怖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二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顏晃曜，赫然甚明，遍于祇洹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生為人， 如見極明了，  
集諸財寶利， 多少義云何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先學眾技能， 次集諸財寶，  
集財為四分， 一分供衣食，  
二分營作事， 一分俟匱乏。  
種田是初業， 商估是為次，  
蓄息養牛群， 羔羊并六畜。  
復有諸子息， 各為求妻婦，  
出女并姊妹， 及六畜家法，  
調和得利樂， 不和得苦惱。  
作事令終訖， 終不中休廢，  
智者善思惟， 深知於得失。  
善解作不作， 財寶來趣己，  
如河歸大海， 勤修於事業。  
如蜂採眾華， 日日常增長，  
晝夜聚財業， 如彼蜂增長。」

財不寄老朽， 不與邊遠人，  
惡人作鄙業， 勢力勝己者，  
終不以財寶， 與如是等人。  
與財為親厚， 債索時忿諍，  
怪哉財義利， 失財失親友。  
但如法聚財， 不應作非法，  
丈夫如法作， 端嚴極熾盛。  
既能白衣食， 又復惠施人，  
調適不失度， 命終得生天。」

天復以偈讚曰：

「我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棄捨嫌怖， 以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二八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乃往古昔，俱薩羅國有一善彈琴人，名俱菟羅，涉路而行。時有六天女各乘宮殿，陵虛而行。天等出宮，語此人言：『舅可為我彈奏清琴，我當歌舞。』時彈琴人覩其容貌，光明異常，生希有想。問言：『姊妹！作何功德，得生斯處？爾先為我說其先因，我當為爾彈奏清琴。』天女答曰：『汝今但當為我彈琴，我於歌中，自說往緣。』時俱菟羅於六天前即鼓琴，時，第一天女而說偈言：

「『諸能以上衣， 用施於他人，  
人中生尊勝， 處天如我今。  
身如真金聚， 光色甚熾怡，  
天女有數百， 我為最尊勝。  
施於所愛物， 其福勝如是。』

「第二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若以諸上味， 餽饍飲食施，  
生人為男女， 男女中最勝。』

若生於天上， 猶如我今日，  
以捨所愛故， 隨意受快樂。  
汝觀我宮殿， 乘空自在行，  
身如真金聚， 光顏甚殊妙。  
天女有數百， 我為最尊勝，  
施上味飲食， 獲勝報如是。』

「第三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若以勝妙香， 布施而修福，  
生人得尊勝， 處天如我身，  
以捨所愛故， 隨意受快樂。  
汝觀我宮殿， 乘空自在行，  
身如真金聚， 光顏甚殊妙。  
天女有數百， 我為最尊勝，  
以施勝香故， 獲報得如是。』

「第四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我本人中時， 孝事難舅姑，  
罵詈麁惡言， 我悉能忍受。  
是故於今者， 獲得此天身，  
以能孝順故， 隨意受快樂。  
汝觀我宮殿， 乘空自在行，  
身如真金聚， 光顏甚殊妙。  
天女有百數， 我為最尊勝，  
以能孝事故， 獲勝報如是。』

「第五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我於先身時， 屬人為婢使，  
奉侍於大家， 隨順不瞋戾，  
精勤不懈怠， 早起而晚臥。  
若於大家所， 得少飲食時，  
分施於沙門， 及與婆羅門，  
是故得天身， 隨意受快樂。  
汝觀我宮殿， 乘空自在行，  
身如真金聚， 光顏甚殊妙。』

天女數百中， 我最為尊勝，  
處賤修福田， 獲勝報如是。』

「第六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我於先身時， 得見於比丘，  
及以比丘尼， 生大歡喜心。  
彼教我精勤， 得聞彼說法，  
一日受齋法， 是故今生天。  
隨意受快樂， 汝觀我宮殿，  
乘空自在行， 身如真金色，  
光顏甚殊妙。 天女數百中，  
我為最尊勝。 汝今且觀我，  
以用善教故， 獲勝報如是。』

「時彈琴者復說偈言：

「『我今極善行， 可樂薩羅林，  
我今見天女， 晃曜如電光，  
見聞如斯事， 還歸造功德。』」

爾時，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二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是天威德，光明熾盛，普照祇洹，悉皆大明。彼天爾時即說偈言：

「云何起必壞？ 云何遮不生？  
云何捨所畏？ 云何成法樂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瞋恚起時滅， 貪欲生必遮，  
棄無明無畏， 證滅最為樂。  
棄恚捨貪欲， 出於諸結使，



不著於色名， 觀諸法空林。  
欲為生死根， 欲能生諸苦，  
斷欲得解脫， 諸苦亦復然。  
苦得解脫故， 苦本亦解脫，  
癡愚無智者， 放逸不觀苦。  
是故沒苦海， 纏縛無窮已，  
智者檢亂心， 不宜著諸欲。  
夫為放逸行， 能壞禪定樂，  
是故應攝想， 勿得著欲染。  
譬如巨富者， 守護其珍寶。」

爾時，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已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八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是天威德，光明熾盛，普照祇洹，悉皆大明。彼天爾時即說偈言：

「雖到於五塵， 不名為貪欲。  
思想生染著， 乃名為貪欲。  
欲能縛世間， 健者得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欲性本無常， 斷滅則悟道，  
著欲生繫縛， 永不得解脫。  
若以信為伴， 不信莫由起，  
名稱轉增長， 壽終得生天。  
若復斷除欲， 不數數受有，  
不還來生死， 永入於涅槃。  
知身空無我， 觀名色不堅，

不著於名色， 從是而解脫。  
亦不見解脫， 及以非解脫，  
哀愍利群生， 廣饒益一切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八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天光明倍常，來至佛所，頭面禮佛，在一面坐，而說偈言：

「應共誰止住？ 復應親近誰？  
從誰所受法， 得利不生惡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應共善人住， 親近於善者，  
從彼人受法， 得利不生惡。  
應共善人住， 親近於善者，  
從彼人受法， 智者得利樂。  
應共善人住， 親近於善者，  
從彼人受法， 智者得名譽。  
親近於善者， 從彼人受法，  
智者得解慧， 是故應共住。  
親近於善者， 從彼人受法，  
親族中尊勝， 能離於憂愁，  
於一切苦中， 而能得解脫。  
遠離諸惡趣， 能斷一切縛，  
純受上妙樂， 得近於涅槃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棄捨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八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天光明倍常，普照祇洹，悉皆大明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貪悋貧窮苦， 皆由不惠施，  
若欲求福德， 智者應施與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可怖莫過貪， 貧乏恒飢渴，  
恐貧不布施， 不施畏甚大。  
今世若後世， 飢窮苦難計，  
若得少能施， 得多亦能施。  
生時得快樂， 壽終得生天，  
難施而能施， 是名難作業。  
癡愚不知解， 諸佛賢聖法，  
愚智俱命終， 生處各別異。  
愚者墮地獄， 受於種種苦，  
智者生人天， 乃可得解脫。  
貧窮拮据活， 以用養妻子，  
淨心割少施， 其福無有量。  
設百千大祀， 供養於一切，  
不及貧布施， 十六分中一。  
大祀有鞭打， 侵掠他財寶，  
種種苦惱人， 以成大祀業。  
以惡取財寶， 眾皆不歡悅，  
如是不淨施， 及以小淨施，  
受報有好醜， 不可以相比。  
如法聚財物， 終不非法求，  
得財捨用施， 正直而施與。  
具戒修禪定， 正直者受取，

福聚布四方， 猶如大海水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而去。

(二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毘婆山側七葉窟中。時佛為佉陀羅刺脚，極為苦痛，如來默受，雖復苦痛，無所請求。

爾時，有八天子顏容端正，來詣佛所。中有一天言：「沙門瞿曇實是丈夫人中師子，雖受苦痛，不捨念覺，心無惱異，若復有人於瞿曇大師子所生誹謗者，當知是人甚大愚癡。」

第二天亦作是說：「瞿曇沙門丈夫龍象，雖受苦痛，不捨念覺，心無惱異，若復有人於瞿曇龍象所生誹謗者，當知是人甚大愚癡。」

第三天復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如善乘牛。」第四天復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如善乘馬。」第五天復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猶如牛王。」第六天復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無上丈夫。」第七天復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人中蓮花。」

第八天復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猶如分陀利，觀彼禪寂，極為善定，終不矜高，亦不卑下。止故解脫，解脫故止。」時第八天即說偈言：

「非彼清淨心， 假使滿百千，  
通達五比施， 為於戒取縛，  
沒溺愛欲海， 不能度彼岸。」

爾時，八天說此偈已，頂禮佛足，還其所止。

垂下及遮止 名稱及技能  
彈琴并棄捨 種別、善丈夫  
慳貪不惠施 八天為第十

(二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顏色殊常，來詣佛所，赫然大明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而說偈言：(丹本澄函第十一卷初准)

「譬如彼大地， 廣大無有邊，  
又亦如巨海， 甚深無崖際。  
須彌極高峻， 無以能喻及，  
誰如那羅延？ 男子中無比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無物廣於愛， 深大不過腹，  
憍慢高須彌。 唯有佛世尊，  
於諸男子中， 最勝無倫匹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二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於其中夜，來詣佛所，威光照曜，赫然甚明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物火不燒， 旋嵐不能壞？  
劫盡大洪水， 一切浸爛壞，  
何物於彼所， 而得不爛潰？  
男子若女人， 所有諸財寶，  
以何方便故， 王賊不能侵？  
是何堅牢藏， 無能毀壞者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福聚火不燒， 旋嵐不吹壞，  
劫盡洪水浸， 不能令腐朽。  
男女有福聚， 王賊不能侵，  
福是堅牢藏， 無能侵毀者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二九〇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威光照曜，赫然大明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誰能具曠路， 涉道之資糧？  
以何因緣故， 賊所不能劫？  
設復逢奸惡， 云何得守護？  
云何被劫奪， 而生大歡喜？  
云何常親近， 智者生欣悅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信為遠資糧， 福聚非賊劫，  
賊劫戒遮殺， 沙門劫生喜，  
數親近沙門， 智者生欣悅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二九一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於其中夜，來詣佛所，威光赫然，悉皆大明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樂者所思念， 稱意盡獲得，  
一切諸樂中， 欲樂最為勝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樂者無思念， 苦者有願求，  
若人捨思願， 是為最為勝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二九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顏殊特，赫然大明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佛為天人師， 於諸物中勝，  
能知一切法， 利益諸世間。  
一切諸難中， 何物最為難？  
唯願大仙尊， 為我分別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於他得自在， 忍彼觸惱難。  
貧窮能布施， 危厄持戒難。  
盛年處榮貴， 捨欲出家難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二九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晃曜，赫然大明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車為云何生？ 誰將車所至？  
車去為遠近， 車云何損滅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從業出生車， 心將轉運去，  
去至因盡處， 因盡則滅壞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二九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身光晃曜，遍照祇洹，悉皆大明。時此天子却坐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須多蜜奢鋸陀女生子。」

佛言：「斯是不善，非是善也。」

爾時，此天即說偈言：

「子生世言樂， 生子極欣慶，  
父母漸老朽， 何故說不善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我知生子者， 必有愛別離，  
陰聚和合苦， 此都非是子。  
是名與諸苦， 癡愚謂為樂，  
是故我說言， 生子為不善。  
不善作善想， 不愛作愛想，  
苦作於樂想， 放逸所極熟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（二九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顏暉曜，威色倍常，赫然大明，來詣祇洹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自思算， 不為煩惱覆？  
云何復名為， 永離於眾數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若善算計者， 二漏不流轉，  
名色永已滅， 彼名離眾處。  
總數不覆藏， 已去於總數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二九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光色暉曜，赫然大明，來詣祇洹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物重於地？ 何物高於空？  
何物疾於風？ 何物多草木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持戒重於地， 憍慢高於空，  
心念疾於風， 亂想多草木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嫌怖久捨離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(二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，威顏晃曜，光色殊常，來詣祇洹，赫然大明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修行何戒行？ 復作何威儀？  
有何功德力？ 造作何業行？  
具足何等法， 得生於天上？  
願世尊悲愍， 為我開顯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我今為汝說， 汝當至心聽。  
諸欲生天者， 先當斷殺生。  
善修於禁戒， 守攝於諸根，  
不害有生類， 便得生天上。」

不盜他財物， 彼與樂受取，  
斷於奸盜心， 便得生天上。  
不奸他婦女， 度邪淫彼岸，  
自足己妻色， 便得生天上。  
為利自己身， 亦欲利于彼，  
并為財利故， 遠離諸放逸。  
實語不虛妄， 便得生天上。  
除去於兩舌， 不鬪亂彼此，  
樂出和合語， 以此因緣故，  
便得生天上。 斷於麁惡言，  
讒刺觸惱故， 吐辭皆柔軟，  
聞者生欣悅， 以是業緣故，  
得生于天上。 除斷於綺語，  
不談無益事， 知時而說法，  
便得生天上。 若聚落曠野，  
不生貪利想， 於他財物所，  
不起愚癡心， 便得生天上。  
慈心不害物， 不挾怨憎心，  
向於群生類， 心無怒害想，  
便得生天上。 信業及果報，  
能修信施者， 二事俱生信，  
具足得正見， 便得生天上。  
如斯眾善法， 白淨十業道，  
悉能修行者， 必得生天上。」

天復以偈讚言：

「往昔已曾見， 婆羅門涅槃，  
久捨於嫌怖， 能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此天說此偈已，歡喜還宮。

大地、火不燒 誰齋糧、所願  
甚能及車乘 鋸陀女、算數  
何重并十善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四

(二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一天子名曰因陀羅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身光暉曜，遍照祇洹，赫然大明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不知壽？ 云何覺了壽？  
云何貪著壽？ 云何繫縛壽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色不能知壽， 行不覺了壽，  
貪著己身壽， 愛壽為繫縛。」

時因陀羅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如佛之所說， 色非壽命者，  
云何共意識， 而得成身聚？」

世尊復以偈答曰：

「識依歌羅羅， 歌羅羅最初，  
歌羅羅生胞， 從胞生肉段，  
肉段生堅鞞， 從鞞生五胞，  
從胞生髮爪， 由是生五根，  
男女相別異， 遷變不暫住，  
以是因緣故， 云何有壽命？」

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二九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釋迦，光色倍常，於其夜中，來詣佛所，身光暉曜，遍照祇洹，赫然大明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斷於一切結， 當捨眾事務，  
若有教授他， 不名善沙門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夜叉應當知， 諸種苦惱遍，  
智者宜悲愍， 說法而教導。  
不應放捨彼， 墜墮於苦道，  
羅漢懷慈慧， 救拔無過咎。」

時釋迦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〇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最勝長者，神光暉赫，遍照祇洹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常學說善偈， 親近敬沙門，  
恒樂空靜處， 寂定於諸根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常學說善偈， 親近敬沙門，  
恒樂空寂處， 寂定於心意。」

時最勝長者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〇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名曰尸毘，威光顯曜，顏色殊常，遍于祇洹，赫然大明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應共誰止住？ 宜與誰和合？  
於誰得正法， 獲勝無過患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應共賢聖住， 宜與賢和合，  
從賢諮正法， 獲勝無愆過。」

時尸毘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### (三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月自在，威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修禪至盡處， 食草雞鹿戒，  
成就於棄樂， 逮得於四禪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雖復修彼禪， 猶在生死網，  
能具正念者， 獨處心忖怕，  
遠離於生死， 如鵠出網羅。」

時月自在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### (三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毘紐，威光炳曜，赫然大明，來詣祇洹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諸親近佛者， 無不得歡喜，  
咸令一切人， 樂於汝法教，  
能令修學者， 獲得不放逸。」

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此法善教誡， 知時不放逸，  
於魔得自在， 魔不得其便。」

時毘紐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〇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般闍羅，光色暉曜，赫然甚明，威儀詳序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在家纏眾務， 出家甚寬博，  
牟尼由專精， 從禪出覺了，  
廓然而大悟， 開發顯大智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雖處眾緣務， 亦能獲得法，  
能具念力者， 由能專定故，  
唯有明智人， 速證於涅槃。」

時般闍羅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〇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須尸摩，與其眷屬五百人俱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世尊告阿難言：

「世若有人，能稱實說，彼當應言：『舍利弗比丘持戒多聞，少欲知定，樂於閑靜，精勤修定，有大念力，成就智慧，速疾智利智，善知出要，深解出乘，滿足實智。』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誠如聖教，若稱實說，彼應當言：『舍利弗比丘持戒多聞，最為第一，乃至成就實智。』」

時諸天子聞於如來及與阿難讚舍利弗，天之容貌轉復端嚴，其身光曜，倍更殊常，遍照祇洹，赫然大明。

時須尸摩天子顏貌威光轉熾盛已，合掌向佛，而說偈言：

「舍利弗多聞，咸稱為大智，  
持戒善調順，世尊所讚歎。」

世尊復以偈答曰：

「舍利弗多聞，咸稱為大智，  
持戒善調順，世尊所讚歎，  
得無生寂滅，破魔住後身。」

時須尸摩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### (三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赤馬，光色倍常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於何處而能得有不生老死，不沒不出，眾生盡處？如是邊際，為可知不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赤馬天子言：「不生老死，既不終沒，亦不出生，無有人能行至邊際，亦無有能往詣於彼，盡其崖限。」

時赤馬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所說，甚善希有，不生老死，乃至無能得其邊際。所以者何？念我過去，曾為仙人，號名赤馬，斷於欲結，得世五通，神力駿疾，過於日月，舉足一蹕，能渡大海。而作是念：『我今神力駿疾如是，我當行盡眾生邊際。』我於爾時，志欲專求眾生邊故，心意[怡-台+(公/心)][怡-台+(公/心)]都無閑暇，唯除洗手，并飲食時及大小便，於百年中，竟不能得眾生邊際，而便命終。以是故知，如來善說，不生老死，不出不沒，欲往於彼，知其邊際，都無是處。」

佛告赤馬天子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若有不生老死，不出不沒，眾生邊際，實無是處。若欲知者，眾生邊際即是涅槃，若盡苦際，是即名為得其邊際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雖有是神力，終無有能得，  
行盡眾生邊。若不得邊際，  
何能盡苦際？是故我牟尼，  
得名善知世，唯有勝智人，

能曉了邊際， 梵行已得立，  
正智眾生邊， 度邊之彼岸。」

時赤馬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當于爾時，有六天子，本是外道六師徒黨，一名難勝，二名自在，三名顯現，四名決勝，五名時起，六名輕弄。此六天子咸於其夜，來詣佛所，在一面坐。斯諸天光倍勝於常，遍照祇洹，赫然大明。爾時，難勝即說偈言：

「可譏毀比丘， 四時自禁制，  
見聞其住已， 是人離諸惡。」

自在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苦行可譏毀， 撿攝於己身，  
斷惡口忿諍， 苦樂同世尊，  
於其法主所， 不造作眾惡。」

顯現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斬截及傷害， 祠祀火燒等，  
皆無善惡報， 迦葉之所說。」

決勝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尼乾若提子， 常說如是言，  
長夜修苦行， 斷除於妄語，  
離羅漢不遠， 墮於世尊數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從今令汝等， 獨己若多眾，  
我觀皆鄙穢， 悉同於死尸，  
云何以野干， 同彼師子王？」

汝尊裸形眾， 極惡喜妄語，  
如斯外道等， 彼去羅漢遠。」

時有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作彼苦行者， 深為可譏毀，  
雖處於閑靜， 徒為勞苦事。  
願當擁護彼， 為其作教導，  
必趣於色有， 生梵世歡喜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以偈答：

「世界所有色， 此處及他處，  
并在虛空中， 有大光明者，  
如是等一切， 悉入魔羅網，  
譬如捕魚師， 以網掩眾魚。」

又有一天復說偈言：

「說有及欲過， 并諸癡幻惡，  
一切悉斷除， 讚歎斷欲結。  
應向彼禮拜， 供養以稱讚，  
所以如是者， 彼即世尊故。」

有一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說有及瞋過， 并諸癡幻惡，  
一切悉斷除， 讚歎斷瞋結。  
應向彼禮拜， 供養以讚歎，  
所以如是者， 彼即世尊故。」

時一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說有及癡過， 并諸癡幻惡，  
一切悉斷除， 讚歎斷癡者。」

時一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說有憍慢過， 并諸慢幻惡，  
一切悉斷除， 讚歎斷憍慢。」

時一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說有諸見過， 并諸見幻惡，  
一切悉斷除， 讚歎斷見者。」

時一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說有愛著過， 并諸愛幻惡，  
一切悉斷除， 讚歎斷愛者。」

有一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王舍城諸山， 毘富羅最上，  
大地諸山中， 雪山王最上。  
四方諸世界， 上下及四維，  
一切天人中， 如來最為尊。」

時諸天子聞佛所說，各說偈已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因陀羅問壽 斷於一切結  
說善稱長者 尸毘問共住  
速疾問邊際 婆睺諮大喜  
大喜毘忸問 般闍羅捷持  
須深摩問第一 有外道問諸見

(三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摩佉，來詣佛所，光色熾盛，赫然大明，禮佛足已，却住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害誰安隱眠？ 害誰不憂愁？  
滅何等一法， 為聖所稱歎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害瞋安隱眠， 害瞋得無憂，  
瞋恚之毒根， 詐親傷害人，  
滅是等一法， 賢聖所稱歎。」

爾時，摩佉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彌佉，來詣佛所，威光顯耀，赫然大明，頂禮佛足已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於世間， 顯發於照明？  
何者是無上， 第一之照明？  
如是甚深義， 願佛為我說。」

爾時世尊，以偈答曰：

「於一切世間， 凡有三照明，  
云何三照明？ 所謂日月火。  
能於晝夜中， 處處為照明，  
天上及人間， 唯佛無上明。」

時，彌佉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還于天宮。

(三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天子名曇摩尸，來詣佛所，威光暉赫，遍于祇洹。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婆羅門今者， 斷三有欲結。  
不願求諸有， 竟何為所作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婆羅門無作， 念作已終訖，  
涉水足盡底， 以至于彼岸，

若足不盡底， 不能到彼岸，  
手足必運動， 是名有所作。  
以此為方喻， 以明無作義，  
曇摩汝當知， 已盡於諸漏，  
住於最後身， 諸有愛欲過，  
一切悉斷除， 超渡生死海。」

爾時，曇摩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一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多羅健陀，來詣佛所，光顏暉赫，明遍祇洹，却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斷除於幾法？ 棄捨於幾法？  
增進修幾法？ 比丘成幾法？  
凡修除幾法？ 得度於駛流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除五欲受陰， 棄捨於五蓋，  
增進修五根， 成就五分身，  
如是之比丘， 超渡生死海。」

爾時，多羅健陀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一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迦默，來詣佛所，光色暉赫，明照祇洹，禮佛足已，却坐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為難為難作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學者為難作， 具足於戒定，  
得離眾緣務， 恬靜而快樂。」



爾時，迦默天子復白佛言：「誠如聖教，默靜為難。」  
爾時，世尊復以偈答：

「迦默汝今者， 難得而欲得，  
晝夜修定意， 必能安靜默。」

時迦默復白佛言：「心意難定。」  
世尊復以偈答：

「定攝擾亂心， 決定根難住，  
壞於死羂網， 能獲於聖智。」

迦默復白佛言：「深嶮道岨難，何由得濟渡？」  
世尊復以偈答：

「非聖必墮嶮， 頽墜莫由過，  
賢聖履嶮途， 安隱從中度。」

爾時，迦默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一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迦默，來詣佛所，光明赫然，遍照祇洹，禮佛足已，却住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貪欲及瞋恚， 以何為根本？  
樂不樂恐怖， 為是而誰耶？  
嬰孩捉母乳， 意覺從何生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從愛至我心， 如尼拘陀樹，  
根鬚從土生， 然後入于地。  
各各於異處， 愛著生於欲，  
亦如摩樓多， 纏縛覆林樹。  
若知其根本， 夜叉當捨離，  
能渡生死海， 度更不受有。」

時迦默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栴檀，來詣佛所，光顏熾盛，明照祇洹，却立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問瞿曇， 種別大利智，  
除去諸障蔽， 知見悉明了，  
止住於何處？ 為習何法教？  
於後世不畏， 得善之果報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除棄口意惡， 身不行非善，  
若處於居家， 布施如流水，  
信心數受戒， 攝念分財與，  
天當住此處， 習學如上事，  
若能勤心行， 後世都無畏。」

時栴檀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一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栴檀，來詣佛所，光顏熾盛，明照祇洹，却立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度駛流？ 晝夜恒精進，  
如此駛流中， 濤波甚暴急，  
無有攀挽處， 亦無安足地，  
誰能處深流， 而不為漂沒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一切戒完具， 定慧充其心，

思惟內心念， 此能度難度。  
除去於欲想， 度有結使流，  
盡於喜愛有， 處深不沈沒。」

時栴檀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天子名曰迦葉，身光倍常，來詣佛所，所出光明遍照祇洹，却坐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比丘！我今欲說比丘勝利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恣汝所說。」

爾時，迦葉即說偈言：

「比丘能具念， 心得善解脫，  
諸欲有所求， 逮得無垢處。  
能知於世間， 有垢及無垢，  
捨離一切有， 亦無諸畜積，  
是名為比丘， 有勝利功德。」

時迦葉天子說此偈已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(三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天名曰迦葉，光色倍常，即於其夜，來詣佛所，身光顯照，遍于祇洹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比丘大德！我今亦復欲說比丘所得功德。」

佛言：「迦葉！隨汝意說。」

迦葉即說偈言：

「比丘能具念， 心得善解脫，  
願求得涅槃， 已知於世間。  
解有及非有， 深知諸法空，  
是名為比丘， 離有獲涅槃。」

時迦葉天子說此偈已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摩佉問所害 彌佉諮照明  
曇摩誦應作 多羅詢所短  
極難及伏藏 迦默決二疑  
實智及渡流 栴檀之所說  
無垢有非有 斯兩迦葉談

(此中章次因陀羅夜叉與上因陀羅天子所說不異，以其繁重故闕而不傳，次章釋迦夜叉與上釋迦天子不別，亦闕不書)

(此下丹本第十二卷初)

### (三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遊摩竭提國，將欲向彼崛默夜叉宮中。時崛默夜叉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如來及比丘僧，於今日夜在我宮宿。」爾時，世尊默然許之。

時崛默夜叉為欲安置佛徒眾故，即時化作五百宮殿，床敷臥具，皆悉備足。又復化作五百火爐，中火熾然，都無烟氣。請佛詣宮，奉以上房，五百比丘以次取房。爾時，如來入房坐已，崛默夜叉在一面立，而說偈言：

「得正憶念樂， 憶念正亦樂，  
志念常不忘， 正念得安眠，  
正念得賢樂。 不害不杖捶，  
不勝亦不負， 於一切眾生，  
普皆生慈愍， 離一切怨憎，  
斯乃為大樂， 更無有過者。」

時崛默夜叉說此偈已，歡喜頂禮而還。

### (三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白山。爾時，尊者象護為佛侍者。於時世尊夜中經行，天降微雨，電光晃曜。時天帝釋即便化作琉璃寶堂，以覆佛上，作是事已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如來經行，猶未休止。時彼國人若小兒啼泣，不時止者，輒以薄俱羅鬼而以恐之。然諸佛常法，師不入室，弟子不得在前入房，而先眠睡。爾時，象護作是心念：「今夜既久，世尊不眠，我當作薄俱羅鬼，恐其令眠。」作斯念已，尋

便反被，俱執至經行道頭，而語佛言：「沙門！沙門！薄俱羅鬼來。」

爾時，佛告象護：「汝甚愚癡，以薄俱羅鬼恐怖於我，汝寧不知如來久斷驚懼、毛豎、一切畏耶？」

時釋提桓因見聞是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法之中亦有如是出家人也。」

佛告天帝：「憍尸迦！瞿曇種姓極為寬廓，多所容納，如是之人，不久亦當得清淨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於自己法， 具行婆羅門，  
到于彼岸者， 盡諸有結漏。  
若於自己法， 具行婆羅門，  
名到于彼岸， 觀諸受滅沒。  
若於自己法， 具行婆羅門，  
到于彼岸者， 觀因之盡沒。  
若於自己法， 具行婆羅門，  
能度于彼岸， 觀結使寂滅。  
若於自己法， 具行婆羅門，  
度于彼岸者， 觀生老病死。  
若於自己法， 具行婆羅門，  
度于彼岸者， 能度毘舍闍，  
薄俱羅彼岸。」

爾時，帝釋聞佛所說，歡喜頂禮，還于天宮。

### (三二〇)

爾時，尊者阿那律從佛遊行，至彼摩竭提國鬼子母宮。時阿那律中夜早起，正身端坐，誦法句偈，及波羅延大德之偈，又復高聲誦習其義，及修多羅等。時鬼子母所愛小子，字賓伽羅，啼泣墮淚。時鬼子母慰撫子言：「道人誦經，汝莫啼泣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汝賓伽羅止爾聲， 聽道人誦法句偈，  
聽是偈已除破戒， 獲得清淨能守禁。  
汝賓伽羅止爾聲， 聽道人誦法句偈，  
聽是偈已得不殺。 汝賓伽羅止爾聲，  
聽道人誦法句偈， 聽是偈已得實語。」

汝賓伽羅止爾聲， 聽道人誦法句偈，  
聽是偈已離鬼胎， 是故汝應止啼聲。」

(三二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富那婆修夜叉母宮。佛於其夜，在彼宮宿，其子夜叉婆修，及女優怛羅，夜中啼泣。其母爾時慰撫男女，欲令不啼，即說偈言：

「富那婆修， 及優怛羅， 汝等今者，  
宜止啼聲。 佛之世雄， 所說法要，  
使我得聞， 非父非母， 能脫苦惱。  
唯有世尊， 善巧說法， 能令聞者，  
永離諸苦。 一切眾生， 隨於欲流，  
沒生死海， 我欲聽法， 斷斯欲流。  
富那婆修， 及優怛羅， 是故汝等，  
宜應默然。」

時富那婆修，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隨母教， 更不生音聲，  
小妹優怛羅， 爾今亦默然，  
願聽彼沙門， 說於微妙法。  
佛於摩竭提， 人中最為上，  
廣為諸眾生， 演說斷苦法。  
說苦能生苦， 說苦出要道，  
說賢聖八道， 安隱趣涅槃。  
善哉聞沙門， 所說法之要。」

母以偈答：

「汝是知見者， 所說稱我心，  
汝善讚歎彼， 世間之導師。  
以汝等默故， 令我見四諦，  
優怛羅後時， 亦當見四諦。」

(三二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遊摩竭提國，至摩尼行夜叉宮。時摩尼行夜叉共諸夜叉，不在己宮，集於餘處。有一女人，持好香華，并齋美酒，來至於此夜叉宮中。爾時，世尊處彼宮坐，諸根寂定。時此女人見於如來，在宮中坐，顏色悅豫，志意湛然，諸根寂定，得上調心，譬如金樓。見斯事已，即生此念：「我於今者，便為現見摩尼行夜叉。」時此女人前禮佛足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汝實應供養， 請與我所願，  
使汝得賢善， 此摩竭提人，  
咸從汝求願， 汝常稱其心，  
能與福慶祐。 汝今稱我願，  
令我現在樂， 來世得生天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汝慎莫放逸， 而生於憍慢，  
常當樂信戒， 汝當自化度。  
請求摩尼行， 彼將何所為？  
未若汝自修， 生天之業緣。」

時彼女人聞斯偈已，復作是念：「彼必不是摩尼夜叉，乃是瞿曇沙門。」即此女人尋以香花、酒瓶，屏於一處，頂禮佛足，合掌向佛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能獲得， 現樂後生天？  
趣向於何事， 能得受快樂？  
當作何業行？ 我今問瞿曇，  
云何今得樂， 命終得生天？」  
「施與調諸根， 能生於快樂，  
正見賢善俱， 親近於沙門，  
正命自活者， 何用生于彼，  
三十三天中， 彼即苦羅網。  
汝除於欲愛， 至心聽我說，  
我今當為汝， 說無塵垢法，  
汝諸夜叉眾， 善哉聽甘露。」



爾時，世尊即為說法，示教利喜，如諸佛法，說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為不淨，出世為要。佛知其心，志意調順，為說四諦苦集滅道。女人意聰，聞法信悟，如新淨氈，易受染色，即於座上見四聖諦法，知法逮得於法，盡法崖底，斷於疑網，渡疑彼岸，不隨於他，即起禮佛，合掌而言：「世尊！我已得出，我已得出，我盡形壽歸依三寶，成就不殺。」  
時此女人聞法歡喜，頂禮而去。

### (三二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遊摩竭提國，至箭毛夜叉宮，於夜止宿。時箭毛夜叉與諸夜叉餘處聚會，不在宮中。時箭毛同伴其名為炙，此炙夜叉見佛在於箭毛舍中，詣箭毛夜叉所，而語之言：「汝得大利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今在汝宮，於中止宿。」

箭毛夜叉言：「彼云何在我宮宿？」

時夜叉復語之言：「彼雖人類，實是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」

箭毛復言：「我今還宮，足自別知，為是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？為非是耶？」箭毛夜叉聚會既訖，尋還己宮，以身欲觸佛，佛身轉遠，即問佛言：「沙門！今者為驚懼耶？」

佛言：「我不畏，汝觸極惡。」

箭毛復言：「沙門！我今問難，汝若解釋，甚善無量；若不答我，當破汝心，令熱沸血從面而出，又拔汝膊，擲置婆耆河岸。」

佛言：「我不見世間若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，有能令我心意顛倒，破我之心，面出沸血，能拔我膊，擲置于彼婆耆岸者。」

爾時，箭毛即說偈言：

「貪欲瞋恚， 以何為本？ 樂及不樂，  
怖畏毛豎， 為是何耶？ 彼意覺者，  
住在何處？ 嬰孩小兒， 云何生便，  
知捉於乳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愛從以我生， 如尼拘陀樹，  
欲愛隨所著， 亦如摩樓多，  
纏縛尼拘樹。 夜叉應當知，  
若知其根本， 必能捨棄離。」

知彼根本者， 能度生死海，  
度於有駛流， 更不受後有。」

時箭毛夜叉聞佛所說，心開意解，歡喜踊躍，即受三歸。

(三二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優婆夷有一男兒，受持八戒，於戒有缺，以犯戒故，鬼著而狂。時優婆夷即說偈言：

「十四十五日， 及以月八日，  
如來神足月， 清淨持八戒。  
修行不缺減， 鬼神不擾亂，  
我從羅漢所， 得聞如是事。」

時有夜叉而說偈言：

「十四十五日， 及以月八日，  
神足月齋日， 持戒不毀缺，  
具受八支齋， 鬼神不擾亂。  
汝於羅漢所， 所聞皆稱實。  
我今必當放。」 夜叉作是語：  
「毀戒鬼擾弄， 若有所毀缺，  
現在鬼神惱， 將來獲惡果。  
受戒如執刀， 急緩俱能傷，  
智者須菩提， 得中則無害，  
不持法沙門， 後受地獄苦。  
如彼拙用刀， 必傷於其手，  
善捉者不傷， 能護沙門法，  
後必得涅槃。」 夜叉捉兒竟，  
捉已尋復放。時彼優婆夷，  
尋語其子言：「汝今當聽我，  
夜叉之所說， 諸有遲緩業，  
梵行不清淨， 邪命并諂曲，  
彼不成大果。譬如拙用刀，  
必自傷害手， 善持沙門法，  
後必近涅槃， 如似善捉刀，  
不自傷其手。」

爾時，優婆夷為子種種說是法已，其子尋即生於厭惡，既厭惡已，便求出家，剃除鬚髮，即著法服，年少出家，不能深樂出家之法，以不樂故，便還歸家。

時優婆夷遙見子來，舉手大喚，而說偈言：

「舍既被燒， 烟炎熾盛， 善出諸物，  
何以復來， 而欲入火？ 舍既焚燒，  
烟炎熾盛， 何緣復來， 欲被燒害？」

爾時，其子復說偈言：

「一切世人死， 必應悲號哭，  
現在若不見， 亦復應啼泣，  
母今以何故， 如彼餓鬼哭？」

其母復說偈言：

「汝以先捨欲， 出家為沙門。  
汝今欲還家， 恐為魔所縛。  
我今以是故， 是以哭於汝。」  
時優婆夷， 如是種種， 呵責其子，  
使生厭惡。

爾時，其子即向阿練若處，精勤修道，晝夜不廢，獲阿羅漢。

### （三二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遊摩竭提國，往至於彼曠野夜叉所住之宮，於夜止宿。時彼夜叉與諸夜叉餘處聚會，不在己宮。時有夜叉名曰驢駒，見於如來在曠野宮宿，即往於彼曠野鬼所，而語之言：「汝獲大利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在汝宮宿。」

曠野答言：「彼人云何在我宮宿？」

時驢駒夜叉復語之言：「雖是人類，實是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」

曠野復言：「汝審真實，是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？為非是耶？」

爾時，曠野聚會已訖，還於己宮，既見佛已，而作是言：「出去！沙門。」如來爾時以彼住處故，隨語出。復語佛言：「沙門還入。」

佛斷我慢，復隨語入。第二第三，語佛出入，佛悉隨之。第四亦言：「沙門出去。」佛言：「汝已三請，我於今者，不為汝出。」曠野即言：「我欲問難，汝若解釋，當聽汝坐；若不答我，當令汝心意倒錯，又破汝心，使熱沸血從面而出，挽汝之膊，擲置婆耆河岸。」

佛言：「不見世間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門、婆羅門，有能以我如汝語者。汝欲問者，隨汝所問。」

時曠野鬼即說偈言：

「一切財寶中， 何者最為勝？  
修行何善行， 能招於樂報？  
於諸美味中， 何者最為勝？  
於諸壽命中， 何者壽命勝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於諸人中財， 信財第一勝。  
修行於法者， 能得於快樂。  
實語最美味， 智慧壽命勝。」

時曠野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誰渡於駛流？ 誰渡於大海？  
誰能捨離苦？ 誰得於清淨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信能渡駛流， 不放逸渡海，  
精進能離苦， 智慧能清淨。」

曠野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云何能得信？ 云何能得財？  
云何得名稱？ 云何得善友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以偈言：

「阿羅漢得信， 行法得涅槃，

順行所應作， 精勤能聚財。  
實語名遠聞， 廣施得親友，  
汝可廣請問， 沙門婆羅門，  
誰邊得實語？ 離我誰有法？  
九十六種道， 汝觀察諦問，  
誰法有不害， 能具調順者？」

爾時，曠野復說偈言：

「何須更問彼？ 沙門婆羅門，  
大精進顯示， 善分別說法。  
我今念汝恩， 由汝示我故，  
令我今得見， 無上大商主。  
我從於今日， 隨所行來處，  
城邑及聚落， 常當歸命佛，  
顯示於正法。」

時曠野夜叉聞佛所說，歡喜踊躍，歸依三寶，并受禁戒為佛弟子。

（三二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王園精舍有比丘尼，名曰毘[口\*梨]（毘[口\*梨]秦言雄也）。時彼國人一切共為俱蜜頭星會，七日七夜歡娛聚集，無有延請比丘尼者。時有夜叉，於彼毘[口\*梨]比丘尼所生信敬心，知諸國人都無請者，於里巷中說斯偈言：

「王舍城諸人， 一切咸醉眠，  
毘[口\*梨]比丘尼， 寂然入善定，  
行者實是雄， 成就於雄法。  
而此比丘尼， 善能修諸根，  
永離於塵垢， 寂滅到涅槃。  
如斯大德人， 宜勤加供養。  
汝等今云何， 都無請命者？」

時彼城中諸優婆塞聞是偈已，各持衣服及諸餽饌而來，施與彼比丘尼。于時夜叉見諸人等，各各供養，復說偈言：

「毘[口\*梨]比丘尼， 斷除一切結，  
優婆塞有智。 能施於彼食，  
以施彼食故， 得大福增長。  
毘[口\*梨]比丘尼， 斷一切結使。  
優婆塞有智， 能施毘[口\*梨]衣，  
以施彼衣故， 得大福增長。」

(三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時王園精舍有比丘尼，名曰白淨。  
爾時，國人一切共作俱蜜頭星會，七日七夜歡娛聚集，無有請彼比丘尼者。時有夜叉於白淨比丘尼所生信敬心，知諸國人都無請者，於里巷中說斯偈言：

「王舍城諸人， 一切皆醉眠，  
不請比丘尼， 修於諸根者。  
白淨白淨法， 比丘尼善定，  
永離於塵垢， 寂滅到涅槃。  
如斯大德人， 宜勤加供養。  
汝等今云何， 都無命請者？」

時彼城中諸人聞是偈已，各持衣食施比丘尼。于時夜叉見得衣食，復說偈言：

「白淨比丘尼， 斷除於愛結。  
優婆塞有智， 能施於彼食，  
以施彼食故， 獲於無量福。  
白淨比丘尼， 斷除於慳貪。  
優婆塞有智， 能施於彼衣，  
以施彼衣故， 獲於無量福。」

(三二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時二夜叉：一名七岳，二名雪山。此二夜叉共為親友，而作誓言：「若汝宮中有妙寶出，當語於我；若我宮中有妙寶出，亦當語汝。」時雪山夜叉宮中，有千葉蓮花，大如車輪，紺瑠璃莖，金剛為鬚。雪山夜叉覩斯事已，即便遣使語彼七岳言：「我宮中有是異物，汝可來觀。」

爾時，七岳夜叉聞是語已，即作心念：「如來世尊近在不遠，可使詣雪山夜叉所言，我當必詣彼，往看寶華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復遣使言：「我此中有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在此現形，汝宮雖有如是寶華，為何所益？」

爾時，雪山夜叉聞其使語，侍從五百夜叉，往詣于彼七岳夜叉所止宮中。雪山夜叉向於七岳而說偈言：

「十五日夜月， 圓足極淨明，  
聞命將徒眾， 今故來相造，  
應當親近誰？ 誰是汝羅漢？」

七岳夜叉說偈答曰：

「如來世所尊， 王舍城最上，  
說於四諦法， 斷除一切苦。  
說苦從因生， 能生苦名習，  
賢聖八正道， 趣向於寂滅。  
彼是我羅漢， 汝當親近之。」

雪山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普於群生類， 若有慈等心，  
於愛不愛覺， 為得自在不？」

七岳夜叉復以偈答：

「心意極調柔， 於諸群萌類，  
了知一切法， 為世大導師，  
於愛不愛覺， 心皆得自在。」

雪山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若能真實語， 終不虛妄言，



慈愍眾生類， 除斷於殺生，  
遠離於放逸， 於禪而不空。」

七岳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終不虛妄語， 遠離於殺害，  
常捨諸放逸， 佛無不定時。」

雪山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若不著於欲， 心無諸擾亂，  
為有法眼耶？ 盡於愚癡不？  
能捨諸煩惱， 得於解脫不？」

七岳夜叉復以偈答：

「超出欲淤泥， 心淨無擾亂，  
法眼甚清徹， 得盡於愚癡，  
永離眾結使， 獲得於解脫。」

雪山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誰無別離惱？ 誰能不綺語？  
誰見物不貪？ 誰不生想見？」

七岳夜叉復以偈答：

「久斷愛別苦， 未曾無義言，  
除捨貪欲心， 永無邪見想。」

雪山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頗具於諸明， 戒行清淨不？  
為能盡諸漏， 不受後有耶？」

七岳夜叉復以偈答：

「明行悉具足， 持戒行清淨，

久斷諸結漏， 永不受後有。」

雪山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如來三業中， 頗具眾善行，  
汝今得遵行， 讚歎真實法。」

七岳夜叉復以偈答：

「如來身口意， 具足眾善行，  
明達悉充備， 我讚真實法。」

雪山夜叉復說偈言：

「牟尼天世雄， [蹲-酋+(十/田/厶)]如伊梨延，  
少食不著味。 仙聖處林禪，  
我等可共往， 禮敬瞿曇尊。」

爾時，七岳夜叉共雪山等，將千夜叉同時俱往，既到佛所，各整衣服，合掌敬禮，而說偈言：

「婆伽婆世雄， 佛陀兩足尊，  
諸天所不知， 具眼悉明了。」

爾時，雪山、七岳等說此偈已，在一面坐。雪山夜叉以偈問佛：

「云何苦出要？ 云何捨離苦？  
世尊為我說， 苦於何處盡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五欲意第六， 於此處離欲，  
解脫於諸苦， 斯是苦出要。  
如斯解脫苦， 即於苦處滅。  
汝今問於我， 為汝如是說。」

雪山夜叉復以偈問：

「云何池流迴？ 何處無安立？  
苦樂於何處， 滅盡無有餘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眼耳鼻舌身， 意根為第六，  
此處池流迴， 此無安立處。  
名色不起轉， 此處得盡滅。」

雪山夜又復以偈問：

「云何世間生？ 云何得和聚？  
幾為世間受？ 幾事為苦求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世間從六生， 因六得和集，  
從六生於受， 六事恒苦求。」

雪山夜又復以偈問：

「云何修善法， 晝夜不懈怠？  
云何度駛流， 無有安足處，  
亦無所攀緣， 處深不沈沒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一切戒無犯， 智慧具禪定，  
思惟眾過患， 具足於念力。  
此能度難度， 遠離欲和合，  
捨諸有結使， 盡於歡喜有。  
如是人名為， 處深不沈沒。」

雪山夜又復以偈問：

「誰度於駛流？ 孰能越大海？  
誰能捨於苦？ 云何得清淨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信能度駛流，不放逸越海，  
精進能捨苦，智慧能使淨。  
汝詣諸沙門，及諸婆羅門，  
各各種別問，誰有知法者？  
誰能說實捨？離我誰能說？」

雪山夜叉復以偈問：

「我今聞佛說，疑網皆已除，  
何須種別問，沙門婆羅門？  
世雄善顯示，具實分別說，  
七岳恩深重，能使我得見。  
無上大導師，我今所至處，  
城邑及聚落，在在并處處，  
日夜常歸依，如來三佛陀，  
法中之正法。」一千諸夜叉，  
心各懷踊躍，皆合掌向佛，  
咸求為弟子，歸依佛世尊。

（三二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大目犍連在靈鷲山。時舍利弗新剃髮竟，晨朝早起，正身端坐，以衣覆頭。當于彼時，有二夜叉：一名為害，二名復害。爾時，復害見舍利弗，語為害言：「我於今者，欲以拳打剃頭沙門。」

為害答言：「而此比丘有大神德，汝勿為此，長夜受苦。」第二第三，亦如是諫。復害故欲以拳打舍利弗，以不用其所諫曉故，乃至以身躬自抱捉。

爾時，復害惡心熾盛，雖聞他諫，乃至抱捉，都不從順。即以拳打舍利弗頭，既打之已，復害夜叉語為害言：「今打比丘，便為燒煮於我，汝今應當救拔於我。」作是語時，地自開裂，現身陷入無間地獄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去舍利弗坐處不遠，坐一樹下，尋聞打於舍利弗聲，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而語之言：「不能堪忍受如是苦，將無

驚怖，散壞身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我身忍受，都無苦痛，亦不散壞。」

尊者即讚歎言：「實有神德，假令復害以手打彼耆闍崛山，猶當碎壞，而舍利弗都無異相。」

斯二尊者作是語時，爾時，世尊晝在房坐，以淨天耳遙聞其言，即說偈言：

「正心如大山， 安住無動搖，  
諸所可染著， 染不染著法，  
遠離於愛樂。 所謂愛樂者，  
即是塵欲法。 若來加惱觸，  
不報惱觸者， 是名不惱觸。  
若如是修心， 終不受於苦。」

爾時，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因陀羅、釋迦、崛默白山、賓迦羅、富那婆修、曼遮尼羅、箭毛、受齋、曠野及雄、淨、七岳并雪山。害及於無害。是名第十四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五

(三三〇)

爾時，世尊在毘舍離彌猴陂岸大講堂中。時有四十波利蛇迦比丘皆阿練若，著糞掃衣，盡行乞食，悉在學地，未離欲法，咸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此諸比丘皆阿練若，著糞掃衣，盡行乞食，悉是學人，未斷諸結，吾當為彼，如應說法，令諸比丘不起于坐，心得解悟，盡諸結漏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比丘當知，生死長遠，無有邊際，無有能知其根源者，一切眾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，愛結所使，纏繫其頸，生死長途，流轉無窮，過去億苦無能知者，譬如恒河流入四海。我今問汝：汝處生死，所出血多？為恒河多？」

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者，我處生死，身所出血，多彼恒河四大海水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從往世所受象身，為他截鼻、截耳，或時截足，鐵鉤斷頭，及以斬項，所出之血，無量無邊。又受牛、馬、驪、驢、駱駝、豬、雞、犬、豕，種種禽獸，如受雞形，截其羽翼，及其項足，身所出血，是諸禽獸，各被割截，所出之血，不可計量。」復告諸比丘：「色為是常？是無常乎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是無常。」

佛復問言：「色若無常，為當是苦？為非苦乎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無常故苦。」

佛復告言：「若無常苦是敗壞法，於此法中，賢聖弟子計有我，及我所不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復告曰：「受、想、行、識為是常耶？為無常乎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斯皆無常。」

佛復問言：「若是無常，為是苦耶？為非苦耶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無常故苦。」

佛又問言：「若無常苦是敗壞法，賢聖弟子寧計是中我、我所不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色是無常，無常故即無我，若無有我，則無我所，如是知實正慧觀察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比

丘，若有是色，乃至少時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近、若遠，此盡無我，及以我所，如是稱實正見所見。若受、想，若行、若識，若多、若少，若內、若外，若近、若遠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都無有我，亦無我所，如實知見。賢聖弟子見是事已，即名多聞。於色厭惡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生厭惡，以厭惡故得離欲，得離欲故，則解脫。得解脫故，則解脫知見。若得解脫知見，即知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受有。」佛說是時，四十波利蛇迦比丘不受後有，心得解脫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三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，生死長遠，無有邊際，無有能知其根源者。一切眾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，愛結纏縛，流轉生死，無有窮已，過去億苦無能知者，譬如恒河流注四海。」復告比丘：「生死長遠，於昔過去受形已來，憂悲哭泣，所出目淚為多？為恒河多？」

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者，生死長遠，目所出淚，踰彼恒河，亦多四海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所集目淚，實多四海。誠如汝言，過去來世，父母棄背，伯叔、兄弟、姊妹、兒子、宗親、眷屬，悉皆死喪，及失錢財、象、馬、牛、羊，或受鞭杖，或被傷刑，侵毀形體，乃至繫閉，如斯眾苦，悲惱流淚，不可稱計。譬如瀑流，漂眾草木，聚沫塞路。愛之聚沫，遮賢聖道，血滲受身，數受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及餘惡趣。」

佛問比丘：「色為是常？是無常乎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色是無常。」

佛復問言：「色若無常，為當是苦？為非苦耶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無常故苦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苦是敗壞法，於斯法中，賢聖弟子寧計有我，及我所不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佛又問言：「受、想、行、識為是常耶？是無常乎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斯皆無常。」

佛又問言：「若是無常，為是苦耶？為非苦乎？」

比丘對曰：「無常故苦。」又問：「若無常苦是敗壞法，賢聖弟子寧計是中我、我所不？」



比丘對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色是無常，無常故苦，苦即無我。若無有我，則無我所，如是知實正慧觀察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比丘，若有是色，乃至少許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近、若遠，此盡無我，及以我所，如是稱實正見所見。若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多、若少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遠、若近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都無有我，亦無我所，如實知見，賢聖弟子見是事已，即名多聞，於色解脫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得解脫，憂悲苦惱一切解脫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三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生死長遠，無有邊際，無有能知其根源者。一切眾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，愛結纏縛，流轉生死，無有窮已，過去億苦無能知者。」復告比丘：「譬如恒河流注四海，於昔過去生死曠遠，飲於母乳比恒河水，何者為多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佛所說義者，過去久遠所飲母乳，多彼恒河，及四海水。」

「受形已來，無量無邊，或受象、馬、駝、驢、牛、羊、鹿等，種種畜獸，所飲母乳，不可稱計。譬如瀑流，漂諸草木，合成聚集，妨塞途路。愛之聚沫，亦復如是，能遮聖道。」餘如上說。

### （三三三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，無有邊際，無有能知其根源者。一切眾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，愛所纏縛，流轉生死，無有窮已，過去億苦無能知者。假設有人，斬截天下大地草木，悉以為籌，盡此諸籌，欲數過去無量世來所生之母，亦不能盡其邊際。假設斬於大地草木，悉皆以為四指之籌，欲算過去所生之父，終不能得知其邊際。」復告比丘：「生死長遠，邊不可得。」餘如上說。「汝諸比丘，當作是學，斷於生死，斷於諸有，更不受有。」
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三三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，無有邊際，無有能知其根源者。一切眾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，愛所纏縛，流轉生死，無有窮已；過去億劫恒受眾苦，一切無有能得知者。」復告比丘：「假設有人，九大地土，猶如豆粒，以此豆粒欲數過去所受生母，盡此地土，亦不能得盡其邊際。」餘如上說。「是故汝等，應作是學，學斷後有，懃求方便，斷於後有。」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三三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，無有邊際，無有能知其根源者。一切眾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，愛所纏縛，流轉生死，無有窮已，過去億數所受眾苦，一切無有能得知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觀世間喜樂之眾，受上樂者，汝等決定應作是念：『我從過去以來，受如此樂，數受斯樂，亦皆敗失，如是生死長遠。』」餘如上說。「汝等今者，當作是學，懃修方便，斷於後有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三三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。」餘如上說。「若見眾生受極苦毒，憂愁懊惱，當作是念：『我從昔來無量劫中，亦受如是無量苦惱，生死長遠。』」餘如上說。「汝等比丘，當作是學，應懃方便，斷於後有，莫作起有因緣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三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。」餘如上說。「汝等比丘，若見有人，心生驚怖，身毛為豎，當知前身曾作怨害，是故生死長遠。」餘如上說。「汝等比丘，應作是學，當懃方便，斷於後有。」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三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。」餘如上說。「若見眾生自然愛樂，起於欲心，心極親愛，汝等當知，先身之時，必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或作和上、阿闍梨、師長所尊，是故當知，生死長遠。」餘如上說。「汝等比丘，應作是學，懃修方便，斷於後有，莫作生有因緣。」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三九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一婆羅門，往詣佛所，問訊世尊，在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來當有幾佛出世？」佛答之言：「未來當有恒河沙諸佛出現於世。」時婆羅門聞佛所說，作是念：「我當於未來佛所修梵行，迴還不遠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我竟不問過去之世幾佛出世？」作是念已，還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過去之世幾佛出世？」佛答之曰：「過去有無量恒河沙諸佛已出於世。」時婆羅門復作是念：「過去、未來諸佛出世，我不值遇，今得值佛，云何空過？我當於佛法中出家學道。」即起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慈愍，聽我出家，於佛法中，修行梵行。」佛即聽許，尋得出家。既出家已，獨處閑靜，精勤修習，斷於生死，得阿羅漢。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四〇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住王舍城毘富羅山足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，於一劫中，流轉受生，收其白骨，若不毀壞，積以為聚，如毘富羅山。賢聖弟子隨時聞，如實知苦聖諦，如實知苦集、知苦滅、知趣苦滅

道，如是知見已，斷於三結，所謂身見、戒取、疑，名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決定菩提，趣於涅槃，極至七生七死，得盡苦際。」說是事已，復說偈言：

「一人一劫中， 流轉受生死，  
積骨以為聚， 集之在一處，  
使不毀敗壞， 猶如毘富羅。  
若觀四真諦， 正智所鑒察，  
說苦因從生， 苦滅八聖道，  
安隱趣涅槃， 流轉生死輪，  
任運過七生， 得盡於苦際。」
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，頂禮而去。

血淚及母乳 土丸如豆粒  
恐怖及彼愛 恒沙及骨聚

### (三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。」亦如上說。爾時，眾中有一比丘，從坐而起，整衣服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劫為久近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吾可為汝敷演而說，恐汝不解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頗可方喻說不？」

佛言：「可作方喻。以鐵為城，縱橫正等，高一由旬，設盛芥子，滿中流溢。假設有人百年之中，取一芥子，城中芥子，可得都盡，劫之邊際，不可得知。」復告比丘：「劫之長遠，其喻如是。如斯長劫，百千億萬，乃至百億萬苦惱，無量無邊麤惡痛苦，意所不熹，猶如聚沫，血滲受身，數受地獄、餓鬼、畜生惡趣之中，人中惡趣，是故應斷後有，宜勤方便，遠離諸有。汝等比丘，當作是學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。」餘如上說。於彼眾中有一比丘，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

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劫為久近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可為汝說，汝不能解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為可作方喻以不？」

佛言：「可作方喻。」佛告比丘：「如有硬石，無有孔穴，共同一體，縱廣高下，滿一由旬。假使有人，以細羅縠衣，或初摩細濡，或以細氈，百年一拂，令其壞盡，劫猶未盡。是故我說，劫之長遠，邊際難得。劫之久近，其喻如是。如是長劫，數百、數千、數萬、數千億萬眾生，於斯長劫之中受大苦惱，麤澁痛苦，意所不熹，如似聚沫，血滲所受，數受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入於惡趣。是故汝等，當斷後有，勤修行道，離於諸有因緣，應作是學。」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眾中有一比丘，從坐而起，整衣服，長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從昔已來，多少劫過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吾可說之，汝不能解。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可作方喻說不？」

佛言：「可作方喻。假設有人，年滿百歲，於一日中，晨起、日中及日暮，三時各憶百千劫事，如是日日憶念，滿足百年，猶不能得過去劫數邊際。劫數長遠，亦復如是。眾生於是長遠劫中，受眾苦極麤澁痛苦，心不生熹，數受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入於惡趣。是故比丘，應斷後有，勤修方便，絕離諸有。汝等比丘，應作是學。」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四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。」餘如上說。「乃至過去億數之劫不可得知，於此大地，無有不是汝等故身生處死處。」復告比丘：「生死長遠，邊際難知。汝等比丘，應勤方便，斷離諸有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四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。」乃至如上所說。復告比丘：「此世間中，無有一人不作汝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眷屬，及以和上、阿闍梨、所尊之者，此世間中，無一眾生不殺害汝，為汝怨。亦復無有一眾生等，不食於汝身肉之者。如是無始生死，餘如上說。是故比丘，應勤方便，斷離諸有，當作斯學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四六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天雨，既至於地，即便生泡，速生速滅，生死之法，速生速滅，亦復如是。無始生死，長遠若斯。是故比丘，應勤方便，斷離諸有，當作是學。」

佛說是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四七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死生長遠。」如上所說。復告比丘：「天雨密緻，如縛掃簞，東西南北，及以四維，間無空處。東方無量世界眾生，熾盛安樂，無量世界悉皆碎壞，無量世界眾生滿中，無量世界悉皆空虛，無有眾生在中居止；南西北方、四維上下，亦復如是。生死無始。」餘如上說。

「是故比丘，當勤方便，斷離諸有，應作是學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三四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生死長遠。」如上所說。乃至無始生死，亦如上說。復告比丘：「譬如擲杖，或根著地，或頭著地，或墮不淨、穢惡之處，或復墮於清淨之處。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為無明所覆，或生天上及在人中，或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或復墮於阿修羅有，以是義故，生死長遠。」廣說如上。「是故比丘，當斷諸有，應如是學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三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譬如五輻車輪，其有力者，旋轉速疾。一切眾生，亦復如是，為無明覆，輪轉五道，所謂人、天、地獄、餓鬼，及以畜生，如是無始生死。是故比丘，當斷諸有，應作善法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三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毘富羅山下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無有住時，不可保信，是壞敗法。以是義故，汝諸比丘，於諸行所，應知止足，生厭惡想，離於愛欲，而求解脫。」復告比丘：「此毘富羅山，往昔之時，名曰婆耆半闍。爾時，此城名帝彌羅，彼時人民壽四萬歲，諸人民等，欲上此山，經於四日，然後乃能至彼山頂。時世有佛，號迦孫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為諸弟子而說法要，初中後善，其義深遠，其語巧妙，純一無雜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。比丘當知，爾時，婆耆半闍山相，於今已滅，人民盡死，是佛世尊入涅槃後，人壽轉減。以是義故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無有住時，不可保信，是壞敗法。是故比丘，於諸行所，應知止足，生厭惡想，離於愛欲，而求解脫。」

復告比丘：「乃往昔時，此山名曰朋迦，于時此城名阿毘迦，時，彼世人壽三萬歲，此諸眾生，若欲上山，經於三日，便得往還。時世有佛世尊，號迦那含牟尼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爾時，如來普為大眾演說法要，所演說者，初中後善，其義深遠，其語巧妙，具足清淨，顯發梵行之相。比丘當知，彼佛世尊入涅槃後，人民轉減，于時山相，於今已滅，人民死盡。是故比丘，諸行無常，是變易法，不可恃怙，會歸磨滅。汝等應當於諸行所，宜知止足，生厭惡想，離於愛欲，而求解脫。」

佛復告諸比丘：「乃往古昔，此山名曰善邊，爾時，國土名曰赤馬，于時人民壽二萬歲。當爾之時有佛出世，號曰迦葉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



師、佛、世尊，廣為大眾敷演分別諸法秘奧，其所說者初中後善，其義深遠，其語巧妙，純一無雜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。比丘當知，善邊山名於今已滅，人皆終沒，彼佛世尊入般涅槃，人命轉滅。以是義故，諸行無常，是變易法，無有住時，不可恃怙，會歸磨滅。是故宜應於諸行所，生於止足，厭惡之想，離於愛欲，而求解脫。

「此山今復名毘富羅，而斯國土名摩竭提，是中眾生壽命百年，或增或減，此諸眾生若欲上山，須臾之頃，即便往還。我釋迦文出現於世，十號具足，為眾演說無量經典，其所說者，初中後善，其義深遠，其語巧妙，純一無雜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。」

復告比丘：「此山名字并及國人，不久亦當悉皆滅盡，我亦不久當入涅槃。以是義故，諸行無常，是變易法，無有住時不可恃怙，會歸磨滅。是故比丘，宜應至心於諸行所，生止足想，厭惡之心，離於愛欲，而求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婆耆半闍帝彌羅， 阿毘迦羅朋伽迦，  
善邊之山赤馬國， 毘富羅山摩竭提，  
諸山悉滅人亦終， 佛入涅槃壽命滅。」

「以是義故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  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城、山、過去 無地方所 眾生無不是  
鹿雨滂雨、如縛掃篲 擲杖、還轉輪  
毘富羅(此下與丹本第二十卷准)

### (三五—)

爾時，眾多比丘在俱薩羅園竹林中夏坐安居。彼園林中，有天神住，天神愁念，而作是言：「今僧自恣，月十五日已復欲去。」更有天神即問之言：「汝今何故愁憂如是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天神汝今者， 何以懷愁憂？  
淨戒諸比丘， 今日當自恣，  
得遇如是事， 宜應自欣悅。」

彼林天神以偈答曰：

「我亦知彼等， 今日當自恣，

非是無慚愧， 同諸外道等。  
斯等皆精懃， 具有慚愧者，  
收斂衣鉢已， 自恣各散去。  
比丘既散已， 此林空無人，  
更無所聞見， 是故我愁憂。」

時諸比丘既自恣已，各散出林，還其所止。爾時，天神見其四散，心懷憂慘，即說偈言：

「諸比丘去已， 但見遊居處，  
牟尼諸弟子， 多聞有知見，  
善能具分別， 種種清淨說。  
如斯持法人， 今者安所詣？」

時餘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此諸比丘等， 四散道不同，  
有向摩竭提， 或有詣跋耆，  
亦復有向彼， 毘舍離國者。  
此阿練若處， 集會諸比丘，  
譬如野鳥鹿， 栖止無恒所。  
此諸比丘等， 捨棄於緣務，  
常求空閑處， 靜坐得安樂。」

### （三五二）

有一比丘，從俱薩羅國，詣俱薩羅林，於中止住，晝日睡眠。時彼林中，有天神作是念言：「今此比丘處林而睡，甚非所宜，非沙門法，污辱此林。我於今者，當覺悟之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往其所，[口\*磬]咳彈指，而說偈言：

「咄比丘汝起， 無得嗜睡眠，  
如是睡眠者， 竟有何義利？  
身遭極重病， 云何而安眠？  
毒箭中汝心， 求拔云何眠？  
汝既能出家， 捨離眾緣務，  
當滿本願求， 勿為睡所覆。」

[夢-夕+登] 瞢無覺了， 失於昔所願，  
欲體性無常， 掉動不停住，  
洵息不可保， 凡夫愚惑著。  
汝今已出家， 離於在家縛，  
云何離縛已， 而復樂眠睡？  
若未斷愛欲， 其心未解脫，  
未得最上智， 不具斯事者，  
不名為出家。 云何安睡眠，  
欲稱出家法？ 應當勤精進，  
晝夜不懈倦， 堅固求涅槃。  
所求既未獲， 出家為何眠？  
慧識却無明， 盡於諸漏結，  
善調於心行， 獲最後邊身，  
能具如上事， 乃可安眠睡。」

(三五三)

爾時，復有一比丘，亦住於彼俱薩羅林，晝入房坐，起於惡覺，依於貪嗜。時林天神知彼比丘起於惡覺，依於貪嗜。「不能稱可出家法式，是不善事，處此林中，起於惡覺。我於今者，當[寤-吾+告]悟之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往其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惡怖欲， 故來處此林，  
形雖坐林間， 心意出林表，  
馳騁逐外塵， 起于惡覺觀。  
若滅諸欲著， 然後得解脫，  
既得解脫已， 乃爾知快樂。  
汝應捨不樂， 安心樂此法，  
我今[寤-吾+告]悟汝， 令汝還得念。  
欲如惡焦山， 煎涸諸善法，  
惡焦無厭足， 難可得小離。  
勿貪於欲樂， 空污已淨心，  
如鳥為塵坩， 奮翮振塵穢。  
比丘亦如是， 禪思去塵勞，  
塵垢來染心， 正念能除捨。  
愛欲即塵垢， 非謂外埃土，  
欲覺及瞋癡， 謂之為塵勞。」

攝心有智者， 爾乃能除去。」

(三五四)

爾時，復有一比丘，亦住於彼俱薩羅林，晝入房坐，而於欲所，起清淨想。彼林天神知其所念，為覺悟故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思欲淨想， 欲覺之所吞，  
捨欲不淨心， 妄取欲淨想。  
比丘汝今者， 處林獨閑坐，  
應念佛法僧， 及已所受戒，  
多獲歡喜心， 便知苦邊際。」

(三五五)

爾時，復有一比丘，遊俱薩羅國，止一林中，於其日中，盛熱之時，心生不樂。時此比丘即說偈言：

「日中既盛熱， 林木甚鬱蒸，  
眾禽以熱故， 各自停不飛，  
布穀厲其聲， 我聞生驚懼。」

彼林天神聞此偈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日中盛熱時， 眾鳥皆停住，  
布穀厲聲鳴， 汝應生快樂，  
不應生怖懼， 此處當畏誰？」

(三五六)

爾時，尊者阿那律遊俱薩羅國，止住一林。時阿那律天上本妻，來至此林，禮尊者足，在一面坐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昔天上時， 善巧奏琴樂，  
又復能歌舞， 縱意受快樂。」

汝當發心願， 還向本宮殿，  
處三十三天， 彼天豐諸欲，  
天女恒翼從， 極樂甚可樂。」

尊者阿那律說偈答曰：

「天女極為苦， 依止於身見，  
諸樂生天者， 一切無不苦。  
我不受後有， 更不生彼天，  
天女汝當知， 我盡於生死。」

### （三五七）

爾時，復有一比丘，在俱薩羅國，止一林住，晝夜誦習，精懃修道，得阿羅漢。已得阿羅漢，止不誦習。彼時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汝常誦法句， 精懃不休廢，  
今何故默然， 都無所誦習？」

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我先求法句， 未得離欲結，  
吾今既離欲， 法句義已成。  
我今已知見， 不墮於諸道，  
所其得出要， 何用文字為？  
世間諸所有， 一切聞見事，  
悉皆都捨離， 不受於後有。」

### （三五八）

爾時，復有一比丘，在俱薩羅國，依止彼林，眼視不明，請醫占之。醫語之言：「比丘！若能嗅蓮華香，眼還得明。」彼比丘即信其言，又語之曰：「我於何處得斯蓮花？」醫即答言：「汝若欲得蓮花香者，當詣蓮花池所。」時彼比丘即用其言，至彼池所，端坐嗅香。爾時，天神見其如是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池中所生華， 香氣甚馥馥，  
汝都不見主， 云何偷花香？  
而汝於今者， 真實得名盜，  
大仙汝何故， 而盜於彼香？」

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天神汝當知， 蓮華生池中，  
我不傷根莖， 亦不偷盜取，  
但遠嗅香氣。 以何因緣故，  
名為偷香者？ 我不受此語。」

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池中有香花， 不問其主取，  
檀越不施與， 世人名為盜。  
大仙汝偷香， 一向成盜罪。」

時有一人來入此池，以鎌芟截蓮花根葉，重負而去。比丘見已，復說偈言：

「斯人入池中， 斬拔花根子，  
狼籍而踐蹈， 重擔而齎歸。  
何故不遮彼， 語言汝盜取？」

天神說偈答言：

「彼人入池者， 恒作於惡業，  
譬如乳兒母， 而著於黑衣，  
雖有諸涎唾， 都不見污辱。  
汝如白淨衣， 易受其點污，  
是故止制汝， 不能遮于彼。  
惡人如衣黑， 造惡不譏呵；  
鮮白上有點， 猶如蠅脚等，  
世人皆共見。 設諸賢智人，  
有少微細過， 其喻亦如是，  
珂貝上黑點， 人皆遠見之。  
若斷結使者， 諸業皆潔淨，

有如毛髮惡， 人見如丘山。」

比丘復說偈言：

「天今利益我， 為欲拔濟故，  
隨所見我處， 數數覺悟我。」

天神說偈答言：

「汝不以錢財， 而用市我得，  
又不破他國， 虜掠見擒獲。  
損益汝自知， 誰逐汝覺悟？  
汝今應自忖， 諸有損益事。」

### （三五九）

爾時，尊者十力迦葉在俱薩羅國拈泥窟中。有一獵師名連迦，去尊者不遠，施鹿羈撿。爾時，尊者憐愍獵師，為其說法，彼不解法。尊者迦葉指端出光，獵師雖見，亦不厭離如此惡事，但自思念：「鹿來入羈？為不入羈？」

爾時，拈泥窟神而說偈言：

「獵師處深山， 少智盲無目，  
非時又所說， 徒自失其言。  
假令汝十指， 一時都出光，  
終不能令彼， 得見於四諦。  
彼都無智故， 造作諸非法，  
不樂及睡眠， 厭離倒淨想，  
安住闍利那， 誦習花迦葉。」

### （三六〇）

爾時，跋耆子遊俱薩羅國，住止彼林。時彼國人一切皆作拘蜜提大會，七日七夜。爾時，跋耆子見是事已，心小退壞，即說偈言：

「我在林樹間， 譬如彼棄木，



我今如棄木， 獨處寓空林，  
今日到滿月， 誰苦劇於我？」

爾時，天神知其所念，說偈問言：

「汝今處空林， 云何似棄木？  
地獄羨忉利， 天慕汝亦然。」

(三六一)

爾時，有一比丘在俱薩羅，止住彼林，修持禁戒，已為滿足，更不求勝。時彼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不應以持戒， 多聞及禪定，  
住於空靜處， 未盡諸漏結。  
不應作是事， 用智自損減，  
遠離凡夫法， 逮得菩提樂。」

(三六二)

爾時，俱薩羅國有一比丘，號曰龍與，住止彼林，好樂家法，晨入聚落，日暮乃還。爾時，天神作是念言：「此年少比丘親近憒鬧，朝往暮還。我於今者，為作覺悟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去時何太早？ 迴還何逼暮？  
瞻形觀相貌， 如似在家者。  
數數常往返， 苦樂同世俗，  
龍與汝當知， 宜應自思量。  
勿貪著居家， 以損清淨行，  
汝今慎勿為， 無自在所牽。」

(三六三)

爾時，復有眾多比丘在俱薩羅國，止住彼林。眾多比丘掉動不停，少於慚恥，輕躁佞戾，識念不定，心意惶惶，諸根馳散。爾時，天

神作是念：「比丘之法不應如是，斯甚不善。我當為其說覺悟偈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瞿曇諸弟子， 正命用自活，  
乞食及住時， 常思於無常，  
於彼住坐臥， 亦復思無常。  
已自難將養， 佞戾心馳散，  
譬如世俗人， 食訖皆睡眠，  
棄於自己舍， 親近著他家。  
如為人所迫， 強逼作沙門，  
無實無信心， 亦不求出家，  
強著僧伽梨， 如老牛駕犁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即答之言：「今者汝欲譏我等耶？」天復說偈答言：

「我不見種姓， 亦不稱名字，  
我今敬禮僧， 譏毀作過者，  
若能住精進， 我今亦禮足。」

#### （三六四）

爾時，憍薩羅國有一比丘，林中止住，與一長者共為親友。是時長者有一兒婦，年少端正，時，此比丘少共語言，眾人皆謗，謂為非法。是時比丘聞是語已，心中懊惱，欲向林中而自刑戮。天神念言：「彼比丘實無過患，於此林中，若自刑害，甚為非理。我當令其使得覺悟。」

時此天神即便化作彼兒婦形，至比丘所。比丘見已，即向化婦而說偈言：

「如市在四衢， 甚為寬博處，  
唯有染污語， 三四人眾中，  
親近生誹謗。 汝知是事已，  
宜應速疾去， 勿得此間住。」

時化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出家應忍受， 譏毀誹謗言，

謗語是不實， 不宜生愁惱。  
空聲不著己， 但是虛妄語，  
自省無過咎， 不應生惱苦。  
聞謗而恐畏， 云何處深林？  
譬如彼野鹿， 終身行不立，  
能忍諸音聲， 善惡上中下，  
有識之佳人， 成就具正行，  
不以他語故， 得名賊牟尼。  
汝今自審己， 既無諸過咎，  
賢聖及諸天， 亦知汝無過。」

時化天神說是偈已，即於其處隱沒不現。彼時比丘晝夜精勤，心不懈息，斷除煩惱，得成羅漢。

別譯雜阿含經卷第十六

---

## [CBETA 贊助資訊]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)

[.\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\)]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)

CBETA 成立於 1998 年，於 2023 年 8 月 7 日轉型成為基金會。成立多年來，一部部佛典在嚴謹控管中轉換為數位典藏，不只數量龐大，而且文字校訂精確可信，又加新式標點方便閱讀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不僅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，也成為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如此成果都是在廣大信眾及有識之士的支持下才得以實現。

對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如今，CBETA 運作經費日漸拮据，但「佛典集成」仍有許多未竟之功。因此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您的捐款本會皆會開立收據，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。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。

---

## 信用卡線上捐款

本線上捐款與 netiCRM 及 NewbPay 藍新金流合作，資料傳送採用 SSL (Secure Socket Layer) 傳輸加密，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。

不管您持有的是國內或國外卡，所有捐款最終將以新台幣結算，所以我們所開立的捐款收據也將以新台幣計。

線上刷卡支持定期定額與單筆捐款。(銀聯卡不支援定期定額)

## [前往捐款](#)

---

### 劃撥捐款

郵政劃撥帳號：5 0 4 6 8 2 8 5

戶名：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欲指定特殊用途者，請特別註明，我們會專款專用。

---

### 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捐款

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，CBETA 引用其服務，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。

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.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.

相關收據開立事宜，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，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，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，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。

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,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.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,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.

### [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贊助](#)

---

## 支票捐款

支票抬頭請填寫「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」。

For donations by check, please write the check to  
"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 
Foundation".

---